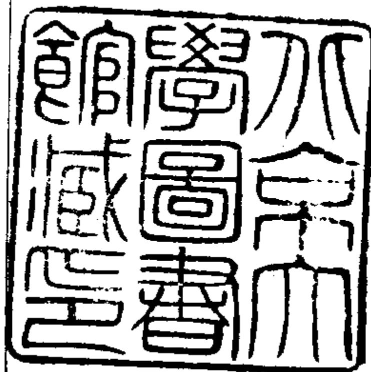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一
清・咸豐六年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柏梘山房文集（一）

梅曾亮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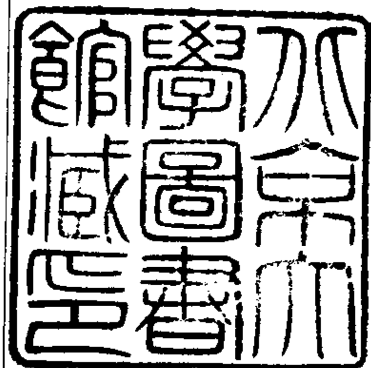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一
清・咸豐六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柏梘山房文集（二）

梅曾亮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柏梘山房集卅一卷

咸豐六年三月刊成

柏梘山房文集序

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攜家自王墅移居興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館余署之淸宴園以同年三十餘年之久經憂患之餘得見而聚處朝夕不可謂非幸事矣伯言雖屢有遷徙詩文稿幸無遺失余亦曾錄有副本君寓居無事頗復有删益因校刊之以君今歲七十即以是爲壽而伯言自以少好駢體文年近三十始有志於漢唐宋諸君子之作者其託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壯壯而老亦不能無盛衰得失於其閒非年以識之亦無以自見也故詩既編年文則分體之中仍以

年次而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葢君之文已足自質於古人而猶欲驗後此功力之進退於歲月者焉齒之宿而志之精爲尤不可及也夫乙卯七月年弟聊城楊以增撰

柏梘山房文集目錄

嘉慶癸酉

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牛山種樹圖記　送翁一銘序　祭陶文毅公文　練伯穎遺書書後　黃府君墓表　湯府君墓表

庚子

湖州府知府蔣君墓誌銘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臺山論文書後　即墨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　項氏二孺人傳書後　晉磚硯贊　韓氏藏明題名錄書後

辛丑

吳笏菴詩集序　木蘊山詩序　項府君墓誌銘　秦

壽序　光澤縣育嬰堂記　蔣念亭家傳　梁味愚先
生家傳　陳府君墓誌銘　課兒圖記　答朱丹木書
與朱伯韓書　答王鵬雲書

戊申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　梁府君墓誌銘　程恭人墓
表　錢烈婦家傳　覆劉楚楨書　徐廉峯遺稿序
李府君墓誌銘　答吳子序書　劉楚楨詩序　何子
貞詩序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何府君墓表
河朔訪碑圖記　孫秋士詩存序　秦省吾家傳　桐
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己酉

庚戌

柏梘山房文集卷一

論說

上元梅曾亮伯言

士說癸酉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

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韓非論 癸酉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巇使知有人焉玩吾

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譏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覗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民論 癸酉

天下有亂民有姦民毒官吏迫飢寒挺刃而卒起索黨與隨和以自救此亂民之常態也若夫無所激發而倡爲狂悖之說以招誘愚聾而名之曰教是爲姦民姦民者古無是也且夫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

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囘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靜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肄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夫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意及此哉然而勢必至乎此

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已也鰓鰓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游民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士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敎化不易興者則妄

矣

論藺相如返璧事 癸酉

使相如說趙王立出璧授秦使者辭其償足以輕十五城而重璧也爲秦罪秦計必懷慚而不能發不知出此乃出萬死不一生之謀以圖完璧而秦之計固已得矣何則彼知不愛死士而愛璧者其國可玩而虜也嗟夫趙爲秦辱久矣豈特不償璧不償璧其小者耳恥貧者不能力田輒與富人爭席曰吾能勝可乎吾是以疑不帝秦而卻秦軍者無是事也

墓說 癸酉

或問曰墓吉則福凶則禍古有之乎曰未聞也防墓崩於雨王季之棺毀於水文以王孔子以聖安在其爲禍福也然則有擇而與禍福應者何也曰古無之而今有之烏乎昉昉於墓祭者之爲之也古者貴賤之士皆有廟廟有寢於是乎藏衣冠於是乎求昭明古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其享焉而格之其慢焉而恫之吉凶禍福之應未有不起於此者也夫何墟墓之有徵夫何形骸土壤之神乎嗚乎廟制之廢也久矣鬼神之失所棲也甚矣祭墓非古也後之人以爲有鬼神者則必於是歸焉耳子孫之不依廟寢之不宅曰皐壤

焉是藏吾未見其非忍親也然人既以是爲神之所棲而誠之矣鬼神亦以是爲人之所命而據之矣然則吉凶動於神而禍福中於人者宜也非幸也吾故曰墓祭者之爲之也後之君子有欲講求於殯葬之終始者則無動於吉凶之說欲無動於吉凶之說者備廟制之禮而立其誠焉斯可矣

觀漁丙子

漁於池者沈其綱而左右縻之綱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

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覩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雜說丙子

堯之眉舜之目仲尼邱山之首合以爲土偶則不如籧篨戚施僞與眞也葛害於寒裘害於暑酌其中則寒暑皆害害去則利不全也太白之詩豪而誇子美之詩深而悲子建之詩怨而忠淵明之詩和而傲其人然其詩亦然眞也古人之作肖乎我今人之作肖乎人古人之

作生乎情今人之作生乎學然則詩不可學乎曰學其人而近乎性猶之我也始雖僞其後必眞而今人則曰是有弊以體分之以類擬之故無乎肖亦無乎不肖無乎工亦無乎不工然則其果無無乎不工者歟曰有之王維是也忠乎貳乎釋乎儒乎甘心於山澤之臞者乎抑捷足於貴戚之門者乎若是者吾不能定其爲人然則不可定其爲人者乃其詩之無乎不工者歟

論魏其侯灌夫事丁丑

嬰能散千金之賞而不應武安之求田非忿其怙勢哉然以蚡臨況爲幸何其卑也灌夫馳吳軍視死如歸可

謂壯士以慕勢卒死於權嗚乎勢力之怵於人也甚死生哉

晁錯論 戊寅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不是愚人若也哀哉昔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勾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

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為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惶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

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
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吴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
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
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刼其衆故王敦以周顗
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
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
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
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
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
悔之嗚乎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

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惜字紙說 戊寅

吾鄉俗好善紙字之棄於途於笥於溷廁醵錢而斂之焚之載其灰中江而投之始畢乃事月以爲常其說曰不若是或踐踏之其罰爲賤爲眇爲愚爲夭犯輒應故

自好者咸用是爲兢兢余曰善乎世之有此說也然字之禍福靈於人而敗於物者何哉夫大有罪於字者莫如蟲齧齕之腐敗之能使字之通者塞美者醜完好者壞而獨肥其身滋其族且以是高其名凡所居所食他蟲莫敢望焉蟲之視人也橫矣哉友人顧廣圻曰奚有於是是戔戔者字紙也則忌而畏之學者之於字字人也則慢而侮之字之貴賤輕重亦視其所附者乎是二說者余無以辨之

書示仲卿弟學印說乙酉

文生於心器成於手手主形心主氣書畫摹印之事心

手兼之知形而不知氣則無意知氣而不知形則無法余嘗學書靑甫舅氏曰甥作楷似隷作隷顧反似楷何也後與溫明叔同摹印昞叔歎曰後輒似之余終不能似也遂棄不復爲仲卿之嗜好與余同而於印尤甚取文何兩家印常置座右曰吾將爲之余因舉所自病者告之欲其解吾嘲焉

刑論 乙酉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簡者其弊淺法之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通其法以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忌

爲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以悉其變也然甯從其畧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犯之故也而後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有謀殺故殺鬬殺誤殺有戲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立決有緩決又有緩決數次而從末減者蓋一死罪之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積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

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噫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苟其變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姑從衆從衆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議法者曰有濫生者即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與吾殺死者殊而吾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嗚呼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殺人者民驚相告矣某殺人者死某殺人者不死民亦驚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

曰鬥殺曰誤殺曰戲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殺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異出於死之一途以懾其勃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於可生可死而先快心於一挺刃之下亦何憚而不洶洶哉腊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繼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繼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誤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嗚乎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鹵莽於千萬人之死生循其法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

長吏始不得以誤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誤殺人也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

臣事論 丙戌

天下之患非事勢之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

天下之民有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智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超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官常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交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

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强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彈劾遷換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

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愼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貴者始蓋位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位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

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顚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禠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而其心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大夫公卿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

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也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論語說丙午

昔曾皙言浴沂舞雩詠歸之志爲夫子所嘆與自常情觀之固曠達之士所能也聖人乃深契之者何哉曰此

賢者學道之所得而聖人之觀人於微者乃正在乎此也昔齊景公登牛山而泣爲晏子笑景公固庸愚者耳漢文及武帝皆不世出之主文帝登覇陵悽慘悲懷念及於北山石槨武帝橫汾作歌其詞亦始樂而終悲者何哉氣不足以持之也然此猶富貴而帝王者也阮籍固曠達之士遊至徑路所窮輒痛哭而返莊子亦曰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人固有視富貴如脫屣死生如旦暮至於俯仰陳迹流連光景之代謝事無與己而悲從中來不能自已於登臨游覽之際者是何也得喪之見能自制於意之所重

而不能不忽於意之所輕苟呈露於意之所輕其所重者固萌芽而未嘗去然則如莊子者猶未能平其心者也今如點之所言游而樂焉樂而歸焉歸且詠而不失其樂焉浩浩然無所戀於其始也熙熙然無所歉於其終也是豈可以强爲之哉其於死生富貴不足以動其中也久矣是故其心平而其氣充其氣充故凡物之去來消長不足以盛衰吾氣此則賢人學道之所得非曠達所能幾而聖人所以深許之者歟吾觀莊子書十餘萬言大旨欲薄富貴齊死生而聖人之道則異是義重而重義輕而輕其不苟於萬鍾千駟也視之與簞食豆

羹無異也其不苟於金革白刃也視之與揖讓周旋無異也而務爲達者乃始矯而輕之夫矯而輕之其意則固重之矣吾故曰如莊子者未能平其心者也

柏梘山房文集卷二

書啟

上元梅曾亮伯言

上方尚書書 癸酉

竊念　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　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輕輕入重地驚犯　闕廷賴雷雨助威臣

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　天子爲之震悼下哀
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
者而餘賊猶盤桓竄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
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
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
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
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
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　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
畢授　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
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

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冦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某頓首謹上

復陳伯游書 丙子

某頓首伯游足下屢承惠書識愈高而辭愈下若不以某爲無似欲與深言文章之事者皇然爲愧某少喜駢體之文近始覺班馬韓柳之文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塲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前歲客揚州爲人校唐文皆非某所好者然無如何去歲三月婦病篤乃束裝而歸永逝之哀不能自抑所遺兒子才四歲家人

取麻衣著之駭哭以爲異物每淚落不能諦視若夢若覺忽已一載今歲元旦爲爆竹聲驚起推枕坐嘆已是三十一歲人矣神智已覺不似昔時見年少於吾者如富人亡財者代他人惜金終不得復入手誠可嘆也嘗觀魏叔子汪鈍翁文頗不快意然視彼之甘苦萬不逮一每度量彼已顧瞻于月則心沸面熱恐於此事竟無所就今年館於城外徒一人方八歲主人又意憐之館中都無一事又去堂內俱遠無賓客兒童雞犬之溷作伴一小童多睡甚熟每夜取古人佳文縱聲讀之一無所忌結約之氣畧爲一伸嘗謂求富貴而無命者布衣

則終布衣耳學之成不成亦有命焉然終勝於不學之人足下以爲誠然乎不吝著作時有以敎之則幸甚

復姚春木書 丙子

春木足下別後思念無已前所須先文穆公奏議行狀幷先伯祖文集一通今皆以往奉上收到後望卽以札相聞足下閉門著述於故老名儒之嘉言懿行收拾排比懼其湮沒乃史之支與流裔此某所欲從事而不可得者今乃爲足下所先其爲欣羡奚似賢者不有得於今必取傳於後其傳之遠近則視乎所託之尊卑而託之至尊者莫如經史然說經者自周以來更歷二三千

蔵其考證性命之學類不能別出漢唐宋儒者之外率皆手奪前人迭爲奴主繳繞其異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卽古多言於易辨抵巇於小疵其疏引鴻博動搖人心使學者日靡刃於離析破碎之域而忘其爲輿亡治亂之要最尊主庇民之成法也豈不悖哉惟史之作其載於書者非言行之得失卽政治之是非其精微者易知而其詳明者無不可法戒也故託之尊而傳之遠者莫如史宜然傳之遠則其功罪於後世也亦滋甚非明且公者莫能爲也夫史之是非其失有二以立言者之有顯有晦視其同顯晦之人而分左右焉故或謗其

上或誣其下而謗者之言又疑於直也故易於惑君子然久而知其爲謗焉反不足以懲小人何也彼幸夫言之罪我者後人以其言爲謗我而疑之也故言不可易也今足下淡於嗜欲榮利無忮求之心無軒輊之見蓋得其公則無不明者況足下之明乎秋涼時可一晤否率復不具

覆陳石士先生札 辛巳

連日未謁伏惟起居安吉爲頌示文一篇讀過今繳上所言某君集舊曾見之其駢體莊雅可誦所言樂律諸事曾亮不解此無以定其是非大畧觀之固多聞之士

也獨其議論敗理道好詆毀儒先片言隻字之訛穿鑿詆欺文致大惡駭動後學不顧所安傳謂小人無忌憚荀卿所斥爲陋儒嵬容者也士陋於俗學久矣有嶢然而出其類者謂士之大患在空疏吾反是則天下之能事盡此而已背理傷道吾之小疵也嘗以爲士之不學猶婦之失行者有庸奴其夫者曰孰若吾不失行則若此可也其隣婦必聞而笑之今之學人大都以不失行爲奇節又不獨某君矣輒此奉覆不足爲外人道餘不宣

上汪尚書書 癸未

門下士梅曾亮再拜上書於宮保尙書執事曾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舍之辦以爲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爲已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今曾亮又甘伏草野屏閑處雖有陳說喩得避嫌之便故敢一竭其拳拳之愚今天下任封疆爲賢大吏者肩相望也爲州縣賢有司亦不乏人也然聖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然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

夫天下事取辦於督撫督撫之事取辦於州縣州縣於天下居何官也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非無權也擅桎梏人之刑敲朴之罰中人之產一日破之有餘力鄉民見胥吏如遇怪物震懾而卻足如此而曰無權者何也今天下之州縣一千數百民事利病修廢之所宜竭官吏之聰明才力以求之而未必盡舉也然且蕩蕩然若無所事非不欲事事也雖事之萬全無害而苟其倡議行之則文書之上簿者有六七級之上官以臨其上卽有六七級之胥吏以撓其下此合彼牾往返曠日迫切成過誤功不收而罪集凡此者所以鉗制不

法之吏使不得妄有爲作以困苦百姓不可謂不至也然有萬不可已之事足以有爲之才而逆阻於文書階級之煩擾以自敗其意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蓋什八九矣是其權足以擾良善而不足以懲姦邪可以爲弊而不可以見功故曰無權也而令外縣者又率經首縣或衝要乃得遷秩而一日之內以六時事上官賓客之過境風不得避塵土雨不得避泥塗瑣不得避水槳困不得避飢渴終日竭蹶耗精亡神之太半勤苦如此然及百姓者無一事夫上官賓客固與我比肩而事主者也又嘗與我策名而同進者矣而今乃若是亢厲守高

者固有所激而不爲其爲之者將無以責其不肖何則卑尊之禮有定制矣餽遺供張又有明禁矣自夫人以盡禮不足以爲恭而從而加甚焉又習於久而安也則反以盡禮者爲傲而忘其初是固州縣罪也然所以冒不是而爲之者何也由州縣而府猶屬吏也由府而司道猶屬吏也由州縣而至司道者不過千百之十一其槁項黃馘而老死於風塵之下者乃至不可勝數且夫供張之不辦餽遺之不供禮數之不容上不明責之下也而他罪中之州縣不能辨也夫越禮者一人焉不見黜則守禮者已懼而變節矣而喜怒又從而風示之且

倒置之彼大吏者知其不能越我而他進故刼以不能言之威爲州縣者則曰吾有達於上也難矣吾苟免焉志溫飽而已夫人已艱於進取之路而自外於淸流矣而必曰無變志焉者士之自處者固宜有是而非國家之所以磨厲人材也故曰無以責其不肖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法莫若使爲州縣者課最而入之爲御史如　國初之制夫御史雄職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經歷州縣則更事多而少窒礙州縣外吏也彼知得入爲京職而不限於資格也則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故其時如陸淸獻郭華野輩皆由此選爲時

名臣今天下乂安憲章完具生民以來未有如　盛世之隆者也而萬世之後可慮者惟姦民夫博弈飲酒暴橫里巷謂之豪民豪民易治也造作異端潛惑愚衆其平居恂恂無間於官吏而其志乃敢豪民之所不敢若是者謂之姦民姦民難知也爲之大吏者其位尊其地隔其無由知也固宜可以知之者獨州縣耳然又以權之不存與志之不在是也亦相率而不知故州縣之職不重則姦民不可消也而重州縣莫若中外互用以破其闒冗不自奮之心曾亮自出門下接見顏色竊以爲忠清亮節有古大臣之學者莫如明公然則立殿陛之

上與　聖天子相都俞吁咈者非明公其誰與歸故敢畧陳其愚惟執事之採擇焉

與容瀾止書 甲申

瀾止世兄閣下馬韋伯歸知閣下　恩錫頻繁加授卿秩幸甚慰甚曾亮於壬午十月抵里事多不如意者兩老人傷於哀樂又不欲長子遠離遂以癸未正月告病繳照念閣下終日侍立　三殿與　天顏相咫尺陛伏里巷者不嘗以形迹自邇然竊見奇俠之氣得於天性雖處勳門而胸中昂藏磊落如登高望遠別有瞻矚非隨世俗爲輕重者故不敢默默自踈曾亮年十三四

學執筆爲詩文見時賢集多快語無忌憚大以爲佳二十餘見吳縣王惠川云君博覽而不循其本末終卷已易他書不足以爲學也讀書當先其古者專治一書熟其神情詞氣再易他書數年後視近人當何如耳其時聞若言面赤汗沾衣也稍取史記點定兩三次繼以漢書及先秦子書漸及諸史數年前所嘆賞者漸化去無顧藉心嘗除夕閱舊作詩文不可者裂下燃鑪中下布栗子數十且燃且閱遂盡無一紙存者時栗子則大熟矣作爆竹聲驚起觸人面是後人皆戒子弟以無交梅管兩生兩生多誤人管生乃異之也生平不留意者俗

書及時文卒以此受詬然於俗言終不大信賞也渠謂之時人者亦不皆得耳　國朝如閻百詩胡朏明輩豈在科第今冒得之已愧昔人進取之事固已置之望外惟家世貧薄當有時仰面向人此其酷耳薄俗重衣冠談聲利見其人進取有限又不好諸少年戲所在皆貌莊而情疎以此自識退避時閉門性不能默默有所言語付之紙筆强名之曰著書妄以此敵世人輕重當重見笑也入都以來以文字蒙辱知愛不同尋常稍具近狀亦使閣下知其人故態猶在未得執手板作庭參吮墨雜書不復自擇鑒恕爲荷

與李申耆書甲申

申耆先生閣下曾亮初應鄉試聞是科擧首爲先生其時已私識名姓然未敢以定賢者之淺深後聞以散館改令鳳台文武具宜鋤豪猝姦政聲遠聞始悚然知有政事之學遠到之慮非夫通括帖習大小經汲汲於一得絕無餘事者也然以夙所聞志行風采及爲令所施設竊以決不久當即歸而先生竟棄官歸恒以自矜於人謂稍能測賢者心迹後入都與張大令琦魏孝廉源黃秀才洵日相見益悉近狀自放山水以著述爲娛樂宏奬末學孳孳樂善幸甚今俗尙靡靡以科擧外不當

復有他書陳引古義便指爲破壞人子弟功名鄉曲戶
玩牢不可破其說若先達之士以身示準則不以成敗
置論使知利達有命不在專長庶乎後生有可從信今
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子弟即異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公
卿其爲功孰與作吏多先生今日殆其人也每欲一奉
光儀接言論道遠不獲夫以十餘年知相慕悅之人又
得交其人之友而相隔數百里長抱此獨知之誠不使
其人知後進中有未見而久知我者一人焉之名氏亦
狷者之陋也輒不自揆而以書自通焉并附文一篇以
爲異日之贄惟恕其冒昧而裁止之

覆上汪尚書書 乙酉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蟬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間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

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値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靑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

言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劉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于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敎誨而深裁之

上鄧嶰筠先生啟　庚寅

蒙賜手書并書院束脩已祗領訖謝起事宣城已專人來告自此當無後憂感激之私豈有涯量異之書已遞去聞尚未能出門小病今始愈也昨過友人所有合肥徐漢蒼字壽伯陸祁生丈之門人方植之友也貌莊而色憂云欲得陶宮保書求公薦館而　天使方在城進見無時天寒旅寓無資斧老親倚閭不知所爲計曾亮聞之惻然因思他人則不敢知若年丈則以古君子愛士之心爲心不稍置輕重於懷抱者苟其才有可取布衣書與宮保之書一也即毅然自任以書爲先容壽伯

欣然收刺束裝即日出行期曾亮雖中悔其冒昧勢不可已惟壽伯詩已曾見之才氣甚清音節亦能合於古其人朴雅亦佳士也似不與尋常投詩卷爲游客者同科輒屬進其所業退食之暇一流覽之亦以知曾亮不謾言於長者前也

與姚柏山書 辛卯

前得手書論文事快慰幸甚文章至極之境非可驟喻以言有用則論事者爲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適然時失之冗戰國策士文可謂雄矣然抑揚太甚有矜氣令人生不信心簡而明多而不令人厭生者惟漢人耳苟得

其意而爲宋人之文從字順論事之道莫善於是矣屬作文尚未得就連日卒卒罔少暇也鄉里中當行之事力避之則義不可稍涉之未有終始如意者往歲脩建貢院江甯俞太守以董事見商告以汪度陳克寬朱性堂後三人在工一年實能督理工匠綜覈錢銀估定物直且終始不避勞怨今聞畢工當奏請議敘陳以現任教職歸入委員朱以知縣告病無事奬勵獨生員汪度以董事未捐銀三百兩不得議敘而所謂議敘獨委員始得之當事者皆曰此例也夫以生員而代辦官工亦不可謂不破例矣辦工之時則以委員爲不可信而破

例用之酬勞之時又以生員爲不應得而循例除之雖受者不以爲損益而旁觀者不能無慊然事雖微舉措亦可惜也中丞處不別致書閣下必深識此意石甫當相見已老蒼矣可歎曾亮頓首

復鄒松友書 甲午

承惠書詞氣激揚若以曾亮言有深相發者前書迫期日殊草草今閣下云爾非誘掖之而使其多言乎行役諸詩清淳樸質德人之音然和平中亦具哀怨閣下清才遠志性好文章今以簿書擾擾妨其所好宜其氣結而不揚也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

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括帖異者特其名耳又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爲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是職而不稱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爲者又能合乎古而有樂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爲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之敗人意與簿書一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而文士失職者每疑造物豐其才而嗇其遇使其遇果豐焉則亦唶口嚼舌沒世而已顧安所得材彼席履豐厚者

苟其困焉才必無言語文字驚駭世俗者也生斯人而使自見其材命也生斯人而不使見其材亦命也兩途者必一出於是焉以天下千萬人之多而惟二途之所從出出乎彼則入乎此矣又安得以途之亨者爲常困者爲變而怏怏於其間哉重厚意且爲其多憂故書所見以質其以爲然乎否乎

上某公書 辛丑

久未肅啟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宜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寃抑百倍於閻

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厭飫者爲愧伏惟亮察不宣

與陸立夫書 辛丑

前接手示言堅壁淸野計甚善 國初姚啟聖以海賊善用砲乃退海二十里守之此良法也今賊所長者砲吾亦用砲以短攻長必敗之道歷揣廣東福建及浙省

失事情勢皆由我兵不知部分屯聚一方而彼船高大用千里眼視我兵厚處開砲擊人我眾既奔彼始湧上萬無兩軍相接彼能開砲之理若用砲於兩軍相接之時則彼眾先盡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則制砲之法莫如致敵而接戰致敵接戰莫如於賊登陸之處去海十餘里多掘深溝溝以內縱橫各一丈深五尺足容十人以溝內之土加於溝上向敵之方形如半墳溝左右稍陂陀之令士易登上溝以外相去縱橫亦一丈便於出入刺擊彼見我兵去海遠又溝土蔽砲砲無所施必將登陸待其近溝始與接戰彼空行二十里銳氣已衰我兵

又無火器之患彼衰我壯然後勝負可得而言也又敵來之方近溝百步多掘小坎深廣尺餘內用枯枝或短木支撐蘆席上蓋浮土以惑敵人一賊失足百人皆驚我軍以整攻亂勝之必矣閣下精敏誠篤又親得按臨形勢變通行之必有成效若的然可行或告知凡有海防之處皆可通行此雖若瑣瑣較之築臺用砲以短攻長者相去萬萬矣某啟

上某公書 辛丑

天下至奇之病能者治之不過平易之藥非無奇也當其病則所謂平易者皆奇藥也今浙東之事可謂奇病

矣夷賊於十餘日間入陸地深二百里此非夷人習水者所能也其地形又非火器之利也直漢姦導附之耳今宜明降　諭旨曲赦漢姦凡來歸誠概不復罪漢姦能斬一漢姦降者賞銀若干能斬一夷人降者賞官幾品此雖若空言不切之務然破散姦黨之機實在於此雖未必立卽投誠然足以生夷人內顧之慮姦夷相猜則形勢消阻蹤迹破露攻守之計乃有可施所謂以至常之藥治至奇之病者此也不然則夷人必以前經
諭旨有漢姦定罪不赦之言藉以爲恫喝把持之計使姦民絕自新之望堅反噬之謀是阻民心而崇賊黨也

江浙之病未有艾矣

答朱丹木書丁未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旣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并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

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與朱伯韓書丁未

昨聞家人言嘗郎歸里爲之悵然前送小坡敘言殆驗

耶自愚言之歸可也不歸亦可也誠欲歸也古人當仕宦炙手之時尚有急流勇退者況平進之士何不可歸若曰義不可不歸則賡堂之歸因父憂遂不即來頌南之歸因左降無缺今閣下情事皆異於此故曰不歸亦可也且古人致仕而去者隱則隱耕則耕而自漢以後能行此者難矣誠使閉門掃軌無待於世居京師固不如家居之爲得也然此惟閣下能自得之非他人所能與矣蜀莊沈冥而東方生揚子雲亦非嗜祿利者而其趍不同彼其意固各有在士之成名於後世者亦自審其所能處者而已

答王鵬雲書 丁未

接奉來教猥荷存問惟稱譽過當受者忸怩非所望於二十年以長者也先生爲壯縣十餘年矣一旦解組歸淸風肅然常人之情當不能自釋然故鄉人來者皆言步履輕矯過訪老友可徒步往來高談抵掌如前二十年在家所見此眞造物與閒仍與健者較之罷宦餘財而老憊兀兀如木人者彼當羨先生耳此不當羨彼也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每自思念即以此當教官作何不可過遂心中都無一事每夜到

杭郎睡每飯三碗可不須魚肉見者誤以爲能自優遊不知乃全得力於惰嬾無恥可一笑也官事旣嬾於趍走又不能無事靜坐聊藉筆墨以消其無賴之歲月而人乃謬以言語文字相屬每一掘筆輒恥於不如古人又不肯爲今人二者交戰終歲中惟是爲大苦可爲無其實而竊其名者之戒先生又以傳聞之言而過情稱之愈滋愧矣四五年來不復作壽文若尊壽之序則萬不欲辭以此中不須浮語虛詞耳所示之事當即致書不敢忽

復劉楚楨書 戊申

閣下之文淵雅翔實而詩則淸遠華妙文人有一長者或好用長於不宜用之地則見短矣能者兼之是爲難也生平䀣袁盎不直一錢得所示論乃大快其作直惟是巧耳而巧亦不足自全涉世者可以爲戒竇嬰亦有何賢以爭景帝傳之弟一言耳此於太后爲直於景帝爲巧景帝豈能眞傳弟者哉有附正論以折之者固帝所樂聞也而晁錯之死於袁盎則嬰實導之其見枉於武安亦天道也歟因袁盎事聊復及之

答吳子敘書 戊申

子敘同年閣下兩得手書幷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

阻絶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强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囘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澄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

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毁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慵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朴以意勝近作一首并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與孫芝房書 辛亥

芝房大兄閣下前接手書并惠寄衣物感荷感荷尊意欲變駢體爲古文而來書詞旨明健已絕去六朝婣婀之習此天姿高勝處坐進於古人不難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

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疎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故詩之道性近者皆能工之古文而成體非博學心知其意者不能此皆閣下之所能自得者也自出都來勝友日遠舊學益荒廢無以稱見問之意然有知焉不敢不以告也文一首詩數十首在邵位西處取閱之可得近狀慰垂念之意

柏梘山房文集卷三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序

贈陳仰韓序 戊寅

有屋十數楹當市聲車馬之所不至可以樂琴書奉倫黨奴婢人各一應門洒掃之職不至於躬親有上農之口而粢盛饘粥之費無所求於世亦不爲世所歆羨無禽犢饋獻往來冠帶之瑣瑣水陸行不出數百里外非有奔走期會販鬻之勞瘁迫之使然此其樂千百人內往往有之非世所指名者也若夫有是樂而得以其暇討論得失作爲文章嘯歌古人則其樂又有大者焉然

文章之士常出於饑寒愁苦而有是樂者或敝心力於錙銖囊篋而不自知然則樂非難也有而知其樂者固天之所吝哉余於文章之士得交者三人曰管君異之曰吳縣王惠川桐城方植之方余之初交於三君也皆心壯志盛視窮愁不爲蔕芥及年加增而境益困往往中酒悲嘆而余亦自悼其志之紛而學之無成也最後乃得交陳君仰韓君家故素封後中落然無求於世而一以學問文章爲事善議論踔厲慷慨所謂有是樂而能知其樂者交游中獨於仰韓見之而已嗚乎惠川以貧故客豫章死矣管君及余落落無所適植之亦流宕

不能歸而君方偃仰一室馳騁乎翰墨之娛嗚乎豈易得者哉豈易得者哉

贈汙平甫敘壬午

壬午秋與平甫同寓京師相樂也已而將別平甫曰君行矣强爲我一言子若言則吾先言所志者而質之子其可乎葢吾自束髮以至今吾之志凡三變而未始有極也吾少爲科舉之文見夫鴻生鉅公出語驕人以爲文章者契劵也功名者有途路者也昧是則不足稱時人矣勞吾精憊吾神以從事焉凡書之博大奧衍閭里師所不蓄者見之而若驚拾焉而若兑懼其勞吾神而

敗吾志也而又見夫循此者得不循此而亦得或循此而未必得吾之心疑焉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已七八年此吾之一變也謏聞以爲高弔詭以爲狂亦嘗聞其風而慕之不該不徧之單文碎義獵取以爲夸而書之大體者不知也以爲讀書者怡吾神適吾性而已不知而不問是縣解也戾古而自作是圓機也不必勞身苦心以索解於不可作之古人華筵當歌駊騀其形飄飄乎若神厲九霄而糞壤千古也謂文章之能事譁衆而已樸學者不足稱而循本者大無謂也然持吾之所能爲以較夫世之工者余無甚忝焉而

古人名聲若日月者或弇陋而無華跲於口而不可誦也吾始而疑繼而懼疑夫古人之或余欺而懼余大惑之終不解也此又余之將變者機也然而歲月遷於上而毛髮變於下如是者亦六七年若夫包羅百氏旁通九流成一家之書綜萬物之情吾今知貴焉而未敢有志也嗟夫吾之志凡三變而吾之壯時則既逝而今所志者茫乎其無津涯而無所向也不亦大可悲夫曾亮聞其言而驚焉且有所懼焉何其言之有似於我也吾不能自言者而平甫言之吾且不自知其可悲也不亦大可懼耶雖然吾與平甫其自是而務於實乎自先秦

兩漢之書下到今讀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卑黃帝顓頊之書下到周讀其近今者焉不如是者文僞凡學之道在因吾所知以求其所不知是謂精一以致二雖杪必效無畏所不知而阻其所知在因吾之所能而求古人無循古人之所能而忘吾身無逹於心而畏難於手無玩其詞而不求諸聲無割裂首尾而貪高言無改易迻轍而適異路無小有所獲而襮於人人無告人以不問而取憎無畏乎時譏無疑乎古人無欺乎後人吾與平甫其樂是而終吾身乎進於是而有事業焉是待時而成者也進於是而有道德焉吾不敢爲平甫限也

然乎甫之所志於文者固舍是而末由以成者乎

送姚建木序癸巳

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吾嘗晨詣之舟中君尚臥見客欲起而兩手不隨僕白曰昨醉歸耳時君方爲寶應教官旋以才薦得山東樂陵令昔曹參爲相日飲歌呼蓋放其爲齊相時人稱爲淸淨合道其時新去湯火君臣俱欲休息無爲今承平久百廢當具興欲以齊相法治之不可得也今是人之善治家也必計歲畝穀盆若干瓜菜鼓若干禽畜澤若干衣食婚嫁送往迎來率用錢幾分去一通一年之最歸其餘歲晚務閒爲酒食召鄉

黨僚友故財有餘於樂而樂不傷朝氣攝衣童僕駿作播灑庭宇清爨周落適奧就功百爲鱗櫛不程計帳梡斷鈎鈲一日所需盡辰而畢日昳乃休宵盤永夕故力有餘於樂而樂不匱其不若是視肉褕食謂辰巳餔家人憧憧見燭而趨竿牘委積親交斷疎千指縮蓄一事百呼廣宮疏龕厥有濡需主人未知暖暖姝姝婦子歎室高堂醉呼夫若是則雖有千日之酒淩雲之篇其不能一日樂乎心也決矣而況於爲邑乎建木行矣廉吏無歎財勤吏無幷日昔陳軫過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夫惟無事始可以飲酒此惟勤者能之彼惰者

求一息之無事不可得顧安所得飲乎建木豪於詩而好劇飲其治一縣如無事也即於其能飲酒卜之故書以爲之贈

送朱尙齋序 甲午

朝廷設州縣以親民而爲之上官者常六七級獨爲郡守者下有令以先其勞而上又不若督撫任之鉅也則職之易稱者莫郡守若矣雖然邑之政一令專之郡之政必守與令共成之守賢矣有一邑之瘥則郡受其病故守不職人不以咎其令令不職人將以咎其守而令之紬陟又非可時得之大吏者也則將與或賢或不肖

之人共一郡之治吾見郡守之難爲也尙齋先生以遷秩得守瑞州人有以是爲慮其難者余曰先生昔日之賢令也其得失利病之關於民者見之眞而行之習矣以昔所恥爲者戒其屬而其屬聽之民有不安樂無事者乎以昔所勇爲者勉其屬而其屬聽之事有不淸和咸理者乎民之安事之理邑如是而郡不治者未之有也是難也未可以爲先生言也故書以爲瑞之人賀焉

送張梧崗敘甲午

法之正千古不易也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

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
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
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
鷙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
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
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
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
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
爲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
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

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㟁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㟁賢者而深於書

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送張漁篁序 乙未

承天子之命爲守土吏有堂皇以尊其居處有輿衞以便其出入有吏卒以給其使令有糈祿以養其廉恥是亦足以正身而娛意矣然且爲之說曰古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優游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夫登山游霧挑撓無極坐茂樹而聽淸泉隱者之樂也喜有賞怒有刑功名藏府庫而德行施後嗣仕者之榮也而古人有此者常不能兼自曠達之說興而人始欲以仕者之榮兼隱者之樂南皮之游金谷之酒

山簡之池謝安之墅浩衍之清談標高揭勝流風相師於是記述之繁多出於亭館山水花木之事叩景揣色藻縟萬千巧訣工誇緣飾政經嗟夫古之人不如是也成都張漁篁博學深識文質直有古風顧常慨然於世之爲無益之文者多也夫無益之文足以滋無益之事若此者可謂能知政矣君嘗宰清河清河稱治今遷秩出守無爲州知者皆以爲州民賀是州也於宋爲軍故嘗有米元章拜石遺迹好事者或樂道之然此亦務爲怪迂以師曠達者不足爲賢者稱故書君所志乎文者以卜其政

送陳作甫敘　乙未

古文人多起家縣令中唐宋前進士授職無中外分猶不足異至明時文士獨高震川亦以縣令入爲太僕丞與昌黎永叔介甫諸君子皆有政聲不害其爲文文益工然則親民官非徒習政事亦所以摩厲其文章也夫文有世祿之文有豪傑之文模山記水敘述情事言應爾雅如世家貴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應故實此世祿之文也開張王霸指陳要最前無所襲於古而言當乎時論不必稽於人而事覈其實如魚鹽版築之夫經歷險阻致身遭時雖居廟堂之上匹夫匹婦之嚬笑可得

而竊也此豪傑之文也士當貧賤時酬接者勢皆等夷無利於相詐貴者則去民遠而利害不相及惟令也臨乎民而近民相臨也則下有必遁之情而相近也則上有先受之利害雖魚鹽版築中其操心慮患不是過也人情固樂爲世家貴人而不樂爲魚鹽版築也然文章家未有不豪傑而能成大文者此昌黎諸君子所造爲不可及歟陳子作甫爲文雄直疏宕有古風固有志於昌黎介甫者也以進士令甘肅將行謂其友曰何以張我余則謂以君之才而得縣令如唐宋諸君子措之政以成其文又當高涼悲壯之地激發其志氣天所以張

子者足矣何以人爲君笑曰有是哉然是言也不可以
不識道光十五年六月上元梅曾亮敍

贈孫秋士敘 乙未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
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
卷紙墨昧暗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
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
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
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
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

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游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

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壽以見壽
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送韓珠船序 丙申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朝
貢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視我頤指惟英吉利以
醜夷顓頵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耆利昧生死越
國萬里踔一船環叩海疆作言求市驚恐民吏邊疆吏
將以闌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賈行
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土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
其言塞事阻遷延卻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强弱馴暴

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游之士皆祝君之壽其親而來　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步游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途皆文定故所游處而習復舊貫視昔賢較深吾尤願其登之　朝而爲

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

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來以解羣惑書以志之

送周石生序 丙申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爲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朝入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卽所言當而天子爲之發信臣封寄詔官馳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及山海下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心輕重如此非出公忘私盡掃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外不足稱朝廷委任寄耳目之意卽出於公無私而不

能遠覽情事洞合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遷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幼同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就功不屑矜懻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　天子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充然無稍喜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實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已所能爲與能不爲故有定心而無驚色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計有餘矣君

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後

贈林侍郎序丙申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賈關津轉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羸於民田之兩稅取羸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强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即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

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訾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容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勸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沉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甯權

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　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駈㾦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眾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送馬止齋序　丁酉

同里閈通饋問嫁子聘婦累數世爲姻黨一語不合尅

時日會鬭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識父絶女夫棄妻以爲此仇家人不可共飯食居處集黨與兵仗白日鬭街衢中計死傷數相敵乃已不則更鬭嘗畜養悍少年供其酒肉敖遨官索抵罪人則以應吏隱忍蓋覆其曖昧幸以無事苟名捕戎首則攩挖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請兵吏大府且以爲不耐事或罷去令閩中者率以是爲大患吾友馬止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兩漢以循吏興教化自飭道光十七年春以　簡發令於是邦人皆以爲非武健莫能勝今任君傲然曰此教化之事豈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罰輔之吏威輕則無以成教

化古之爲循吏者必後威然其生殺人之權自在也今之吏威蓋輕於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養之也馭奴婢者平時無疾言稍呵叱之則以爲大戒故君子之愛用其威也如彀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後而畏其持滿未發之先誠知其一發而不可禦也則雖鞭朴之威善養者可使重於刀鋸此武健者不足與道之止齋其可也

送蔡友石先生序 戊戌

道光十七年冬太僕寺卿蔡公以太夫人年過八十乞養歸江甯士大夫祖餞都門外有言於座者曰昔疏廣

受二子去國道旁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至昌黎送楊少尹亦謂追配二疏蓋漢唐兩盛事今得公而三曾亮曰宋賢以二疏爲知機於宣帝用法少仁恩獨有先見此畏而去者也而楊巨源歸東都留別中朝官其詩怨其氣抑而不昌此困而去者也今公遭逢　盛時無二疏之所畏而以廉訪大吏入爲九卿非如巨源浮沈儒官不得志而引退者同且未請告時　召見垂問功最甚悉人驚寵冀倖後命而遽超然以親年高乞歸養爲請　天子亦重違其誠而褒賞嘉歎之意流示於信臣左右蓋色養者人子自然之心也而祿養者適然之

遇也皇皇於不可必之遇而殫其人人得自盡之心以其親所望於子者亦不惟其心惟其遇也迫於境者往往有是而公獨不以此自便毅然行古道其權衡於義之輕重而有補於倫紀及風俗者甚厚且以未及引之年不可限之名位無一毫顧藉心使世知有不愛官爵而自愛其親之士大夫其有光於　國體及士品者甚大此二美者一歸之於公若楊與二疏其境異其情殊皆不足以擬公客應曰然遂以其語爲贈

送翁二銘序　己亥

嘗過同年翁二銘門見所署曰論思朝夕眷戀庭闈曰

賢乎哉君殆將歸養未幾果以太夫人年八十乞歸養

爲請得　俞旨同年生三十餘人設席爲祖各製詩以

美之屬曾亮爲之序昔人之詩有云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換是言也蓋自古而難之中世士大夫以宦爲家

雖卑秩薄祿有不能決然去之者況三公乎惟新安曹

文敏公以大司農歸養　純皇帝賜藏佛於家爲

其母九十壽也天下以爲寵其子文正公爲　今上

太平宰相者且二十年人皆以文敏公能韜光斂福慶

貽子孫抑其篤行有以獲天助也今二銘以侍從超九

卿供奉　內廷持節校士於天下筆無停書車無停軌

其禄於世者固足以榮其親矣而歉不自足乞養於
委任優渥之時其不以三公易其養之心與文敏同蓋
將邀獲　恩寵備多福一如文敏之致於其親者乎新
安多名山而君鄉虞山兼山水之勝板輿輕舟日從容
於湖山清淑之地又文敏公不能爲其親一日致者則
君之歸豈獨今朝士大夫企羨謂爲不可及者哉

贈汪寫園序　壬寅

無錫汪寫園先生好古文詞之學自韓歐數公外於熙
甫尤深好之夫古之爲文詞者未有不言事功者也至
熙甫而入始以文人歸之觀其論倭患水利書亦非無

意於世者卒舍彼就此何哉蓋高世奇偉之士莫不欲有所自見於世其所欲自見者雖不必有非常之功必求異乎衆人之所爲以爲快夫求異乎衆人之所爲則非有非常之遇與破格之權不足以行其意苟無其遇徒徇徇焉謹筦庫守繩墨與衆人同其功其心固不能安於是也而其才之足以他有所爲以自見於後世者又敝於筦庫繩墨之間而不可復振故往往度其才之所宜與其時之所詘以爲兩涉而俱敗也莫如決其一而專處之甘心於寂寞之道而不悔此熙甫所以甯自居於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處也先生

成進士後以方壯之年爲京外官皆不久棄去游處浙東名山水者數年朝夕治書疏疏與李申耆吳仲倫諸君相期文章復古道爲事豈用心固與人殊哉是乃熙甫所以爲熙甫也曾亮與先生雖未嘗相見而其子顯仲來京師從游甚習故得知之深熙甫之好幸能同之惟不得遍游山水之樂今雖欲歸償其夙昔之好事會相忤有不可遽遂之勢然後知早歸十數年如先生者爲文人之全福也今歲壬寅秋先生年六十矣顯仲請爲文以壽故述先生所以宗熙甫之意而自以去就之不專也以爲愧他日故鄉山水間猶得拂巾曳屨與先

生游乎書以誌之

贈余小坡敘 甲辰

道光元年余初游京師一時交游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之而情益親議論益同

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禮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氣相得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忽也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小坡以　朝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游者甚視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於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

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朋友者乎吾且如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縻於玆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儵然於四虛之塗而去人日遠也夫

贈李紫藩序丙午

吾友李莩村昔以循吏爲　朝廷所知而其子紫藩今亦謁選得公安令以莩村之遺敎而紫藩又好古而文其於爲政必異乎流俗矣今之行若知其難而求益於余者夫余固畏難而避爲令者也其何以益子哉雖然

畏難而不爲者非也以爲無難而急於有爲者亦非也夫事之習於委靡窳敗也久矣得一有志之士矯而振之固人所拭目而望者也然傳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身之未安民之未信而急於自試以立名者未有不自沮其意者也至自沮其意乃廢然曰事之不可爲也固如是是豈眞不可爲哉葆信而守虛不福先而讓夷與人遊於無疵其保民也若毋其畜民也若虎鞭其後無迎其怒是所以獨功而衆同之事難而怨不府者也夫人之不事事者豈以是爲安哉有議其後者矣至爲者敗之而世乃共安之矣

今以紫藩之自拔於流俗也而不敢有易爲之心其不至自沮而使不爲者藉口以自便也審矣故書其意以贈之道光二十六年七月梅曾亮敘

秦穉堂五十壽敘 甲申

國家當無事時么麽無聊賴之輩撞搪嘯聚出官吏錯愕不及料而奪之城得愛護鄉里士聞變起立應扼其衝要使賊勢阻形閉搖毒無所呴濡偷生坐待大軍至不攻一壁不追一逃姦黨掃地立盡潰癰決疽旬日而復不若是則爛漫或有餘患昔嘉慶七年賊起宿州戕州牧竊踞衙署時穉堂兄弟三人以諸生家居乃謀曰

聞賊黨潛伏河南刻時月待發若使賊出境北行與餘黨合勢蔓延驟難撲滅而官軍至此曠時日不可待也卽糾合鄉勇拒四門兄弟分領之賊出城輒被挫撓憚不敢出又決城塹灌濠水令滿賊益計無所施終日聚州署待擒及官軍至並獲論如法是役也賊暴起城中避賊者皆出城外使無人門其外而又非義勇望實如君兄弟者賊非徒犄角合勢或四散逃匿稍延旦夕之殘喘而保野之民受蹂藉者將不可計數古語曰活千人者其後必昌況所全護如此不可數計其後福固未有艾也君兄弟三人皆以功得勇爵而未皆享其報獨

君以偏裨致身道光四年　特恩授常州游擊將軍次年秋八月爲君五十壽辰交游之士將擇言以侑爵曾亮竊以君入仕以來凡手獲巨猾及所將卒受方略擒獲者常最諸校急裝夜衣歲無虛月民田果穀戒不入口且鎮靜知大體常單騎曉諭頑梗立散皆磊落有可紀述兵民所傳說不去口者然於君特其末行矣故擇其事之鉅者言之以爲君壽

徐柳臣五十壽序　甲辰

道光二十二年冬同年徐柳臣自安慶府知府遷遞東道見於京師會飲後抵掌談笑述少小時跳盪跅弛事

以爲樂且曰吾志實不欲同於人人然今竟無以異於人人而年旣五十矣子知我者能以言爲我贈乎曾亮唯唯因問君在安徽近狀君曰吾始守潁州劾貪令有朝貴刼吾以書不爲變卒去之署有閣隔城丈許吾延其閣跨閉壞而懸屬於城每聞人聲異常自啟閣周城而歸胥吏莫吾敝也吏警時省中民閧糴且逃余署按察使出示曰米價三日不平斬行戶價立減此三者吾所快也然嘗有所恨與水利垂就姦民敗之又嘆夷去巢穴數萬里入我心腹使揚帆而歸耗中國財數千萬吾尤大恨者此也因出其上巡撫某公書曰以兵勦夷

不若以民剿夷請奏行班賞格於天下無論軍民及漢姦能得白夷黑夷及身手有記驗漢姦一首級者賞銀五百三百一百兩不等能破壞其一桅船火輪船及二桅船三桅船者賞銀五萬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等船所有者軍器火藥外民盡有之蓋兵有定數有常處今以重賞誘民則隨處皆勝兵也人將曰賞格須則所費鉅然以中國之財散中國之百姓與議和議撫散外夷而不歸者孰爲利且今之調客兵募鄉勇等費也然費之於賞功與費之於養惰者孰爲優曾亮曰咦夷擾海疆患延四省中國非兵不多糧不贏患氣不振今君所

言其言足以呼百川走長鯨使將吏咸若此事立辦矣
君之不自同於人人豈無挾而然哉其樹立未可量方
五十未可以爲壽而自惕也乃記君所言於前者贈之
以要其建樹於後者之無窮也

鄧嶰筠先生七十壽序甲辰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爲吾鄉鄧嶰筠先生七十
壽辰鄉之官京師者將寄言以爲祝或曰凡祝者率祝
其富貴康强而子孫逢吉也或其人未必有是乃願其
有是也云爾若先生以侍從歷封疆者數十年五子而
十孫年七十作細書如少年輩而公子子久又以編修

任郡守則世所覬者又何足爲稱願哉而吾鄉人所以稱先生者則異是蓋先生爲諸生時鄉之人有年輩相及者矣官京師時有同游者矣其後開府建節述職者再于役萬里還京師重受　恩命鄉之奉光儀接言笑者非一人一日矣然皆曰先生之言論丰采衣冠動作見之於京師時者猶其見之諸生者也見之於開府建節時者猶其見之於京師者也見之於于役萬里而還者猶其見之於開府建節者也內不加輕而外不加重也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郤者歟今夫草木之時榮時落者雨一潤之而蕉然者沃矣日一暄之風一散之而

萎然者華拳曲者長旺矣其有所受於天而稱之於人者朝得之而不及夕也夕得之而不及朝也其所受者小也若松柏則不然其得於所潤所暄所散者固無異乎時榮時落者也而其神落落然其形兀兀然若未嘗有潤之暄之且散之者然而歷堅冰抗嚴霜者惟松柏獨也其受寵而不驚乃其臨變而不自失者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松柏獨也正故冬夏靑靑是則先生之所以爲壽而非同鄉之士不能言其詳者歟抑又有進者古大臣以宣勞之身而獲林下之樂唐宋諸賢往往有之今先生方爲

上心所嚮用而期如昔賢有不可必

得之勢夫出處進退惟義所裁無戚法此則先生能自得之而香山耆英之游聚鄉之人有不敢必爲私慶者歟

田澹齋八十壽序丁未

蕭山田吉生與曾亮同官戶部因得其封翁澹齋先生之賢蓋嘗深痛幼弟之殤而朱氏之女以貞殉也遂以吉生爲之後旣而皆得封贈如吉生官而心始慰又置田建剏華書塾延師給費以課族之失學而貧者又與族人合建義倉以贍族之貧而遇歉歲者因以嘆流俗之人譁衆取寵傾身結賓客而同室計錙銖一食之餽

費萬錢而疏宗不得以舉火若先生者殆足以磨世厲俗者歟道光二十七年爲先生八十壽辰而吉生兄弟母夫人年亦六十二矣將寄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蘇文忠爲王氏銘三槐堂以爲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劵交手相付若先生之福壽亦人定勝天可決其必然無疑者歟今夫木之生也一本而榦分一榦而枝分一枝而葉分而花實分其榮華也憔悴也參差不齊之數雖巧厤不能得其凡造物之神化不能一其致也然而溉之者不計其枝榦花實之參差不齊也而一視之而一培其本夫一視之而一培其本

則榮者益榮而悴者不終於悴苟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曰吾溉其榮華者而已憔悴者吾不計也若此豈復有全木哉今先生既能自殖其生矣其賢子又皆能取科第爲　朝廷登進矣而不惟一已之私計必欲推是以公之族人此培本之說也非若榦榦而分之枝枝而別之者也然則厚其族以自厚其天以自厚其福與壽者豈有量哉吉生其以吾所言者呈之先生於書塾所以命是名者庶有當焉而欣然爲之進一觴也

呂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戊申

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先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

不汲汲於衆人之所騖以自適於優游不迫之天然後其神全而形固吾友呂鶴田給諫其賢母姚太恭人自爲婦時佐贈君雲里先生供養舅姑極勞瘁顧老而益康鄉居時與孫曾嬉游田間種蓺爲樂子請來京供養曰吾居京師不若田間樂也雲里先生卒子服闋入都戒之曰汝爲言官言可也愼毋妄言以冀外官夫言官之設以建言也　朝廷之意猶恐其畏難而自沮也乃爲之遷擢外職以優寵之而懷才之士欲自試於盤錯者益爭欲以言自見然或有無所可言者而勉強言之或於利害相倚伏者未睹其害而率易言之夫無所可

言而強言之其失也文具而已未睹其害而易言之則言不見功而見過且以言者之多而不售也雖不遽以是啟厭薄言者之風而苟使一人之言輕凡言者亦俱失其重此則非言之弊而妄言者之弊也太恭人之訓可謂深識遠見者歟吾所謂天與是人以期頤之壽必付以恬澹之性深遠之識不汲汲於衆人之所鶩者信可以當之而無愧者矣曾亮家故宣城與鶴田同郡居京師又文酒栢樂也今歲六月吉日爲太恭人八十壽辰康强純固鶴田諸昆弟子若孫皆蕃衍秀異爲知友者摛詞述德皆有侑觴之詞況同里之士尤不容默而

息也故舉其致福之由以詔鄉里爲凡爲母者法焉

張南山七十壽序 己酉

南山同年爲　國朝詩徵數十卷因其詩以載其行事及他所著錄曾亮讀而善之欲爲文以綴其簡末未得也道光己酉爲君及其配金恭人七十雙壽之歲其子賓嵎以記名御史官刑部京師請文以爲壽余因曰是乃可以序先生之書矣昔唐虞前其文不可考而歌謠獨流傳至今以秦之滅學而詩以諷誦獨全夫人之愛名也同於壽而名之可壽者莫如詩故古今爲詩者獨多以其名之可久而壽也然苟詩傳而事不傳其傳也

亦孤至唐詩紀事列朝詩小傳始兼而存之猶或本末不具或議論乖剌惟君於是書採擇詳贍而無黨同伐異之見使千百人之行事著錄百世下可知而論之夫以一人之書而千百人之書舉賴以附之書之必傳於後無疑也以一人之身而千百人之名皆藉以延之其必食報於壽無疑也且將有來者焉待是書而續之則人皆欲致君以無窮量之壽又無疑也然則序是書也非即所以爲先生壽乎賓嵎請爲文時適將歸里料檢書冊不復多暇獨念與先生爲同年生年齒相去亦不及十歲然余方跧伏里巷而先生爲湖北吏救水災日

不暇給及余官京師聞已自江西歸不復出左右書史嘯詠於清華豐沃之地談笑之相隔者幾三十年而余之窮年矻矻老不欲廢書雖南北相去數千里嗜好所在幸能同之則是文也固余所不得而辭者也

陸立夫六十壽序 庚戌

咸豐元年二月七日爲總督兩江沔陽陸公六十壽辰江蘇官吏將進詞爲祝以屬其同年生梅曾亮竊以爲古名臣碩輔如裴晉公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功建名立富貴壽考夫大功大名人之所不輕有有之而兼備福壽尤天之所吝也是數公者皆兼得之天下之人同

然樂之而不以爲不宜是何也能出身任艱鉅之事以造福於民者天必有以酬之此古今一致者也沔陽陸公以侍讀膺　簡命爲天津道時㬙夷在疆奉　旨偕重臣防遏外兵客將旁午交錯公以從容乎講幄秘閣者而俯接羣碎親士卒之勞苦通客主之扞格嚴保甲守捉游徼內姦不生外姦不形㬙夷遷延伺睨無可閒入恫疑恐愒之故技噤不得發舒以去　成皇帝以爲可大用也洊擢開府自雲南移江蘇進兩江總督其官吏人物財賦之浩穰事會之殷繁蹈常習故之事通材當之已日不暇給而公且超然有餘規遠大之利

以江蘇官困於漕而病民也於是有海運之舉漕省費以蘇官官減徵以蘇民而米贏入於京師者且三十萬石以淮南鹽火於武昌而虧課也於是有票鹽之改潔已率屬以絕官私之侵漁使人自爲商商自爲占不數月而復舊引之虧欠者且數十萬凡此者皆處至難之勢犯羣情之疑雖深識之士審知其事之必可行而無敢發其難者也而公獨毅然行之以爲吾惟策其理勢之必然則雖犯天下之至難而其事固如種之無不生炊之無不熟也非勇於任天下之事而不顧一身之利害毀譽者其孰能行之夫古固有謹身選事貌爲中庸

而年位俱泰者世遂以容容多福爲恒言而不可易而如裴晉公諸人又何以稱焉然則能造福於民者必爲福之所鍾而俗情所疑者乃其變也天下有道則君子道其常方今　聖主龍飛重熙累洽而公膺東南艱鉅之任精白一心以承　天寵則由艾期之年以臻乎文富諸公平格之壽以永福斯民者豈有旣哉

湯相國八十壽序 辛亥

咸豐元年十一月吉日爲蕭山相國夫子八十壽辰門下士進言爲祝以屬曾亮昔聖人標樂壽動靜之旨而太史公亦稱老子清靜自正淮南子宗之曰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亦以淮南子之言自道其所得古名卿碩輔外應天下之務而內存其心皆是學也後儒習其說而歧其趨乃以主靜爲近於虛無寂滅豈理也哉若相國夫子之學乃深有得於主靜者乎曾亮居京師幾二十年嘗竊於言貌動作之間及莅官家居之日當　天恩頻繁委任稠疊外撫封圻內長六官鋒車輶軒宣風暢猷公超然穆然神不爲之加充或閉門齋居撫几獨坐庭無雜賓室有凝塵而公漠然油然神不爲之加斂夫不紛於榮華不𣪊於寂寞山林枯槁之士亦往往能之然投之艱劇之中愕然而

不安者何也彼其所能者自適已而已非能靜也夫惟
天下之至靜者能不擾於天下之動是非有得於明志
致遠之效而能然乎雖然靜而無欲者人皆知之靜而
能剛其理人未必知也公受　三朝知遇以　恩禮終
始其遭逢之隆非有可沽直以求聲名者而正言不阿
世之論聞於朝宁者人皆知而信之　朝廷方申命加
秩而公辭榮於拜　恩之疏不激不隨尤深得古大臣
進退出處之節則班固言清靜之道主卑弱自持者固
未足以盡其蘊也昔聖人言靜者之壽人猶疑理與數
不可盡符及觀之公而其言乃益信故因侑觴而昌言

之若康強逢吉人所競稱述者不敢復瀆陳之也

柏梘山房文集卷四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淮南子書後 癸酉

淮南子剽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麻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

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為莊子之所從出踈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于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鶡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平準書書後　丙子

甚哉利之為禍烈也當武帝之世可謂大無道之政而民不聊生者歟如是而國不亡者蓋昭帝之善持其後歟而當其身何以免焉其文景之遺澤長歟抑遷甚言之以戒後世歟且天下惟明主能好名而中主之所畏

者禍也使知武帝之政未至如是而已盜賊數起父子搆兵則人將惕然而爲戒使知如武帝之政亂民貧而猶不失爲晏然之主子孫相繼爲帝陝隘酷烈何施而不可何者名不過如武帝而武帝固非其所諱也唐之元宗隋之煬帝皆誤此說以至於亡由是言之則遷未必其甚言之也然武帝時商賈及中家以上大抵皆破而農民及無業者獨受其委輸此其亂而不至於亡者歟不然則遷於是乎有謗辭矣

唐詩選書後 戊寅

或汗漫而游或車馬而馳從我者莫宜於書尤莫宜於

詩然不宜者有二焉卷帙多而完好者皆不宜余於殘書中得唐人詩選一本汰之成一卷於佳者乃不能十之一監矣然不宜之二者是皆無之吾師乎吾師乎從我於汗漫而游者乎從我於車馬而馳者乎

鈕非石非石子書後 戊寅

老子之術雖出於虛無淸靜然以柔爲剛以退爲進擅天下之利而物莫能傷非莊子之忘是非齊得喪者比也而世以無用疑之則不然今夫鬼神木寓天下之大無用者也然以十金寄人則介然有吝色以千金陳鬼神之前而不患其失者何也人同其利而鬼神不同其

利也同其利者必爭爭必兢不同其利者而委命焉是故衆愈弱我愈彊老子所以爲君人南面術也然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其道果同歟曰非之道如人方操刃以殺人乃突前而捉其柄此可謂之智矣彼操刃者必出於三尺之童子而可哉

秦遠亭詩書後 辛巳

遠亭爲詩與余自江甯適南昌始計一日所得少乃一二首期必成不計工拙互指摘爲笑語自尚書公以江西巡撫　內召君侍養京師余衣食於奔走不時見道光元年相見於京師君出其詩益工而富惟舊作已多

刪改不可識可識者以其題耳嘗與君泊虎邱立劒石下還錢塘湖觀橘柚於富陽之林登釣臺見江流紆曲歸得魚於瀧中其他多瑣屑可喜事時君年二十余又少之嬉嬉然不知斯時之爲樂也今則知耳然而更憂患多矣自今日以往詩可進游可同如向時無憂樂之兩人豈可得哉

復社人姓氏書後　辛巳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

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乎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即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

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尚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淸議不立廉恥道消庸懦無恥之徒附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能無後世之責也夫

守濬日記書後 辛巳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 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强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

滑縣失初八日賊圍濬十七日河北色鎭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淸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嘗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飢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衆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臨戎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飢寒爲亂者比是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西招圖畧書後壬午

西招圖畧者大學士某公松筠之所作也其書大意載西藏自達賴班禪貢丹書克於　盛京而厄魯特部之固什汗亦同時進貢時崇德七年也後固什汗曾孫拉藏汗爲準噶爾部所殘當康熙五十七年撫遠大將軍王同平逆將軍延信由西甯進兵綏定西藏以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坐床於布達拉山而拉藏汗之壻康濟鼐有功封貝勒旋爲阿爾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誅滅阿爾布巴以頗羅鼐有功封郡王及次子嗣封蔑視達賴僧番怨苦之卒謀反伏誅乾隆十五年除西藏王爵設駐藏大臣以達賴喇嘛統前藏班禪統後藏皆

其俗所謂黄教僧也前藏居後藏之東北而地較廣又東北爲三十九族游牧屬夷情部耶而皆統轄於駐藏大臣凡前後藏有四汛有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外委十六員漢兵六百六十人屬之有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一百六十六員番兵三千人屬之有騎兵五百人有事則徵發於達木蒙古取之定例以麵麥三千石儲前藏糧臺供之以五千克貯布達拉碩取於達賴喇嘛之莊頭除常運外足供漢番兵三月食曾亮曰先王之制因俗而爲教從欲以爲功 朝廷設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及班禪參制之所以設神道順夷情長算遠馭爲不

可測者也聞其世家多以金錢布施班禪得歡心即求取噶舒克以役使番眾之馬牛羊人徒芻茭不與值故番眾敬班禪亦時怨之爲大臣者務以均强弱和僧俗爲治以番眾疾苦諭班禪則内治得矣　國家悪天威蕩準部藏地之東北無警遂以永安惟廓爾喀屈强西南陽布甲非其願也然其地酷暑不耐寒盛夏時有癘發秋冬春則蜎縮鼠竄蟄穴而居非帝王所累心者矣藏之領兵官曰㻪印照曰噶舒克斗亦曰克凡一石六克有奇其所食者有稻米買運於布嚕克巴其雜穀有青稞麥

讀莊子書後 癸未

嗚乎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已造大與王斗顏斶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負高世之才既未能遯世無悶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

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傅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是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懦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經義者矣而豈得爲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悱也隱矣

梅氏宗譜書後 癸未

當隋氏之季梅氏有知巖者以鄉兵保障宣州抑止鋒鋭不務與羣雄角逐以待天下清完土納境自歸唐室使其民終始不罹兵革葢有功於宣甚大其子孫宜光啟繁衍以食其報而梅氏始祖遠公或傳言來自吳中又以爲來自新安則未知知巖之後之遷於新安歟抑因梅福之隱吳門而附會以吳中歟然年系疏遠不可譜其可譜者遠公後數傳至宋嘉泰間而分爲二其一先居九溪河別爲一支當北宋時爲盛最著者學士詢及從子聖俞其一自郡城東遷居柏梘山之山口村則

吾譜之始遷祖太七公也吾家稱山口梅家自公始四傳至壽一公其弟遷今之塘岸上別爲祠堂而壽一公留居山口村又六傳而遷於蒲干村者曰珍公在山口村之西北又一傳而遷於坐吉村者曰棖公在蒲干村之東南自南宋至元明數百年間九溪河之梅無聞人而山口村之梅始盛自遷蒲干村也其留山口及遷他村者以數十處惟蒲干村之梅最有聲自遷坐吉村也其留蒲干及遷他村者又數十處惟坐吉村之戶最爲殷自蒲干至坐吉村於明凡得布政使司右布政者一人布政使司參政者兩人按察使司者一人庶吉士監

察御史者一人郎中者一人主事者一人鹽運使知府者一人同知者兩人兵馬司指揮者一人於　國朝巡撫入爲左都御史者一人以都御史　賜謚祭葬入大臣傳者一人以歲貢生　賜葬入儒林傳者一人附儒林傳者兩人入文苑傳者兩人學政者一人主事者一人而應博學宏詞者九溪河一人從明至今知縣教授中書科中書及佐貳流外軍衞王府官得百餘人廩貢增附監生不及千人舉於鄉者不及百人舉鄉試第一者一人殿試一甲第二人者一人二甲第一人者一人有詩文集者百有八人今天下望族衆矣或祖孫兄弟

魁天下或父子居宰輔握旄節或同時官侍從者一姓十餘人吾梅氏皆未之有焉然歷千餘年不絕不續以迄於今而時亦發見文采以警動後裔蓋一盛於宋之聖俞公父子再盛於明世宛溪公兄弟五人同時舉甲科爲方伯廉使而梅氏子弟至專設書院於文峰又再盛於定九公祖孫以布衣　召受　聖祖仁皇知雖不得與夫世祿之選然未至於一蹶不再興其效見於前世而可冀幸於將來者梅氏或庶幾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祖宗之功德有時而窮而無以引之吁可懼哉忘其先人而自夷於下品者孱也恃其先人而

不自淑其身者悖也故詳述之以告吾爲梅氏之子孫者道光三年五月巳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嗣孫曾亮謹識

家譜約書 癸未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梘山口蝦蟖田當南宋嘉泰時譜所始也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梘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時子四人長曰廸九配汪氏合葬柏梘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梘山之菴隴當南宋咸淳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梘山飛橋隴西子四人季曰淸四公諱卓

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梘大山之右歷元天厤及明
洪武時子三人次曰敬同公諱淑敬一字欽夫配郭氏
合葬柏梘山之飛橋北隴歷元至正及明宣德時子三
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梘大山之右祔清
四公歷明永樂及天順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
李氏合葬栗木崗歷明宣德及宏治時子六人五曰時
中公諱棖一字小溪爲淮王府典膳配稽氏先葬塘衝
山劉氏側室余氏祔葬甯國縣方家衝歷明成化及嘉
靖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
葬柏梘山之槽水圈歷明正德及隆慶時子四人三曰

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爲江西甯州同知配劉氏合
葬許村雙廟嵓歷明嘉靖及崇禎時子四人長曰懸符
公諱瑞祚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
教場山歷明隆慶及　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
公諱士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氏側室胡氏陳氏合
葬勞山歷明萬厤及　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
公胡氏出諱文鼎一字勿庵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
　國朝康熙辛丑卒　聖祖仁皇帝命江甯織造
曹頫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子一人正謀公諱以
燕一字箏侯康熙癸酉舉人生順治乙未卒康熙乙酉

祔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雁塔橋子二人長爲文穆公爲曾亮之曾祖始奉　旨自宣城移籍江甯　賜葬句容縣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祔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淩替而至於不可識必自遷居始矣昔文穆公居江甯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於篇後人可觀焉嗚乎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

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知吾爲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爲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浦君錫詩序 癸未

吾友君錫以儒家子得祖父蔭襲世職五品雲騎尉又以君能其官也加授四品銜然性兀奡不滑習於跪拜以是爲上官嗔聽劾去人多咎君者則曰吾有子得繼蔭不墜先人功足矣既落落無所事益喜肆其力於詩曾亮嘗讀之而爲之言曰古之爲詩者感物造端才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大夫自賢人失志之賦作而

屈原宋玉之徒興流極旣衰遂謂爲詩者多窮然就其工者論之其情縱其理疏其志伉其音悲其情縱故孤往而深寄其理疏故怪迂而多奇其志伉而音悲也故多詆訶怒罵不得如古聖賢之一於優柔和平由是觀之意其人必邁俗少可持方枘納圓鑿以已之不合而欲人皆然雖其遇之多窮亦其勢然也其故豈詩之爲哉今君錫之詩喜往復自道多慷慨亦所謂志伉而音悲者則君錫之所挾以遊於世與世所以遇君錫者可知矣然世之循循焉無惡於世者彼其言語文字固不欲自見於後世者也而士之自愛其名者甯困吾身而

不可使吾言之不怏吾意然則君錫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亦量已所能行以無所苟焉而已不然則儒緩其貌神禫其詞終日言而不知誰氏之子若適莽蒼而不知所止其於中也殆弱喪也夫

費崑來西園感舊圖敘書後 癸未

右顧君千里之序此圖於吳山尊學士之文雅聲譽及崑來與學士游處之歡古道之篤可以敦薄夫而厲俗者既詳言之余可無贅而獨憶余之交崑來也自西園始余館學士之西園也自校全唐文始其時名公卿而倦游者多雄長其事分曹立偶馳騖往來冠蓋車馬之

盛萃於西園者管弦鏗鏘連日夜不絕今未及十年皆變滅不可復記憶盡不獨學士一身有存沒之異而意氣之盛不減疇昔者遂亦無有幾人而千里與余相望於數百里內治書矻矻寂寞如曩時亦可嘆也

董文恪公詩集敘 甲申

文恪公薨之踰年而公之子夢齡將衰刻詩集屬爲之敘因卒業而嘆曰古名卿大夫之相見必稱詩以喻其志所以別賢不肖而覘盛衰是說也持驗之後世多不能合及讀公詩而益嘆班固之言爲然公以布衣亨科第之榮而不以自矜散館改吏部人爲公鞅鞅而不以

自失盡忠忘家用意至到時有重臣撓公者人爲公危
而公侃侃論列不稍屈其意卒之上動　主知成勞
中外經綸易險無有後艱迄今讀其詩雄豪兀傲之氣
見於楮墨蓋公之生平雖極科名祿位之盛而淸節高
致邁往不羣非於世有屑屑求合之意而　聖主昭
然獨見　恩榮始終亦非有左右借譽之口其立身之
大節如此則發於言語文字者如是之足傳焉無怪也
公奏議凡數十卷其明決似李文饒詩則所作者較少
然自有足傳者非以公之人而貴也後世讀公之詩以
知公之性情學術并以推公之遭際然後知士之屈伸

進退於時者蓋有命焉而不係乎操術之巧拙則嬋嫣
骫骳者有所戒而知返矯立名節者有所勸而益振而
又以知能爲是詩者必賢公卿而遭世之極盛者焉則
以工詩爲貧賤者之事信乎其不可與於古之詩也

和禱冰詞樂府書後甲申

侍郎陶公嘗以給事中視江南漕事禱冰於高郵之露
筋祠歸舟遄通其明年漕運倍速公請錫神號得旨
俞允乃作歌詩以侈神惠名公卿皆屬而和之及巡撫
安徽又遍示屬吏之工詩者而尙齋朱君適令宣城既
承命進和兼退示曾亮因讀而言於衆曰令君之詩其

得力蓋深遠矣當癸未之夏淫雨迄秋宣城故山邑也
然山居者水出於堂下沈竈破柱漂屋瓦而去大樹倒
蓄巨石抉土壤自出崗谷窪隆迴易不可辨田居者室
廬墳墓澔澔不見蹤迹數十里之內呼號鉦鼓之聲連
日夜不絕扉闔棺櫝倉庾廡廥之所積皆蔽水四下或
挂罥隈曲民僅而免者裸體抱樹而號力倦樹拔逐雞
犬而去君甫視事月餘卽出已財具錢帛糗糧藁席聯
數舟爲一大艦分棹小舟百餘親率吏役冒甚雨入驚
濤中民之浮者游者附梯者騎危者攀杙者邱者址者
泣者慓者顚者立者如雁鶩草葉落落然黑子着於水

面皆泥首垢面心死數日望縣官從天而下則載置之高地給數日食其轉屍者拯而以席掩之置高阜以待斂於是富者皆出財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出則立法禁剽掠安老弱請上官以發　國帑出廉俸以募富民凡立廠散米給錢如古循吏法皆備故自夏以迄今春民遭水者雖公私掃地赤立而無有瘠死溝壑呼號宛轉於中野者嘉風協氣盈溢宇下麻麥穎碩民心大和暘時雨甘寶穀先告皆曰非君之令玆邑民無能安輯若此夫古救災之法詳於飢而畧於溺若以扁舟涉巨浪出入於風雨晦冥之中濡毛髮焦唇吻悸

魂魄晝夜無休時以救倒懸者蓋古循吏之法所未詳而身創行之其過古人遠甚然則君之急公忘已與侍郎之憂勞忠勤以古大臣之心爲心者固深有合焉則詩之工其故豈詩之爲哉故備書之以見侍郎與令君上下濟美立政普施有以保靈貺而終前功也

春秋溯志序 甲申

百年以來名儒老師相逐於訓詁名物象數之學凡宋儒說經空虛道術之談變之惟恐不盡至春秋一書褒貶善惡貴取其義無可肆其捃摭則又雜出於讖緯之誣科例之煩苦迂怪破碎難知其說之窮而屢變者不

勝其詞之遁也彼豈以是爲人心之所安哉亦好與宋儒爲異而已歙縣程蓴宗先生篤志君子也慨然有志於是經凡閱二十年成書十二卷曰春秋溯志其大義書法微詞比觀直書諸要旨一本程子春秋傳之義推演之以求合乎聖人之志此豈獨私於程子哉以爲聖人之志微矣竭吾之心力以求之未必其能合否也而必不敢悖乎人心之所安苟無悖乎人心之所安則以求聖人之志不遠矣當康熙時公卿多崇尚理學者進取之士摹時好以成俗儒先語錄之書遍天下矣而士或空疏命陋立詞不根視經傳如異物有志之士慨然

思變之義理考證之學遂判然不可復合今天下考證之風如昔之言義理者矣其設心注意專以爲吾學而不因習尙者固亦有之而不可數數覯然則當昔時而能言考證者眞考證也當今之世而能言義理者眞義理也可謂雄俊特出不惑於流俗之君子矣此尤余之所重於先生也

朱尙齋詩集敘 甲申

尙齋先生以詩集見示受而讀之蓋以吾之性情合乎唐賢之格調而於世之標領新異矜尙奇博者夷然不屑也曰吾所得之古者不在是則莫吾易也夫詩亦何

必不奇不博不新不異者而必貴夫古人何也曰吾非貴古也貴古之能得其眞今責丹青者曰吾欲使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夫人而能之也第曰山如履其石水如臨其流蟲魚鳥獸草木如撫其鱗甲羽毛柯葉則非國能者將縮手而不進夫人人能之者不可爲難能而難能者必屬於一人所獨能者矣然而山淵易其狀草木變其質蟲魚鳥獸恢其形不可以爲不奇不博不新不異也而卒不爲能者之所難與求者之所貴至於詩則反賤其難而貴其易曰古人無異乎人者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歟今先生之詩其登

臨游宦之所得風俗利病之所經觸於情感於物者人人之所同也而獨以其不爲奇博新異者適肖其情與物之眞而若忽然而得之夫忽然而得之者其詞常爲千百思之所不能易此非求之古人中不可得也故曰眞也或曰詩者不得舒其意之所作也先生之令吾宣有惠政焉亦旣行其意矣而其詩慨然燋然於民事重有憂者則先生之志乎古者豈僅詩云乎哉

桑弢甫先生集敘 乙酉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淸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剩義爲

奇博者比也先冠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曾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藏焉相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弢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遠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科第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淩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聞人之子孫不幸爲世所指名耶則爲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奔

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爲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爲聞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繁昌縣志序 丁亥

道光三年安徽巡撫安化陶公奏修省志以別於江南通志自縣至府各上所修以備省志之採擇於是繁昌縣志成大令張君以序爲請蓋繁昌之有縣始於唐縣而有城也始於宋有城而遷今縣治也始於明之天順有縣而創立志書也始於明之正德　國朝自順治迄乾隆修志者三焉當建邑之初庶事草創至宋慶厤間

始爲完邑物用既饒民獻亦修　聖朝宏功膏澤豐美則夫田廬芻牧之數禮俗文物之紀日新月異於前者宜以要最著於官書使守土者辨肥瘠而布其利察奢儉以制其俗且以待大吏者考驗於是以通人地之所宜非空文而已也令君之勤烏容已哉余又以謂古郡不過數十縣不過數百自魏晉僑置多立名字以自誇詡隋唐因之未盡革也故有今數縣之地而古統以一令者豈古之人材獨優哉蓋古自縣令以下由丞尉少吏及三老孝弟嗇夫亭長皆於民有教化譴何之權而民亦兢兢焉無薄待其官之意故令之權積累而增

重使無與令共治之人而權又不足以使其佐而欲以一人之身周悉乎數百里之內無古今皆不可行也然則分郡縣之官而裁其地亦揆時務協變通之道而世所謂古制不可行於今者非其制之不可行乃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繁昌故南陵分邑也故因論及之以俟考古者正焉

柏梘山房文集卷五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撫吳草序 戊子

兵部侍郎陶公以道光五年巡撫安徽遂移節於江蘇時黃流未安賑使結轍方建海運發徵萬艘復鳩水工疏決江海米鹽鱗雜檣帆畚鍤之事棻錯於文簿皆曠年不逢歸勞於公既撫吳四載政修民和　天子嘉勞重疊衆皆曰方事之殷功役卒興成法曠絕羣情然疑不專委重大吏中材當之震懼失守或竭蹶赴功僅乃集事而公神氣閑定歌詠閒作學奧材贍雄放淸遠

如捫古洞撥苔蘚披黃虞之穹碑如萬鏞一決縱魚龍而出隘如高峯游霧倏秋雲而留歸風蓋人所不暇爲不能爲之時獨爲且工也如是故人適適然驚之昔召公吉甫有行役宣勞及成功相慰勉之作故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倖揣物象窮肖適之趣乃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詩非古大臣之詩也自三代以下道器不全或平進富貴而憂思不能深遠或勳業爛然文詞不足以達其志夫然故憔悴抑阨之士得專其名而詩之學不在上而在下則其時人材之盛衰與政事之修廢何如也今誦公之詩其憂勞元元佐聖天

子撫循之至意以推美僚屬功利不專悅使民而忘其勞所以不動聲色而指揮立成者皆見於此蓋所以詠勤苦而宣膏澤非與草野之士爭一藝之名也而詩之道乃崒然聳於盛漢之表如是而欲廣其傳以彰詩教者誠知言哉誠知言哉曾亮以年家子幸接言論於公之撫吳既習其行事矣敘其詩并以爲吳民告焉

閒園詩序 戊子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微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

發徵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轂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厨饌車馬舟楫輷輷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茭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豐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

徙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興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邪無曠功吏無留牘踵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緣園詩序 戊子

江甯以園名者曰隨園緣園皆有幽篁清池平臺奇石足以舒煩滌憂包集羣雅昔袁子才先生居隨園時以

詩名盛於時搜奇抉勝吐納煙景園所蓄藴一洩於詩
一時士大夫逸樂富厚無事皆自喜爲詩過從先生無
虛日緣園主人其一也主人性好賓客通俠立然諾精
神過人詠調詩酒博弈連日夜不倦管弦倡優輿馬漿
酒之費一無所愛惜務適意以爲快緣園去隨園不數
里四方名公卿會文酒者往來於兩園之交輿相摩裾
相接也曾亮不及從游於袁先生而得與緣園主人游
年六七十矣舊游多凋喪者獨居不好詣人然客至必
盡歡覯人弈竟日不下子問之笑謝而已惟酒酣輒慨
然曰今少年無知予者予今默然爲老翁予不惜予哀

惜諸少年不見子之盛也乃出其詩曰存不存稿屬某序之其搜奇挹勝吐納煙景皆步趨袁先生者也而一時賓客文酒之樂亦慨然遇之讀其詩可以見吾鄉一時之盛事余因以怪今士大夫安樂無事如曩時而交游聲氣不復如故老所稱說豈無大力者倡之耶抑好名之士不古若耶將物力有盛衰而士氣之聚散消長亦爲所轉移耶夫傳後者無所藉而成名於當世者必因其時主人其慨於斯言乎哉主人邢姓崑其名醴泉其字也

湯子燮試帖詩稿書後 戊子

嘉慶之九年先君館江西巡撫署課秦遠亭公子同受書者湯君子燮帥君子文及曾亮凡四人乙丑春先君試禮部正月稍暇以詩牌爲戲四人皆取牌八十一枚餘者置几中央甲所棄推之乙乙入之出所棄者與丙不入歸之四隅枚取於中央以入易出如初丙至丁丁至甲皆然餘盡而四詩不成則易行一詩成則三人負且第詩之高下爲賞罰務以强澁之字運支離之思往往得奇語如夢中作以爲戲蓋吾四人之習爲詩於是年始而君尤好之嘗得高柳扶靑直到天句謂偶對不勝嗟誦數日三人助思之竟難奇也夏與子燮別壬午

春一見於京師又六年戊子君待㕑縣闕於江甯相見
數數問君詩君曰多矣然不如昔年之自信也其秋君
分校鄉試門下士鮑君體醇求刊君集君笑謝曰有待
固請乃出試帖數百首應之屬曾亮書其首因記君詩
之緣起如此中有數題爲昔時同作者讀之猶憶吾四
人檢僻書中奇字時也

書林揚觶書後己丑

方子植之之爲此書其說既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
曰唐之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
人之身乍賢乍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

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之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眞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難亦邪說亂眞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嫮姱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如北夢瑣言記登科之唐

摭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偬國祚顛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無識之人言安足信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閑存詩草跋 己丑

閑存詩草者桐城吳伯芬先生所作也其子長卿以示晉亮因題其後曰今世之聞樂者肅然穆然其聲動人心非皆能辨其詞也取淸廟生民之詞而佶屈誦之未有不聽而思臥者故詩之道聲而已矣海峯劉先生之言詩殆主於聲者乎而得其宗者吳先生也同學若王

悔生陳策心詩皆未及見獨幸見先生詩其音節清亮情詞相稱追唐人而從之非學七子者所能及劉先生復古之功固不可沒哉方其舉鴻博報罷流離京師一試學博而終老於窮鄉同時司文章之命而爲人先游者不乏人也而士之篤信於寂寞之道者固如此此蓋有所恃哉然亦烏知夫後世慨慕而太息之必有其人焉而甘爲之也嗚乎其可尙也夫

温壓生遺稿序　庚寅

西漢文類書不傳然人皆曰是書也柳宗直實編之以其兄子厚爲之敘也李聖僕文不傳然人皆曰文居曾

昌進士爲中第一二以其兄義山爲之敘也温子綸注
字壓軒貴州桐梓人吾年丈露皐先生季弟也有文行
而早卒先生悲之甚念太夫人愛憐之幾見其成而皆
卒也愈悲之甚思有以永其名者刊其文而序其行其
愛眞故其詞樸其詞樸故其行昭年少服義行古道憮
然有概於人心焉春木之芚童烏之苗命也夫雖然是
宗直之書也聖僕之文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有是
編焉足矣

金石彙選序 庚寅

居乎今何以思乎古也曰古人往矣少矣少故貴也曰

往矣少矣雖貴之烏從而覩之其器存焉耳物老而酋人老而化器老而尊日月星辰山川土壤凡無血氣去來者皆器也皆古人之遺於今者也以其常於今且不止於今也則莫古之矣不常於今而幸至於今以成爲古也絹之壽百年止矣紙之壽五百年止矣過此者其金石乎石有時而泐金有時而液惟託於文字者無窮詩歌於文字又其易傳者也古人之文字以金石壽之金石也又以詩歌壽之是物與人交相引爲壽者也然博觀也難故好者尠焉吾友甘實菴家多藏圖書博觀不倦類聚今古人詠金石者爲若干卷曰金石題詠類

選鉅製短篇載不遺一曾亮讀而言曰文存斯器存其製作原始形模厖凹讀其詩如見其器焉器存斯人存商之賢周之英去吾於無何有之鄉自是器言之則四手之相接也客與客傳觀而相奉也其有足樂者存乎不其然乎則吾友闡古之功不其碩乎

曇花居士存稿序 壬辰

曇花居士存稿者舅氏倓子有先生之所作也曾亮幼時受業於先生見手一小書不置竊取視磊磊若石子著口中不可讀則山谷集也冬夜課咏雪輙刺取雪賦語排比綴之先生笑曰去汝圭璧縞素等字成一詩得

否乃講示東坡禁體二詩時於聚星堂作不深解至青
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則大以爲仙人語也
後應童子試不暇爲獨見先生吟哦深思不少輟其主
講濠梁與壽州蕭亦喬談藝甚懽亦喬好言唐音先生
雖取所長而能以句律運其天趣無門戶見也後感氣
疾不能高吟病榻上猶推手作勢故所作功益深壬辰
秋青甫舅氏將梓其遺集百餘篇命曾亮編次嗟乎憶
曾亮受書時年十二三先生顧不以常童畜我今所編
者即爲童子時所親見其吟哦深思者也能無痛乎先
生於吾母爲同堂兄友愛殊甚又皆多疾以年命互相

憂母嘗病危先生序母詩刻之幸生存見以自慰今編是詩則先吾母卒已十餘年吾母之卒亦三年矣爲尤可痛也夫道光十二年八月甥梅曾亮謹序

管異之文集書後 癸巳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與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

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乎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異之亡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

馬韋伯駢體文敘 癸巳

韋伯與余交三十年矣余少好爲詩及駢體文君皆好之余苦故實遺忘棄駢體不作君獨勇爲之故吾兩人

詩異趨文則君壯浪雅健余不及也昔會課鍾山書院中每論文訟議紛然忘所事事異之色獨莊盛言古文余曰文貴者辭達耳苟敘事明述意暢則單行與排偶一也異之不復難曰君行自悟之時韋伯在坐亦右余言今去此言時且二十年異之卒又逾年矣所謂行自悟之者未敢信其必能而駢體文遂不復有所成就讀韋伯文可愧也君散館改戶部將別有以自見集其文若干篇示余曰吾文殆止於是矣嘗以謂古詞臣與曹司官局不分分者自明始獨異夫明之官曹司者皆能以文章聲氣奔走天下而後之推文事者亦莫不歸此數

人雖文章之氣有所激而愈伸而成名之途亦不若是隘也豈嗜好之所在朝廷之官爵不得而限之歟今韋伯之文既所謂述事明敘意暢者矣雖自今深自覆匿欲人之無求其可得乎而毅然欲棄故技營新功夫韋伯不以遺其才而有所激也吾知之謂官職能限其嗜好者吾於韋伯固未之信也於其文識以俟之

陳拜薌詩序癸巳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薌皆交游中能詩者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淸醇淡古獨

拜薌自年少時即以高才爲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蜚繡或劇飲詼調酣嬉以自適其樂顧其詩清曠邁俗而殺縛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載籍一資以爲詩者不能也君殆有眞樂於是而於詩一吐其快者乎吾亦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墻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駊騀樽俎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烏睹所謂高臺深池華燈明燭者哉以吾之概於是知君之亦有概於是也概於是而詩作焉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

東君客游久亦將倦而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時爲極盛夫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湃洶湧雷奔雲譎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遂掉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黔記序甲午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險而糧數乃不敵一一縣於

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　國計久遠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日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議不奏詰公郎公無辭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

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惟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囘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丈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茍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榷剝其膚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

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稗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吳述之進奉文敘 甲午

翰林之署始於唐凡執技者皆待詔於中惟學士官乃儒者清貴如今翰林而所職文字多機要王言之褒貶及軍國大計戎機邊奏與宰相共之故今之軍機於古蓋學士職也其制誥官文字則掌於中書自宋以來稱爲外制今中書猶司誥勅於古所謂制其事簡矣而翰林之職乃專以掌 朝廷冊告碑祭及 郊廟歌詩雖不與古學士同而必擇工於文者爲撰文翰林以專其

事於職最爲優吾友吳述之以翰林院辦事兼撰文者數年旋以編修出守同川於其暇輯前所爲進奉文若干首屬曾亮敘之昔歐文忠由內翰知咸德軍自敘內外制集文歷瞻玉堂流連慨慕人臣拳拳之思固宜如是然則述之之心豈古人殊哉若其文之宣　上德報精禋當西功告成鐃歌樂府之盛事洋洋乎潤色之上儀也故輒述職司沿革之故著於篇治國聞者可觀焉

黃香鐵詩序　甲午

黃子香鐵試禮部嘗戒詩專科舉學一不自得復以詩

釋戒詩愈昌曾亮聞而笑曰士專於所好有同萬牛入九軍而不顧者況區區科第一得失之間哉古人好詩者或中夜發狂大叫白晝行不見官長以伯主之威改一字不可得此非有聲色臭味可尋逐而好之甚於酒色聲利是烏知其所以然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以相狗馬耳武侯大悅而笑女商不識也徐無鬼曰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者夫吾以是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眞也人之境百不同也境同而性情不同則其詩舍境而從心心同而才力不同則其詩隱心而呈才境不同人不同而詩爲之徵象此古人之眞

也境不同人不同而詩同焉是天下人之詩非吾詩也天下人得爲之詩而吾代爲作之烏乎眞人情之愛人必不如其自愛也吾日爲不知誰何之人作之而曰吾甚愛之愛烏乎至今黃子之詩述家人親友悲喜之情生計憂艱及耳目所近接可驚歎悲憫事亦時有物色慢戲綺麗之作亦不至於淫放適乎境而不夸稱乎情而不歉審乎才而不剽竊曼衍放乎其眞適足而止此則黃子之詩非天下人之詩也可以言眞矣眞如是可以言好矣稱觴貴人之前美言洋洋錦屏高張而讀者神不借來也商旅里巷之諺一聹得之童至耄而習之

吾是以知物之可好於天下者莫如眞也物之眞者吾猶愛之況吾所自有者乎吾之毛髮枝節吾猶愛之況爲心腹腎腸者乎不然泛泛然天下人之詩也吾日爲之而不知誰爲之曰吾甚愛之則愛人之毛髮枝節也亦如自愛其心腹腎腸者耶非耶

從吾軒從征記書後 乙未

唐人記高仙芝之征小勃律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言打箭鑪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之瓦合山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徼絕域人有怪徵地氣亦殊歟蓋天高地下者自然之

氣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
中虛而上下之氣將合陰陽發亂不生故常古聖人所
以絕地天之通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事亦如是而
已嗟夫日闢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衆者人也斯域
也千百年之後必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
中而且以是書爲妄語者

李芝齡先生文集敘 乙未

座主芝齡先生以古文詞若干首示曾亮旣卒業編次
因僭言其首曰自進士設科而人皆以方盛之才力困
詘於場屋之文仕宦成而精力亦銷亡矣惟早得科第

如韓歐數君子者雄才盛年早棄俗學博觀古人之書以從事於兹術立乎廟堂之上厭飫於聲明文物之大觀以昌其氣磨礱政事以植其根諮詢於皇華原隰之間以博其趣然後其學之成兼具天地萬物之美而不類乎草野曲士之爲固其天資之絕於人亦遭遇使然也今先生科第名位如古韓歐文之昌固其遇爲之哉然有超乎其遇者何也其游覽山水鑱刻萬類雖沈冥於泉石者不若也是登乎廊廟而心游乎山澤者歟曰是天機之相合者也功名也節義也文章也皆人之動乎天機者也是機也峙而爲山流而爲川發斂之而爲

草木之花實亦皆動於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山林皐壤則欣欣然樂之是之謂以天合天以天合天又安往而不得吾文者不若是則以人塞天容一心之得喪而不足也況能容天地萬物之蕃變者哉然則古君子所以善其文者無他勿夭閼其天機而已所以全其天機者無他超然於榮觀而已是則先生之所同而文之所以進乎古者歟不然遭遇如數君子者踵相接也而以文鳴者不數人焉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不足以與論先生之文道光十五年六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九經說書後乙未

青侍坐於姚姬傳先生言及於顏息齋李剛主之非薄宋儒先生曰息齋猶能谿刻自處者也若近世之士乃以所得之訓詁文字訕笑宋儒夫程朱之稱爲儒者豈以訓詁文字哉今無其躬行之難而執其末以譏之視息齋又何如也因出九經說相授曰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嘗薄漢儒吾之經說如是而已昔李文貞方侍郎苞以宋元諸儒議論糅合漢儒疏通經旨惟取義合不名專師其間未嘗無望文生義揣合形似之說而扶樹道教於人心治術有所裨益使程朱之學遠而益明其

解雖不必盡合於經而不失聖人六經治世之意則固可略小疵而尊大體棄短取長積義成章治經之道固如是也後之學者辨漢宋分南北以實事求是爲本以應經義不倍師法爲宗其始亦出於積學好古之士爲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厲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賢義理之學涉之惟恐其污矯之惟恐其不過因便抵巇周內其言語文字之疵以詭責名義駭誤後學相尋逐於小言辟說而不要其統黨同妬眞而不平其情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謂愈於空疏不學者也夫經者羣言之

君也治經而有繼往開來之功以扶微起廢者則君之貴戚大臣也非君而惟貴戚大臣之言是附不可以爲純臣治一經而惟一師之言是從又豈可謂之正學哉先生之學其精博固遠過乎文貞侍郎矣而亦不奴主同異則是書也兼其長而無其短者歟

郭羽可竹冊跋 丙申

昔天隨子作怪松圖賛其意以爲凡木之生必得平原膏壤扶立質榦苟生於巖穴之內石木相鬬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過巠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吾嘗讀其說而

疑之郭子羽可其束身修行發爲文藻未嘗稍有讓於古人其席履豐約名爵隆殺未嘗稍有勝於今人以怪松之說推之其發見翰墨因形賦心必有擁勇鬱遏坌憤激訐如天隨子所云者況竹之槎枒勁怒尤易吐胸中之奇者乎然觀羽可之竹怪偉奇縱歸於太和布揮晴霄旁暢風雨是又何技之工而境之善變哉夫因石而得怪是木之孱者也若亭亭雲升澹然夷猶不知其鬱嶔巖而阨於崛穴也則羽可之竹是也羽可乎其道勝者乎

太乙舟山房文集敘　丁酉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查棃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眾味與眾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禮部侍郎陳公爲古文學得於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博樸雅不爲刻深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主柔而不可

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若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襮其眞於外者於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於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撟撅於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於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己也莊莊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齗齗於崖岸也雖沒世後讀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夫是豈可以僞爲之哉夫公之學固出於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劉海峯學博其文亦皆

較然不同蓋性情異故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眞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曾亮故謹序之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於公其尤可感也夫道光十七年三月上元梅曾亮敘

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丁酉

芝齡先生詩集若干卷曾亮旣校讀畢而敬跋其後曰詩至今日難言工矣言唐者容言宋者肆漢魏者本齊梁者綺矜其所尙毁所不見舌未乾而名磨滅者不可勝數也然則孰探其所從生曰空而善積者人之情也

習而善變者物之態也積者日故變者日新新故環生不得須臾平而激而成聲動而成文故無我不足以見詩無物亦不足以見詩物與我相遭而詩出於其間也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廟俄而山水俄而齋居俄而觴詠將拘拘然類以居之派以別之取古人之所長而分擬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若昧昧焉不揣其色不別其聲而好爲大曰不則其境隘好爲莊不則其體俳好爲悲不則其情蕩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則前乎吾後乎吾者皆可以爲吾之詩而吾如未嘗有一詩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道不肖乎

形機不應乎心日與萬物游而未嘗識其情狀焉謂千萬詩如一詩可也然則詩惡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已矣當乎物之情狀而已矣審其音玩其辭曉然為吾之詩為吾與是物之詩而詩之真者得矣夫水之特源也飲一勺而知海味其性全也日月旁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一隙容其光神不窮於分也今先生其性情深厚得之天其鑒徹萬類得之人情足以充其詞才足以窮其趣故於詩有兼長而無二弊讀者其以是而求之

柏梘山房文集卷六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俟青甫舅氏詩序 戊戌

詩尙才乎尙情乎兼之者尙矣然率患才多而情少者何也榮利紛於外而天機鑠於內也人生卽知有父母兄弟後乃知有親戚朋友後乃知有爵祿富貴至知有爵祿富貴其情遂往而不能返舉一第於鄕此身幾不爲家人有別父母棄妻子役役於俛得俛失中比其歸則歲月逝矣人事改矣老者不可見而少者壯者不可復識矣困而歸者比比焉卽遇而歸向之助我欣喜感

激者其人皆化爲冷風蕩爲摽雲獨吾以頽然待終之身供歆羨於所不知何人不亦傎乎若吾舅氏青甫先生其舉於鄉年甚少也爲文操紙筆立就者數千言工尺牘得畫名四十年所至屨滿戸外然僅一應禮部試得校官遂不復出館江鄉數百里內筆墨所入供甘旨庀家具又推給寒與飢之三族至供養事畢始赴歙就官家居時間日必過吾母話抑菴舅氏病也以爲憂及家計瑣瑣子弟成否族親之生計有無事時喜時歎吾母嘗曰今歲殊艱難未過上元節典一釵後當如何先生曰吾初質衣服慚其家人今計有質物卽自豪耳追

思聞此言忽忽已三十年今年已長大閱人事多又久去鄉井益嘆如先生其人不多見修業養性伏處於山水深窈之鄉年壽烏得而不永述作烏得而不富也先生所作不主科臼而汪洋炫爛其才固有大過人者然汪洋而不失之淺易炫爛而不失之浮豔則性情之深厚淡遠者爲之非逐爵祿富貴而不返者所可及與道光甲午年先生年七十矣歛之人士及四方交游以文爲壽者滿家曾亮乃爲集序以獻以見其人之所以壽乎世者即其詩之所以壽乎世也

十六國宮詞序 戊戌

同年周蓉初以所作十六國宮詞見示曾亮因爲之言曰夫宮詞者必擇其事之貴麗詞之淸美以成其要眇哀怨之音此特工詩者之事耳而於十六國爲之則資乎史學矣自晉失其馭五胡迭興兵相跆藉拓跋氏建國而北朝之名始定於一劉石慕容符秦諸國其興滅雖暴猶壤長地進大半天下其他或不過數郡縣之地竊名字十餘年之間而符瑞震耀炎炎赫赫與三代赤烏白魚無以異及成就基業乃至微淺本末不相應蓋其始特取便一切田單神師吳廣效狐鳴之謀而爲之羽翼者樂附會之誇神述天以自文其幺麽而已則甚

矣史臣之無識也然方其克一脆敵據一敝州莫不窮
極姦酷勦民命而饕兵威出死力以爭之百敗而不挫
亦若秦漢之君貽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其得之艱難
也既如此而其人又皆人頭畜鳴人肝爲羞人血爲飴
竭天下之物無可以勝其暴者而不能不牽於靡曼之
好極情縱欲喪其所力征經營者而不悔嗟夫鬼妾怨
耦拏首墨面於椹斧刀鋸之餘而優笑於熊咆鯨呿之
側吾固見其事悲其人震掉而不忍視雖凡爲史者亦
罕能精識之而蓉初能屏其荒傖澤以風雅使讀者囘
視易慮樂之而不厭與連昌宮津陽門諸作者相上下

則以是詩爲資於史學者不其然哉蓉初之學於地理沿革文獻掌故考之極詳然務爲博而不以累其詩然則是詩也非獨其言語工也其採獲之由博而精者尤不易及也歟

練伯潁遺書書後 己亥

練立人之子伯潁年十一而好書年十八而卒所著後漢公卿表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後漢書刊誤五代史地理考明謚法考及雜文共四卷凡人長於考證記問者其魄强也長於文章義理者其魂强也伯潁考證所就既如此其文亦堅明質直蓋魂魄俱强者而促於

年也如是豈山川之精氣亦時有豐嗇而不能給人之求歟伯穎乃不幸而適逢其嗇也其可惜也已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庚子

臺山氏書日本人論語訓傳其略曰日本之俗精技巧習戰鬭文學非所長也自明季來始稍稍說經而近有著論語訓傳者曰太宰純蓋祖孔安國皇侃邢昺諸解而以彼中荻先生者爲大宗詆訶程朱上及孟子其書以安民言仁以儀節言禮以詩書禮樂言道至其妄誕則以性善爲妄說以私欲爲天理以人欲淨則不可以爲人而宋儒所謂人欲淨天理行乃釋氏斷煩惱修菩

提之說不可以言聖人之道日本書向未多見使其學術皆如此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蠻夷小生未聞正學啁啾一隅無足異者然是書也今跨海而來吾國豈吾之學術風氣有相爲感召者乎是書之妄不足攻而使吾之得見是書爲可慮也余讀之而爲之說曰如臺山氏之言彼二人者可謂異端之尤者矣而自以其學出於皇侃諸人夫皇侃諸人皆欲實事求是以證明聖人之經惟不能以義理之精微求聖賢詞氣之微眇而專以訓詁求之非可以異端斥也然異端之生自失吾心之是非始而學者苟日從事於瑣瑣訓詁之間未有不

疎於義理而馴至於無是非者臺山氏之憂有人矣哉有人矣哉臺山氏金姓邁淳其名蓋朝鮮之官內閣學士者也

臺山論文書後 庚子

臺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世俗以爲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聲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善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讀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

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臺山氏能信而從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諱吾雖不獲見其人其文固可以端坐而得之矣

項氏二孺人傳書後　庚子

余讀張淵甫項氏二孺人傳曰甚哉果行者之難也爲家督而盡敗其同產之財其弟也固義分自安爲父母者亦不能無責耳矣析其產而成者不相卒而同敗猶可補苴以救其敗雖精義者處之無以易此然人必曰林孺人者繼母也疏外其前妻之子朱孺人者庶母也自私於所生之子處局外而高論坐視竊敗而不爲之

所俗論固然然非要其終亦烏能勝眾說哉若林孺人拮据攻苦以昌其家朱孺人之奮烈保身教賢子以成名是皆誠壹必至非倖成之功士君子處義所甚安而犯羣情之疑者苟不能恢竟功緒以振暴其初志固二孺人之所羞也

韓氏藏明題名錄書後 庚子

嗚乎此明萬厤迄崇禎進士題名錄也隔朝世見數百歲人雖山夫愚叟人皆敬愛之矣況其皆搢紳先生者乎宜小亭郎中惓惓於斯錄也錄中所著幾數千人知名而賢者十不能得一其始皆類也及受職分則坐致

宰輔與終身役役下吏者相去天壤皆自以爲意中事馭貴失其權而榮辱自定於始進之身有如是哉然其有文章節義激發天性者官職又不足以限之而榮華當時者今或訶而斬之謂夫夫也乃得與斯人同年同錄者也錄之人一也而輕重於今昔之間者乃不同若此自立之士其在乎審所處哉

吳笏菴詩集序 辛丑

笏菴先生與曾亮交十年矣商論文藝一日發書至三四交之客無如兩人者然先生門常寂寂少過客於廣坐游宴中未嘗見其面兩人居雖近歲不過一再往來

迹之疏亦無如兩人者而先生之性情居處笑語吾可於一室中坐而得之以先生之詩得之也家林之優遊羈旅之感概親愛疾病之歡悲物情榮落使人坎壈而不平吾與先生同之從容於侍從而迴翔於卿寺華不加榮寂不嫌默是先生之所獨也同者吾知之異者吾烏乎知之曰吾一人之情也性也使的然呈露於文字聲律之間而人皆以爲境如是情如是者千萬人而不得一也幸而得之則其人之神理緜萬世而不竭吾之境非人之境也情非人之情也吾不自肖其情安知不肖乎人之情人則舍其情而以吾之自肖其情者爲同

乎人之情此吾所以於先生詩而得其人也然則詩有不能得其人者何也得喪不能齊而自諱其眞也不則才不能盡其意詘然而止者也不則趣不能行其神兀然而木者也其天全其能全如是而不能得其人必非知詩者而可哉先生昔以詩示曾亮嘗甲乙之今删其半矣又以示曰子無憚於言刪雖成且爲子更之盡得之深而不可自已者如是宜其寂處聲華中而超然自遠者哉士欲成一名而不能棄百慮以游心於寂寞者無小大皆不可成也

朱蘊山詩序 辛丑

昔聞朱蘊山司馬當嘉慶十八年守濬縣以無兵之官無備之城抗蜂蟻四合之賊能堅守月餘俘斬數百以待大軍至賊以聚殲其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卒恥合大吏意口不言功受加級賞不自以鞅鞅此眞烈丈夫偉男子事而未得一相見後交其子伯韓編修怪其齒之壯而詩學之深伯韓曰昔先司馬好詩家居出游從宦寢處飲食未嘗去詩與子弟言學未嘗不及詩因得讀蘊山詩集蓋精熟選理而取法唐人之氣體聲調故詞理兼茂音壯而氣淸古詩人多好言兵卒空語無事實飮馬出塞助語爲豪壯而已獨張睢陽以風雲叱咤

之氣特發於篇什其圍城中詩讀者每痛其名成而身碎也司馬蹀血四十日鬭賊於樓櫓之中與吾士民不落賊手乃限此一垣墻視嘉州放翁參大帥幕府以從軍爲樂者不同卒保境完民使圍中人於萬死惶惑中如噩夢大覺履平地見白日神囘意新俯仰歡詫此一役也爲千古快固詩人之奇也旣以語伯韓遂以記於篇首

鄒松友詩序 辛丑

或告於余曰官之爲人患也甚矣哉均是人也愚行翳路汪洋自恣以適已雖秉權怙勢旨出於吾上之人强

吾以所不欲而不能也雖刻深媢忌乘間抵隙之人其視我如無焉而不攖其怨也吾無官也幸而有是官殿最主之功令守之職分臨之愛憎疑信同異厚薄臨我者情萬變而未始有極也而吾之憂喜榮辱成虧得喪汲汲然隨之變矣吾與彼之形骸猶燕楚也吾與彼之肝膽猶秦越也情發乎彼而機中乎此者何也官爲之的也然而是官也飢寒留之親族縻之門戶羈之勢不可以去官官之爲人患也安窮哉余笑應之曰是則然矣然不足以患吾鄒子鄒子之仕宦二十年矣無百金之産十畝之宅所有者獨是官耳然時而若將遷美官

時而若將還故宫時而若將寄之閒宫又時而如無一宫患如是其深也然且蕩蕩然一無所患曰吾方治詩自漢魏至宋元明無不觀其偉麗可喜者無不錄其興象獨至動人心神者無不吟哦而深思其視憂喜榮辱成虧得喪之中乎吾身者如浮萍之入於江湖而莫能爲有無也如木葉乾殼之飄乎太空觸浮雲而廢然頓虛也如是又安能患鄒子哉或曰信如子言則其人其詩固有詭世異俗者乎曰鄒子之詩淸而淳美而深高邁不屑之致人自得於言外所謂杜德機與不然則廣已造大內不足也宜其擾擾焉萬緒起矣夫淵明詩豪

不若太白然其天守全矣太白則摧傷抑塞志不可復振其豪者氣也此動不勝靜之說也鄒子其知之矣

李蘊山時義序 辛丑

抑菴舅氏館吾家時曾亮童子也時見李蘊山先生以時義相商舅氏爲文澄澈思慮善課虛而先生文精實宏博非日誦經史習疏義者不能作兩人各有所好不相類也而講蓺相得歡甚及濟卿以先稿寄曾亮請序則舅氏所閱者咸在追憶先生貌莊氣温進趨襜如終日言不見戲謔不愧先輩成德今四十餘年昔日童子已過於先生始得見之年執筆爲序悵然者久之昔東

坡述明允之言曰自今以往文將日工而道益喪矣夫文誠工何關道之喪哉其工者工於逢時者耳先生舉於鄉已中年矣每試題非所樂者自笑曰吾今歲未入場也禮闈一再試卽不赴蓋其時吾鄉先生不汲汲進取者類如是非獨其獘利譫也其所守者專雖以有司之嗜好强以性情所不屑而不可故先生與舅氏各守其所長而交相重以爲士之道當如是也嗟乎士固貴有所短若摩揣熟爛自以爲無不工者又安能有一長哉夫以進取之學而不枉其道者尚如是則吾鄉風俗之美有不止於是而吾不及知者矣更後數十年吾今

所及知者吾鄉人其猶及知之耶吾子弟師友間猶有如先生其人者耶書以記之

萬裴園詩序 辛丑

吾鄉萬裴園先生方鄉舉時年甚少及爲縣令改校官從容於閒官者數十年自俗情觀之先生於仕宦宜有不釋然者而陶陶然不以進退爲憂樂年過八十重與鄉飲之典其平居惟好吟詠至老不釋人皆以先生之詩學袁簡齋大令而爲之也簡齋之詩自以爲出於樂天樂天之生平仕宦稍進則詩爲之喜稍退則詩爲之悲然此特其迹耳其外乎成虧得喪而有眞樂者存焉

則詩之爲也今先生之詩稱心而言俯仰拾取不屑爲艱深勞苦之態故其仕宦進退坦坦舒舒無怳詞無憂色其志豈樂天殊哉志樂天之志卽能爲樂天之詩可也況流俗所以稱先生者其名固有所不必謝也先生之仲子世綸爲曾亮從妹夫故嘗以書往詞旨卒卒無以副長者數千里存問之意今讀其詩嘆昔知之不深遽成古人尤恨恨也

曲阜詩鈔書後 壬寅

余友孔繡山於曲阜孔氏詩鈔外復刻曲阜詩鈔凡四十八人計九姓東野氏得三人而顏氏稱盛其修來考

功又漁洋同時稱十子之一者也雖未知於漁洋何如固斐然有述作之意者矣而知之者尚鮮況其他乎嗟乎士固貴有所憑然所憑者過厚則後起者難爲功以人所期者奢也昔東坡喜譽其子過余讀其詩固能者也而斜川集世士亦罕習之使非東坡爲之先則其集必易顯於世矣爲聞人之子孫其難且若此況聖賢之裔乎繡山汲汲乎欲存之也其有見於是矣

十經齋文集敘甲辰

沈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讀其十經齋文集視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治經守師說雖本於段茂

堂大令而義有獨得旁證曲暢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而不爲苟同至他詩文其音雅其氣疏其情詞蕭瑟而兀傲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邃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然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楊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止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即世之文士亦羣囿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異倍本塞源而先生未嘗以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

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之文書以發其端

劉籛舫先生行狀書後甲辰

南豐劉籛舫先生由縣令至監司以循吏著久矣及讀狀益知其詳蓋不餘力以務民者而世有忌畏之者皆曰立異故先生語人曰吾所爲皆循例事此豈自抑以謝人哉夫例雖便一切爲功然亦以寡吏過而防民害者也變其例時若有益而循其例或不生害蓋世有求益民而不能無害者矣未有無害而民不受其益者也故古之善爲吏者必曰文而無害豈非然哉若夫廢事養安而便文自營且曰吾循例是循弊而已非循例也

以弊之便於己也而謂之爲例則宜其以例之苦於己者爲異也而矯其弊者遂曰例不足以爲治例之能病人乎抑亦人之病例者甚乎先生子星房今爲言官其將有擇於斯言

陸立夫賦存序　甲辰

同年陸立夫方伯以館閣及平時所作賦數十篇呈座主湯敦夫先生曰是宜存以詔後學因得讀之且以復於立夫曰曾亮於館閣之文固不工習而於立夫之賦則深知之其不同乎人可一望而得者氣也六朝之跌宕唐賢之精整合以　本朝應制之體裁而超軼邁往

之氣卓然流露於三者之外嘗見立夫所作四書文其
法本明人小題而有浩氣行焉與所作賦皆無規規乎
取必於世之意而未嘗不以登甲科入　內廷則士之
所遭豈可以人力爲詭遇也哉而深信不惑如君者是
爲難也君旣以　大考翰詹得侍講道光二十年遂膺
簡命爲直隸天津道值　天子重憂海疆徼西北
兵聚畿輔信臣視師者絡繹於道惟天津道掌一切軍
興手口數十萬索裝待餔君抑鋒歛性消納同異爲羣
議主而下與健兒悍夫摩其牙角化我心膂當其飛書
馳符食不得定箸寢不得溫席囘思玉堂優閒含和吮

墨俯仰今昔其將有悠然神往者乎然是隨流平進者之志非所語於雄俊之君子也夫人人擇所樂而居之則未知夫所不樂者又將以誰畀也有能爲者而避之則必使不能爲者而居之尤非君子之所敢出也惟立夫其知之矣

帝鑑圖詩序甲辰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爲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爲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孺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

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嘆也白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已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緣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甯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

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眾者也豈惟庸眾而已當其專已獨行卽君子亦疑其心而羣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震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甯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時人書亦自知所踞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後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太息之而爲之刋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

季瞻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工季瞻之詩非可以試帖盡也故亦不復贅也

蔣松士詩序 乙巳

松士與余爲同年生又同官戶部志氣鮮潔寡交游每閒過余若將有所深語坐移晷卒無所言以去即言亦深矉太息若重有憂者雖余亦爲君默默且尠歡也君以母憂歸全州旋卒弟碧山試禮部以君詩示余其他體或不專意爲之至五古則多慷慨激烈或悽惻幽眇蓋君所抑遏不出之口者悉移而注之於詩其身世骨肉之遭遇言之累欷而不可盡者詩則盡抉發之以爲

快於唐詩人儲太祝輩體格不同要之任眞朴而無客氣則其趣同也昔揚子雲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八之言語文字固有絀於彼而贏於此者以君之默於言也而豪於詩亦其理然乎嗟夫子雲雖容貌祿位不能動人猶獲老壽之福君不幸乃不至乎中壽以死也惜哉

柏梘山房文集卷七

書序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陰晉異函序 丙午

昔李吉甫敘元和郡縣志謂敘丘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滈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游宦出入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𧇾曼衍其光景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

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吉甫之遺意而旁採博取以萃爲此書者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歟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攄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肎如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網羅舊聞無所作而亦時附見已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排調慷慨不合乎流俗之意則是書也卽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程春海先生集序 丙午

嘉慶九年先生年二十來鄉試江甯始相見讀其咏史詩先君子呼曾亮曰汝見程公子詩乎渠長汝者一歲耳及道光十一年先生來主講鍾山書院相見益親夜過其邢氏寓園月出園中竹石如沐池光盪人面坐水檻盡讀其所作於别後者而少時得名以黄蝶詩及前見者俱不復存矣是時總督陶文毅公政寬簡民吏樂逸多與復湖山寺觀而葆益舟觀察尤好爲主人泛酒船至燕子磯飲絶壁下還過嘉善石壁訪梅花水夾蘺峯飯半山亭聽銅溝水聲循定林寺古道歸以爲常先生及曾亮數人皆其座上客也後至京師爲户部屬官

遇我一如其舊山館野寺未嘗不偕偶召賓未嘗不與有所作必屬和然常什不副一而先生於辭無所窮其稱情輔意足以射聲叩影如高貲者無所志而不就也丁酉夏忽見語曰吾庭樹鴉數百夜噪而飛拔巢去此何祥也未幾而病呼余與訣余雖悲猶以爲倘不至若是後十餘日竟卒自先生去江甯同游者任階平王竹嶼汪均之皆先後死觀察亦歸殯京師輩駙馬之墓側先生呼余往哭甚哀及余與徐蓮峯哭先生去哭觀察時未三四年今蓮峯又亦久死先生之卒已十年矣悲夫尚書祁公屬張石舟大令編校遺集會亮不可無一

言綴於末也故述少長離合南北游處之歡以見略勢分而篤古誼如先生者殆不可多見以誌吾哀至所作深博雄偉覽者當自得之非可以言詞盡也雖然先生之異乎人者豈獨其文學哉人屬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漫以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之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紿也嗚乎傳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然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夫殆無愧斯言夫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上元梅曾亮譔

葉耳山遺稿書後 丙午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聞其名
與同游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
遠余時出游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鄰則耳
山死矣或出一卷書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
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
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黃蛟門亦諸生與耳山不
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苦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
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
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
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

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遺余無有見者矣獨異之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憶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士之常行也自士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異之異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耶否耶

馮孝女墓誌書後 丙午

馮孝女名順高要馮展雲編修姊也母病割股藥之母竟卒女悲傷二年亦卒編修痛之甚乞王君子壽誌其墓而以示余夫忠孝之事致其身而事以濟者常也然

使致之而必濟雖其事之至難勉而爲之者亦衆矣惟知其不必然而痛苦其身以投於萬有一不驗之地此恒情所以趦趄而苟焉以自處者衆也若孝女者則亦知之矣知之而顧且爲之則濟不濟豈足爲始慮者變哉嗚乎其可貴也已孝女之年卒葬王君既詳誌之故發其志以書於後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元梅曾亮識

張端甫文稿序 丙午

張生岳駿字端甫無錫人客京師從余游者十年於義山山谷詩歸熙甫文偶學輒似余小坡陳藝叔論詩文

獨嚴見生作乃奇嘆之及所與游朱伯韓吳子敘馮魯川年或長或相若皆先達矣生處之無傲容亦無不自得之色余以是重之及游河南寄余書不復及文藝而講求宋儒躬行之學余異其能遽若是而又意其憂傷之深非是不足以自勝也嗟夫士之困至貧極矣若生則求一日爲常人貧而不可得祖不得有其養母不得有其家妻女也不得有已之室有數妹也皆無以嫁而家死使生而狂惑其心漠然無所動者可也或其家之人天誘其衷悔禍焉亦可也而不然者則死而已耳生自開封至京師暴得疾語其友曰吾自覺失心必不活

矣篋詩文若干首爲我歸梅先生病七日遂卒年三十五卒前一日余視之僧舍搖首曰先生去有欲我者矣瞬而視俟子勤逾卒之六月又八日乃檢序其遺稿遺子勤刻之而歸其手稿於家噫以生之才而可見者止此人不可以無年也乃如是夫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元梅曾亮序

錫山文讀序 丁未

無錫汪寫園先生錄其鄉制義文自明成化迄 國朝得人若干篇若干爲錫山文讀其有佳文而貴顯於世及不售於場屋而文佳者固悉載於是矣或文雖不爲

世士所好而其人足重乎世如八君子之流尤必葺而錄之當明之末造張居正卒位而申時行王錫爵繼之此明室盛衰之機亦士君子嚮背得失之林也而數君子者爾無所附麗於其閒以罷黜之身犖然係朝廷名節之重及我　朝文治翔洽士之高節亢行無所激而施而專務於通經博古之學則大科鴻博之士彬彬出矣豈非士之趨舍一視乎時之所貴賤爲盛衰哉論者謂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窮其勢之所極固必至於是而不可囘然以是編所載之文因其文以考其人其學行華實雖大小之不同皆汲汲乎有

沒世而名不稱之懼乃以知科舉之學固不足以弊人而爲所弊者不係乎有科舉否也則先生於是編考世風之升降備文獻之支裔可以使有志復古之士慨然以興矣

法可菴詩序 丁未

吾嘗謂東坡之詩出於劉夢得而讀其詩者或不能知蓋有過乎前人之材而所旁涉者又廣博而無涯涘故使人移易耳目而忘其源流之所自出古之善學人者固皆如是不獨東坡然也吾友法可菴觀察於詩蓋深學東坡而不規規於一人一境且旁及於大歷以下諸

子游其思而博其趣故所作得東坡清曠之氣而運以
唐賢之調適澹泊亦時有感激振厲而離合微至不大
聲色然則東坡之於夢得其所學有高出於夢得者而
可菴之於東坡其所學有不專於東坡者也惟其不專
於一人也乃合乎東坡之所以學夢得而同為善學古
人者歟雖然詩之境宜於嵯峨蕭瑟不涉凡近若聲華
易弈之地固所謂歡愉之詞難工者也可菴生長華胄
早進富貴視東坡起蓬累之中而中放逐於江海者其
境豈同哉而清曠之氣獨得於詩者如是其性情之邁
乎流俗尤不可及也夫

徐廉峯尺牘遺稿序 戊申

徐孟卿舍人以先人廉峯太史與友人書及訓子語見示廉峯詩集生前所自訂其他文蓋其所不注意者然吾以爲觀人於微而得其眞者莫是若也當其據案即書稱心而言豈復有人之見存哉憶昔與廉峯游樂其胸臆誠直言論慷慨貌若高亢而服人之善憐人之才性不耐雜而慮事精審於物必求有濟自浙江主試歸門下士多高才生連屋館於其家飲酒歌呼不問也有東海司寇公之遺風病革時猶欲出萬金爲五城散粥費御史重於奏聞而止此豈世所易得者哉今觀其與

友人書及所以訓子弟者與余聞見事多相類故月可以得人之眞者莫是若也抑余因程春海侍郎得交廉峯侍郎卒同覩其歛君慨然曰春海手書不可復得矣在君與我所者盍裝治之言未久而君亦卒今觀是編其能不悽惻傷懷也

劉楚楨詩序 戊申

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考證爲學其以是爲學者如閻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而已亭林不以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爲富者矣然其詩成

處多而自得者少未必非其學爲之累也嘗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爲詩也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悉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助吾詩於言意之表而不爲吾累然後可以爲詩若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爲吾累者乎百詩諸君子之所長旣兼而取之矣而其詩磊落直致或跌宕淸妙怡人心神凡生平之撰述一空其迹吾向知楚楨之爲學人今乃益知其爲詩人也抑楚楨之詩多作於窮居羈旅令爲令有民事焉其地異其情殊且終得爲詩人而已乎雖然和平其心而達於事者循吏也固詩教也荒

於政而惟詩之耽豈治詩之意哉

何子貞詩序 戊申

古今治詩者多矣有專於詩者之詩有其人其學不專於詩者之詩專於詩者句磨而字琢之勞其神而苦其心矻矻然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若夫不專於詩者諸子百家之說有一不知焉吾恥也詩古文詞金石丹青書法有一不能焉吾病也其於詩也特其無所不能者之一能而非其專能也吾友子貞自貴州考官歸以所得詩見示讀之求其專似一古人者而不得也不知其爲漢魏爲六朝唐宋適已而已矣吾意

所欲言者聲之於口形之以手而已矣其所謂不專於詩者之詩乎子貞迹近而心遠其自守堅其智深而能靜畀以事無不可任者而溫溫於侍從之職乃以其汪洋之材沈毅之姿自恣於諸子百家詩古文詞金石丹靑書法之學其學也亦寄焉而已子貞之學固不足以盡其人況其詩又何足以盡其學乎其不工焉非其所惜其工焉亦非其沾沾自喜者也不然使子貞而專於詩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詩之知則眞詩人矣而失吾子貞矣固不樂乎以彼而易此也

孫秋士詩存序 戊申

歸安孫秋士名憲儀其父遲舟編修名辰東兄亦編修官知府早卒君妻子亦繼卒家復燬於火無所歸館鄭氏京師數十年見童子抱其孫焉余與君數相見然不忍問其家事獨誦其詩知其嘗有一女而已君卒於鄭氏數年後葉潤臣舍人得其詩驚嘆謂無世俗氣將刊之以告余余慨然曰此盛德事也秋士窮於生庶其不窮於死乎然君詩中稱三友謂張淵甫吳西谷及余也而豈知刊君詩者爲生平不一識之潤臣也哉士亦貴自表異耳無患乎不知已也

蔣玉峯詩序 己酉

余同年中多詩人鄒君松友張君白也蔡君季瞻余皆讀而序之矣獨玉峯不恒相見自壬午後幾二十年其子中甫編修居與余鄰君亦適來京師始晨夕相過從談讌而得君之爲人又數年始得讀君之詩蓋其詩不務聲色不奴主於門戶流派而婉而善入易而善出凡應官行役之瘁登臨山水之適朋友親戚之情話人艱苦而不能達者或繳繞叢雜言之而不能具者者君一出之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傳奥美畢出使已無不盡之詞而讀之者亦無不快之意如乘輕舟順風中流倏忽千里而恬然不知有波濤之驚江湖之艱阻也是則君

之無所因襲而自成其爲詩者已君爲人廉智自將和易而有護自縣令至監司官江西者幾三十年士民皆愛誦之有大疑獄或官民有不相得者雖非君所莅大吏必使君往一以淸和平夷循節曲傅者處之卒以無事夫爲吏於今日蓋綦難矣上不能無所求於下而民常有挾以要其上而猶欲以武健勝之宜其糾紛雜亂而事幾僨也君之詩卽君所以爲政者乎

戴雲帆文集序 己酉

古諫官之設拾遺補闕其義貴於輔君德而已司彈劾陳利弊其餘事也逮其後啟沃之事或專出於一二親

貴之大臣而爲言官者遂以彈劾爲專司而益務於興建利弊以盡其職夫利與害相倚伏陳其大端使上知理與勢之所宜與閉言者之所能也若夫行之有次第施之有緩急循其理解而平其牙角全吾言之所利而不涉於害則在有司之奉行而已苟其行之不善或雖行而非其意所便者鹵莽析亂使其利不可成而害之布列於耳目者已森然而不可諱天下遂以咎言者之失然則言之非難言而必其人之能行者難也吾友雲帆爲言官而深知其難其慮事也甚深而究得失也甚析平居論辨今古及與人書疏皆殷然以世事爲念然

惟其念之者殷則審度於行法之在人者愈不可易爲嘗試吾以是知其無功利心而不近名也近出其所爲文十卷其少作多沉博淵雅有意於崔蔡之所爲後乃一以理勝而覈於事殆昔人所謂得數十首可當著書者乎雖然古之人得行其意則無所爲書使君一日審其有能行者而盡言之則是編也又其糟粕也夫

朱少仙詩集序 己酉

昔白樂天與孟東野賈長江皆元和詩人然人讀孟賈詩抑塞思罷去樂天詩輒心曠神釋而樂爲之徒豈非其境爲之哉餘姚朱少仙先生以文行名於時而屢試

禮部始以大挑得知縣顧棄不取爲州學官復棄官而家居其境固不若郊島之困而視樂天則有間矣及得其詩讀之自少而壯而老凡有接於目者皆欣欣然而得其樂意也其夷猶容與澹泊而自適亦使人心曠神釋而樂爲之徒也因其詩以得其人所謂無求而知足者歟雖然人之富貴貧賤其境無有窮也惟無求而知足者其境爲無以加苟爲無以加也含醇和混希夷而超然於無累之域又烏知已之非樂天而樂天之非已也哉則以無其遇而同其詩爲先生異者猶未爲知言也或曰樂天之子無聞而先生有賢子登侍從壽且過

之所遭又有勝於樂天者是固然矣而其所自得於詩者亦不係乎此也

恥躬堂文集序 辛亥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菴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爲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屛都轉過揚以文集贈并詩十六卷屬爲序乃稍得其生平葢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忼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甯都金精

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聲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乂稍可休息則困於飢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者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嶇犯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疵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耿耿不自釋

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邁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固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八角樓詩稿序 辛亥

何願船刑部以其親上官宜人詩稿見示淸醇眞朴無纖俗之病其詞則多遠道憶父母之作夫內夫外父母家此以義言之耳若發乎情如古賢女思歸見歌詠者

固三百篇之所錄也余在都時爲文字眞率會者十許人皆好古多聞者也願船主會特勤饌飲必豐潔然是日皆宜人自製羹客愧之欲辭約願船曰是吾親意也某所與游親必問爲賢以否其學術若何對不副所問輒不樂若諸君子則吾二親樂常以爲客者也余聞之益以爲愧然宜人則可謂賢矣詩曰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宜人於詩教蓋深矣哉蓋深矣哉

衡游草序　辛亥

厲茶心先生昔以詩集見示余嘗答詩以稱述其高致

續讀和陶詩心意閒適才力悉斂之於平澹矣今又見其自湖南歸之衡游草凡山水之情狀風雨雲日之與象皆見於詩悉力呈露而不使之稍縱蓋才與境變而不主故常視和陶詩又一奇矣昔杜子美以湖南爲清絕地而困於飢寒奔走今先生載眷屬視令子於官舍有天倫之雍容無羈旅之騷屑固宜能盡所歷之妙而悉吐其胸中之奇也過洞庭詩洶湧滂湃之狀震掉紙上余雖未嘗至恍然遇之至九江皖公山以下皆嘗所經歷而其時胸臆封錮忽忽無所會讀是詩殊自失也

石瑤臣傳書後辛亥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抑魏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瑤臣冀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

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怠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嘗大飢錢粟未辦而飢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緩而無變夫嘑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洶洶飢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遍衣之推食而遍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絶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

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亨帚集序 辛亥

嘉慶中與元和顧君千里同客揚州秦敦夫先生招飲與顧君言書籍目錄之學竟飲不倦於是得盡聞所不聞顧君精博愼許可至先生則以爲何義門諸君子之

緒論猶未泯也道光三十年再至揚先生已前卒玉笙同年以遺集屬序自館閣至里居所作皆在而序書之文爲多昔司馬談劉向始有書序班固柳子厚王介甫曾子固繼之皆敘書之旨要而已先生則兼詳其板本之源流同異與訛繆刪脫之所緣起爲學者多聞闕疑之助其意固已深矣而文之體格態度則阮文達公嘗稱之以爲人能知者少惟詞隱自記多徜徉之詞或惜爲於世不竟其用然以翰苑尊宿優游於林下者三四十年席先世圖史與畢生搜訪之富而所居又爲四方學士詞人之所輻輳遂得肆意乎稽古之娛發古德之

幽潛祛後學之弇陋則先生於世豈復有不足者哉獨念曾亮以三十年之久重來揚州昔所遇瞻聞麗藻之士與先生相欣賞者今皆不復再遇而行年亦遂至如昔所見先生之年矣序是文不能不慨然以思也

徵銘錄書後　辛亥

王子守靜介姚石甫屬爲徵銘錄書後以未見其錄不及爲今歲守靜又介湯雨生以其書來爲其親述行之文多至數十人余所習及所知者半焉因余之所知而徵其所不知則其言皆可信者矣以一人之行而言之可信者數十人無異詞焉其行之孚於人人非以其子

之求而有所飾焉必也故吾因周保緒之言重有慨也夫贏於義者虧於利此事之適然者也侈於躬者毀於家此理之必然者也俯拾仰取而困於時命之無所獲又數之常然者也人於事之適然者父子兄弟相戒也至必然與常然者則昧昧然趨之其失利一也而倍亡其義焉可謂知所擇處者乎傳曰人貌榮名若學愚王君可謂知所擇而得其榮者矣君諱旦徵文者子國棟字守靜歙人而三世居常州故兩江文行之士皆具於是編焉

青嶰堂詩集序 壬子

先君子同年友以文字知曾亮者三人安化陶文毅公新城石士侍郎陳公其一則嶰筠尚書鄧公也文毅之撫吳草侍郎太乙舟集既皆讀而序之至公之詩則巡撫安徽曾亮時在署中嘗親見其屬筆其取材也必精其句律也必整而出入於東坡放翁之波瀾態度其於詩不爲則已爲必片言隻字無不愜於心者而後成每辰巳時見屬吏議事畢會食八箴堂時管異之馬湘帆汪平甫俱在坐方植之亦時來和章聯句詠調間作午過入齋閣治文書日晡後會食漏一下各散去日以爲常蓋公明於知人善任使又熟察其地之肥瘠民之强

弱而擇其人吏之所宜而無有愛憎厚薄之關其間故官吏奉職鮮有敗事　朝廷無信使之遣有司無供張之困民氣安樂鈴閣淸靜公乃得與賓客遊從之士從容乎翰墨之娛也今歲公之子子久太守以遺稿寄示屬爲序伸卷再四多昔在署時評識之作蓋公之撫安徽也十年矣其總督兩廣閩浙皆不能如安徽之久且多暇也故詩於是時爲最盛事會遷異風流云亡欲如文毅及公安徽時之民和政優講論文事雖名公卿而建幕府者今亦慨然難之而昔會食諸君子亦先後凋喪獨曾亮藐焉幸存而得序公之詩嗚乎盛衰之感豈

獨在一人也哉咸豐二年五月梅曾亮序

孔君墓銘書後壬子

昔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屬其子曰必葬我桐鄉桐鄉民能奉嘗我夫邑貴爲九卿能薦達賢士廉潔守節非祿祿居位者而自以爲有功德於人民乃其爲嗇夫時蓋士有致位公輔聲施爛然而歉焉有所不自得或小吏卑秩而泰然無愧於心者亦視其所及乎民者而已故吾於孔君之事深有取也夫權輕而民畏必有以見重於民者位卑而令行其言必有以見重於令者役姦而能去其害必有以見信於其使

今者此三者皆行之至難者也而其事則人以爲微也而忽之不知彼所得致乎民者其職固如是止焉而無有加也此邑之所以無愧於桐鄉者也吾觀漢之循吏若朱邑文翁黃覇諸人起家嗇夫或郡縣吏卒史後皆爲名公卿歷卑位多便近民知疾苦耳惜乎君所施專而不咸也君諱傳坤字靜遠孔子六十四世孫子繼鑅進士官刑部主事以君不急其仕棄而歸養示余墓銘文而垂涕也乃感而書之

阮小咸詩集序 壬子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淸溪之

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湮而淸淑之氣猶足以沾漑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眞朴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鄰樓車君秋舲陸君香筠汪君平甫方君愼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砠水涯歡吟醉呼窮日夜披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終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愼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尙授徒如故余因自嘆年未甚耄老而

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追念昔時同輩邈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肇星以詩稿屬序余讀之淸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眞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鄰樓香筠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傳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楊氏婢事 癸酉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其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侯起叔先生家傳 戊寅

先生姓侯氏諱學詩字起叔江甯人幼孤貧力學尤邃於詩以進士官廣東三水縣仕至江西撫州府知府以病歸先生沉沉無多言人初不以爲能然善斷疑獄每聽事堂上下皆屏息無胥吏聲聽訟者言畢不孱一詞復使言僞者詞輒躓抵隙躡㝷不得轉移不一事威惕令南海時兼虎門同知及總捕通判凡數印默默如平常同官以是知其敏也然歸里後不一言在官時事有問者以風土物產對而已家居自删削所爲詩曰吾詩自南海後憊矣是時錢塘袁簡齋方寓江甯及陽湖趙

甌北鉛山蔣心餘皆以詩震襍天下而袁爲魁自王公大人下至商賈婦孺讀其詩者人人自以得其意賓客游士投詩卷爲弟子者名紙之積如山而先生泊如也其所爲詩味幽而氣疎情暢而義肅大較似陳無已而貌加豐焉世之人不知好也卽先生亦未嘗輕以詩許人年六十餘卒子二人長雲松以弟之子繼中嘉慶三年舉人次雲石博士弟子先生之官南海也巡撫李公瑚威重甚患茭塘民之多盜也計殲之先生請訊公曰每獲盜皆曰茭塘茭塘茭塘數百家卽得不爲盜者一兩人足爲訊乎先生固請之公曰吾任君作好人後訊

出者三百餘人嘗曰天道有知我尙當有一子不踰年而次子生如其言

梅曾亮曰先生曾亮外祖父也病歸後無事獨時見其自改詩年十五六時閱其詩無所省又十餘年覺有異焉亦未能知其佳也今則眞知之耳然以吾遲之數十年而後知者望之人人其亦有同吾之知者耶其竟無同者耶方其兀坐淵慮定得失於微茫之中豈以世有必得其用心者亦自慊其志而已雖然事不能自慊其志而能有待於後世者蓋未之有也

書李林孫事　戊寅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即坐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翼林孫以二百五十

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眾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眾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間耳眾怒曰誰無面目者乃致官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眾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也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兵嘗敗言笑如平常眾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

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正鋈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皃温厚長者正鋈與言形勢旺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墨生傳 壬午

墨生周墨子之後也漢時有子墨客卿自漢至唐宋皆隱不仕宋王安石嘗薦其先世欲官之不果君生於明洪武時時太祖已平天下除羣雄謀萬世安欲以木訥

文弱愚黔首之民或以生可以摩厲薄俗薦也召見大
說之爲文學博士時青田劉先生及高青邱輩以謀議
詞學見尊重後以事見誅君爲人陰重不洩凡天地人
之理道山川禽獸草木名物象數皆畧涉之有問者故
爲無崖岸以對自名禍陰猾吏不能測之惟太祖亦以
生謹厚無宅腸除州牧郡守尙書九卿必經君指授乃
可以此京中貴人翕然稱墨君墨君雖游於要人乎然
不以貴驕人無貴賤賢不肖一與游皆歡然終身其愛
慕君殊甚或曰君能言神農堯舜文武周孔事親見其
抵掌談語自司馬遷伯益隸首不能詳也人咸多君以

爲神仰數千歲人秦漢後輒卑之若夢覺焉嘗曰吾治書猶庖人治庖醯人爲醯蠛蠓腐敗而勿食之貨必留以觀其化時有曾兩生避之不肯見曰墨君妄人也善因權而爲功其門下士旣秉事用權或持其術不能通稍稍去君聞之默默不自得也嘗有所薦舉非其人上怒甚生免冠叩首曰臣無由知太祖亦悟曰君休矣復就故官墨生蓋以壽終或以爲化去不死其子孫衆多遷徙流寓益蔓延不可窮也

太史公曰墨以道術受姓別者九焉惟君後獨爲繁昌蓋祿利使然也觀君言論侃侃類有道者獨昧於知人

何哉然太祖之殺伐行威不愛人士以文字見屠滅數數覯矣生獨終始蒙恩禮不衰古所謂文無害者豈生之謂耶

王芾傳　壬午

嗚乎士之谿刻自處不顧人之是非者豈務絕俗以爲高哉適其意而已矣昔徐昭法餓數日黃九煙造之持而哭出扇令其徒鬻之人莫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昭法與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促還之嗚乎士儆於衣食久矣以居官爲商以立名爲狂以文爲駔儈以勢爲子母其搢紳間相然諾非是末由

也有默不答者輒怪之況侃然持論甚高者乎歠歠頑鈍無忌憚之言儼然作矜莊之色如父師之語子弟聽者正冠改容以爲若人愛我此其尤可怪歎者也如徐先生之風豈非俗所謂不近人情而且疑爲無有是者哉余於江甯得一人焉曰王芾字小石壯時嘗應試中副榜遂棄不應試好爲大言無檢束談經書務闊大奇偉鑿空以自恣期適己意而已他日忘前語又改說之然皆有詞義扶持其理亦不常說經也暇攜兩孫游於常所往來意所可者遇飯則索飲所適之富隣欲飲之不可強持之展兩足伏地大號曰吾足痛狂走逸去家

居常不得菜植箸鹽中嗍箸以佐食而性好客客至必
沽酒人不能堪而君勸客飲益堅也屋外有棄地君晨
往負暄有過者暴起揖坐之談不令去人驚或問道行
避君然見人未嘗言貧贈之金則受者四五人而已稍
多亦不受昔王大經嘗著巢許論曰亂生於民民生於
多欲自堯舜至湯武僕僕若臣虜懼不能給彼無求者
緡緡昏昏不知其仁沕沕墨墨不知其德蟠木北戸流
沙戴斗舉天下不受其治者二一人焉其行不足以治天
下使天下無待治則巢許是也堯舜巢許皆能治亂之
聖人故並世生焉其言迂遠不經然能力行之薄嗜欲

遠名禍以明布衣終今王君之行雖疏狂少邊幅亦所謂無欲於世而世莫得而治之者乎人皆曰古人之爲此者化性而起僞然王君自壯至老余無時見其不自得投以世所樂者驚而逸如麋鹿然豈其僞爲之哉余以是知古人之清風高節信有是不可誣也大經字倫表一字石袍東台人

朱宜人傳 甲申

明歸太僕有光著貞女論言守貞非古禮所許其說甚辨而又嘗記張貞女事以爲高明之姿非凡情所同卒以夷齊之末仕爲臣而餓死者爲例蓋聖人之制禮爲

夫人不及之而其心有大不安者也苟未至乎心不安者則是禮也甯深沒之以寡天下後世之過故有過乎禮而其心始卽安者其行雖創於賢智之心而適合乎聖人有是心而不敢設之禮此孔子所以仁伯夷而歸氏援以例貞女者其後說爲可據也涇邑朱侍講蘭坡先生其母曰汪宜人以貧故幼養於姑所未成禮而崑山贈君卒大母將攜歸之不可曰我家是久矣又安歸襲麻葛泫然卽喪次見者莫不悲其幼也初議後無可立者逾九年而先生生其本生趙宜人以本生贈君之遺命後宜人宜人曰吾不更撫育事在姒所猶在我也

生八年乃歸宜人愛子甚然常嚴督之館師於家酒漿
及糗餌庋閣之物皆親製子從塾歸食頃寢次從容與
言家規喪祭舊制爲人務遠大戒谿刻事馭奴婢不苟
言笑人告不足者必應手贈無疑中年後以子貴矣而
抑抑如平常與家人述情話爲樂曰吾無他求汝外家
微甚寒食一盂飯累汝曹矣年七十而卒昔歸氏記張
貞女事雖立後而不得享其報故哀而傳之若先生以
文學發身官侍從供奉　內廷人知與不知皆以爲宜
人榮豈天之報施或不同歟然宜人之守貞也九年而
先生始生以爲之後又八年而始相依以居十餘年之

中前顧後待惸惸兢兢使謂後之必有子有子而賢且賢如先生者以自慰雖宜人不敢以是必之天也知天之不可必而必行其意之所安是乃所以爲宜人者歟然而正誼明道之君子或往往臨事而增歎也

梅會亮曰朱蘭坡先生主講鍾山得常侍言論故聞宜人行爲詳宜人以貞行受旌彰彰矣其族以娣姒婦姑同節者纍纍焉李女者婢也憐其主守節獨居亦老死不嫁嗚乎此又何所利於後而爲之哉

家秋族先生家傳甲申

先生名立本字秋族一字望園於會亮爲伯父行而入

國史文苑傳曰庚者之曾孫也少以文名庠序中得選拔入都充八旗官學教習考職得州同有勸以就職者笑曰此非吾出身也乾隆十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考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又五年成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宣城人俗畏客居遠賈不過百里外鄉會試都省者惴惴然如不即歸而先生留都中久鄉人士詫其所爲至是乃笑曰其自苦如是得之晚矣嘗一爲江西壬午鄉試副考官癸未會試同考官旋視學廣西殂於署其時以某縣令不得其死事有連蓋乾隆三十二年也任學使者自一二大省外官

卑體尊州縣多鞅鞅即督撫亦貌敬之如外客而先生嘗值　內廷魁上第人皆以地望疑先生謂有所陵忽抑先生非其人也然竟以是爲同官猜其可悼也已其卒也文穆公已薨而族伯祖生谷薏沙兩先生亦相繼先逝上下十餘年間梅氏登甲科列朝籍者盡矣嗚呼亦門祚之故也歟

葉應傳 丙戌

葉應涇邑生員也無字其妻相與語稱先生人呼爲葉先生終歲不沐浴面多垢然盛暑未嘗不冠來鄉試江甯門生負一擔炊竈具妻牽犬隨行見年長者無客主

必坐其下幼者反是客聞先生來輒逃或坐立稍失容卽見責不問名姓何也惟先祖石居公私嘆異之曰如葉應眞孝子嘗館余家夜已臥大哭拔關遂逃間年問之曰忽憶母急歸耳石居公之卒既除喪有白衣冠立大門外者家人驚祖母汪宜人曰噫是其葉先生乎余易冠出迎乃入哭弔如禮趨而出幼時見先生不敢正視恐失笑見呵後稍長知敬異之聞已沒不復來噫自先生沒衣冠形模可怪笑如先生者亦不復見也

鄱陽縣知縣吳君家傳丁亥

江西民有以事訟於巡撫者聞人言令當得罪乃驚懷

牒而還蓋鄱陽令吳君事也君陽湖人諱琦字鏡涵又字敬菴以乾隆丁酉科舉人四庫館謄錄令江西鄱陽縣少豪邁自喜年二十登泰山攜酒觀日出痛飲而下及爲吏循循然一於儒鄱陽兩遇旱災自出數千金以賑民有訐所怨以教匪者君曰以何爲驗曰不食肉鹽耳君曰若餔之而食則奈何訐者屈遂釋不問又有誣大姓爲不軌者大吏命以兵往君先期召所名捕者曰有一不至吾不汝能救矣辨其誣於上得釋君先令宜黃山邑民多族居有所捕人不易得丞尉以檄來者相繼君至皆請罷以酒食召其族豪令致囚以自贖故兩

邑民皆愛君甚嘗自鄱陽至南昌鄉民請留宿君曰吾
事急還當詣汝及還從者請便道君卒如約其歸也以
貧負官錢民代償以金六百乃歸教授十餘年道光丙
戌年卒孫鋌字耶溪好爲古文

梅曾亮曰民自枉而不忍傷其令令之賢過於使邑無
冤民者而宦亦不達何哉方勤襄公對　睿皇帝
曰福建省如某某州縣皆好官也然不得升職
上曰何以公對曰不合例處分多也方公之言亦古大
臣之心哉

許烈婦傳丁亥

節婦趙氏松江許惺之妻惺之卒四十九日而節婦殉以死年二十六未死時人皆知之開說萬端皆不從且曰有小叔在卽娶婦大人側不憂無人也俗以死四十九日爲終七是日姻族咸在節婦入廚下設祭品哀哭治具待客如常時客散後縊死其兄趙在東告人曰妹嘗先取自己物雜爨於惺之衣履中死之日吾勸之至三鼓始歸也其舅許樵芸曰吾適常州將行苦諭之對曰必終七無貳子哭而出悲夫死酷事耳雖身爲之者常諱不忍言之況旁人乎若節婦者視瞑目一決猶擇辰而利征也異哉樵芸余弟仲卿友也

梅曾亮曰有舅姑有宗族有衣食無嗣而有嗣萬無一不可不死之勢而竟死嗚乎此受命於天者矣彼節者烏自知之

汪泊齋先生家傳 戊子

曾亮幼時至宣城南四村舍外兄汪儒郊所登其樓多殘書朱墨皆黯昧問之其曾大父泊齋先生讀書所也先生名昌國字穟珍又字泊齋與同邑楊編修廷棟駱進士大甸吳進士淑琦皆以制義獲時名而先生爲之魁日可三四十藝以進士令河南新鄭密縣自免歸以文章教族黨後進祖石居公爲先生壻故曾亮嘗至其

村去先生之卒已數十年屋廬皆舊所居樓黝黑雞犬紡織聲皆出其下而先生終歲默默在此前人之好學深思以自徹其心力者可念也

書鄧中丞決獄事 巳丑

道光元年曾亮在京師聞人言鄧公守西安時決獄事未得悉及公巡撫安徽曾亮在署從容問昔時事公抑抑不自言久之得一二事記如左公在西安時外府疑獄皆移訊於公同州發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桎石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

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傫然縶廷中時時顧日影待斃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汝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至矣顧信族人言我有好兒子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而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之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官明日爲汝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蓋化訟而使其獄不成公聽訟往往如是漢中府鄭魁營卒也坐置砒餹中殺人當死賣砒者賣餹者死者之隣婦見擣砒者皆具獄成而上之按察使魁反供刑之不服公

曰是獄未可具當緩之乃密呼賣餹者前曰汝賣餹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約買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耶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餹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我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餹者汝自言實賣餹鄭魁可也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眞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唇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云

鮑母謝孺人家傳 甲午

謝孺人歙縣鮑御史文淳母也年二十二歸愚謙贈君

爲再繼配時前娶程孺人遺二子已婚婦與姑年相若也撫之恩禮各當贈君喪子婦繼卒孫失乳終日號以餅餌抱哺環走房中號亟孺人亦泣時已生子亦十餘歲孺人雖勞瘁甚然教子無一日忘也自塾歸必背誦書無躓字乃已每夜分村墟寂寥虛響怪嘯兒女棄書冊針線奔依孺人孺人撫之久令還讀與老嫗談往事兒輟讀聽卽止不談幼子入學喜甚乃曰自我爲汝家婦聞高祖輩爲諸生有名兩世益困汝父終歲客勞苦成家然不吝財族無依子弟端謹者援植成立十餘家數言吾家固諸生子復爲諸生足矣然我望汝不止是

波慰我則可必乎後子文淳貴不及見卒時年五十八子文灼文淳女一適王氏以節撫孤賢淑有母風梅曾亮曰余聞贈君多客游晚病廢故孺人教子獨專然古名人魁士固多如是非惟慈心蓋漸摩之涵致然云

艾方來家傳 甲午

艾君名錫朋字方來撫州東鄉人明艾千子先生裔也父名子登年六十四生君未踰月而生母王氏卒稍長即能察母饒孺人意媚順之鄰兒誘爲擲錢戲鄰母邀孺人覘之羣兒逸君時七歲逡巡隨孺人歸貌愧甚十

五能屬文以父爲勢豪所辱習武勇於市中衆辱豪遂
改習醫鬬傷者得藥輒愈君嘗病鬬傷者失藥死訟破
兩家人愈重君君廢書早日夜望子學文甚銜文袖中
示人或言見文亟進則喜歸語兒曰某先生道汝文佳
當不妄耶試不售則曰吾家至吾身十一世爲單門仕
進則可望耶然吾生平於人物無忮害心汝當知之後
見子舉鄉試乃卒娶饒孺人姑病痱夫婦以竹榻載母
昇游鄰家街市皆駭笑母則大樂園中實一果甲一菜
欄中增牛犢豚子必使姑得觀以爲快雪夜製履寒甚
語兒曰頃見鄰婦牀獨取絮渠有姑不可使忍凍死即

徹具命兒持往返曰鄰婦方泣見兒至則大喜也以夫好施醫藥來者並助以酒餌村中人皆言孺人慈喜道孺人事年七十九與隱君同年生先一年卒子暢道光二年舉人

梅曾亮曰歸熙甫撰先妣事略皆瑣屑無驚人事失母者讀之痛不可止今者飾浮語過情人人同安知爲誰氏子乎至堂述其親甚似熙甫親爲不死矣又言力儉不得稱父母施與心嘗見孝子婦多好施仁所積也雖萬鍾烏能竟其志哉

書二孝女事乙未

山陰潘少伯居京師久女蘭靚從其母先歸時八歲坐密室中以紙墨畫一人酷似其父且爲之鬚而泣覘者驚問之曰吾念別後再見翁鬚白矣姚郎中學塽聞嘆曰天性重世福輕吾爲若女悲也查灤州揆女字吳氏未嫁而守貞灤州疾割臂肉合藥稍間令背誦小說詩詞恒背父坐父怒之猝轉面淚不及收父悲甚遂卒二女皆浙人十日內聞人述兩女事爲之傷心道光乙未二月二日書

總兵劉公家傳乙未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

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間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莫爲用故遇公輒逃　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擢遷至建昌道　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蹶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說者試行之經畧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者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詭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首疑憚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剿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

行堅壁淸野議　上命經畧大臣一委公賊卒由
是破散捕餘匪裁徹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
覲　賜詩取民所呼靑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
山西遷布政使以屬吏事責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
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貴陷曹縣定
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髣山復定陶又敗
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時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墻
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
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貴王奇山賊在
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

一月賊平公之平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
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賞布政
使銜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戴留山東鹽
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
兵　今上即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終
於家　上深惜之子廷榛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熾
昌兵部主事瑩舉人　賜祭葬
梅曾亮曰　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岳公鍾琪楊公
遇春皆是也公以布政使官總兵遇尤奇矣公軍中久
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

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陶愚齋家傳 丁酉

先生諱宏樸字愚齋世居南陵三甲村性慈好施有求助者自百錢至千百金無倦色力不給則稱貸與之病且革語王宜人曰乞貸我者皆貧甚無可言我負人者易田宅盡償之不則人謂我以他人金作豪舉也宜人如其言而盡焚負已者之券棺殯於村隙地忌者誣以侵公產糾眾移之婦孺皇遽有呼於眾者曰我外姓人不敢知陶氏事然善人棺不可動也應者數百人譟而前移棺者乃散去卒時年三十八後十六年爲道光二

年子士霖成進士今官山東道監察御史

梅曾亮曰游俠之士人感德者輕以財所從來者易也君廉謹尺寸不貸人然揮金窮交如棄唾涕魏公子無忌曰平原君徒豪舉耳若先生可謂仁心爲質者矣

秦孺人家傳 辛丑

秦孺人張氏家無錫新安村同邑秦士蓮妻也士蓮以舉人當得官京師聞父喪而毀焉卒於寓孺人旣悲甚念無子不欲生也夫兄遂菴侍郎嗣以子乃撫而敎之平居謹於祭祀慮事無小大必精審每忌日先事而戒臨事而哀數十年常然姑姊妹嫁而貧者侍郎賙以財

屬孺人調護之及其子女及秦氏祠墓田一命孺人子緗文主之以孺人賢也年七十餘卒有六孫儒業多成就者始士蓮卒時系微矣及後乃爲秦氏昌族旣得旌於朝而侍郎之子緗業遂請曾亮爲之傳夫夫死而殉之情也有子則撫之理也抑其情止乎理愚婦人能之然賢婦人之行備乎是矣事之動人觀駭者或情過乎理矣亦遇適然也則中庸之行烏可忽之而不載也

蔣少麓家傳 辛丑

君諱啟敭姓蔣氏字少麓廣西全州人自曾祖至父勵常皆以文行仕宦顯君幼有奇氣嘗與羣兒戲雷出於

樹皆仆地君盡掖羣兒起無懼容稍長益喜兵家權謀之書舉道光二年鄉試然於進取不汲汲也攜兒子試禮部道病君與偕歸兄尤之君曰得失命也兒輩病奈何使千里獨行家居以事親教子弟爲樂鄉人學文者皆從之游然未知君之奇也羣苗伐木於仙源山山童土傚沙石盡頹下斷羅水源病民田數十萬頃官民以苗衆憚不敢禁君曰此姦商貲羣苗爲之得官兵役助勢隨我以往一商逃羣苗散矣如其言事乃息時趙金龍死羣猺自疑君策其事未已也而藍元曠復起武岡全州地迫近民大驚恐君請於州牧摶一鄉卒守要地

以待賊憚不來鄉人皆德之始奇其爲而君嘆曰是非長策也物同利則患生使猺民居處飲食如曩時絶不與華民同別以猺可也今爲華民所開誘嗜欲與我同而族類與我異禁其所甚好之利而與以所甚恥之名積愧含忿爲日久矣涼惡民煽之能無變乎乃作理猺書以爲當改土歸流合華猺不生分異可保無事其書數百千言道光十八年卒年四十一兄啟駿曾亮同年友也任贛縣時君助兄政理有聲悲君之亡又其才不大顯於世使子琦淳請曾亮爲之傳琦淳今官編修君所攜偕試禮部者也

梅曾亮曰君慷慨有大畧喜任事其意固欲有所見於世而顧澹於進取何哉夫古之任事者固將以息事也而世或以畏事者息之畏事而事生則反加任事者以首禍之名事所以少成而多敗也然則君不遇以終未可謂爲不幸也夫

狄恭人家傳　辛丑

恭人王氏名甥稠河北道名蘇者之女狄御史聽字廣軒之妻也年四十始舉一子廣軒喜遍聞於所知逾年侍御卒逾月其子亦卒恭人觸棺自飲刃得救不死遂不復言死事廣軒初賢其從子豫以爲嗣未定也豫亦

以族衆自引嫌至是乃卒立之就喪位恭人一夕自經
死遺書其子曰某某物若干以歸二喪某某物若干以
嫁汝妹某某物若干汝以婚娶治生書二通謝夫友劉
君星房趙君立農以調護嗣子事星房告人曰恭人來
吾家吾妻慰之意陽陽若不受慰者適外姻至語未卒
也儻然遂登車去蓋卽以是夕死云
梅曾亮曰恭人殉夫道光十九年九月事也官巡城者
聞於　上旌其烈移子籍寄順天者於溧陽蓋至是
御史之後定矣恭人之一死無它心其爲是哉然亦安
知夫必有以聞焉者而遂之也夫爲忠孝者不能邀必

成之功而惟審處於不可易之策獨恭人也哉

鄭耐生傳　辛丑

慈谿鄭喬遷字耐生七世祖梁黃黎洲先生弟子高祖性自號五岳游人建二老閣祀黎洲及十二世祖溱而藏書於其上君爲諸生工科舉學後好爲古文發二老閣書借閱范氏天一閣所藏一資其文而與陽湖陸祁生吳仲倫爲師友當明季時浙東多遺老義士其節尤奇君於黎洲全謝山所紀述有意其賡續之也及張蒼水馮簟谿王篤庵諸君子同難者每尋其斷冢荒碣徘徊窮山中於家事不數數問惟好飲飲必有詩已皆屏

棄之曰是窮愁語耳安得高論年六十餘攜其文將浮
江渡河游京師歷齊魯而歸也未行而卒
梅曾亮曰君生平以文自贍蓋貧甚矣然汲汲以修墜
文逸事爲務士之處境或未如君之難也窮愁過身衣
食外不念及一事失學而惑烏能達乎

柏梘山房文集卷九

傳

上元梅曾亮伯言

王剛節公家傳 壬寅

暎夷擾海疆廣東福建死事者數人惟浙江定海王剛節公與兩總兵皆力戰殺賊過當以無救遂敗人咸惜之公諱錫朋字樵慵順天府甯河縣人少雄武有俠氣以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城守營遊擊遷慶陽營參將道光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莊戰疾力矢殪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阿瓦巴特陷堅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間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收英

吉沙葉爾羌和闐皆有功別將獲賊目玉努斯十二年
苗民趙金龍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叅將從提
督羅斯舉破賊羊泉街首逆誅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
囘就大軍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
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兩廣
總督檄以兵控兩省中地殺賊背江口至濠江口又破
賊銀匠衝獲其酋旗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
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
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蓮花汛冷水衝金竹根
桃花衝紅泥田各猺及排後猺亦就擒服遷福建汀州

鎭總兵服闋改壽春鎭總兵公自遊擊從楊忠武公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戒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暎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鎭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國鴻駐竹山門葛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往兩營已先敗賊爭鬬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兵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鎭

海者也鎭海急則又走入家賊至門守室者不出鬬於庭門焉者亦不知但走告主人賊至某所過某所是擁大軍爲偵候而已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禮　賜諡卹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梅曾亮曰余讀公家書及祭所親文詞旨温雅不知其爲武人鄉人言待兄弟交友皆有至性歸省親更衣結韈履身盡子職可謂儒者風矣夫逃兵多悍卒不知義也知義雖懦者立焉況公之武勇者哉

蔣岳麓先生家傳　甲辰

先生蔣氏名勵常字岳麓廣西全州人父振閭五歲時
祖病思庶悵悵然行五里外得蔗園園人驚頁歸而畀
以蔗長好宋五子書及兵法醫卜金川用兵時隨父官
四川攝龍安府事及金川南路西路糧站其廩食皆手
自俵散役去他站來者至四千人有勳官至站驕貴甚
陰使悍役折其氣而徐出禮之遂帖然去大軍進至噶
拉依糧路險遠有放夾霸者土番也刦糧車於噶喇穆
不及告而自以兵役擊殺百餘人後遂不敢犯先是自
南路糧站改西路亦嘗以數騎遇賊百餘即登高阜指
畫坐笑語徐按轡行賊疑憚未遽前度且出隘大呼從

者曰驅遂馳去大吏聞之曰以子才叅吾軍事五品官可立致也辭不就舉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時州大旱貸錢居麥秋得雨施麥種於人明年又飢民剽掠爲變見州牧曰請無用兵而先發粟以賑某往衆可立散遂以無事官融縣訓導去省遠士不樂鄉試乃汰文書錢例入官者以便貧士或以三百金賄獄事怒責之請除名於學使巡撫汪公重其名將改邊缺教官以擢知縣吏索賕不應遂引疾歸主清江書院十年士始苦其難繼感其恩終服其教嘗曰人錢帛多寡皆天定之凡吾所賙皆其人所自有而假手於吾者也非損吾之有何以

德爲或緩急有不及赴者輒悵惋大有所失蔣氏丁萬餘人散遠不相識乃建安陽侯琬之大宗祠修譜牒以禁族訟別婚姻而祭祀期會無寒暑必親往年八十餘每日猶徒步省墓當往來道有博戲者聞杖聲鏗然皆避去既卒門弟子百餘人以齒引奠於庭其居首者年亦七八十矣皤然老儒跪拜哭不勝其哀見者嘆爲盛事其來哭而不知名氏者日日有之有文集八卷曰岳麓齋皆敘述古儒先條教及訓誨子孫門弟子者也其子知名者啟勗啟斂孫琦淳

梅曾亮曰蔣先生蓋純孝人也方侍親從軍當機赴變

子子守繩墨者固不出此及家居教士復古禮泛愛周急粹然一出於儒者之正豈境與人殊哉昔曾子論孝至於戰陳涖官居處朋友之際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不可以爲孝蓋孝之道廣矣備矣精一行之無不貫吾乃於先生見之

栗恭勤公家傳甲辰

公姓栗氏諱毓美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振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

年授東河河道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隄馬營壩工皆親其事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前任官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間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以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不及防往往潰隄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

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隄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稭石隄南北皆水不可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塼於受衝處抛磚成壩四十餘晝夜成磚壩六十餘所壩始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隄不傷公由是知磚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隄及攔黃堰及南岸之黑堈皆效遂奏請減買稭石銀兼備磚價千磚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稭埽用大減數年內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其說頗　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隄之方率用稭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嚙堤根

備而不用又易朽腐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可盡爲儲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磚則沿河民窰終歲燒造隨地取用不誤事機且磚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嵌空磚則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塼重多三分之一一方石價購塼兩方而拋塼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稭故久水不腐又土不能築壩水中塼則能水中拋壩即盪成坦坡亦能緩受急衝化險爲易或謂塼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即別無已

生之工昔衡工之決因灘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拋塼收塼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且綜畫周密卒皆　允之　屢詔褒賞訖公任五年河不爲患二十年薨於位　上爲之震悼　賜諡祭及太子太保銜時長子烜已官刑部郎中乃賜次子耀進士公在工有風雨危險必身親之平居時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爲省乃眞能省費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

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逾一年南岸又決二十三年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宜吏民羣思公以爲神且立廟也

梅曾亮曰公之令安陽武陟守開封時折疑獄如神他人有一事足爲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

倉宜人家傳甲辰

宜人倉氏諱瀍河南中牟世族也年二十六歸山陰何竹薌爲繼室姑錢恭人患目疾宜人五十日不解衣履

以無出屢請置妾竹鄉未之許旋以川沙廳應聘內簾官自江甯返則宜人至吳縣置妾歸矣錢恭人每語人曰吾婦以妾故冒大風雨走黃浦江舟幾覆此可念也竹鄉好善本書苦其價難副宜人以奩中物佐之曰吾年長矣無事此爲也年四十卒子女皆號哭悲哀其平時眠食衣物不依其所生母皆依宜人竹鄉名士邪余同年生每言之有餘悲也

梅曾亮曰妒惡德也卽不妒亦常行耳然士大夫當軸者甯僨國事而不使人居其功豈習出婦人女子下哉然則無子而樂其庶之有子者未可以爲常行也夫

劉忠義家傳 乙巳

君姓劉氏諱斌陝西咸寗人始爲盧氏縣朱陽巡檢嘉慶初嘗練鄉兵以禦賊九年改滑縣老岸鎮巡檢去縣治七十里勤其職姦民畏之嘗飲聶監生所酒半私語君曰是邑將有變君亟去官可免時十八年八月十五夜也因微服時行村落中時大雨夜氣慘悽聞治兵仗聲甚厲君拊膺悲嘆聶監生言不誣也偵鐵工具知賊李文成與直隸林清首尾謀逆事告令守皆難其事郎訊鐵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訊文成折其脛賊始與林清謀定九月十五日期也至是不及待又忿

君戕其魁也九月七日奪城門以入君時居典史署晨起更衣聞變問僕持衣者曰信乎曰信也君卽更短衣持械出遇賊於衢前擊殺二賊并子嘉善皆死妻韓氏先得君與訣書坐署樓與子炳善女巧雲自焚死婢從死者曰春梅曰夏蓮先是韓僞怒其前妻子寶善逐之姻家故以免君死事聞　贈官知縣謚忠義子蔭襲雲騎尉改文職爲貴州某官時與君同死者敎諭呂秉鈞典史陳寶勳把總戚明彰也

梅曾亮曰以林清黨之蓄謀秘計而服死不旋踵以黨與撿而期會誤也則君之功豈僅以死償節者哉使其

從人言免身而宿禍孰以必死責是官者不忍出此而妻子相隨於煨燼也悲夫雖然君不死姦必不彰君固自知所全者大矣

韓若谷先生家傳 丙午

先生韓氏名念祖字若谷陝西澄城縣人五代時王鎔書記和馬彧詩名定辭者有弟昌辭居深州四傳至忠獻公琦居安陽元至正間遷洪洞又二世遷於澄城祖嗣禧父曰魯先生幼學於叔父每耕必攜坐隴上讀書年十四以默寫十三經爲縣學生所爲時義皆清醇無世俗氣屢試不得舉亦不以自悔也善醫工詩文勤於

開益後學經其指授者蓋數百人年六十四而卒娶馬宜人再娶袁宜人長子伯熊歲貢生以兄之子後次子亞熊道光二年進士官膠州知州贈如其官

梅曾亮曰余少時見諸老先生溫溫然不以學問高人習五經傳註惟功令所定者而已然經文無不成誦者其後則論益高辨益博而經或荒矣夫功令不示人以難然非以人之學不可加於是也矯爲難而先失所易則傎矣先生爲童子時其風氣固尤近古哉

袁宜人家傳 丙午

宜人袁氏韓若谷先生繼室也年十八歸於韓生子亞

熊祖姑寡居性嚴毅而姑范宜人失明侍祖姑食畢以匕飯其姑而後自食數十年未嘗失祖姑歡歲嘗儀市棉織布復以布易棉取其羨以佐食同堂之子女煩擱事皆身任之及婚嫁於心無不盡者終日理米鹽水漿無少暇然兒自塾歸猶夜課之一日怒曰兒謂我不知書耶今所誦何猶前日書也將與杖兒告以王制中有重文乃已袁氏本富室後貧以嫁時物悉歸之曰本兒家物也年五十而卒

梅曾亮曰余同年韓介侯帥宜人子名亞熊者也宜人病猶命誦於旁忽語子曰吾今日聞書聲甚煩可無讀

也是夕遂卒介疾流涕言其時幼不知其言之悲也

蔣念亭家傳丁未

甚哉廉吏之難爲也非獨廉之爲難而上官同其廉之爲難也苟不能同其廉則且害其廉既已害其廉而加之罪則必以大不廉之名被之以爲非是不足以中仁主之深惡而去其疾也當是時而有辨其誣而直其事者可以迴成命矣或出於事後而無所及雖後時而無所及而受誣者行事之本末得以此自白於世其死似可以稍慰而爲之子孫者乃益追痛於邂逅乖迕以平反得無死之人不及待十餘日之後命此其每一念及

而涕泣不欲生者也灌陽蔣君作梅字念亭以進士令
四川南川縣旋督理西藏糧臺事務時番僧鬬殺漢民
君按致其罪其酋堪布賂金瓶而實以珠求緩獄君怒
揮之去乃倍其賂於駐藏大臣强君君益怒不從强君
者慚其酋且重賂遂以監守盜誣君奏置之法君令南
川敏而勤獄爲之空縣多山溪患漲溢君會之成川田
以不敗及官西藏撫軍民有恩至是且爲之死皆感動
罷市立廟設其像如生君之死在嘉慶十五年五月四
川總督常明辨其罪甚析然亦以五月內奏始至京宜
朝旨責其馳奏之緩也夫古之受誣得罪死者多矣

或寃抑數世而子孫故吏始白其事於朝方罪而旋雪之葢寡矣而君已不及待命也夫君之子達官編修讀

仁宗賜川督　諭旨未嘗不流涕也

梁味愚先生家傳 丁未

先生名本恭東昌人嘉慶七年進士爲人沈默不以言語才智高人然任東流五年獄無重囚其輕繫者立訊決流民至以口糧迓之郊外遍給乃入無擾閭里者姦民周履中怙黨骫法前令畏之捕得治如律大吏將任以首縣辭旋以憂歸遂不復出改教授先官安徽時嘗以白金代世家鬻女者焚其券至教授沂州益以課諸

生重風化爲事劉女誓幾不婚爲成之鮑氏女受誣作鮑貞女傳表其烈年六十八道光十八年卒子儁亦官訓導先生改官時年四十二其爲吏有治聲非迫於年困於職者也而汲汲去之如是夫舉天下官皆以爲民獨爲州縣者民近耳先生殆眞知其難而不欲自恕者歟

梅曾亮曰先生爲鄉試同考官嘗三至江甯庚午科語邑人曰吾薦卷梅生素知之乎得毋怏怏不我見也時先已客游而先生旋歸里遂不獲見後以語楊公以增曰吾師也卒數年矣爲具述行事如此念先生門下士

姚公瑩建海外功楊公今撫陝爲重臣役役於文字者
獨曾亮耳愧先生言時往來余懷也

錢烈婦家傳戊申

烈婦汪氏武進人同邑錢澂甫之妻善女工所入足自
給而夫好博盡亡其財其姑嚴雖寒餓不敢告也每風
雪夜家人皆臥薄絮衣篝燈立後門內守其夫歸除夕
治家事畢整衣跪請其夫無再博家人聞泣聲不知其
語若何也夫感之爲少止然不能堅後客死餘干烈婦
請嗣族子某其家人曰某非次當立某而當立者素不
可烈婦意卽不復言立子事喪歸葬事畢自經死道光

二十五年也方未死時人無覺者前一日猶以十椀致某醫曰我於人無所受恩惟是人嘗診我我無藥錢償也

梅曾亮曰順天府尹汪公本銓錢氏姻也既請烈婦旌述其事屬爲傳蓋烈婦所遇之夫及其家所以遇烈婦固無一事可稍行其意者能獨行其意者惟一死耳此所以自爲計而無出於此者也悲夫悲夫命定矣雖天且奈之何哉

秦省吾家傳 戊申

君諱緗武字省吾系出宋學士觀十一傳維楨自常州

居無錫考諱瀛官刑部侍郎以古學峻行爲東南人士
望君以援例官知縣江西權十餘縣事然最久者彭澤
人愛之及生時爲誌名宦傳也始去彭澤時所平反脫
冤死者皆攀隨至江干拜別道光十三年父憂服闋復
任彭澤去前任時二十年矣歲久荒民多負稅每令至
吏屈指計曰令以某年某月日上官某年月日奏銷處
分滿某年月日官當罷以爲常撫爽者君不事敲扑以
文教告諭民戴前愛輸如額馬當鎭接湖廣安徽其閭
排洲爲盜藪刦人君夜馳往盜不及越他界其果辦又
如是大吏以爲能使禁督贛南會匪又上江西省便宜

四事其所歷他縣蘇民困得上請者在在有之然竟終於彭澤縣人爲歸其喪子曰俊杰曰煦曰麗昌麗昌嘗與余書於古文詞有得也

梅曾亮曰國家常禁民立會而禁輒不行蓋名其爲會而正責之一人得而千人驚其勢常以千萬人而互匿此一人是驅散者而使之聚也惟中有罪者案致之不名其爲會如此則上所欲得者常不過一二人而與上爲敵者寡矣敵者寡則所治者雖漸多而皆使之失其衆此攻瑕不攻堅之術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姚公祖同因君治會匪事故著之

王藝齋家傳　己酉

王公家相字藝齋常熟人祖承錫考庭芝公始以拔貢生官蕭縣教諭檄查水災時奉檄者多擇居高卬地而里正集災民就書冊刻冒爲姦公冒水親履其戶驗口數覈僞上官賢之有災必檄公公後自京師歸過徐人皆識之曰此前教官活我者也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遷御史遂具疏陳災賑弊又以漕事之弊始於京倉之胥吏而遞歸其害於農其言絕深痛而是時有議漕事者以州縣浮收無定制請定令每石加米二斗民不大病而官亦有以贍運丁公曰州縣之取民雖橫然猶

有所忌以非朝廷法令也今著令定爲加二則正供矣使加二之後能禁其不再加則前之浮收何以不能禁苟不能禁而先以正供之名掩其浮收之數以便其異日之再加是助官病民也上疏數千言論之時今

上新登極是公言前議遂息以戶科給事中授河南汝光道㬚署按察使事地故多紅鬍搶匪爲民害讞以戍邊者百二十人以引疾歸於里少以文學鳴有茗香堂集十六卷服官後乃一以國計民事爲念奏議及與人書言鹽河事皆窮極情弊而議加米疏尤稱頌於時子三人憲正憲成憲中憲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梅曾亮曰道光初來京師聞公上疏事然未一見旋遷擢且外任　聖主之遠利而褒忠言可謂至矣今執筆爲公傳追思與友人持讀公疏立倦而紙不得窮俯仰間忽三十年公固賢矣而受盡言之時亦豈易得者哉

書李廷揚死賊事 己酉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湖南賊起新甯擾廣西界巡撫鄭公檄守備李廷揚往覘賊時賊已連土賊據西延勢張甚而廷揚卒僅三百人或謂廷揚君奉命覘賊耳宜視可否進退廷揚不顧進戰死其所殺賊獨多賊創之殊

甚鄭公哭之以詩嗚乎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使鄭公知其能以死自效者必多與兵或使合他軍進必不死且殲賊而以英烈之夫爲鼠子餌也此鄭公所以悲悼深悔者也廷揚字步墀句容人先以武進士留京師曾亮與同郡數喜過之獨見其重然諾恤貧交守身廉儉而已安知其終若此哉悲夫賢豪不遇事而見者蓋自古難之矣

黃个園家傳 庚戌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沒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

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兩河決口丁夫楗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入不足充募富民出錢榮以職君首輸爲衆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使司銜入都祝　嘏圓明園聽戲　賜克什長子次子皆郎中當是時上至鹽政下至商一視君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詠調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流貤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朘日深名贏實虧而私商朋與官吏益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

久任進奉無現銀俵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裁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人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已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　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衆商之殷瘠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入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胥之吏滋不公受

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
課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　國課虧鹽法益壞
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
支拄救敗者又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
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
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
斯人也

梅曾亮曰君長子錫慶次子奭余在都時常相見聞君
蓄名畫至數千而不喜伎樂嘗至蘇徵歌召客豪費日
千金人皆怪其所爲適有西人鬻之屬轉輸銀百餘萬

君持歸而奏銷得報如期其膽智固不可及哉

淑人烏朗罕濟拉莫忒氏傳畧 辛亥

道光三十年聯公秀峯以江蘇按察使總理鹽政曾亮時客揚州公語及都中同部時弁及家事愀然曰吾今而知家事之難爲也吾始官都中後官外知官事而已當食而食當衣而衣其豐儉厚薄吾未嘗預戒之未嘗不適其節也吾有姑有弟有妹有族親之貧者每月銀若干粟若干吾知供給無乏而已未嘗權其輕重而劑其多寡也尊卑長幼臧獲無譁無婾吾以爲是固然而已未嘗調其愛憎而察其隱蔽也自淑人歿而家事乃

畢集於吾身吾未一年而不勝其憊淑人之勞勞二十餘年憊且病且死固其宜也余曰誠若是其賢矣哉然則不可以無述公乃曰淑人年十七而歸余時吾祖官禮部尚書八十　賜壽門祚方盛姻族觀禮淑人謙尊合經人咸曰宜吾守金華而以憂歸行李不給淑人屏當施設得以成行吾湖北赴官省親鳳陽淑人獨舟行溯江時嘆夷入江求撫道路驚咤隄防艱危安達治所吾兄弟三人一得疑疾且卒乃悟曰吾大誤嫂待我乃如是我則非人嘗語吾曰君得官矣家所固有者叔宜有之及將卒語人曰祖姑言爲婦者當學吃虧然是爲

極難耳吾今日庶有以見祖姑乎公言及此而悲遂不復竟問然此已足以訓於後人淑人氏烏朗罕濟拉莫忒歸於公爲瓜爾佳氏婦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五

洪序也家傳 辛亥

君名上庠字序也歙縣人少試場屋不售以捐例官主事又以運判改官兩淮君好學工書於篆隸尤所深嗜自少至壯日爲之不輟而當官則務職不以故習自高其官通州也南路五鹽場屢爲水敗君建涵洞洩潦水一不以官民錢道光二十九年江南水災上官議賑費

君籌二十萬以集事官海州潮敗鹽竈丁告飢立發銀粟賑之事定申牒總督陸公嘉其能奏加同知銜候升兩淮監掣未幾卒子豐佐介江君敦讓請爲傳夫民之洶洶不定者急求食耳立應之則一無事矣人見其無事也或以爲卽告而發亦未必致患而如是者或近於沽名然世有避沽名之嫌而患生於必致者蓋比比矣則如君者曷可使其無傳也

周伯恬家傳　王子

周伯恬諱儀暐陽湖人考諱情與李申耆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

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冐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棚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治名聲也鄧公廷楨先見君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薨君之友魏公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睦祁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久棄去惟張君官山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能如張之久且年之未

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時無遽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本穉曰騰虎能以文繼其家

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棕鞋日行十餘里訪友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兩見於京師及之官時稍衰矣余念之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自此別矣

記

上元梅曾亮伯言

記日本國事 丙子

日本賈人舟膠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公斬爲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令不敢私入中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公嘆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爲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之夷法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狠顧豈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易爲理也又賈人所攜書有紀國之年與事者其始

祖曰天皇當隨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主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之倔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游小盤谷記 戊寅

江甯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惟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卒不見人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士田寬舒居民以桂爲業寺旁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隧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聲欬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阬谷窪隆若井竈甗鬵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菴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

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若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游者侯振廷舅氏管君巽之馬君湘帆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

鉢山餘霞閣記　戊寅

江甯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吾友陶子靜偕犖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江自南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鏡平置林表莫愁

湖也其東南萬屋沉沉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撓之左引右挹緜緜緡緡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眾景畢現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掘渠而導之者也故善為文者有所待發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默存之間而逝乎萬里之外故善為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於斯閣亦有當焉遂書以為之記

陳易庭學琴圖記 壬午

吾友陳君易庭才高而志奇其覃思於詩蓋天性也然

歙然不自足進求夫古之爲音聲可弦歌者爲學琴圖屬曾亮爲之記曰吾性樂於是而寄焉耳蓋人情非大聖人皆不能無所寄寄則專專則有推故外困而退有所休無所寄則情無所之失志益甚夫古之爲士者無故不去琴瑟故淸和夷猶常若有餘不以得喪貧富傷吾生而挫其氣也後世雅琴既已淪亡其詩歌率多妖淫輕險之詞不足以正心娛意然有其善者固使人擺掉超越不留於俗故士有所抑鬱不得通當抗音而歌起舞低昂若聳身於霄漢之表視擾擾者之爭螻蟻食也及夫以焉而輟物亡情留一俯仰間而通徽變矣昔

有寄今無寄也況進求於先王之樂者哉今易庭之才高則有所多取於世志奇則寡合於人而幸也其有寄於詩也今且進其道於琴焉於吾言其益然乎哉

周石生授經圖記 壬午

石生與曾亮年相若居相近幼同嬉游長就學同師及他往未嘗不偕兩家尊親以小名互相呼雖僕嫗亦然皆能道兩小時嬉游事及壬午年同試禮部而曾亮以知縣注貴州當遠去石生悵然久之乃屬題母夫人授經圖也石生自孤童時從母夫人育外家陳氏幼時與石生往來歸稍遲兩家各使老嫗來呼石生少廢讀母

夫人必怒與杖石生泣則擁杖而悲嘗曰汝幼育外家不可忘陳氏恩至束脩皆汝母自力汝當識此意也時曾亮年十三四家大人方試禮部留京師每從塾歸則吾母課誦必問所習者師講解否能記憶否背師作游弄否自塾歸適他所否即石生從塾歸其母夫人亦然曾亮自家大人客四五年而未嘗一日寬吾母失學之憂則石生自少孤以至於長成其母夫人之心力之瘁可知也然則苦節者必有後而得母教者多賢子孫豈不諒哉石生之入學後曾亮已而先舉於鄉及成進士曾亮猥先焉他日之游宦倦而歸烏知夫先後之不相

同耶其時或布衣粗飯里巷相過從追思前事兩家子弟皆皤然白首披圖而觀起敬起畏石生其猶有曩之心哉而毋夫人樂何如也

記棚民事 癸未

余爲董文恪公作行狀盡覽其奏議其任安徽巡撫奏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者皆溺於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叢山峻嶺人迹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以佐稻粱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啟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

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汚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

至如董公之所憂則吾益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氏事者

謁墓記 癸未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梘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時蝦蟆將子於此遍滿坑谷故俗謂之蝦蟆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梘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過此至槽水圈謁

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湧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婭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甯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大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絶輿者相枝柱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爲大怪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罷雨止乃上教場即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絶頂時時有

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皆安溪李文貞公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甯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墓望之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頫監造　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粟木崗謁君重公墓不一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由坐吉村至柏梘

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家衝兩日畢獨
山栗木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
大堅緻立甃石障土於前必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
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
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塚者及謁墓之子
孫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數十里以植樹木蓄
瞻視又定子孫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
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淸茂徑路
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
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干

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掃之非梅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記所至各村 癸未

凡居坐吉村者皆與余同祖棖五房而余所至他村若崗下橋頭間大屋下上蔡村桑園上張公園下張公園塌埂新田山田頭山下寸崗後陽村許村及輿楷三房共居之橫埂塘顯八房共居之花園裏凡十五村亦皆棖五房更襪塌裏凡二村爲和一房湯村傅村田屋裏井旁上在甯國縣者薛家溪之大灣裏义路凡六村爲

霖二房鳳禎橋下蔡村水閣涼亭高泥亭蒲田埂橫埂塘楊家衕凡七村爲楷三房蒲田埂一村爲機四房石埂嶺黃楝樹凡兩村爲桂六房六房皆出於珍一公而珍一公之弟四人四人之子孫則別之以某公分下下芳村塼台上上後家村仁村泊及郡城西門外之高嶺求陽村凡六村爲琪公分下山口村周家衕凡兩村爲瑞公分下高許村甯國縣之潭灣裏凡兩村爲璉公分下而瑀公分下惟一丁寄居坐吉村五分皆出於榮公而榮公之同母兄二人曰富曰顯富宗公之後微矣顯公後有八房焉族人別呼之曰顯八房余所至者上芳

村壩房花園裏下石馬下許村灣裏下後家村凡七村
又至別爲祠堂者一村曰塘岸上榮公之叔高祖也於
族最爲遠凡余所至者五十餘村自塘岸外皆共蒲田
埂之宗祠共祠而未至者三十餘村或以入族少道回
遠又方田作時丁壯在野屋宇中皆貯麥故未敢重勞
父老以候過客廢耕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而所至
之處則必設茶荈具酒肉雞魚答拜也必有所餽以爲
禮嗟夫吾家寓江甯於諸村中缺候問疎過從久矣未
有所禆益光寵諸父兄乃能不責不足於我且懇懇如
此愧甚不可忘也又余至諸村皆姪六有同行每悉問

某村爲某分下爲某幾房爲某字輩常苦不能識而鄉人多能識之今士之居通都大邑者以不盡交天下士爲恥而不知誰何之古人尤喜爲之辨氏族考子姓然家之人而不識也嗚乎此尤余之所愧於鄉人也

引虹橋記　癸未

梅氏自宋元明葬柏梘山凡九十六所山口村至柏梘大山之谷口十餘里中幽宫巨碣往往而在七十餘村所祖者靡不具是故山外有坊曰梅氏墓道他姓莫與焉而循山口至大山必先西北行轉而東南回遠數十里其中陽崖陰壑起伏百丈林木幽昧蔽景匿光悲禽

巨獸倏忽睒睗行者皆掉慄莫敢投足故於北隴丁絕澗爲橋路徑直且易行前明羅太守所鐫曰引虹橋也土人名之曰飛橋嘗燬於火曠四十餘年未修緣山涉溪經歷阬谷冬冰夏湯不可懸度凡梅氏之謁墓於山者皆莫之便於道光元年宗人乃刻意建之以族姪肇壬字六有者董其役鳩工庀材悉復舊觀橋之下去澗底者五丈其南北達兩山者四丈東西霤之相去者二丈上覆棟宇旁列軒檻如亭而修如橋而平中設長座以休息行者是年十二月落成凡錢以緡計者千木以章計者千工以指計者萬縣隔上通險阻下伏襟帶周

固呈露清淑成之二年而曾亮謁墓於山過茲橋而休焉嘆其工力之壯偉肇王曰此吾梅氏事也不可不爲之記蓋茲橋之設非行旅之孔道而爲梅氏謁墓者所必經吾宗人以墳墓之故不惜曠年之勞數十家中人之產以竭蹶圖之其反本追遠之心足貽賴後人者功美蓋未可量故不敢辭而記之若春秋佳節拜掃之時諸父老相與整冠巾挈壺榼以往來於茲橋中丹葩霜林照耀谿壑可玩也

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甲申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

北皆菜畦縱橫客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
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敞其南以植花藥數十種拓其
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几席上從籬落中見行者疑深
山樵漁不類廛市人從余游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
嘗朝夕讀書於是乃圖之而以記告於余夫圖記歌詠
恒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游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
者也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
畢孰萬化而不釋於是蔽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
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
外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

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襍不能吟頌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斯乎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其視金馬玉堂之中波濤塵堁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馮晉漁舍人夢游記 甲申

園之大不見所際花木皆清曠茂悅流水周布池館數十所各爲一區路四出皆以閣道旁廊上屋碧波潛通

金鱗朱甍平布瀰漫獨虛一大屋闔其扉曰將以待主是境也吾於夢時得之以夢之習也夢之中亦知其夢焉又幸夫今夢之非夢也寤而獨樂之未嘗以言於人而漁晉漁舍人亦以夢嘗有所歷類於余獨心以爲王弇州山人居也弇州之文學樹立固才士所企羨而晉漁之志當不以此自限豈嘗心注於是而神往之哉蓋偶焉耳然當是時蓋自適之甚不登而山不涉而水不拜跪迎送而主客莊周列禦寇槁身忘形僅乃得至以爲逍遙遊者吾可以忽然得之以吾之有適於是知晉漁之適於是而不能忘也或曰如吾夢之所適彻而有

之其可乎曰不可昔鄒衍造大瀛海之談人奇怪之好其說今如衍所談西人或身歷之以爲固有而衍之奇亦少衰然則使吾兩人眞有如是之山水眞有如是之花木池館眞有如是之主人抵掌談語又何足異哉吾又以知天下之樂未有如無是事而心設之者矣

陳石士先生授經圖記　乙酉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衆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不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爲諸儒所宗而遺篇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

在當世非如師丹張禹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尚書與
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而聞
春秋說於董生其表章發明之力爲多桐城姚姬傳先
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門下士通顯者如錢南
園侍御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遺經守師說自
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爲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
士陳公方受知於　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
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及乙酉科持節校
士於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欿說家
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

時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遠士或浮慕焉而未能入然張其學者有公則學於公者亦必有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以示曰爲我志之吾不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概於先生哉

游瓜步山記 丁亥

道光七年二月十六日容同年熊民懷六合官署與同

人游瓜步山余與翰初先登古廟數楹無櫺檻可據浮屠像皆剝落坐塵埃中老農數人踞階下議社事問僧曰掃墓出矣方悵然欲歸而閽夫導數客偕主人至移肴核於補山亭兩峯翼張亭承其脈蓋去廟西不數十步而岡隆谷窪匿蠢獻秀遠江近渚迴瀾就目雜花周阿迎桃送杏既醉飽復登西峯之太平菴山風泠然異香出於寺則兩老梅數百年物也高出樓大蔭一畝方盛開諸人皆錯愕瞪視既乃太息坐臥其下日暮而後去蓋余二人初至時未知有亭主人至乃得之亦未知有梅入寺乃見之此一日中事耳吾兩人胷臆愉塞殆

如隔人世事莊子曰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待山林皐壤而樂者將失之而悲是樂也達者之所笑也書以志吾愧同游者商城熊闇夫方烜興化東補卿鑾上元溫翰初肇江朱竹香啟善梅伯言曾亮主人者瓜步司直隸陳守齋寶善也同游者皆有詩而屬曾亮爲之記

潁上搨帖圖記　丁亥

管晴雲先生諱霈吾友異之祖也以副榜官潁上教諭性好古取蘭亭碎石藏卜姓者命其子手搨之極多卒一歲而子文郁字西京者亦卒異之年七八歲書史散

失今所存惟石背黃庭一紙而已異之得以畫名者張
君崟爲搨帖圖屬曾亮記其歲月蓋悲先人之遺又所
遺之僅於是也　國初項子京好古多藏每所得有價
浮者數日不樂及分之諸子貴賤必均蓋其父與子皆
未嘗以書畫視之直田宅視之耳雖藏以千萬計謂之
無一有可也異之自有之書不過數十種而所閱有百
此者藏豈貴多哉又先生嘗賑泗州水荒與上官爭活
人以千計及擢四川仁壽縣知縣非其好不赴也蓋人
以飢寒得失爲心則不急之務無可以娛其意者先生
爲校官祿微甚而有以自適日徘徊於荒墟殘碣之間

其過人遠矣

吳松口驗功記　戊子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亘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綱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畜浦潊差互茭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瀹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干橋開白蜆徙

湖委於靑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皁
皁不利洩宣又失之卒乃鳩工立程爬抉塡淤鏟咋曲
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渱涓澮
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蔵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
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葑雲卷鼉魚舒波望墟
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謠載途公顏載
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訏謨吉甫之淸
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從戎紀事圖記 庚寅

嘉慶五年洪君梅溪以尉攝縣事守南部城殺賊七百

人六年於南部之新鎮壩殺賊二百餘人又邀擊敗逃賊於廣安州楠木頂是三役也有一焉皆可以授超等之賞而君退然無所得所得者惟是圖耳然是圖也世之以軍功得勇爵者或不能有之彼未嘗身搴旗蹀血而代人受功安能言之詳而據之實如此哉宜其不得與君爭有此圖也失之彼而此得焉亦無憾也夫而世之專鬬權司賞罰者於功罪何如也

畫樵夜讀圖記 庚寅

吾友馬棣園以畫樵夜讀屬周保緒爲圖而屬曾亮爲之記昔與君始相習於康方伯幕中後同游棲霞日日

攀藤葛踞泉石爲樂夜刻燭作紀游詩矻矻不少休同游者胡君聖基汪君鄰樓其年最少者君也後君學益成當途者爭禮延之不能數相見欲求爲昔時山中游蓋不可得昔人稱桃源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吾嘗從田間游問桑麻樹藝事田夫野老或諱匿不樂道之顧喜聞城中人談市朝也今之山中人固與古殊哉抑境習厭生人固好談所不見以爲樂乎則棣園之游市朝而違林皋也久矣宜是圖之超然有遐思也雖然古之士恒爲士而不雜於農其耕者隱也故揚子雲曰士有不談王道則樵夫笑之言古士之貴於樵也秦漢以後

乃有帶經而鋤者有讀書流麥或負擔歌謳道中者今之士也雖不恒然欲耕且讀如秦漢人亦不可得豈其俗之返乎古哉亦惰游而恥自食其力者衆也然所不恥者蓋百此矣而獨恥爲秦漢人君之圖亦有激而云然乎

柏梘山房文集卷十一

上元梅曾亮伯言

記

江亭消夏記 丙午

都中燕客者曰館曰堂皆肆也觀優者集焉樂閒曠避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西故爲水曾今則四達皆通車甲午五月望徐廉峰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失飲也乃射覆以行酒當令者取尊俎間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鵠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縣踶判散不可膠附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

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人心使不使尋逐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罰飲者十數人酒肴旣屬憑軒周流下多葭葦蒙籠坡陀風草相噬柯葉綷縩疑其下有波浪澌汨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談者以爲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也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之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記

宣南夜話圖記 丙申

道光十五年冬江甯鄧公始受　新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於　朝時鄉之官京師者公子子久編修外幾

二十八公未明入覲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宣武門南寓館與鄉人述故老逸事商論文史辨訓詁音聲於三百五篇詩刺取聲韻雙叠者左右逢獲如取物筐篋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不聞庭無倦僮座無謏賓盤無咈肴酒無盈巵雲凝風休惟談是資座移星稀充然忘疲於是楊君繡庭圖紀其事京兆尹蔡公首倡以詩在席咸和有朝士語曾亮曰昨東華門內見兩廣總督鄧公貂冠盛服長身鶴步郎君愉愉愔愔冠佩相隨至

乾淸宮門外可謂君鄉盛事則應之曰公仕宦三十年以侍從致封疆撫安徽十年變鎔精民消勺吏歷平

牙鏠角先幾逞功今兩廣雖物重地大公神氣閒定覘之一如安徽耳故其無矜色無華言澹泊內足聰明四周非習熟聞見浹言論不知其深子乃徒美其遭逢之隆不亦膚乎客憮然曰有是哉則公所與諸君子燕語者不可以不識也旣以應客遂弁其語於圖

通河泛舟記 丙申

道光十六年七月與友人泛舟通河檣帆始移曠若天外波雲水鷗萬景畢納自二閘至三閘不三四里而茶村酒舍斷續葭葦中舟人緩橈安波悠然無窮攀林而休披草而坐舟步相代窮日乃返陶君鹿崖曰自吾宦

京師十餘年無此樂矣屬溫君翰初圖之而曾亮爲之記是遊也王君絅齋爲主人翰初及其弟明叔陶君鹿崖萬君葵田及曾亮凡五客焉皆江南人於山水蓋屢見之而余嘗游金焦迷失舟檣折於錢塘潮大風雨過彭蠡湖舟幾覆視終身不經江湖以爲快耳今乃見是水而樂之亦以見人情之歆厭有常而物之好醜不可恃有如此也

牛山種樹圖記 己亥

同年舒蘇橋在安徽治巢最久民事既修乃闢宇種樹於縣北臥牛山與羣士講藝其下張少白山人爲作牛

山種樹圖也君後屢遷擢眷眷於巢不忘且幸後人無廢所樹也出此圖以示曾亮蓋君子官於是土去後之思官與民一也歐陽公之於潁白太傅蘇文忠之於杭時時見於歌咏豈徒戀其州土之平樂山川之清曠云爾哉詩不云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吾旣嘗撫是民矣則願官是土者長得賢有司焉嗣吾功而成之也此父母之心也圖之意也君雪夜阻舟於河雇役夫縮手莫應一叟曰是何官人夜行急如是舟人曰自某所今升某官者也叟驚曰是吾舊好官立呼二子出冒雪挽舟堅不受錢巢民之於君如是君之眷眷於是圖也宜哉

陶谷記辛丑

陶谷當郡城之西北隅山平地幽林壑深美傳以爲陶隱居之所居也舊有陳氏宅吾友張子澄齋得而營之廓其舊几燕寢之安觴詠之適亭沼花木之玩莫不咸備而日奉太夫人往游其間以書告曾亮曰吾營是以樂吾親子其爲我記之昔仲長統以爲得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親有兼膳之奉不羨入帝王之門夫必如是而不仕宦微統也誰不樂此者及觀潘岳閒居賦其居處供養略如統所云矣卒不能保身養親以全其志然則統之樂未可以爲易也夫古人有仕三釜而心樂者以

爲非是無以養吾親不以是爲榮其親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矣其榮也在德成名立而已不係乎仕不仕也惟韓子稱歐陽詹以志養謂在側而其親無離憂不如有離憂而其志樂則未知爲父母者其心果同出於是與抑探其子之志不爲是言而不得者與吾於是知韓子之言未盡也今澄齋之才風雅明決足以任世事使守缺京師當久得官顧以親故棄不取而徜徉於茲夫士有終身不去親側者迫於境也能仕宦而不以易其親此義亡也久矣故吾樂爲言之以廣其義且以幸仲長子之所志者於吾友而親見之

也

周文泉從軍圖記 辛丑

慕萱先生以京朝官久客幕府征臺灣及四川教匪皆襄其役以勞卒軍　睿皇帝閔之官其子七品試用軍營時文泉年尙幼好事者爲作十二歲承　詔從戎圖也文泉以儒術風雅自喜旣得知縣官不應試時披圖悵然夫科第發身常事也以童子授七品官特恩也　睿皇帝之鼓動萬類其神化蓋遠矣當是時剿賊起川中蔓延五省半天下而　朝廷從容指揮坐致太平非信賞必罰破成格以鼓臣士之心安能功之

捷而治之長如此哉則披是圖者非徒感一士之榮遇我國家綜理夷險不可測之機神有慨然思奮者已

海源閣記王寅

昔班固志藝文自六藝而外別爲九流則凡書之次六藝如諸子者皆流也非其源也況又次於諸子如詩賦諸畧者乎然當秦火後餘裁數經至漢成帝時閒二百年書已至萬數千卷之多而自漢以後幾二千年以至於今附而相推激而相摧演而愈淆醲而愈支昔之所謂流者且溯而爲源而流益浩乎其無津涯故書猶海也流之必至於海也勢也學者而不觀於海焉陋矣雖

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歸茫洋浩汗愈遠而不知其所窮惝然不知吾之所如浮游乎無所歸休以終其身爲風波之民不亦憊哉然則何從而得其歸曰有史焉足以紀事矣有子焉足以辨道術矣今且類其物而分之比其物而合之摭一書爲千百書而其勢猶未已也由今以觀周秦人書於漢人見之外別無見也由今以觀魏晉人說經於唐人載之外別無見也其見於史見於集者亦希矣然今之說者不惟視唐加詳也且視漢而加詳也夫漢唐人之書具是矣其後此者非衍詞也即變文也不然則鑿空者也而作者勤焉學者騖焉以千

萬言說書之一言而其辯猶未知所息也昔之人有言曰十三經十七史外豈有奇書夫古今才人如此其衆也著書垂後怪奇偉麗者如此其多也而云爾者是知源者也同年友楊至堂無他好一專於書然博而不溺也名藏書閣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或曰信如子言凡書之因而重駢而枝者悉屏絕之其可乎曰烏乎可游濫觴之淵而未極乎稽天浴日月之大浸是未知海之大也又安能知源之出而不可窮也哉

觀我圖記 癸卯

據徑尺之局操盈握之子規規焉爭勝負於方罫之間

而呈巧拙於一二人之目此豈有飢渴寒暑之切於吾身哉而方其據几注視窮神畢慮視天下之成虧得喪無以易之是人也使引其身為旁觀之人未有不以為可非笑者也然其非且笑也固曰吾所觀者人也非我也我則何渠若是嗟夫古今之紛紛者蓋無有知吾所觀者無時而非我也于爇香刺史飽涉世務倦而求息乃為觀弈圖以自見其意弈者觀弈者凡三人焉而衣服容貌如一人者皆于子也猶子不云乎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方靡刃於聲利之場其所爭者自以為大矣卻立而觀之與營營於方罫之間者何異知其無異也而

恍然於弈者卽觀者之一人焉則是圖之意也夫

金山寺藏鼎記 甲辰

吾友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爲周宣王時物其臣遂啟䜌伐玁狁歸賜以酬庸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爲之記夫萬物所樂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至莊周列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浮屠氏興而其說加厲今以古人欲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古人製是器之意哉曾亮曰守之善者蓋莫有善於是也夫物之易失者以已獨有之而人不與

有之者也夫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葢世之
威不足以持其後況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然則孰
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
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
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之禦也雖其所
甚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枝
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
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
容專之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也昔東坡以吳道
子畫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常守是也故以與子

子將何以守之也豈真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卽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物者莫如東坡可也

十賢祠記　丙午

國朝初宣城以文學著於四方以語梅氏一姓言之載國史儒林文苑傳及舉鴻詞科皆有人推之一邑之廣其人材之盛可知也而繼起者或鮮豈山川風氣時厚而時薄歟抑有待於倡之者善其術歟今夫聞人賢而企慕之且師法之遠猶近也然不若耳目所近接而

且出於父兄師友之間其師法者必倍親而企慕者必
愈誠亦其理然也宣城有七賢祠舊建於敬亭山歲久
圮廢蹊徑荒茀江夏王廉普先生宰是邑民事旣修昭
虔於神將葺而新之且以爲邑之有先賢祠因將興起
其邑人者也而今所謂七賢者自蕭齊迨明季皆宦游
寄迹而非產於宣者不足使邑人勸乃增祀宋之梅聖
俞先生　國朝施愚山梅勿菴兩先生爲十賢祠新其
堂廣其室拓其垣且改治其道使行禮者便登降以生
其敬恭焉而屬晉亮爲之記是徒以標風雅飾名勝爲
高哉誠以示吾宣人今增祀之賢皆宣人也其文學道

術固聞於人人而於宣之人尤不啻其父兄師友也夫吾之父兄師友旣爲人人所企慕師法者矣而忽而置之獨在其爲子弟者焉豈情也哉則因是祠而使宣之人士與感以復其盛如曩時非先生之功歟聖俞先生於曾亮同祖遠公而勿菴先生爲六世祖推公善之心固不敢以爲私榮而得附名其間固其所深幸者矣道光二十六年三月梅曾亮謹記

海客琴尊圖記 丙午

海客者朝鮮使臣李藕船名尙廸者也張子仲遠先嘗遇於京師道光二十五年李君再以貢使來復相遇觴

之於吳氏之蔣園客十八人皆會談讌極日而罷以海
國異域之人離別之久得聚而以一樽相樂不可謂非
快事矣而仲遠得縣令之武昌於京師游處不能忘也
乃屬善畫者圖之而曾亮爲之記昔宋蘇文忠以高麗
使臣求書義不可許援漢東平王求太史公書事以爲
鑒蓋其近契丹而懸隔於中國接之者不能無戒心禁
防深堅亦其勢然也我　國家混同華夷於朝鮮使雖
定其去來之期而除譏禁便出入得造請賢士大夫稽
考文獻辨析道藝士大夫亦以其地僻遠來者多賢且
材也皆歡然相接無主客重輕之嫌故其人皆榮於來

而惘然於其去若遠州下士辭鄉里而樂皇都也傳曰聘弓鏃矢不出竟場彼一時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是圖也有以見柔遠之規曠蕩於前古者矣

正氣閣記　丙午

道光二十一年暎夷入定海旋擾吳淞江總兵葛公雲飛典史楊君慶恩先後死節其郡人會稽宗御史稷辰義而哀之爲祠於宣武門外曰正氣閣祀明季郡人死節者倪文貞公以下十一人而以二公同祀屬與祭者爲之詞曾亮因言曰忠義之心同民心而貫今古者也當明季時伏節死義者相望至若十數公者或從容致

身或支拄危難以圖存或不知所益一瞑而萬世不視者亦有之然皆以一死遂志定百行之終人遂不得以前異者奪後之同此忠義之事所以可勉於人人而大節之所以足貴者歟然則二公之同祀豈以勝國臣而有嫌哉人之生也不相謀至忠而死則古今無二是矣且忠義之同乎人心者豈一郡之私其公之者衆矣衆莫大於京師則是典之舉於斯也宜無憾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梅曾亮謹記

寄齋讀書圖記　丁未

桂林陳子心薌好治書而以寄名其齋余因爲之說曰

萬物皆寄也而人於物之中獨限其修短之數聖愚不可移是寄之至暫者莫人若也而況其所著之書乎雖然物之壽金石止矣川岳則無以加矣然或液或泐或崩或竭古有而亡於今者書皆存之是寄之至常者莫書若也夫以寄之至常者之莫如書而視人爲有無則夫至暫者將知所以自貴而不可有所玩焉是則名是齋之意也夫

光澤縣育嬰堂記 丁未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時嘗行社倉法而歲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其收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稱子則所助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之俗不知所自昉而非法所能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蓋鮮則即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入於襁褓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井於道光十年仿社倉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已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於邑令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以充入之於是建廨舍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

勤惰且以爲乳婦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事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禀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婦以養之卽所禀給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之良法也歟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夫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上元梅曾亮譔

課兒圖記丁未

年家子陳元祿爲曾亮言王霞九先生之賢其官學政及鹽運使能教士恤商而家居不遺財以贍族其容貌詞氣見之者如與古人居也因出所記劉太夫人課子圖而請爲之記夫古之時如敬姜孟母之倫傳者蓋少然亦惟敎子以義方而已至後世而授經課讀熊丸畫荻之事始見於傳記及文人學士所歌詠以賢母而成子名者近今尤多蓋爵祿聲譽之重輕於今古而漸被於閭閻者亦已久矣然則期子以顯榮者多至期子以立身修行於古固未知何如也若太夫人之訓其子其

猶存古之道乎其食報者雖同乎眾人之所期而所期者未嘗同乎眾人蓋賢不肖人事也貴與賤天事也教之義主人而不主天以天之不可必也不然則夫孤孀飢寒而能振其子於卑辱者其志行亦曷可少哉

河朔訪碑圖記 戊申

沈西雍先生守真定作常山金石志後權大順廣兵備道三郡於唐皆河北道也於是有河朔訪碑圖嘗讀其金石志稽考同異於史傳多所佚獲其官爵族系或史亡而碑具或碑詳而史略夫國史非家乘也略一家之事不足為史病使必人人詳之則史轉穢耳而是書能

證其所略於學者多聞之功固有裨焉以一郡之地而所得者已如是況三郡之地而搜訪無遺者乎是圖也將繼此而有志焉嗜古者所拭目而待者矣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言

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戊寅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甯人父學誼母顧氏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羊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怨得之矣卒不遂晚乃頹隨委靡務爲無訾省狀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也疾以肝凡不至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書其行曰父母已裒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治章句乃爲祿利晚逃佛老未捐忿忮詩今之奴字古

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做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曾亮於先生爲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乎先生此其壑

王惠川墓誌銘 戊寅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二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君博覽强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

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孰親
𢇍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爲文辨博廉
悍以有關於道術爲主其詩悽慘幽邃雖小物必有所
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　國家興文教幾二
百年名儒大師間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
而遠探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猷𢿢慢戲假託
名字間脫𢇍裂古人之所不稱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剞
取收攟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旣寡其
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閭里師戶知
童守之文形撫聲襲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鬭其捷而奪

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尚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昌之者之不幸也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詫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時病瘧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即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儽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嗚乎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屢見而以

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有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爲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冠義弱文杌鮠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人色有墨鬼蜮遁巡貌不得誰迫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欒城令朱君墓誌銘壬午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欒城令朱君卒於官殯於龍崗書院父老婦稚月朔望皆祭拜以暨其喪之歸者一年蓋君愛民出天性先是令以檄取物於民例不供物

而倍價以供君悉罷去終其任民以緡計者省十萬聽事偶誤常徘徊胸中覆訊自引過乃已終日坐齋閣中士民有故輒進見閽者無誰何所用僕從多吶舌痴步或問之曰欒城民皆吾僮僕吏胥也嘗借車馬於民曰官以某日借某日還馬羸車敗者官償之胥吏作權者民以告既集事皆如其言故有大繇役君嚴辦居最而民不傷民有殺妻而以妻亡告者君密捕得妻尸廢井中人以爲神或曰君於民如腹心視手足夫以手足詐腹心必無幸矣知言者以爲然欒城縣固貧瘠令暫至輒改他邑使償先所負於官大吏以君之獨完也安之

至六年始以治行卓異薦於　朝未遷秩而卒君徽州歙縣人名承澧字藍湖曾祖德明祖馥皆贈中憲大夫考諱芫會進士官汀漳龍道兄承寵禮部精膳司郎中弟承厚以書名於時皆先君卒君父兄皆以科第顯自年十五爲諸生輕財好施文彩動人旣試不第家益貧年五十矣乃以貲得是官非其志也故彌策厲力求異俗吏所爲而竟死不卒其志可悲也已君配江甯侯氏子五人祖轍祖輅祖轂祖輪祖輈女二人歸洪氏女孫八人以道光二年　月　日葬歙之浯村祖墓側君於曾亮爲從母夫祖輪又姊之夫也故知君爲詳

男八十墓碣　癸未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遍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後氣絕其叔父仲卿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城先是一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所葬適值其地嗚乎兒憨痴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人待之蓋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若也

孫保貞墓誌癸未

昔孔子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可以爲士夫宗族鄉黨其地不近而易周乎嗟夫此其所以難也士有力可以薰灼都邑而權慶於家巷名可以奔走豪俊而不齒於童叟者其名愈外則盜之者易工而信之者易篤然於同里閈之人不能欺也則曰是子子自好者之事非賢豪所宜志士行之不修風俗之不進於古其不以此也歟吾得一人焉曰孫君諱瀛字保貞江甯府學生世居上元縣東南鄉之王墅村祖諱必揚考諱學端皆縣學生而君出繼伯父學山者爲之後母張孺人亦卒君鞠

躬無所施事本生府君及母王安人侍疾六十日不離
衣帕夜分禱神而泣於階藥物事不纖毫遺僮僕侍兄
恂恂如畏然以力之餘振家之耗產廢事羸縮有經又
以財之餘振族之窮孤而修譜牒昭穆之曠百年者與
君共大宗者爲前祠多閈家而近支壙僚君與族人定
期會賞罰其文藝無譏於朋無遨於巷人始苦之功久
益明有成進士者子肇恒道光元年舉人人曰君於族
所施宜有是以報且未艾蓋君所爲者皆自好之士所
嘗爲而非有爲名高之見者也人以其非名之高也故
相率而不爲則無所取於名而爲之如君者乃可貴也

嫡母王安人治閫內動守邊幅生母朱孺人常嚴事之配夏孺人事兩姑咸得其懽子肇恒繼娶賈孺人生肇愉肇惺肇性有五女卒年五十六以道光三年月日葬王墅村方山下

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君墓誌銘丙戌

君姓胡氏諱�童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晚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於書畫爲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畧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

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靖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蒼莽之墟無不游州閭聚會文酒之勝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畫印其妍媸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眞行篆隸無疏戚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數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

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强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瀠湖南候補縣丞澄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敎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凡婚嫁皆仕族維可風銘曰

駛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嶔岑水舒舒古官人

爲民癯味共艱詡退懇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奠幽墟

長清縣知縣楊君墓誌銘丁亥

曾亮少時以成人見待者三人桐城姚姬傳先生侯抑菴舅氏其一楊存齋令君也君大興人寄居江甯祖諱以甯肇慶府知府考諱鏞山東永豐場大使君兄弟二人申之其季也君諱宣之字存齋以乾隆丁酉科副榜就職州判歷山東萊陽泰安縣丞攝昌樂濟陽夏津三縣事皆有聲大吏奏擢長清縣知縣誅巨猾王姓者二人而縣民大和有呈遺金於官者旌之而給以田舍五峯書院久廢君新之而籌其師弟子薪米之費邑中式

者數人其先及君去後皆未有是三年將擢他職而君以母李宜人年老乞歸養後復任長清道光元年大計得卓異而君又以年老乞歸道光六年卒於江甯當君之乞養而歸也在嘉慶初後方勤襄公亦以養歸及姚姬傳先生相與游極歡所居曰依綠山房雜蒔花藥又性好賓客朋酒投壺歌詩惟恐人人意有所不盡然詔後進必以禮法故人子多所成就友入獄者捐金贖之涇縣葉應黟縣汪自占守禮法有悭迂名君獨爲之主而召曾亮侍其言論意頗苦之然吾祖石居公其接君亦如君所以接曾亮以是知君以通家子弟畜我而非

有所挾於我也君細於詩律有作必以見示親友緩急曾亮有所言未嘗不得其意以是知君能子弟畜我而不以孩童慢我也嗚乎姬傳先生及舅氏卒皆十餘年今君卒又逾年曾亮童子時所嚴事者遂不可多見則吾年之長大可知也其有所樹立與否以答三君子知人之明而有待於後者其歲月亦不可多恃所以惻然悲惡然愧而不能已也君卒於道光六年六月十九日年七十七其配張宜人先卒子五人昭廣東候補縣丞時春候選府經歷時行宛平縣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時遇候選典史時和幼女壻十人孫四人以道光七年

十月某日合葬聚寶門外之某鄉銘曰

以文起家最長清焯勤校德位不盈遺金之地灣德名李姓得自占以呈官曰爾淑扁表旌輿頑砭愚邑里貞亂冗鋤荒合政程五峯學宇手所營曰任曰孟弟及昆冠倫其鄉歌鹿鳴君昔未至荒不萌千金振義解幽囹故人子弟宦得成我所書石皆以情永遠保之利後生

崔恭人墓誌銘 戊子

道光六年二月二日太守余公之配崔恭人卒於江甯官署將葬子炳埜泣告曾亮曰吾母事舅姑愛稱其敬事家大人聽稱其義性好施與周姻族禮稱其情大人

少好書史覃精研思外嗜不移及成進士官刑部直軍機一心奉公不問生產毋縮衣嗇食區畫綜理未嘗覺家人貧及隨宦大郡以約守盈虔於神先朝夕必致敬課兒常至夜分畢課出針線補綴以爲常吾數省試不售而歸母必强言笑以慰大人吾幸售歸稍遲而母疾已殆吾欲如昔不售而歸見吾母强爲歡不可得也吾母雖及待吾歸實如未見吾稍有成也吾之悲蓋非人所能知也家大人實知子子辱與炳堃交敢請銘曾亮不得辭則謹序曰恭人姓崔氏江西德化縣國學生耀采之子縣學生立達之弟年二十一歸今　欽加道銜

江甯府知府德化余公子五人思森堯恩早卒炳㙜道光五年乙酉科舉人㕓恩廣東候補鹽大使寶錕附生候選知縣女孫安炘安烔安燿恭人生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五日卒年五十八道光八年某月日葬於德化某鄉某里銘曰

莊莊神君孰翼以輔英英令子孰摩以拊遺榮兮郎幽馨無絕於終古

黃先生墓表 己丑

黃先生諱鎔字右鈞上元人考諱思恕妣陳宜人以子貴贈如其官生先生與弟銛二人贈公家居故貧儉獨

尊儒師磬其資使子就學先生弱冠舉於鄉乾隆己酉

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旋擢直隸清吏

司員外郎未久而贈公卒時陳宜人年已高服闋遂不

復仕蓋嘉慶三年也先生面嚴冷而性和易終日無譁

言與人交有終始兩友人相隙後復歡徐知爲先生調

解也皆大服官京師時董文恪爲吏部郎二人少同閈

長同官其性情緩急及衣冠言貌俯仰各異態然當官

皆有守胥吏畏其明方罷官時齒未艾而董公旋外擢

且膺巡撫任矣人竊言曰公若出何渠不若董公先生

笑而不應也適尊經書院成當事者延之主講爲諸生

講授義法雖有省有不省然於師無不盡者先生所取

文不主故常故爲同考官稱得士陝西巡撫鄂公山亦

其一也闈中得一文相怪笑先生取視之曰是師陳大

士者胡可嗤因中式後數十年遇其人官縣令矣述往

事感不能忘及掌教尊經其卒也與方伯康公同祀於

尊經閣康公名基田始建書院而先生始主講者也其

里居恂恂然不以所能及名位高人獨大其居屋容高

會下數十人皆同爨以嘉慶十七年卒五十六配薛宜

人子晉元爲邑生員以嘉慶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

缺於銘屬會亮追爲之表會亮少時棄舉子業浙游適

年不歸康方伯召入書院爲弟子先生嘗問曰浙游有得乎曰然足以給家乎曰未能也學於游與學於家孰便曰不如家又曰逐時好爲文干主司與爲詩歌謁貴人亦有辨乎曰無辨先生曰均不足也而學於游不若學於家之便均逐時好也而謁貴人不若應主司雖無高異名猶爲循分吾子世家子將以游客終乎曾亮默然無以應今思之猶發愧沾衣也嗚乎其可感也夫

陳師吾墓誌銘 辛卯

君姓陳氏諱寶儉字師吾其高祖自徽州遷居江甯祖步瀛官貴州巡撫生二子廷碩宗人府主事廷頎國學

生以　今上登極恩贈所當得者受六品封配仐安
人生君及弟寶仁寶俊嘉慶十八年君中順天鄉試舉
人次年成進士甲第甚高然以中書用君亦勤於其職
以　實錄會典館勞績應升君不樂外任而同官有欲
得同知者吏部以兩人同班當一例同官者曰吾年老
矣若不得外任衣食子孫當一以累君君不得已就武
黃同知大吏以爲勤改武昌同知道光十一年正月卒
於署君之任武昌也當押運有阻之大吏者曰押糧船
至京重任也率巧宦得之今得一誠樸者敢以薦大吏
心知所謂卽曰君言善吾更得樸誠百於君所薦者故

君常以事往來江甯數相見余與君居相近也其西爲冶城山而北多野塘葭葦幼時每同塾歸日暮矣必循水渚穿菜畦籬落間野徑窮見官道乃返或登山望炊煙起指驗某姓竈突以爲笑樂時同游者冷公調周石生君從兄叔和余弟仲卿凡六七人君後過里獨余家居時尋故幼時經行地不盡意輒返余曰昔童時游畏長者嗔今無長者嗔顧不樂耶君笑曰是不可解也君性篤厚不能爲美言諛詞謹於擇交而與人有終始屬以事力所能必竭其誠嘗與友人書曰建樹吾不能求繫援則吾不敢吾之官境如是而已其得甲科時年甚

少父母兄弟無恙人以君嘗無不自得者而君常抑抑余固病君之確而亦不意其遽至乎死也悲夫卒時年四十六配汪氏女一嫁李氏早卒子尚幼以道光某年月日葬君於聚寶門外之某鄉某原銘曰

謂伏則飛謂昌則微君憂滯行而竟永歸無知則已有知曷悲

連州知州鄭君墓表 甲午

道光十三年湖南猺民趙金龍唱亂永州熵連州八排猺兩省連官兵　上出信臣經畧之事久乃定先是鄭君心田知連州以四十八排猺三隸州五隸連山性

愚悍又積受漢民欺易生隙乃嚴民猺內外防條上十事務先事絶機牙總督某公以非常事重發之君卽引疾歸時嘉慶十九年事也夫先十餘年而慮變變卒生不可謂不智變旣成軍功多越等君睹幾先不敢一日安其位以去遇合之利鈍信有命焉而安之如君者爲不可及也君慈谿人諱雲龍字心田自宋元居縣之鸛雀村考諱明母氏馮少孤習吏事兵部勤而材有貴人贈以衣謝不受議敘淸江閘官歷淸河縣引疾歸改捐直隷州權湖南桂陽州條列利病事不行謝病去嘉慶十六年河決李家樓總督張文敏公奏請君董官局事

以勞先選得廣東連州盜案十七人當論死君廉其實
釋二童子時騎行田閒訪疾苦捐金助學舍故在官未
久而繫人思居京師普濟育嬰養濟各堂院歲出家財
助官葬無姓名者百餘棺有姓者王胡二棺友人貸金
卒往弔焚券紙錢中而去又知名非深友者邑人某負
官銀二萬憐其得罪重倡捐代償歸其羨於家噫君志
慮深嘖不得施用於成法出餘緒惠老存孤此固凡人
士所樂道而君亦遂以善人終君以道光十二年卒京
師年七十六歸葬於慈谿丈山之巉頭娶張宜人繼室
盧宜人子七人邦彥丙皆邑庠生錄候選州吏目鎔刑

部主事重舉人錫文進士戶部主事最幼者珠女六孫男十女孫六君起家艱難而好儒學爲兒子延師居解衣出借乘甚重且恭歸安孫編修辰東卒未葬子憲儀困於奔走君資之曰請歸葬而還館吾家憲儀吾友也乃表以應其介邦彥之求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乙未

公姓陳氏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曾祖贈資政公世爵祖道進士贈光祿大夫考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配曾夫人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嘉慶六年

進士授編修轉御史以部議回編修供職歷官至禮部左侍郎公自少從曾山木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士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瞀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杓行藝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薦寵後進文藝廣坐中稱心而談不顧人厚薄然否至達官要人慶弔事不數數也語及則曰忘之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然於師友誼至篤以千金五百金爲兩師祭田同年孤女幼撫嫁之前後爲

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嘗充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　文穎館及

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己卯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爲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擢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道光十五年回京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遁曾亮聞而傷曰疾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意若干卷未成配曾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郎中蘭豫高台縣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曾適涂適祁適譚適曹其三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請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嘆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鑱詞以奠陰墟

中憲大夫兩淮鹽運使王君墓誌銘丙申

君諱鳳生字竹嶼先世居婺源縣祖文德平陽同知始占籍江甯考諱友亮以進士累官通政司副使配潘淑人君其夊三子也嘉慶九年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君擩染家澤文學自將既累試嘿不得施則一移心力於民事寬裕廉斷處事精覈至浙未久聲隆隆日起有大疑獄水旱漕糧之不治大吏及同官議所屬必曰王君

王君其攝州縣晨起坐廳事待民訟訟日稀時江甯奏
逆民方榮昇讞獄者遷擢而平湖獄有類是巡撫淸安
泰欲以爲君功君訊其非逆請罪首事者釋其餘曰某
不忍以枉民命得官巡撫喜揖謝曰君仁人仁人之言
吾無可易二十五年補嘉興府通判權嘉興府遷玉環
同知巡撫帥公留賑杭嘉湖水災改乍浦同知濬浙水
出天目山阻吳淞江者與江蘇省集議事未行擢守歸
德道光二年擢河北彰衛懷道俗所稱脂膏地也不樂
是官以病去而著浙西水利考兼言棚民開山山草木
竹石皆盡土易頹散因甚雨注溪谷中由溪入江至海

口爲潮水迎拒不得下則橫亘如限流益緩而限益高微不及覺著乃費功識者然其言時大學士蔣公方總督兩江薦入都擢兩淮鹽運使以黃玉林爲私鹽首招使捕私官商大通丁家灣燈火復盛如曩時丁家灣商人期會私所也市常以夜玉林爲人訐告死君罷任以六品職爲總督陶公往理岸鹽湖北方築漢江隄奏留監築陶公又留定票鹽章程具後赴工及兩省皆以道員奏將入都十五年三月病卒年五十九君在浙任繁試艱所畀皆監司大員事然十餘年乃補六品官未逾年四遷至三品若將償其負也而竟躓羣公同心交推

卒不克振命也夫會亮嘗於酒次言曰陳太守雲深感君君曰何以曰太守居錢塘遠游歸妾死僕逃君先收鑰而印封其宅比入齋閣奩匣物皆有封具其數箕帚植戶外如初太守乃益悲獨室無人也君憮然久之配葉氏邱氏皆封淑人子世瀚世幹長者後其兄麟生帥公妻以幼女女四適泰州儲宗泗烏程嚴珏歸安嚴遜江甯李蓉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甥陶定申以狀來曰舅氏有言銘以屬子其詞曰

民功艱哉孰崇起才豐意貞紹古美以手起廢振厥指焯勤悠悠銘視此

陳易庭墓誌銘 丙申

君諱蘭瑞字易庭江西新城人禮部侍郎陳公用光之長子也母曾夫人配吳氏爲詩人蘭雪先生之女生子大煥君以道光三年二月五日卒於新城年三十五卒十餘年以弟蘭滋官上思州貤贈奉政大夫於是吳孺人始抱孫女二皆適人爲同里王氏桐城姚氏道光初余以年家子謁陳公於京師得交易庭君承家修於詩文詞皆能知古人深處既試不售又才氣高勝少可於人時時有肝疾作嘗學琴爲圖余爲記之欲其優游渝懌以自廣及道光二年別京師逾年而公來書告君卒

矣余初來京師索寞無所適公不以年位之隔而少我
公諸子皆辱與余好也君以年相若見尤親今十餘年
又來京師公病且篤淮生握余手而泣於庭君孤侍疾
日在床勞瘁甚君乃先逝不逢其艱知魂魄之遺痛於
無窮也公柩之歸爲道光十六年君之孤大燠亦以是
年某月某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君次三弟蘭第字淮
生屬余爲銘銘曰
君之考以文雄昌於詩惟婦翁襲兩美年不從魂安歸
侍幽宮

贈奉直大夫甘府君墓誌銘丁酉

嘉慶十九年江南旱饑官募賑於民而以鄉士大夫掌其出入浸滛及他省凡以官事用民財皆設董事其名遂見於官文書及　上詔旨且疇其勞賞爵級有差於是有以布政司都事捐賑加紀錄以秦淮河工加按察司經歷銜又以子官所應贈贈奉直大夫者則吾鄉甘君也君諱福字德基又字夢六先世居江甯之甘村七世祖始改居城內祖諱邦欽考諱國棟贈奉直大夫娶吳宜人繼娶龔宜人生四子君爲之長幼開敏以謀養棄書稍贏則置書籍至十餘萬卷自焦太史及千頃堂後江甯書莫多於君尤肆力形家言既葬親得吉地

修始祖敬侯墓於甘村建祠祭凡收睦宗族事皆完具則竱心力於於便利民物事先是人有救覆舟者以所救死羈於官遂束手相戒君倡捐建樓臨江下具舟爲救生局溺者裝錢及葬費皆出於局非局所自救送之局救人者受錢去不累以生死又推其法於田野道路自死而無名者地主人不以自占悉委之局皆請於大吏得給牒官吏不過問葢古者官與民近情易通事易集也若近世而欲有爲雖良有司有求助於鄉士大夫者矣然身非守土民社之吏分其任而憂之自敝其力與財而汲汲焉與無便於已之利此人以爲難而俗情

所疑且笑者也爲其難而不顧疑笑於世緩急者不敢望於所親厚乃樂以此自見於鄉黨如君者其可尚也夫君家事內外斬斬獨裁於心惟已室無私財散及數千金兄弟亦不訾問故人以君行義於鄉也爲有本道光十四年三月卒年六十七元配阮宜人生子煦太平教諭薦舉得知縣煕道光十八年進士廣西即用知縣繼配陳宜人以道光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鄉居行事曾亮皆親見又與煦爲同年生故得詳其銘其辭曰

處不仕暢厥施日乘車載大慈歸天有神乃怡承無極

靈奠斯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王公墓誌銘丁酉

皇帝臨午門受俘兵部尚書以
道光八年西功成
組縛逆酋張格爾跪闕下萬衆爭睹懽欵而青陽王公
實長兵部禮成以軍功受
賞公供職益久不懈任兵
部尚書凡十六年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七十四　賜
祭葬如禮子元榜以公狀請爲之銘公諱宗誠字中孚
又字廉甫文僖公子也母阮太夫人以乾隆庚戌年成
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歷禮部工部侍郎工部尚書
終兵部尚書　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階光祿大

夫當乾隆嘉慶時嘗爲雲南四川陝甘鄉試考官會試
同考官文武會試總裁道光時閱卷大臣門下士既多
貴顯矣又貴公子早取高第官學士時隨文僖公扈
蹕東巡　　睿皇帝賜翰林宴父子同席　純
皇帝實錄成以纂修官宴禮部文僖公官尚書主席又
繼直　上書房　奎章珍器　賞賜稠疊其父子同時
極優渥之遇蓋近今所無雖　睿皇帝亦以其兩
世知遇廉謹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而
公謙退自牧接同官後進皆自居敵以下姻友見多避
去不能敵其謙任學政優禮愛士然遇弊必發不稍受

私居京師宅當冠蓋衝軒車皆過不留其嚴峻不苟如是而不有其名故人皆習其和而忘其介公之薨也詔稱其清勤端慎清慎勤人所知也若公之端惟聖主知之配江夫人繼配翁夫人及子元林元栻元琛皆先公卒父子元榜官兵部員外女三適上海趙榮貴州邱煌上元董斯廣以道光　年　月　日葬公某鄉某原銘曰

九乳垂天作鎮青陽歸神於公父子正卿公逢福世以約斂位植棟如林不私一士高門峻城私莫敢攀惟其和光化怨而慚克永　天寵保世禔躬我發其冢以

告代工

柏梘山房文集卷十三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朝議大夫黃府君墓誌銘 戊戌

古能教子者多矣至成名則已矣子才且長服官政爲賢大夫而提掖訓誨如嬰兒不使蹉跌父子間深契天性不以亢而無位自嫌其子之賢可思其親之善教其子尤可法也同年友黃宅中其考曰貞菴先生者諱廷斡先世自臨縣遷河曲曾祖諱金貴祖諱得祿世爲諸生考諱淵泉有德於鄉人稱崑瀰先生者也及妣王恭人皆以孫貴贈如其官先生入學後親年高不事場屋

而教子弟後進甚勤有碩儒爲邑校官身執禮甚恭且命晚學咸造曰以是爲經人師無貌承宅中爲學使賀公所知教以宋五子書近思錄先生喜命卒業且無應禮部試及以庶吉士改安溪令道遠將改教職侍親先生不可曰吾樂觀汝爲政邑在泉州萬山中結黨好訟吏緣爲姦以尸詐富儒者財時比延數十姓先生曰決訟速則姦無宿成除案外人則啜汁者少所利每屏後側聽視事有鄭連者殺人而移迹於林姓先生曰是有冤鄭果服論如法邑中俗由是大變先生嘗曰官之敗非獨官邪也四人者共之胥吏僕從官親友也官意未

敢如是羣然曰無傷不幸而敗頗擇善地各引去而咎獨叢於官宅中奉訓惟謹故所至惠而能威先生居署久飲食被服如在鄉邑且曰官錢能辦官則幸矣我終不以口體故使子用監守錢嗟夫人子所宜盡於其親者至無窮也不可望於設官有常祿之制爲人親而以供養不足爲憂則無以處夫吏而廉者子以爲民上而儉其親其名不可一日居也全其子之廉而無歉然於其親之意如先生者可以風矣道光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配李恭人先三歲卒子宅中次子宅仁縣學生女適王適任皆士族孫秉鐸秉鈞以十九年正月

日葬先生於走馬梁之原李恭人祔宅中爲福州同知加知府銜曾亮同年友心齋也以銘屬固不可辭銘曰夫有鬻婦完之使家女爲貨陽振使得夫言貌悟悟退然而儒羣勇所怯肩義而趍秉是德心許予以謨子政不瘥飫於珍模道風既徂即此幽宅我貞以銘永保山石

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己亥

嘉慶初賊起川楚以文吏著殺賊功者四川劉公清河南林君嵐陝西則蓋君方泌也君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曾祖越祖國杰皆縣學生父諱熙早卒娶靳

恭人無子以弟子爲後本生父諱東烈任安徽司獄本生母王恭人自祖以下及本生皆贈如君之官乾隆五十六年以己酉科拔貢就州判陝西署漢陰廳通判石泉縣事署商州州同時嘉慶三年也治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河南南出武關湖北路四通綰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賊自武關入陝寨數創君始至民吏掃地赤立而賊酋張漢潮擁衆至乃置藥麵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大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曰必報若君集衆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臥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

吾兵當相爲全活爾命衆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三千人無丁者以財佐兵械糧糗且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鎭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鋪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間道走鐵洞溝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至北灣

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遂遁去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集衆勢欲東出君合武關竹林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而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杭戈而寢者五十日游擊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誣得留任賊遂相戒無過商州八年賊平始授盩厔知縣公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掠利銳欲窺河南甚狠奔鼠偸情狀捷出而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餘抗堅悍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便奔走牢困山

谷卒就擒滅夫古人有身受重寄一失守縱賊出隘奔騰潰漫不可收拾者人必舉後此禍敗之罪歸重於首禍之人幸有大力者當之奔騰潰漫之禍泯不復見又習而忘之未嘗以歸罪於敗者之重增重於成者之功然則惟無赫赫之名而其功乃有益於人國此固君所不得而辭者也在盩厔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　賞藍翎又生得十三年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奏授甯陝廳撫民同知　睿皇帝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四川順慶府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通路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

即遁歸陝就減母憂服闋授福建延平府知府改臺灣
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里十八年六月卒
年七十一君始在陝後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
民命其在盩厔賊甫定即捐俸賑飢旌死節婦及河灘
馬廠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
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眾客主相驚疑訛言橫生非叛
也請無用兵捕十二人而其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
捕得周禾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
讞囚獄皆千百聚羣稍撒則變君一以理諭民輸其誠
蔽罪如法彰義飢捕刼者七十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

爲太守兩其行事操舍適機會又如此配萬恭人先卒
里居時聞君日戰賊憂甚侍靳恭人前言笑若無事者
嘗誡子曰爾守有餘然居官當求濟於事有七子八女
長子鈺陝西佛坪廳同知萬恭人出次鍇鋸錡鍵鋋鏻
孫男一女孫二以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葬君於
蓋村北原上曾亮在江南時嘗記劉公淸林君嵐及君
遺事君長子後爲同年進士走京師以狀示曰子於先
君嘗有述也請遂成之乃系以銘曰
討賊方亟募民以攻始仗其力終怙其功養之病國汰
之爲賊勿養勿汰惟龍騎寨晝趣爾耕朝揚其麾飽德

飫義奮如虎螭遂遏逋寇成誅於師勝兵萬人討臣不知烏乎此則府兵之遺而後事者可以爲規

黃府君墓表 己亥

君諱煥華字雲軒六世祖天相自江西贛縣遷番禺祖國燦娶龐氏生君考振興配賴宜人李宜人君爲李宜人所生次子少不治章句好客游交賢士大夫聞見議論習於儒者始援例得州判薄其官去仕業商又不能屑屑計校家遂貧然不以是自挫意事兄嫂恭婚嫁兄子女及己子女費如一人急舉債應之不以人所負爲望嘗謂其子曰擇利圖便居人先人皆是心可無學而

能人所宜學者吃虧也番禺育嬰堂衆議得廉而有護者司其事以屬君君日夜視其乳媪之勤惰兒衣食厚薄有無如私事勞瘁以卒年七十六娶張宜人子五瑤階鴻階平階玉階泰階女二一適郭適姚玉階中道光十二年進士官刑部京師聞喪歸乞會亮表其墓嘗以謂漢世好黃老言故時多長者臨事務謙避不爲人害人亦無所利之君訓子之言殆近老子然急人病不自慮其私又老氏所不樂爲者利不爭險易而養其身以有爲惟儒者然君之道合於儒行故表而書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上元梅曾亮譔於君卒後之兩月

湯府君墓表 己亥

君諱勳字績林世居江西萬載縣西鄉考德高娶於潘再娶於漆漆孺人生君幼孤母病禱於神減身年以益親壽兄遠遊從師負書擔簦笠相隨商湖湘中諸賈人有贏錢博塞出敖君獨挾冊危坐眾皆嫌其不類性獨好形家言醫藥方書求者輒應不以為利娶龍孺人子慶元淑元譽光側室張生星元君性嫉惡有聞見必面責之不問人遠近厚薄面赤語竭而後已孺子婦人聞君至皆避去鄉有豪不便君所為訟以蜚語連數歲不解欲君奔走匿迹去鄉里為快君子譽光年十七大府

重其文而館之署仇者乃息昔司馬遷班固屢稱人長者其行類忍詬不臧否於人夫長年之人常不與兒童較是非故長者之名以其遇畜人如兒童者而名之也卽慢人也實甚然則見不善必怒怒必不忍於詞色如君者其設心與彼孰慢孰恭而人反不樂乎是孔孟惡鄉愿而遷固稱長者豈非以世之自待者益輕而卑其論與況如鄉豪者何足責哉譽光官江蘇君嘗再至其縣署見子能其官卽歸曰吾不樂居官府道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七十八年八月十三日葬宜春縣宣風塘富坪上譽光嘗從先君子遊乞曾亮爲之表

習知之不可辭

湖州府知府蔣君墓誌銘己亥

君諱勵宣字德昭桂林府全州人曾祖尙約賀縣訓導祖湛季州學生考振棨慶雲縣知縣兩世以君貴贈奉政朝議大夫妣唐恭人生君兄弟六人君次四乾隆五十二年以舉人大挑知縣分發江蘇署青浦吳江崇明縣皆有惠政而青浦開七浦河民尤賴之母憂服闋再至江蘇署長洲於江蘇爲首縣首縣之職外府縣事當先幾察微或黤黮蓋覆上勿與知者皆爲之通懷消息於大府又日上謁問起居迎送過客之厨傳毫髮事不

宜鏬漏朝出暮不得歸聽斷獄訟或委寄僚吏君至則日坐堂上治事就案食非寢不退遇訟者於途駐輿決遣不俟署而罷河南逆民案久不決　朝旨移其獄於江蘇君流三人杖十餘人釋株累者三百家縱囚時呼聲滿街曰長洲縣生我以異績送部引　見由太湖同知知太倉直隸州時海賊未息君親至寶山設守禦皆中要害蔡牽遂不復至劉河口歲飢發米粥賑民增書院膏火費皆以已財率先親爲講教文行多成就知名士今江西巡撫錢公寶琛其一也旋擢湖州府知府去太倉時民家置水一盂鏡一奩以祖其行君性慈氣剛

聽訟時除官勢諭以情語而　豪强必盡法胥吏束手
同官急難傾貲營救而方於　上困苦事多委之毅然
不少變也惟汪公志伊時巡撫江蘇獨偉視君君亦遂
不樂仕宦爲湖州三年引疾歸建宗祠自高祖以下祭
田器宗法咸備每祭率子孫齋戒如古儀制立義學族
中創清湘書院以詔鄉里家居六年里中舉善事莫先
於君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七著巢
雲樓詩集以君晚自號雲亭也配王恭人先卒再娶周
恭人生四子啟廸荊州府通判啟廷嘉慶辛未進士宜
都縣知縣啟延定州州同啟璜早卒孫八人鍾奇道光

壬辰進士官戶部主事毓奇州學生之奇士奇國學生世奇嵩奇邦奇昌奇俱習儒業曾孫三人俱幼以君卒次年十月十四日葬君長樂縣陸甲山乾隆五十九年君時居憂州民飢攘富者財粟吏兵且至君馳白州牧止其兵出家粟平糶衆散首惡就捕州以安蔣氏自明以來族萬餘口登第者五百人君子孫又賢且多是宜繼昌以獲仁者之報鍾奇於曾亮爲鄉試同年生以狀請乃系以銘

設州縣官蓋以爲民有臨其上而隱其勤奪我民功視彼笑嚬惟君痯痯急俗所緩平進不陂政聲亦遠我銘

匪私惟其吏師逝者㝠㝠來者其覞

誥封中憲大夫安襄鄖荆道卽墨縣教諭楊府君

墓誌銘庚子

君諱兆煜字熙崖先世自華陰遷洪洞至明有官指揮

者占籍臨清入　國朝遷東昌爲聊城人曾祖丞禧早

卒配唐氏以節撫所嗣孤曰帝錫者於君爲祖娶閻生

君考如蘭候選州吏目娶趙恭人以子及孫貴贈如其

官吏目君生二子曰兆俊者早卒君其仲也嘉慶三年

舉於鄉戊辰大挑得卽墨縣教諭未久以母年高念鄉

里卽去官奉母歸君少有高識遠韻於富貴利達不矯

嶠立異趣亦無皇皇求必得意至佳山水泉石攀陟幽勝盡意乃返人以爲勝流高致塵世事不可得而攖也然官郎署時標樹師道不以枝官自嫌人亦樂親不相迂怪其平居事可不可不爲面從至所勇行不以避名便私生平無雜交惟深友一二人自少至老未嘗有增減毫髮疏數母積病十餘年君年亦且六十扶掖左右歡笑雜兒戲狀母忘疾之久亦不覺子年之衰以是知君樂名教非頹然自放者也君家居奉母時子以增官貴州令有政聲且擢郡守矣及驟遷至安襄鄖荊道而君除母喪始就養於襄陽道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卒

於署君至襄陽雖未久然其地多漢唐名賢及詩人棲
隱迹君散衣曳杖日游其間所謂孟亭者尤樂而好之
爲新其亭及孟公像贊也襄之人樂其游焉不以其子
官是土爲嫌君亦不以此自異於是又知君能解殁袠
去崖岸超然毁譽之外者也可謂敦行超俗之君子矣
君娶和恭人早卒舅姑雖垂老念其賢猶涕泣生子以
增繼娶趙恭人生子以坊覛以增如已出以增壬午進
士官安襄鄖荊道以坊候選訓導女一適同邑拔貢生
李宗泰孫三人紹哲紹和紹穆女孫五人曾孫男女一
人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兩恭人皆祔君

長子爲曾亮同年生以狀寄且請銘乃系以辭曰

消外消本行修仕則懦勇探幽沃其德子振猷襄之陽

可車舟優老福古俊遊泠然風莫孰留保眞宅茲林邱

項府君墓誌銘 辛丑

君諱炷字作豐溫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啟龍考諱昌基生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善移兄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以已田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疏戚緩急時賙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鄉里州黨凡橋梁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

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物可以給人之物無不畜且具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傭皆樂從之游見空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盡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與客至始盥沐則程課畢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爲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俊次霽次傅梅次傅霖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者未嫁卒傅霖試禮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

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乞銘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使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況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勤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禍爲嗇性於善爲豐名於已爲卹功於人爲通憯乎其幽宫固安其宗

原任予告大學士戴公墓碑 辛丑

嘉慶二十五年大庾戴公以吏部尚書直軍機拜文淵
閣大學士　國家設軍機大臣凡宰相非兼是官兼是
官而位尚書以下皆不爲眞相惟公與兄子文端公相
繼皆以是入相天下以爲榮公諱均元字可亭先世自
休甯遷廿泉再遷大庾考諱珊爲大庾貢生娶溫氏生
第元策元鈐元娶側室江氏生淑元及公自考以上曾
祖諱洪度祖諱時懋皆贈光祿大夫自江太夫人以上
曾祖妣湯氏祖妣傅氏周氏皆贈一品夫人公以乾隆
四十年成進士歷編修御史九卿以刑部侍郎出視河

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斂手蔵事工以速成　仁宗
以爲賢遷戸部吏部侍郎嘉慶十年黃河奪運河入江
西風敗高家堰數百丈　命馳往赴工即授南河河道
總督凡三年改定木石工價及開塞修廢所宜次第畢
舉　賞太子少保花翎以事左轉副都御史改倉塲侍
郎再出爲東河河道總督復入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
禮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是時公年六十九矣遂以
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處兼　上書房總師
傅拜　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　今上即位以錄
遺詔語有誤出軍機旋　命相度　萬年吉地工道

光四年公陳情乞休得　俞旨製詩寵行在籍食全俸
先是　仁宗賜公七十壽衣服珍器宴會二日至
今上復賜公八十壽珍器聯扁就加太子太師戊
子重赴鹿鳴　上親賜書三朝耆舊蓋　朝廷恩禮
於公先後優異如此適　寶華峪地水滲　嚴旨逮入
都　上以公引咎陳詞得大臣體除名放還後子詩
亭孫嘉德皆　賞還官及舉人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
薨於南昌里第年九十五公情歛志約聰明外周其形
神清和舒平動若有餘吐詞流音朗潤暢遠識者皆知
爲承平公輔氣象始以侍從發身嘗任湖北及江南正

副考官四川安徽山東學政與伯兄太僕公兄子文端
公若士編修使車往還結轍於道又視學順天壬辛巳
順天鄉試典壬戌丁丑己卯會試總裁及閱卷教習門
生幾數千人而　仁宗知公深不與他文臣比四
方有大疑獄災患及　萬年吉地工程戶部三庫事務
非親臣不輕領是事皆一以委公蓋　仁宗在位
久以天地覆燾之德挈持綱維含宏羣生而公以耆年
長德不急近名合道於仁厚清靜相孚之德固如是也
公配崔夫人先公卒子詩亭誠亭晉亭孚亭女適陳適
黃適溫四女未嫁卒孫　人曾孫　人四世孫　人詩

亭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某鄉某原崔夫人合祔

告曾亮曰必以銘曾亮故公辛巳科門下士也道光二

年正月嘗召至第曰吾定拜疏乞休試草其文時逡巡

辭謝後語座主顧侍郎曰梅生得縣令無奈何且無令

遽出京也今二十年執筆爲公銘追思昔言可痛也夫

其詞曰

庚山建標四戴鍾祥兩爲冥相公兼壽昌二十登朝八

十致仕庸功事樞歷試有煒謂公崇高約志愈卑收迹

於先割榮不虧幾人百歲身此元老十年川觀宴處勲

表我銘公墓不華其詞非我有文公實我知詩此碩德

以奠龜蟜

胡奧軒墓表　辛丑

君諱先達字奧軒延慶州人明有官是土者自灤州來爲始遷祖十傳至恢舜雍正時拔貢生二子曰培祖繁昌縣知縣念祖昭文縣知縣昭文娶吳氏王氏生子三君以仲爲繁昌後母段氏施氏君始以歲貢生爲滄州及東光訓導道光二年以進士令江蘇溧陽縣有要人欲君下之不可遂罷任吳民請禁開石山君履之告大府曰石工數千人以山爲生今以風水故禁止失業蓄衆怨售譁言於計不宜事遂寢署武進縣事歲餘民懷

吏威盡空前任人留牘總督陶文毅公言於眾曰令皆
如武進上無事矣巡撫知其才將任以吳江令以疾歸
里時同官有貧且死者君代謀償官物歸其孥而後歸
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攝松桃廳事建松高書院果勇
侯楊公率邑人作頌以詩君德復以疾歸遂不出道光
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三君沈塞開敏可任
事其才氣不能稍下人故仕宦輒不合鄉里居亦不能
汲汲以歿宗族譜諜祭墓田及田廬家具規度精整不
以未竟事毫髮遺後人里中倉及義學多空竊頹絕請
於官以身任其勞費倡眾集成鄉士載德官江南時曾

亮方里居以同年生相習也及君歸里時來京師必數過語移日每念同官人仕宦通塞以爲慰歎今年春夜坐語益親五月當復來而得君子書告君卒矣且曰吾父以明年某月日葬城東管頭新阡請識以文噫吾與君別兩月乃至是耶表其墓以塞吾悲君娶郭恭人側室張子源澤優貢生後其兄先鳴次福澤早卒次厚澤惠澤孫一人

王恭人墓表 壬寅

吾友宣城李蕚村官直隸有惠聲客過其故所蒞縣民方治傳舍精整如待大客街卒曰民喜前任官過此故

然非官爲過客也異其事言於人人　天子以大臣
言自涿州知州超授松江府知府及移疾歸書寄曾亮
曰宜範幼孤不逮事先考得時聞遺訓於先恭人仕宦
且久無以自表著然幸無大蹉跌於世以先恭人之教
未嘗忘於心恭人姓王氏同里人年二十三歸贈朝議
大夫棠園府君生宜範五歲而贈君卒家貧無師以經
書自課兒兒拾遺於路杖之使復其所米不足雜糠覈
食之紡績自給又能嗇縮致餘舉四喪終不乞貸親友
其勞苦儉薄非人可意料得者得官後供養稍豐膴母
自處如初曰吾所習也嘗奉檄有所名捕恭人曰仕宦

遲速天也勿見功以枉平民年七十同官將爲壽命子以衣三百襲給貧民曰以是爲吾壽愈於延賓年七十三卒於道光元年七月二日凡遇覃恩者三孫昌蔭候選知縣女孫二適烏程朱商城周曾孫五曾女孫一以贈君葬久不可啟祔別葬南鄉綠錦鋪宜有專銘而未及爲子爲我表之墓以示子孫蓋薌村之狀其先恭人者若此嗟夫恭人之賢獨其子知之他人不及知也余獨能信之而若深知之者以其子知之也薌村之爲官於拾遺金之訓老不忘也故樂爲表之以詔子孫能信其親於人者

倪孺人墓誌銘 癸卯

孺人倪氏望江人桐城劉孟塗妻也孟塗以文名於時家貧客游供養事一委之孺人能敬禮不怠道光四年七月十四日孟塗客亳州暴卒時孺人生子數不育又新喪女而妾所舉子病且殆大慟曰吾夫殆無後矣即自剄不殊至人定後縊死時去孟塗死百日二十三年其子繼來京師輿歸孟塗集告曾亮曰吾母以今年某月日葬縣之某鄉某原敢請銘且言孺人殉夫時事俯首淚下噫夫亡矣孺人不濡忍以俟其子者以是子爲必不可保也今孺人葬而是子來乞銘焉如之何其不

悲也銘曰

不忍靡遺預死狀悲子壯既成不見母生悲夫以有此

烈與名

方彥聞墓表癸卯

彥聞方君諱履籛一字求民其先世自德清徙居順天

高祖辰康熙時官檢討遷居常州而著籍大興考諱聯

聚官永康州知州君隨父官甘肅時尙幼同官楊芳燦

驚爲異童中嘉慶二十三年舉人道光六年以大挑爲

福建知縣署永定縣有豪曰胡鳳兆殺人刼墓經數官

不能捕君至牒數其罪令自首免家禍鳳兆捧牒泣立

出論如法許開玉殺其兄子將浮海矣君禱於神開玉
忽懵然自歸徘徊縣署前遂就執大吏以爲賢徙鬧縣
決滯獄五百事六月久不雨步禱於山中暍病五日問
天雨者再遂卒時道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二
君性豪邁博學能文章病爲駢體者氣弱不能持論故
其文獨震盪飄忽氣逸不可止不復以駢體自囿富聚
金石語曾亮曰吾於古今著錄家缺二碑而已時獨游
深山古澗中橅訪碑碣過洞庭風浪急君方草檄江神
文意氣益振然與人交謹重有終始居官勤民能耐雜
不以文雅薄吏事望空自高可謂文行君子矣著詩文

詞集十三卷伊闕石刻錄碑目希姓錄泉譜共十四卷妻馬孺人繼娶呂孺人子駿謨駿諶駿謐駿諶爲弟履筠後以道光十三年月日葬於縣之某鄉某原侯官陳編修壽祺既誌其墓矣駿謨來鄉試京師乃請曾亮爲之表

贈翰林院編修呂府君墓誌銘癸卯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月旌德贈君呂雲里先生卒於京師時官禮科給事中者其長子賢基也既逾月將歸葬泣請於曾亮曰賢基以某月日奉柩歸以某年月日葬吾父於某鄉某原敢請銘乃按其狀曰君諱

姓呂氏唐廣明時自歙遷旌德之豐溪後遷廟首遷高溪地皆隸旌德曾祖諱和樂祖諱自怡考諱偉賚配陳氏以孫貴贈如其官生君及君弟二人君年十七即出游從師於方聞碩彥有意其親炙之也最後乃從學淩仲子仲子長於禮其立論精博廉悍不多可於人獨器君以爲能得我道者也著周禮補註四卷周禮古今文義證六卷而於王輔嗣易多所辯正汪文端公視學安徽喜士通古經義者君遂補博士弟子年旣壯矣鄉試又黜然不以此自爲輕重而平居書齋閤自銘戒者粹然一出於儒先道術之學鄉飢籌粟以賑族人效

之故人多德君有爭辨得一言立釋嘗戒其子曰成名易成人難又曰汝今言官言官不易爲也毋陳利而昧大體毋挾私而務高名蓋君之本行如此非如世之經師奉一先生言好小辨而忘大道者也嗟夫經者儒行也而儒林與獨行分自范蔚宗始豈章句爲治經謂躬行不足與者東漢已然歟君可謂不囿於流俗者矣君卒時年七十三配姚安人長子賢基由編修官給事中次子賢誠候選從九品孫周甲開甲孚甲堂棟曾孫紹祖女三適朱適姚適王女孫一銘曰

有樸其學而德信矼祉躬以經主善不哤養堂在京歸

旄翩翩協龜莫螭卽於鮮原用利賴其子孫以妥其宅

與神

柏梘山房文集卷十四

上元梅曾亮伯言

墓誌

朱仁山墓誌銘 甲辰

君姓朱氏諱栻之字仁山浙江海甯州人考兆熊衢州龍游縣訓導母查氏生六子君次一嘉慶十三年舉本省鄉試第一道光二年以進士任山東知縣歷濟陽東阿棲霞援例改京職補禮部祠祭司郎中君爲知縣時甚暫然在東阿請官錢修民堰至今德之及官禮部同僚奉手相讓君亦以難事自任不疑乾隆時裁僧道度牒禮部少入銀若干至是籌度支者議復之君已病在

告以書駁其議曰此法若行禮部得度牒費利甚小使無錢爲僧者變而爲盜逃捕之盜變而爲僧害甚大尚書李公是其書議遂寢書上後數日遂卒時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年五十九配陳宜人側室高孺人皆先君卒子元佑拔貢生次元炅州學生元呂舉人以卒之逾年某月日合葬於邑之某鄉某原請曾亮爲之銘曾亮與君爲同年生相習也君孝友重宗族祠祭事及朋友急難成就後學然恂恂呴呴言論不出口每以君爲厚重長德木訥少文者也邵中書懿辰言君史漢皆成誦他書經目者終身不忘六歲以龍且對羊祜爲長

老所驚十三歲州考默錄通考敘數篇作歲差張巡論千餘言始服君韜精斂慧不以世所駭者驚物及見駁度牒議益服君明達體用愧二十餘年相知不能盡甚矣人之不易知也乃如是夫然世有平居議論嶄然及臨事不設一可否則君之恂恂呴呴言議不出口識微者固宜以此得之而不能者是不知人之過也非人之不易知也此余之所以重有愧也銘曰

君才足以昌其言移試於事也學足以飾其政斂不與地也仕非不成壽不余畀也我銘以杓之不可傳之所棄也

李蓴村墓表　甲辰

道光十八年吾友李蓴村授江蘇知府過辭曾亮述生平少孤母子相依危苦及志所欲就祠墓祭田義莊事甚悉且曰吾聞江蘇官漕事難病民病官何若而可未久而聞君以病歸卒君之孤榞以狀走京師乞表其墓嗚乎君於別我時命之矣其曷以辭君諱宣範宣城人曾祖志洪祖夢夔皆縣學生考諱承時娶王恭人生君五歲孤奉母走京師供事內閣日養母以傭書八千字冬夜手指僵就火倦臥袖焚王恭人割衣綴之母子相視泣下初試吏爲驛丞後選南昌縣丞有老民堂銀丞

收其羨君盡衣食於老民太守張敦仁聞之出二子事以兄禮母變服闋補房山縣丞方守缺時佐天津府決積案閩廣市舶鬭有詐死者以術稽其尸君察其脈叱役曰是當急火之其人驚躍起服罪徙寄雲縣丞地瘠歲屢旱村逃市空自免去者二分君狀其事於大府郎以君宰是邑且賑之蘇枯贍災民以大和捐金五百兩建書院民慕效者七千人又建義學由是縣有鄉舉士徙寶坻蝗起四境入見蝗聚如車輪者浮水東去遷通州知州時訟未決者千事君日夜裁判以鄉村道路遠近定傳訊期日被告在城者手書付原告呼之民咸甚

或堂下獻瓜果千總誤捕人君釋之上官曰此總督意也擅縱懼雷君笑曰某所畏者天上雷俗以上官嗔爲打雷也未幾徙涿州而君是時政聲已浸淫　上聞遂超授松江府知府君所至必自刻厲務有以益民而松江民久病漕苛輕有變置不便官漕且失期君至思所以計深遠者恒鬱鬱不自得未兩月患風濕遂以病歸先是君以王恭人苦節不逮豐養每遷秩必設祭而悲故生平於名節尤所重烈婦貞女必表其墓容雲張生死於義成立其子於通州志補闕忠烈傳建其祠及家居所營建散贍必先亡後存先族後身緩利急名蓋

以君所爲者磨世𣪍俗計有餘矣然竟其志則未也君賢遠矣君以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八娶丁恭人繼娶倪恭人生子槺候選知縣女二適烏程朱淳啇城周文佶以二十四年某月日葬君於建平縣南鄉畢家橋槺好古而甚文故以表屬曾亮嘗讀其狀問通政李公菡且曰君鄉在城東何水也通政曰李君去寶坻時吾邑人送者皆百里外通州失名捕賊吾邑人購得之以報君也聞涿州人感君亦如是自君去寶坻後令者益難爲工耳蓋其邑士大夫言如此嗚乎卽民可知矣銘曰

丞爲世訾孰民是毗吏走邑荒勇言其疵遂流政聲達於　天墀膏歟脂歟不戀其厚惟其嚬呻我則疾首我歸雖痛我心則愉胡不百年以福鄉虛表詞山阿靈其奠居

湯海秋墓誌銘甲辰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豈妣　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應試文士子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旣兼軍機章京旋補戶

部主事轉貴州司郎中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尙書叱辱滿司官事在已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戸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㬥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尙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後彌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君旣負才氣久居曹司謂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爆人耳目拘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貴也旣不得施於事則將著之言

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設形勢尋躡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劾嘆夷受誣訴事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余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士多至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顧欲得余言爲可否於是嘆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知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乎

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於世迨旣死而世無復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慮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余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旣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春寺記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逾歲而君復殯於是輒黯然傷之君娶於　子傚昭佶昭佑昭什昭啟昭孫惇允女二人適杜適李以道光二十　年　月　日葬君於　縣鄉　原其友王錫振爲之狀謂曾亮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副之氣神豪語快士所恃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摧堅犯難壯莫掣蹶而改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埋幽靈不翳

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乙巳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嘗應試入踐履不得前吏前御之徑出不再應試專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弟婦嫠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隱度於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訟必解開諭情事使兩息而

後已嘉慶十八年縣飢出穀萬石賑之大驚其縣人君
曰吾自惟心計衰冀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
課傭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道
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七十一毋胥氏繼毋孫氏李
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樹庭樹女一人孫八人曾孫
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君於横板橋直其家南
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亮見其文京師以爲能學
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嘗以謂三代後道德衰
而游俠盛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有者也以古之
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高也遂謂自游俠者倡之儒

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儒之行病不廣大豈所謂能宏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概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陝甘總督富察公神道碑乙巳

公諱富呢揚阿字海帆先世居納音在長白山東富察氏有八公出納音富察氏高祖圖祿賚隸鑲黃旗入關曾祖哈山刑部尚書祖太子太保恭恪公諱富明安湖廣總督生甘涼道諱富巽娶徐夫人再娶田夫人生公七歲孤嘉慶十八年中順天舉人由禮部筆帖式歷祠

祭司員外郎擢授汀漳龍道道光二年遷浙江鹽運使
歷浙江湖北按察使湖南浙江福建江西布政使入爲
盛京刑部侍郎管奉天府尹事旋外授浙江巡撫又入
爲盛京工部侍郎以副都統銜爲科布多叅贊大臣轉
盛京刑部侍郎道改烏魯木齊都統十六年轉授陝西
巡撫進陝甘總督二十五年四月九日薨年五十七兩
娶皆宗室女有女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其故吏陝
西按察使唐公樹義屬梅曾亮銘其碑其詞曰
富察八氏公系納音世秉節鉞鑒於　天諶公以童孤
在幼不弄侍母夫人倚杵夜誦儀曹清寅以孝廉官司

於祠祭典祏守匱　仁宗大行陟方近畿儀法曠
絶公諏公稽宗伯入告以即受知觀察於閩政不蹉失
轉運進階幸榷平直于臬于藩六省咸秩　帝曰俞
哉釐刑盛京遂撫兩浙繼祖封疆維時浙西海塘孔棘
東塘沙漲潮乃西擊穿漏膏腴化爲鹵瘠禦悍保堅惟
石坦坡乾隆迄今制久則磨信臣異議公曰復費輕費
重民百九十萬　帝曰汝材中外咸庸奉天之尹兼
以司空時科布多方籌叅贊僉莫公宜遂往使換都統
之印新疆旋綰都統一朞入撫陝西去其玩吏忱慼
帝咨時有悍民相呼刀客捕斬其魁以靖閭陌撫陝

六年陝甘進督我夷我蕃奠此邊腹議普爾錢五十當百曰不便民以公奏格蒙古卓帳西寗是毗河南野番屢驚我師麕驚鳥散我勞彼玩閱兵河州深念長算齎志病薨有識哀嘆凡公所爲務在休息振興入儒莘莘翼翼民便其簡士懷其德公雖云亡公德孔嘉故吏懷風銘石不磨

朱孺人墓誌銘 丙午

吾友繡山以函封詩詞及摹漢魏篆隸書告曾亮曰此吾婦朱孺人作也吾婦幼失母專其事母者事父及後母遺腹弟調燥濕禦侵侮皆與其勞年二十而歸余移

其事親者事吾親不敢有失焉不逮事吾母移其事姑者事祖姑不敢有失焉吾家素貧而族大姻眾賓客酒漿束修之供饋能內外支拄不見罅漏使吾無自失於人者又以其餘功習詩詞繪畫隸楷女姻好學者多從之游其性情好尚固絕異乎常女子也然親戚時聚處酬高應卑各適其人未嘗以才語自標異其密於用心者如是故瘁而病且產遂卒吾哀其賢且勞致夭其生而嗇於報以女子而求託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其所喜以自見者又僅有是敢質之以徵於墓詞嗚乎其哀也如是其可無銘孺人諱瑛字寶瑛海鹽人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諱方墻之女曲阜孔憲彝之繼室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卒年三十五所著詩詞各一卷子慶第慶篤女慶婉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於衍聖恭慤公墓左銘曰

古傳列女多雅才以才爲諱孰致斯惟德不淑才乃疵能宜尊章敬持持囊篋細大安提提六親攜姻歡如歸箴管餘事藻筆摛才若此者乃可詩有然疑者徵余詞

資政大夫戸部侍郎總督倉場毛公墓誌銘丙午

公諱樹棠字芾村河南武陟人曾祖諱超祖諱景莀考諱睿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母吳夫人公以嘉慶二十

二年成進士官編修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倉場侍郎於校理館閣書籍及主試閱卷事常與其選然公生於中州河濟間先賢名儒今古相望故一以儒先性理之學爲務於詞章不屑屑也大考以入一等官驟遷亦不以此自喜於理學不岸然居其名而居處愼慢者見輒走避其孝友恭儉匑匑然如有所循而赴義忘利之事汲汲然常恐其行之不逮也賊據滑官軍掘壕於太行堤掩其棺者千計從父失官死羈所孤行數百里償逋負持喪而歸爲鄉人客京師者建含館定規約必使可久道光時以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有劾以受私者

疏自陳得白　上由是益深知公未久即總督倉場初至倉場時有言增官役防盜米者公謂無益於防弊而弊隨人增奏止之然於漕事可除姦絕弊者躬無不親心無所不自盡也夫京師之本莫重於倉儲而食其弊者常十餘萬人故弊為天下最然以公之綜覈周密人皆謂是官也如是可以無憾過求之則反有他患者而言夫古大臣思患預防之心且不自欺其志如公者則終未能以人之言而釋然也故尤窮思勞神以求稱其職而瘁至於病病且告　上鑒其誠而許之歸逾年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始娶王

夫人繼娶姜夫人子昶熙亮熙女一適擧人劉方平女
孫一以逾年十二月十日葬縣之小原村祖墓側昶熙
官庶吉士來京師求銘介以求者同年李太常棠階與
公同志者也銘曰
伊洛之學光於　聖淸睢州儀封爲國翰屏擩染於公
儒行自製抱古於懷外不高厲出言如畏履埊不蹉及
其敢行如川走波有德無位世士所諱詭隨於人以保
厥貴公行旣尊而宦亦通磨不受垢塵感　帝衷天
豈私公乃振道風義欸命欸士有攸從我銘其實以告
儒宗

奉政大夫丞定河南岸同知馮君墓誌銘　丙午

君諱德峋字如堂姓馮氏先世自順治時移黃陂籍於商城祖朝綱考應純皆以君官遇　覃恩贈奉政大夫祖妣彭氏妣潘氏皆贈宜人君以嘉慶十六年援例得直隸通判年甚少而開敏冠其曹時吉林兵進關捕林清黨大吏以艮鄉首過兵而令怯弱須彊佐卽使君往兵以不譁權眞定及天津同知補河間府泊頭通判領四縣隄工道光二年河決東光君兩飯不去隄所夜分時出驗工物測水勢消長役人感其誠不以督責嗟怨總督那文毅公設捕盜局君主之乘間言曰自設局來

奉檄者尋躡四出盜不加少人務見功捉搦疑似眞盜
未獲誣罔已多夫州縣捕盜時近地眞局員捕盜事遠
形變其難易較然可知且州縣玩盜非本心財不足也
若以設局虛耗之財加州縣捕緝之費庶收實效而少
冤民公然其言局旋輟而州縣得請緝捕費自君發之
後權宣化府知府興起士類是科舉一人王生即觀鳳
首取士其權知藁城也縣有豪藥婦死婦家怯訟君廉
治之及權知祁州屢折疑獄二十四年補永定河北岸
同知改南岸在北岸時三角淀潰君冒雨越界防過其
通判得無坐而君隄亦全二十六年三月卒年六十二

君久習民事政不蹉跌以賢見勞不自難阻至非道求進則夷然不屑故官直隸四十年權知府同知通判州縣任凡十六七未嘗得一息休暇而僅以是官終論者皆推其勞而惜其遇配程宜人生子詔前金鄉縣知縣女孫三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銘曰

君才恢恢兮上所倚其惠愉愉兮民所喜宜絕轡於長途兮而稅駕於此雖仕不盡其才兮而譽在民者崇不可圮銘以徵其後祉

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丙午

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陽湖人祖政誠考蟾賓皆以君

兄惠言官編修贈翰林院庶吉士祖妣白氏妣姜氏皆贈孺人君以舉人謄錄議敘道光三年官知縣山東補館陶縣始至權鄒平歲且盡君閱村四百七十麥無入土者即申牒報災其詞堅大吏破成格入奏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去後權知章邱鄒平民時赴訴君曰此於法不當受者也慰遣之章邱俗好訟又多大府書吏撓令權君結正二千餘事私書絕蹤然君所權兩縣或數月或

歲餘即受代惟館陶八年人戴之如親戚而君政固不
爲姑息始受事久旱君禱雨旣應糶倉穀平價振口糧
士民皆洽歡乃嚴捕刦盜姦民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
即日課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
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是然君尤以館陶地斥
鹵不宜穀又衞水數敗田精求古溝防及區田法試行
之未遂而病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子珏
孫殤曜孫以舉人令武昌女子四長適吳廷珍刑部員
外郎次適章政次適孫劼次適王曠皆士族以是年十
一月六日葬君於縣之龍山湯孺人先卒而祔墓旣誌

曜孫乃乞爲之表君少以文學名與兄臯文編修伯仲也詩詞醫學書法皆能得其深著錄十餘種人以君爲文人傑魁者矣而未意其能爲循吏如是嗟夫是乃所以爲文人也夫政不達而言立者蓋亦寡矣苟以君所爲者有過乎文人此可謂能知君矣未可爲知文人也且世之所謂文人者又何也

鄒孺人墓表丙午

道光二十六年冬夜發篋得管異之遺墨述其母鄒孺人事凡百五十字曰先母鄒氏考諱森安東縣教諭母周氏諱㻺之女歸先君生子女四人年三十七而遭先

君喪以女工典質支拄門戶事先大母葉孺人八年葬
先祖祖母及殤弟妹嫁一女娶一婦延師於家敎同讀
書至十七歲而後止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
年六十六道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與先君合葬於江
寗安德門外之傳家山子一人名同孫一人名嗣復孤
管同泣血謹述嗟夫此異之書示其友乞墓表者也異
之書此未幾試禮部道卒子方幼今十餘年矣而嗣復
始成立乃追書以遺之以卒吾先友之志夫異之所述
自世俗務虛美者觀之無絕殊者然以家之貧薄而事
之危苦也獨以一女子當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異之蓋有以知劬勞之人無有過於爲父母者矣此所以爲善述其親而余不能有加於是者也嗣復今爲諸生而甚文庶其知先人以誠敬其親而不自飾於其友者於古道皆有合焉孺人之夫諱文郁余記搨帖圖字西京者也

王太恭人墓誌銘丁未

太恭人王氏山陰人前零陵令會稽宗君諱霈之妻今戶部員外郎記名御史稷辰之母零陵君卒三十一年而恭人年八十以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卒孫一人女三長女殤次適王適錢以卒之明年三月將歸葬山陰木

柵村之銅盤山稷辰乃乞曾亮爲之銘零陵君以孝稱於鄉以循吏稱於湖南恭人皆能助其內蓋以零陵君之孝而嘗客游二親之安於恭人者猶安其子焉從之官官私錢出入計簿皆不假人手同官謂零陵君不欺民恭人能不欺零陵君及子以中書歷主事員外郎皆直軍機侍側時一不問朝事惟生平三族恩舊時往來於懷有失所者力可及必扶植之無事則喜稱道諸老人傳說軼事蓋王於明本胡氏以方正學師避改今姓自曾祖父三世爲邑名士故幼而知書史漢文魏晉詩歌皆嘗涉之而不以詩詞自名惟論語孟子書常置坐

側尤喜爲兒婦講誦其義夫世之稱婦行者於常人所能者無缺則可謂賢婦人矣進乎此而有士君子之行焉豈非尤難者乎而說詩者曰無非無儀以有善非婦人也然又曰釐爾女士夫無善不足以爲士而以有善爲非則大雅所謂有士行者何以稱焉以是知詩之教非一端而如恭人者乃深於詩者也銘曰

助孝於室成清於官以經爲師責子以難高行奇數圖傳纍纍恭人秉德獨遐天祉從以賢子老福多喜銘撫其終悕者警起

陝西巡撫鄧公墓誌銘丁未

公諱廷楨字嶰筠先世居洞庭山明徙壽春六世祖元旭官檢討始居江甯曾祖重祖鑕考巨源皆諸生及曾祖妣陳氏徐氏祖妣彭氏妣陳氏皆得一品封贈公嘉慶六年進士官編修乙丑會試戊辰會試鄉試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府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歷守榆林西安府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反其獄及全同州㸑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守西安失察屬吏事罷歸里旋　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直隸通永

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遂授安徽巡撫自嘉慶時安徽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其鳳潁俗尤悍驕常以兵定變而公至比大水親乘舟振災又精察吏才鄙强怯付民地所宜悍民畏威精民亦息意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以大安所舉任後多至大吏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煙禁公奏議以爲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未幾而林公則徐以　欽差大臣至廣東嘆夷遂輸煙入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觜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

虎門林公旣改兩廣總督而兩廣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遂卒授公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淸風嶺得　旨卻回蓋夷方銳欲入閩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暑行星征籌應捷出晝吏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寢而以前兩廣兵吏捕煙黨不力劾力廣東戍伊犁二十三年　召回復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爲陝西巡撫而番賊於是時屢擾蒙古游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至陝時公已積勞

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也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薨於位年七十二其年十月三日歸葬上元縣靈山下配張夫人繼配何夫人側室吳恭人祔子爾恒編修官辰州府知府爾頤雲南趙州知州爾咸國學生爾晉府學生爾巽尙幼二女十二孫而爾頤爲弟廷樑後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遇事不求奇功而深慮宿禍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雖屢起屢躓

上亦諒其素而終任之亦自無得失意見於顏狀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過學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綴

意嘗閱兵過當塗或問令曰厨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銘曰

公以文達乃握政經活四西安民歡吏驚越等之晉惟

天子聖放稅蘇枯江漢思詠及撫安徽爲民擇吏鉏荒息瘥十載無事開府七州神旗雕戈超然一翁常度委蛇夷事之殷馳驅孔亟南海天山萬里一息

帝念勞臣舊

恩載新光榮始終被此後人子誌余墓公昔命我我詞無慚元宅攸安

貤贈奉直大夫陳府君墓誌銘丁未

國學生貤贈奉直大夫陳君諱晉字湜菴德安人考諱

某有子五人而君與兄贈奉直大夫諱某者同爨兄夫婦早卒子五人君與其配李孺人撫之如己出五子自幼至長無水火飢寒疾病之困皆君所覆育者也自入學至京外官皆君所督成者也五子及所出之婚嫁皆君所稱家以成其禮者也男女數十人衣無常主食無私味皆君所調護而整齊之者也可謂難矣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聖人以爲家之乖始於視兄弟之子不子若也故制服以報使與子同而釋其義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人有不親其兄弟之子者矣未有不自親其子者也使知親兄弟子如己子也則出之必

以誠而行之必易矣惟其薮近而昧本始以聖人制禮爲有所矯而正之今觀於君則聖人之禮出於人心之固有而無所矯者其理乃益信也嗚呼可謂難矣君卒於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年六十嗣子廷勳國學生有孫五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生平好山水圖史居倚城終身不一入有德善於鄉里甚衆然識者尤以君內行爲難奉直君子廷吉進士官刑部主事廷英廷懋候選從九品廷弼舉人令清豐縣廷儒拔貢官教諭而廷吉子學恩廷英子學春亦縣學生此於君之墓可不書然皆君數十年視如已子者也故不得而略也

銘曰

有兄者子今郎官貤君爵服吉且安告我書行涕萑蘭

列詞大幽莫𡸣屼

柏梘山房文集卷十五

墓誌

上元梅曾亮伯言

翁母張太淑人墓誌銘戊申

嘉慶時海州有賢吏翁君爲州學正嘗查災以印封其籍州牧時君之出而饋金以請印曰籍有誤請更其室張太淑人峻拒之是役也飢民之注籍者皆無漏冒而太淑人之賢聲遍於人人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卒子心存使其子同書來乞銘曾亮曰是一事於法應銘況有其他太淑人姓張氏昭文縣人歸常熟翁氏爲海州學正諱咸封者之繼室前室許淑人遺子女撫之極周每

相語曰今乃知有母之樂也以舅姑好茗木必甘每天雨自提瓶布甕承霤纍纍舅食鱭魚日以薦新卽告曰已別具矣海州官廨廢或言見狐鬼兒女惶怖責之曰鬼當畏人人反畏鬼耶後從學者衆自執爨常雜食糠覈而諸生必飯肉羹贈君爲上官所知舉縣令曰君性情不宜州縣官贈君曰是也如言以辭其高致如此然固及見其子官卿寺任學政廣東直　上書房拜珍秘瓜果之　賜孫復以編修爲廣東鄉試考官及子乞養家居又八年　誥封太淑人年八十七乃卒蓋天所鍾福不以其無意於是而澹置之而卻金以活人其食報

固天之所獨厚者也子二人人鏡國學生心存大理寺
少卿孫同福同爵同龢皆諸生而次同福者同書官編
修曾孫男十人爲諸生者曾文女子一人適長洲陸氏
孫女子二人曾孫女子三人贈君葬已固不可啟封乃
以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卜葬於虞山西鵓鴿峯下
銘曰
佐夫儒官以義自完叱金如唾飢者感嘆積極乃豐再
見文通隨子持節安車從容大理之歸我序誌喜八年
供養光溢閭里惟是老福非賢曷基銘幽揭華女士鑒
茲

誥封奉直大夫梁府君墓誌銘戊申

君姓梁氏諱國成字振西廣東信宜人祖諱源考諱之萃皆能以厚德恤其鄉里君趾美前光不磷益篤以父久不第望之殷乃棄百事爲科舉學然君所爲科舉學與世俗殊書雖成誦者温肄必百過乃已及經注史籍皆提掇元要取拾務盡凡場屋所以試士者期吾應之者不爲窮嘉慶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三年試禮部留京師遂卒年三十二啟其篋得抄錄史漢書春秋三傳異義若干卷詩文及時義若干卷嗟夫君之學進取之士以爲迂而無俟乎此者也然士所以應有司者必如是

乃幾可以無愧久矣夫雖場屋之學其名存而實亡也而高論者猶循其名而譏之不亦濫乎然此非獨進取者之失也學必有之已也乃可以觀人則宜乎取士者之避難而責所易也若君者可謂能爲其難者矣君娶張氏子嶸縣學生巍拔貢生官刑部主事女二人孫五人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改葬君於淋水洞山巍方在京師來乞銘其詞曰

人逸而獲君百其功奈何乎天志不畢而年窮

程恭人墓表 戊申

恭人程氏松滋縣人歸同縣黃氏爲府學生封朝議大

夫大溶之妻雲南迤南道士瀛之母方在室失母年未二十能撫弟妹代父理家事父以貧將棄田堅不可卒賴以濟及歸封君其家法當更番執炊而叔母爲祖姑所憐十年代之炊無怨色後析居食不贍親時時悲咤恭人自以爲冢婦乃一任勞怨爲家人先減僕婢出理田園入治薪米浣濯夜則紡績佐匱稍暇乃得爲兒女補綻裂凡可以爲家中節日用計長久者無不周凡所以苦一身逸諸婦以承舅姑意者無不至蓋如此者數十年如一日及子以編修授雲南昭通府知府擢迤南道未嘗以子故異於人人一味之異一衣之新暫御即

屏去曰吾不習也而治客饌必豐食工匠必飫以婚喪及不舉火告者必恤卽乞丐至亦不忍拂其意蓋如此者又數十年如一日年六十九而卒哭者皆失聲不與弔而素聞其賢者亦悲嘆惋惜子士瀛次士漢縣學生次士浚江蘇縣丞女二人適陳適張孫男二人孫女十一人其卒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朞年而葬枝江縣之洋溪山銘未備士瀛曾亮同年友也乃請爲之表其詞曰

蕃衍之室勃磎恒多有肩其辛化怨而和見苦爲生財每重視女行士難捨愛若棄令子述德痛言未詳我掇

其要在石不亡

誥封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誌銘 戊申

君姓李氏諱少白字蓮峯鬱林州北流縣人祖毓蕃官上林教諭考程沅歲貢生娶黃宜人生君爲縣學生以教授爲事然不專涉文藝書古人行事可法者置之坐隅每遇事隱度古人有是否有是卽犯疑難行之不顧也族無後衆分其田爲擇嗣而反其田以官有夫愚棄其婦責夫還婦而家人教之婦功鄰娶婦有夫兒且失乳君方食怒而起呼鄰責諭之婦定還然後畢食人有子失母夫失妻者告於君訪必得所失其他行事類如

是昔東漢劉勝居鄉里閉門掃軌而杜密譏其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由今觀之二公所自處皆君子矣然士大夫易於爲劉而難於爲杜者何哉俗益澆避嫌益甚耳處嫌而不自疑非人信其無欲利之心者不能也君當之矣君卒於道光十六年二月年六十娶陳宜人子翊昌候選訓導縉昌縣學生燕昌進士官戶部主事女五人孫六人君弟紹昉嘗官編修給事中考以上贈如其官君贈如其子之官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山某原銘曰

通俠者放卑疵者拘肫肫李君既俠而儒不覃其施利

賴州里元壤銘德以徵遺祉

貤贈通奉大夫何府君墓表戊申

君姓何氏諱光策字異酬望江縣國學生先世自廬江遷四川富順縣元季官安慶路教授者諱本齋始居望江六世孫禾康令新建新建至君祖浩然考懋楷皆世有文學行義君十七歲孤兄早卒嫂劉夫人一子殤母姚宜人以家事殷長子亡而君又未壯也恒鬱鬱不自得君先意適志雖少已自如老成人姻友傭獲皆莫能弄以事丹青藝文博覽旁習通才賢聲聞於人人姚宜人以是久忘其傷娶彭夫人將嫁失明彭氏曰吾女廢

不可以嬪高門請改聘而可君固不許生長子俊以後
其兄姚宜人益以慰姚氏有喪葬費宜人未及言君一
任之又自以先人世有德於鄉振貧瘗枯不懈益勤雖
大費亦無所吝惜道光六年八月卒年五十一彭夫人
繼娶朱宜人側室葉孺人皆先卒子佶候選從九品偉
縣學生最季者倬二女六孫女孫五十六年十二月十
一日改合葬於縣城外五里墩而君之子俊後其兄者
道光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是時官南河同知君得貤贈
奉政大夫又數年官大名兵備道　皇太后覃恩
貤贈通奉大夫以前葬未及銘告曾亮請爲之表次其

世系里居行事卒葬年月及新所受　恩命著於篇方君之婚而不可以疾悔也豈以是爲高行而冀福哉亦義固然耳而卒食所生子之報存以榮其身歿以祉其後事應昭著爲鄉里所驚嘆則君之德豈獨鍾何氏之子孫亦慕其義而歸厚者多矣表於墓亦表微也

桐柏縣知縣邵君墓表 戊申

君姓邵氏諱希曾字甬雲杭州錢塘人祖教忠縣學生考寶階舉人官教諭君以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大挑得知縣河南嘉慶九年權通許縣事十一年陝西民變赴河陝軍營事平權盧氏鄢陵西華沈邱太康五縣事

又防守於河官軍守賊滑城運糧往經營賊途詭行堅
防卒違軍食那文毅公賢之檄督糧臺與賊去來者定
其獄事平加級權淮甯縣事督護睢儀工西壩以最權
扶溝縣再權淮甯及新鄉新鄉供九省徭遞缺則上嗔
給則民怨怨且訐上仍坐其罪於令前新鄉以是去官
多憚往君至弛張有經能得民情和二十一年補桐柏
縣多悍民有會曰掖刀人苦其暴君令鄉各建柵而家
出一人爲門夫一警百呼無事歸業暴者無所逞君以
爲化悍民莫如興文乃爲諸生講文律辨詩四聲道光
初年有第進士者自明迄今於是年始遂益募萬緡推

建義學於鄉褎嘉慶初死賊義民專立廟道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於官年七十七君以
睿皇帝萬壽及
今上登極恩再加級奉政大夫祖考及祖妣應宜人妣楊宜人配王宜人俱贈如君官子鍾銑府學生承堯縣學生琪候選主簿鍾和國學生宗衡候選府經歷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弟之孫懿辰以文學爲君所優贍今官刑部郎實助舉君葬而請表以文君工詩好文詞固儒雅士而治劇邑變悍民亦欲以儒效勝之或以爲迂則不然夫巧者文俠者悍其欲利之心一也文不足攻取於世乃激而爲悍亦其計不得不

出乎此也善爲吏者不能使民無欲利之心而惟使之變其塗以自遂亦去殺之微權也夫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己酉

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艮硯父方行余初識君君年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多疾發輒廢食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

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并遺令讀之始若可笑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乎君之學蓋自不妄語始矣嘗以謂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挫此豪傑之士必志於是而不以自怍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媵以財數千金夫不樂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京師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曾侍郎誌吾墓何編修書

遂皆如其言

謝封君墓表己酉

封君姓謝氏諱廷恩字拜賡江西崇仁縣人祖諱亮弼配陳氏考諱上許配阮氏劉氏生二子君其次也家貧力耕稍長易農而商能逆知時物當貴賤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鄧金入君陰還之而戒其改計簿鄧知之遂以出納事專委君由是信義聞於人人有所謀無不就家以大饒崇仁故山邑田少苦飢君語其儕曰吾當爲邑建義倉人忖其力未能是笑其言嘉慶二十年以二萬金建倉且貯穀萬六百石如其言入學者於學

官有加結費貧者苦之君捐金取息以代費縣有南北城以橋相通曰黃洲橋橋廢而舟漲盛時失溺者衆君初以事鉅慎不敢任久之慨然曰吾不爲復誰爲者道光十六年施工五年畢工用銀六萬有奇邑令榜曰謝公橋辭復其舊先是建倉有餘木而謝氏未有祠至是遂以成之并設倉於祠以備飢族於是邑中有大役費益咸仰君君不以衆人規我有帶芥其出財常先人意所不及故官兹土者皆引重之君固默默不造請也嘗語其子曰吾年二十六爲人司計會年五十建縣義倉振族人穀助官費於育嬰堂年六十爲文武生置學官

加結費開井族中七十而建黃洲橋汝母六十時吾散穀族中丁四斛他姓斛以三今吾即八十汝母亦七十矣族人以儀物壽者勿卻倍償之使受有詞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七鄉人皆思悼之君之年不可謂不壽獨惜其善舉之與年俱增者而止於是也以子官贈中憲大夫配周氏劉氏皆贈恭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生蘭墀刑部員外郎蘭馥縣學生女五人孫十二人以道光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蘭墀請爲之表昔歐陽永叔表連處士好行其德其行大類君然處士家固多貲非若君

親歷爲生之難也而輕財也如是夫君豈以財爲可輕
哉蓋其重義也甚矣

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海甯州學正朱府君墓
誌銘 己酉

君姓朱氏諱文治字少僊餘姚縣人祖諱玉堂考諱金
鐸與弟同割臂藥親君中乾隆戊申科舉人嘉慶六年
大挑得知縣時　仁宗喜得兩人　賞葛紗一匹
君與其榮改教職官海甯州學正十餘年大吏又以知
縣奏用遂引疾歸道光二十五年卒年八十六君家故
貧而能立節概陳大用提督松江館君贈以裘冬服而

春還之後爲忌功者所中當戍邊君自京馳慰之且爲
謀贖鍰事發函數千其改教職也或勸其無改而貲以
三千金爲上官費君固辭及至海寧以學正班鹽大使
上而朝賀祭祀班反後之牒請復舊袁花鎭旱飢掠富
室州牧憚不卽行君曰速往易定緩則他事生人以是
知其才氣足任事而安於閒官爲可惜而君在海甯時
遠近工詩者皆聚是州相過逢封題報章長歌短吟乘
興閒作嘗中酒而笑曰樂莫大於無憂吾今而知是官
之爲眞樂也而又以束修之入嗇縮衣食以置祭田養
寡姑病弟教育子弟羣從後其子侍講君屢持節校士

門下士多貴顯君懷益慰而侍講旋以養歸父子相隨行閭巷中鄉人榮之以爲君之節足以固窮而其和又足以迓福也君元配陳繼配陸君之考妣及君及配皆贈如其子官二子森舉人蘭道光九年進士及第第三人今官侍講女六人孫五人女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令與儒官孰易孰難能者斂退惑者瞑瞞及其大覺欲拔莫還君不人謀避勢若仇約情養安與福優游子孫孔嘉以奠茲邱

貤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馮府君墓誌銘 己酉

有人而孝於親親沒矣推其愛以及於親之弟寢必問治具必躬坐立面告必齋意其嗜好而彌縫其匱之殁而斂葬竭其誠自人視之皆以爲猶其親也友於弟弟殁矣推其愛以及於弟之子衣食先之師友輔之官京師則爲之謀資斧定居處且致其室家也而後即安自人視之皆以爲猶其子也夫推其孝愛者能如是使如古選舉之道行而公且明焉其有聞於世無疑也不然薰德而善良其鄉焉亦可也然而籍不達於朝名不出於里役役於場屋衣食於賓客也以老嗟夫此獨行之士所以難自見於世也代州馮君諱佶字味辛其叔父

官淸河縣丞君侍於署其所以事之者固人以爲猶其親者也弟有孤曰志沂所以撫之者亦人以爲猶其子者也嘗試於京師陳侍郎用光爲考官薦其文後屢黜遂不復試嗟夫君之行固非有當於取士之制而文之工拙又懸乎人而莫能自操久矣夫命之無如何也至後世乃益甚耳此可爲太息者也君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年六十三妻佟氏先三十八年卒常以女工養姑將卒手持二荷囊未製也君悲之遂不復娶子志沅候選訓導一女適吳氏乞銘者君弟之子志沂官刑部主事君撫敎之成進士者也銘曰

遇之嗇而行之豐我銘禄之以奠其玖之宫

唐安人墓表 己酉

安人諱惠端字靜漪善化人故江蘇知縣唐業正之女今編修孫君鼎臣之室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卒生於世三十一年歸於孫十三年編修告余曰吾婦幼不逮母訓而善事舅姑其卒也吾母哭之哀始吾母念兩弟遠在家不自釋婦率諸孫環其前嬉戲跳擲母雖憂不能不解顏笑夏雨甚風雷駭人必侍母多笑語亂其聲且呼家人皆集平時居室中終日無謦欬母不欲嗜好煩家人匿不言輒億知之余從其言則得又曰婦

不能繡工而勤紡織自製衣衣飾卑陋不仰較於人始娣治家兩食外一無所求索及來京始自主之而相處極和娣哭之亦痛卒前十日聞女殤而泣勸卽止蓋亦自知爲悲之無幾時矣可痛也有三子慶瑞慶蕃慶穀將以某年月日葬於鄉且表墓而先請爲之詞夫婦人無外事播於外非庸德也故誌婦行者宜徵於其夫編修言未月餘旋主試貴州程期迫治行理居宜不及他事一旦衣冠來致詞卒如前請此其賢有難忘於家人者矣是可書也

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吳君墓誌銘庚戌

君錢塘吳氏諱清皐字小轂考諱錫麒國子監祭酒妣
楊恭人生君兄弟七人君次六嘉慶癸酉舉人捐中書
充
國史館分校本衙門撰文以軍機章京議敘內閣
侍讀充方略館纂修考御史第一未及補而以先所得
京察外擢撫州府知府時道光二十三年也　上召
見曰汝師傅吳轂人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至撫
州革舊弊曰㦻金者商民便之東鄉民以徵糧捍官君
會兵往將近村整隊以待告反者日數百輩曰事即起
衆且至矣拘我而釋囘矣或曰進擊之君曰彼反形未
成進則速之鬬矣然則退守縣城君曰彼以虛聲恫我

畏我也堅持之衆必散遂以無事調南昌府攝吉南贛甯道鹽法道事卓異入都至江都病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四配項氏韓氏子棨江蘇候補知州女二人適江適武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與母弟淸鵬官順天府丞者同年月日時生其言動狀貌亡詞翰官皆至四品同也然府丞豪於詩以高第歷職清曠今益自放於病以極其才而君遇事精整愼名法內苦其心而必求無枉於人其壽命及所任之閒劇亦殊焉豈生年月日以推富貴壽夭者其說果誣耶抑列禦寇所云旣謂之命卽命亦不能自識之者耶抑人成形

象以後其自能變化其性命者雖天亦不能圉其終耶
吾不得而知之矣銘曰
一幹而中分或支離而夭存或扶疏而先柟奈何乎天
吾銘以奠君之神

何母劉太夫人墓誌銘庚戌

太夫人劉氏望江人贈通奉大夫何府君諱光第之室
大順廣兵備道何公俊之母贈公早卒遺一子又殤姑
姚宜人窺其志不欲生也曰弟有子先爲汝後七年而
夫弟生子如前言子暴病不知人家人皇遽太夫人曰
是子關何氏門戸祖德厚不宜有他方舅卒時姑年衰

而夫弟幼營繕喪祭極勞苦及夫弟成立乃一以家事歸之錢帛有無不問夫弟以善施貧而丁日增或勸分產爲活辭之及子貴而夫弟已卒撫諸子如已出嘗語子曰汝之祿先人貽也凡先人之子孫皆當共之鄉有善事命捐金以倡曰汝舉科第得官鄉人皆榮之以爲喜其厚意宜有以報也大名旱江南水災 朝旨以大名道助賑多加九級太夫人曰汝之祿皆 朝廷賜之今助公家費固宜復厚 賚汝宜若何而報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八十二 誥封太恭人又以 皇太后覃恩晉封太夫人子俊道光九年庶

吉士以海阜海防同知 賞戴花翎官大順廣兵備道孫震錞國學生維鍵國子監典簿次維錀次維釪女孫四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望江縣某鄉某原銘曰

天之所福報倅以豐方倅已折謂報不鍾非天有遺人則自訌明明夫人克受天祉履蹈艱難不蹉以起子官大名八十壽歌豸服貂冠威儀佗佗昔我祝釐不文以質援詞奠幽庶幾有秩

陳鐵橋墓誌銘 庚戌

君姓陳氏諱憲曾字鐵橋杭州錢唐人曾祖兆崙以文名乾隆時世所稱星齋先生者也舉博學鴻詞官太僕

寺卿祖禹萬濟陽縣知縣考桂生江蘇巡撫先娶吳夫
人再娶武夫人生君道光壬午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歷詹事府詹事君方成進士時年甚少嘗主試廣西
官貴州學政一爲會試同考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充
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總纂提調　日講起居注官
咸安宮總裁　文淵閣直閣事其官既已達矣又能詩
歌工書法皆不以自喜獨好劇飲醉則於生計事益無
所省錄故時致匱乏余嘗與同年爲飯會約曰無入酒
人君聞曰甚善幸入我會中以止酒比入則君先自攜
酒來醉而歸然君爲人遇貴要人及貧窶故人子不以

輕重生意亦不以應人求有慢色爲人請事即有所强聒不望其顏色自沮雖自在窘急中見求助者爲卑語苦言輒噤不忍辭忘己急以應其心常怬怬然不疑人欺余與君窮達異性行不同然於其卒也哭之悲嗚乎君之心何其近古人也君以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卒年五十配錢淑人子元祿直隸淸河縣丞女五人皆適宦族女孫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詞曰

君才宜卿君德宜壽位酬年奪天胡可究其德維何解驂去扃以祉後昆奠於玆城

胡母龔宜人墓誌銘　庚戌

宜人龔氏生湖北監利縣適如皐胡君龔故饒於財宜人自童幼時卽靜懸無驕逸態胡君隨父客監利家故貧侍姑孫宜人紡績米不足或以豆飯不以豐約異見於顏面舅姑歸如皐子婦留孤居異鄉少親戚益困宜人固自若也及還如皐夫客揚事親課子一不以貽夫憂姑卒時宜人年六十八矣哀泣逾平人時長子舉於鄉悲憂中不復覺爲可喜事而益習勞儉惟不吝給親友曰吾窮苦久知處是至難也且卒語其子曰若祖母有言孫少得官祿贍親友足矣愼毋戀官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七日卒年七十四子連耀二十四年進士庶吉

士改吏部主事以　皇太后覃恩宜人封得五品
次建輝建城側室郭孺人出孫男三三十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葬縣西夏家莊先一月建城持其兄之書來乞
銘嗟夫一視夫富貴貧賤者士君子之所難也安乎貧
而忘人之貧則又難焉夫人當貧賤時責人以德少裕
則病人之求曰吾亦嘗有是乏獨彼也耶吾不可以再
取困隐視宜人何如也銘曰
在室而饒不潤於膏有家而匱神不以瘁我匱則爾人
匱伊何節其食衣爲人救瘥嘗艱瀸榮少得以慰綿惙
之言戒進以退其志則約其德孔昭我鐫其行實詞不

彤

朱蘭坡先生墓誌銘 辛亥

先生姓朱氏諱珔字蘭坡先世唐末自蘇州遷婺源六世祖緯遷涇縣曾祖武勳祖慶霨以從兄理官布政巡撫時贈通奉資政大夫配汪氏胡氏贈夫人考安桂早卒配汪宜人以女守貞本生考安邦病且卒命其配胡宜人以先生爲之後皆贈五品封先生嘉慶七年庶吉士未散館與　幸翰林院柏梁體聯句宴　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充　武英殿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校勘山東鄉試副考官　文淵閣校理　日講起居注官擢贊

善侍講以兄喪歸再補侍講充國史館總纂修明鑑以事改編修充　國史館提調庚辰會試同考官道光元年直　上書房　褒許品學　恩賞稠疊壬午年充會試同考官再轉贊善且大用矣而以母病歸遂不復出主講鍾山正誼紫陽書院以教授著述爲樂詩文集治經及小學書及文選集釋共數十卷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二方先生乞養時年始過五十其文學行誼已深結乎　主知矣而　國家優禮師傅凡詞臣直　上書房者數年皆坐致卿貳人皆以是期先生顧決然引去甘寂寞於講席者幾三十年此非自足

於已而能然哉閭里書師旣不足詔士而矯其失者又或博聞溺心若先生之至性高節其好古多識又足以饜才智之心而折其氣夫壯而不學老無傳也老而不教歿無思也先生所謂傳而人思者歟配胡宜人生五子夢元國學生鼎元舉人蔚元起元皆邑庠生葆元從九品女四人十一孫而爲邑庠生者數人曾孫七人以咸豐元年十月某日葬蘇州某鄉某原銘曰

我見先生道光之初其氣渾剛而貌舒舒包育萬有見善若虛惟太夫人含貞撫孤授我以筆曾述其粗再世銘幽我曷敢渝在唐遠祖始遷去蘇復始而吉奠此陰

壚揭德振光以播二奐

候選布政司理問江府君墓表辛亥

君姓江氏諱本琮字鞠圃其先宋世自衢州遷歙之江村高祖嗣崙康熙時以子官南贛總兵贈振威將軍曾祖嘉諫贈武翼都尉祖紹芳布政司理問本生考官都司祖妣汪氏本生妣黄氏皆封恭人祖以長子本仁及配鮑安人無子命君爲之後侍親疾子所職不稍委於人卽婢僕事亦身任之平居祭祀必誠絜教子弟必準禮式學好詩詞及醫卜筮凡有用於人者至俗尙飮食被服泊如也家事統於兄産中耗以自有者剖給之遂

大匱猶贍給親友邑不戒於火延君室矣神色如平常曰吾自計無足以致神怒者卒反風人以是服其度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卒年六十一配吳氏繼配程氏亦有孝行歸君六年卒年二十四卒後二十年得手書篋中曰信女程願減壽以起姑病其事已驗而家人不時知子觀副貢生敦讓兩淮鹽運司知事孫男八孫女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於歙東楊川原敦讓娶給事中鮑文淳女給事母余嘗為之傳而其孫又從余游故請為表之

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辛亥

君諱龍氏諱光甸字見五廣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
郎鎮海祖贈奉政大夫翶考贈奉政大夫濟濤官柳州
府教授娶禾宜人生光輔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嘉慶
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溆浦縣君初試吏
僕從吏役謂可以兩謾誘惕爲姦一不爲動聽訟不留
不私改湘鄉溆浦民張樂遠送留省斷疑滯獄卻求直
者金補黔陽楊姓民詭明封爵列祖像於堂皆冕君聚
焚之火妖神廟禁龍舟溺人既興置利害與學官子弟
講習文藝修唐詩人王昌齡樓時傷詠其上改武陵道
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乍浦同知夷亂後姦民肰

羣鬼穴墓刼人君至穴執炬先役行皆就縛巫坐幻術
爲姦子罪并發入其財於官尤愼海防嚴市舶私貨管
其利者不便大吏以爲譏而君詞直然心嗛其戇弗善
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知其難然不欲苟
從衆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去朔望講示
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敬立大言
曰今日宣講某牌始入坐巨盜捕未得一日至鄉講未
畢械以歸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二十九年十一月
八日引　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宰黔防乍錄
少劇飲善書及爲吏一皆屛絕祿所入衣食其族姻者

十餘家惟不以言詞假人或面斥人過至斷獄則與民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時讀律例曰合人情安吾心卽中律例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黎恭人子啟瑞以修撰進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每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受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人維梁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六月六日葬桂林北關外祖墓側啟瑞以書告且請銘其詞曰

吏也而勞避位者媮二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嬉得
喜失悲逃爵之士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譏古義
孰明惟君念兹不以子逸去祟就卑供養曰否臣力未
疲翦翳蔓除荒爲民去疵位不竟功德則永垂

柏梘山房文集卷十六

讚哀詞祭文

上元梅曾亮伯言

陸母林孺人像贊 戊寅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

吾心先人之而不以爲疑怪若天下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乎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毋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殯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

欽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淚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䰟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生先生文章滿家皝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乎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楊忠武公讚丁酉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郅天兵四臨北合南逋公以宿威首𧾷楚停提軍陝畧斬虺搜狐死士百人䨵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閫鉞以訖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

土崩岳碇聚其梟狠萬囚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回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
子亦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　天子
嘆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
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臚
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婁澗鈞刺史晉磚硯讚庚子

先生之硯泰始之磚蓋歷年千六百六十年之久乃特
拔乎鯢淵陌上之駝延津之劍杳不知其所之也獨塊
然其天全方其孱泥塗淹歲月如練形息踵長生久視

之士遽然大夢而五馬南渡了不知人世之推遷及其
謝瓦甓揮雲煙如山林徵士白衣臺閣釋蓬累而登仙
先生得之將以談正始而詩黃初也庶幾哉與子相友
以忘年

福姪哀詞 癸未

姪名福生七齡而以痘殤後其兄之死二十四日嗚乎
哀哉吾悲吾兒時不知有姪今哭吾姪又若吾兒之未
嘗死也嗚乎哀哉
橫目兮紛紛交衢兮如雲亹婉孌兮忽而逝汝何艱兮
人之易汝敖兮家林汝步兮中庭嗚乎奈何兮盡其無

生

馬職朋哀詞　丙戌

道光六年九月余道出南陵北門橋輿夫曰此夜行船下石碕路也蓋余故人馬職朋溺死於此而余今過之已三年矣悲夫余與君兒女姻也始相知於揚州吳氏君眉宇高爽見人多落落不屑意於衆賓客中獨余好也而余亦以君年少才美非不得已則可無游以廢學君聞言聳然歸祁門不復出錄余文一通而去後每省試得見君出所作語益奇而君女殤余書慰之曰職朋之女固梅氏婦也又何間哉君大喜復書留聘物不還

未幾而余子亦殤欲告君未忍也而君死矣悲夫君之
齒少於余精銳通敏讀書過目輒能舉所疑詩文皆眞
知古人深處惜乎未極其才之所能至而遽死也夫古
人有無所表見而深識之士悼惜其死者彼固實有見
焉而特不能以所能至而未至者望其信於後世也此
識朋之可爲深悼惜者也君之卒也以考優赴太平學
政署夜起旋舟人不知平明得其尸數里外君名豫兄
弟三人君交游獨多每省試至余家羣從諸友歡笑滿
一室君死而君之兄亦憔悴不復來試余與君家蓋自
此疏矣尤可悲夫其辭曰

臨下江之流水兮想靈魂之飛揚波滔滔其遞換兮悲獨結於流光儼眉目之宛宛兮若歌嘯之在旁將循波而留執兮東極意乎扶桑斂予心而尋昔歡兮何年盛而意傷余固識君侘傺之多艱兮庶壽命之猶長君既喪其息女兮余又罹此童殤悲君死而不悟兮謂此婚之未亡惟生才之艱育兮固前世之所常孰邂逅於奇禍兮哀微軀之獨當緩余轡而首路兮涕反袂之浪浪

祭陳石士先生文乙未

嗚乎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仰其私我初見公棋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

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𢥠然年丈造門致
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客譽我惜惜人或貌應
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
初入都翳路顛顛摧轂於泥期居人先躓垤莫振拜公
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
文字萬過于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捫竹摩松問屋所價
謂終結鄰同臘共蜡跳跟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
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
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闈中提
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逐金山之焦僧帽對着

閣榜松寥屋腳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杭海神上潮圖
樓大槲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
粗粗杏衫朱魚游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
叢穿透陰蒙從慫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棋提局命擇幽敵
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閭胥隨至外孫遠來繼
者愛揩于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遣
毋憂勖勤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
冬意滿莫歛歳除忽忽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讌
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
手於榻為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為文子知

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芻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踦閭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乎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土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子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祭陶文毅公文 己亥

衡山之英湘水之靈其氣清淑盤魄而曼衍物產名材不能獨當也乃託名世而呈形惟公稽古之深博世務之通明詞章之鴻碩議論之恢閎得其一足以傳世而

行遠況乎合衆美以成名然於公猶其末節也其所以上承　天眷下垂政經而囊括萬有者獨稟乎浩氣之充盈雷霆震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謗而不驚譬如長江大河直瀉千里鯨鵬蝦蠏撇波旋瀨而逆折卒不能阻其萬折之必東也肆浩溔乎安行嗚乎哀哉誠足以回日車辯足以雕萬物而不能不困於二豎之嬰鍾山之陽冶城之東遂不能一日辭榮而養疴也攀箕尾而列神清昔公監臨於南闈曾亮方里居而未敢冒謁忽紫筆以賜書曰此吾撫吳草也子其序以相揭繼追陪於尊俎或官閣

與林樾謂年家子而有文時籌振其乏絕忘國爵而下交感知己以次骨公入覲而兩見於京師幸丰采之未變於飲啜晉濕疾之幾何聞偉人之就沒伸鄙文以塞悲痛意滿而難挈上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其私也敢援前言以自綴

柏梘山房文集書後

右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曾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曾滌生邵蕙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談讌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

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踰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閒關憔悴挈家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翰臣謀鋟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王墅徙居淮上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也盡裒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既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按是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自定閒增損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其

中碑志記序之類謚峻以潔先生性簡淡若無與於世者至其剽剟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覩而尤以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旣沒先生序之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擬言風俗書略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

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沓然無聞明之時尙淸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百數十年來其難遽起於田野之姦閭閈之俠朝堂學校之閒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時

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嗚呼
異之旣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旣老而顚頓幽憂以死
也其可悲已丙辰九月後學朱琦

柏梘山房文續集

舒伯魯集序 甲寅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贄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詞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部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

伯曾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卽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夐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夐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曾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曾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任節婦傳乙卯

節婦蓋氏蒲臺人臺灣府知府方泌之女佛坪廳同知鈺之妹四川即用縣星階之姊歸聊城任儼九江道蘭祐子也舅姑卒夫貧廢學婦以母家所貽財爲夫延師得入學有聲婦甚慰喜無何夫暴疾卒婦適歸蒲臺以不及與夫訣也痛欲死之贖質庫衣爲殮具家人防之嚴且爲立嗣遂不復言死葬畢治家事縮嗇衣食償所負親友財撫嗣子及孤姪子女皆合恩義嘗語姪曰汝叔昔未葬負人者未償故我久不得歸母所今事了汝暫理家我得少休息田貨若干畝爲我歸蒲臺資餘衣

食汝弟汝弟幼汝當記之然亦竟不歸蒲臺惟時至夫墓一哭返卽已當晝必閉閤坐移時卽出或時以酒酹夫墓餘奉其家人或自飲以爲常一日閉閤久不出則以藥置酒死矣餘藥置几上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也年三十

梅曾亮曰節婦殉夫時去夫卒一年矣其飾言貨田爲歸計志豈須臾忘死哉弟星階嘗過之以甥爲託亦甚念其夫後矣而不忍變其初志者竟如是夫瞑目而決固已難矣忍曠歲之死而無人覺其微其志慮固尤爲危苦哉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乙卯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粱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旣禮畢周覽兆域追惟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曾亮乃謹譔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静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

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
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緞遷贊善中允任貴
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
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
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
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
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
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充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

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

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大徧揚光攬輝八紘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輶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咏歌秋賦春闈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計黜撫見功請丈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被駮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飢畺吏束手惎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嫥娶孰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翼教惟式公有年友宦蹇而終恤嫠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内含不億人誑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沒爲人思況門下士厚

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躓顚完其痏痍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綷縩聲磨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太乙舟山房時義序乙卯

陳淮生太守以碩士宗伯公時義屬曾亮閱定且曰爲先公年家子而相知深者莫如君其爲我序之蓋公之文於明之諸君子工爲文者皆深得其神理而一衷以宋五子之說故其文質而不華正而不阿讀之知其爲德人也公少從學於姚姬傳先生先生之詩古文詞今

好學深思者皆篤好之爲海內所宗矣至講授時義或謂爲高遠無當於場屋公則自從學至登甲科校士視學皆以陸清獻及先生所選定者爲諸生程式蓋不惑於流俗而奉一師之言以終身未見有如公之於先生者也然則謂必偭背規矩逐時好始徼倖於一獲者豈不誤哉昔嘗見公文有姬傳先生所閱者光氣俊偉似陳臥子諸君今此文已不復存蓋公固有驚俗絕塵之才務抑而歛之而才之足以行其法者自在也苟無其才而襲爲樸拙陳朽之言以掩其虛薄者不足以知公之文矣

陳淮生時義序乙卯

吾友淮生官部郎不復應試乃總其生平時義屬余序之君幼承宗伯公之文派而長從學於姚鏡塘郎中郎中之文節短而味永得隆萬人深致君擩染歲久欲爲孰軟媚耳目者下筆輒自慚至應試文固降心抑志勉以就有司之繩墨者而自人觀之猶驚而不相習也然宗伯公未嘗因試而以其文爲不工君亦不以屢困而自變余嘗坐其齋中見所習文皆應試者所不經見而以此投合於世可謂知所好而堅於自信者矣雖然君今且出爲郡矣守以下吏而執事者衆將有承守之意

旨者焉而亦必有勤民潔己之吏侃然志古道者也投之於世而不合則廢然而返其不合也在志古道者亦自以爲降心抑志就上官之步趨者矣而猶爲世所斥怪此君之文而不見遇之說也君蓋將鑒於是而反之則阨於文者即其所以達於政乎是可賀也

葉石農先生教思碑乙卯

昔班固爲儒林傳其授經者必著其弟子之名數流傳之近遠以爲非是不足以見其學之醇駁苟其學之醇則信而從者其徒必衆而其師之學益昌故著錄之弟子多者乃至千百人雖貴至丞相封侯其所受師法不

敢改也然自漢之興爲六藝大師者八人而其六人皆出於齊魯則齊魯之間師道固尤盛於古而後之君子有不可聽其曠絶者歟葉石農先生自年二十四五即以經書及時義文教授里中至六十餘歲不輟弟子從學者常數百人遠者或數百里又有遠不能及門而必寄文以求政者其舉於鄉及禮部者衆矣而人皆以爲能得師傳無倖獲故遠近爭附信有如班氏所言徒衆之盛會車可數百兩者雖謂儒林之風於先生再見可也歸震川於文學孝友亟稱吳純甫其學徒經指授者多取巍科登高爵而身終於一第先生之內行脩試禮部

一再而罷與純甫同而實事求是之學於說文方言小學訓詁皆會通創獲有所撰著非規規於場屋之學者比也而世之言實事求是者又或守高反古於　國家設科取士之方及儒先依經立訓之道齟齬而不合以之自爲學則可矣非所以語通方廣教思也若先生之教沒雖已數十年門人追慕皆久而不替羣欲立碑頌德慰仰止於無極則傳所謂老而教沒而人思者歟於是衆以侍郎楊公實隨其先贈公兩世受業淵源獨深碑宜爲之詞侍郎曰某則誠宜爲之然是文也必吾年友曾亮不得辭乃撰次其事以被於石咸豐五年四月

上元梅曾亮撰

姚姬傳先生尺牘序 乙卯

姚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固有別於文矣惜抱軒尺牘凡數百首與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至朋友學徒則論學及爲文之宗旨爲多夫學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淺既屢見之文集矣今尺牘所論雖體制不同而其義則微顯互證可相輔而益明蓋其信於心者深而敎人也誠故或莊言之或卒意言之其理未嘗不更相表裏無稍有齟齬於其閒此亦足以見爲學之不欺雖無所爲作而出

之者於詞無枝游未可以其別於文而忽之也同年楊
至堂侍郎深企慕乎先生之爲人以爲其超俗者非獨
文與詩也卽尺牘亦德人之雅音因以新城陳氏刊本
延高君伯平重爲校刊伯平遂悉手寫之以上版字體
渾穆使此書益可欽玩蓋先生所論學術非獨與流俗
殊也卽稱爲學人者亦未嘗儕同之故信而好者或鮮
然則侍郎固有過人之識而能心知其意者哉咸豐五
年九月上元梅曾亮譔

季諧寓先生墓表 乙卯

兵部尚書閩浙總督江陰季公以所爲先祖行狀寄同

年生梅會亮爲墓表曰先生諱熙字諧寓祖起鳳康熙
時舉人官戶部主事考諱愔妣趙夫人先生亦娶趙氏
家故饒以田媵女後趙氏貧先生歸其田復斥賣乃衣
食其家年二十六趙夫人卒卽不娶終身無妾媵鄉人
皆奇其行伯兄以醫出遊歲暮歸先生亦罷生徒課歡
適相聚出入必偕芝昌不及見會大父而見先生之事
兄也和而恭及平居言動作止皆合古禮式遇人無貴
賤疏戚必以誠與人無爭而皆憚其正自少至老課徒
三十年而精力尤萃於其孫故芝昌不名他師命鉅鹿
君改教官書已作矣停筆語孫曰代汝父課兒使汝父

得恤民事亦可也至署所鉅鹿君每侍食揮之去曰無曠民事故鉅鹿君爲清勤吏嘉慶十六年七月九日卒於署年六十四逾年葬江陰東門外黃山阡與前葬趙夫人墓相望也先生貢成均當選訓導後封文林郎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知縣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提督山東學政晉贈榮祿大夫吏部左侍郎提督安徽學政再贈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兼署吏部右侍郎再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都御史子麟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孫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官編修歷官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都察院右

都御史曾孫念詒官編修元孫綸全二品廕生玄國楨
蓋尚書公自述其祖行如此夫以公之迴翔清華揚歷
中外名節完粹子孫賜弈趾美此其先必有卓德高行
殖於冥冥之中爲人所不及知卽其子孫亦莫能言之
者故天報之優而福之遠如此也然不能言而不欲稍
誇言之此尤後嗣光大者之所難而實先人有德善者
所樂受也昔蘇文忠以其祖行狀請同年曾子固爲墓
誌蓋明允草創之而文忠潤色之者雖子固之文豈復
有加於是哉然仁人孝子之心不自專其先人之美而
必公之於能言之流道固如是也子固誌職方蘇君也

簡而深文而不浮蓋能稱文忠之求而不爲華言者則公今之所述其意豈異焉獨爲之子固者則滋愧焉而義未有以辭也遂謹爲之表

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楊公家傳 丙辰

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聊城人父兆煜官即墨教諭公以道光二年進士知縣貴州權長寨同知有夫出婦者公朝勸至暮不爲斷離卒兩悔而泣有老吏視事必侍側聽時點頭太息蓋訟者之僞隱於官而不能隱於吏故歎公能察微也補荔波縣多苗民同官日苗民懼繇役君來獨否疑有操切術顧君日與書院生說經

習文此何術也以明保循良第一調貴筑陞松桃廳興
義府知府調貴陽陞廣西左江道調湖北安襄鄖荊道
俗忮堅多盜提督羅公思舉有古名將風視大吏無如
也獨重公謂能治盜父憂服闋授河南開歸道轉兩淮
鹽運使未赴擢甘肅按察使捕妖民夏長春李一元其
黨與散四方者與川督寶公興陝撫李公星沅密𠤎飛
書悉就擒捕中衞有貞女家誣以忤逆笞死雪而旌之
其時禱雨卽沛人以比東海于公權布政使時有履勘
邊地之　旨公曰甘省瘠貧泉源不可恃按畝徵必爲
民困任其事者以　朝旨不可違然以升科復停者數

十縣猶公力也旋擢陝西布政使關中旱飢巡撫林文忠公奏請自代　上慰留文忠以公權巡撫公閒命禱神祠素衣齋食入陝得微雪望　闕謝　恩雪大作晝夜霑渥文忠乃折簡賀及陞巡撫諭屬吏曰三輔土厚民風純然大災後元氣弱牧民者無事更張也比歲大熟回疆警　命權陝甘總督總理糧臺事已轉江南河道總督或以河事爲慮勸引歸公曰吾知稔矣徒以受　皇上特達恩以縣令超擢至此欲決去誠不忍於心未至南河時已先減河工費故公至盡力搘柱者二年後一年而豐工決與總督陸公除夕風雪

中幕宿河上薪炭鹽米不以費屬吏官錢官吏興奮歸
實費於工及成而敗然較嘉慶中費不什一故有餘以
爲後圖而粵匪事起犯江甯江南北騷然關津租調費
歸河工者一歸於糧臺而工惟用鈔又以公兼理鹽務
然商逃利空不足有所增補河事倚閣不行而鄉勇備
防堵者方日日索哺公先機運微籌畫兵食不見罅漏
兵民安謐於無事浦之南江甯鎭江瓜洲西北則廬州
北則河南賊或據或流烽火相望不絕獨麗浦郡縣民
飲食得安樂商賈得販賣熙熙然不知數百里外有十
萬環寇師豈非公心力之爲之歟而公之心神亦自此

傷矣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於署年六十九淮揚
民常困水就倉江南近三四年江南民渡江者數十萬
人而水不告災米不增價此非人力所至故人皆歸福
於公而公則以塞河未成自悼歎臨終時猶籌度其事
未已也配徐夫人繼娶朱夫人子紹穀雲南大理府
通判次子紹和二品廕生舉人改內閣中書孫保彝女
五人所適皆彬彬詩禮家焉
梅曾亮曰林文忠公可謂知人矣其言曰楊至堂乃聖
賢門中人也夫自守而不能容人隨人而不能自守者
皆不足以運世聖賢者能運世者也至堂守身如金城

湯池粟私不可攻至與人接務恢恢乎如河嶽之無涯
量鯨鯢之巨細犀象虎豹之珍怪無不容納于其閒自
縣令至封疆守正無媕婀而一無所齟齬葢不以處己
者望人之同故正人與之卽志行殊者亦信其無私利
心能推利於人而不害其事也予館署中對案食者一
年公辰見賓客治文書事畢卽手一卷晚食後會談文
藝及往舊事其事父母待兄弟朋友及和調家庭言動
有常節一以宋儒之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音聲訓詁
亦勤懇研究陸立夫嘗語予曰吾向以至堂好蓄書今
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公亦自言古人曰歸耕吾

不能矣若著𩏂冠披羊皮裘課鄉里小童經書吾誠樂之其所得之深遠如此吾於是益歎文忠爲知人也姚姬傳先生嘗言近世言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而摘其文義小疵相詬病是妄人也公深契乎先生之言而刊其尺牘卽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見矣

先君子校刊伯言先生文集旣成續校詩集駢體文刊未及半而先君子堯穀等泣請先生爲傳誌之文時先生患鼻衄旋淮安寓舍踰旬撰家傳寄示不數日先生亦卒是爲咸豐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僅二十四日嗚呼迨穀等促工刊蕆詩及駢體十

五卷都文集爲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見矣此傳編列文續集之末目仍分年而爲丙辰特著一篇愴誦攀號追慕罔極孤紹穀和泣識

後序

讀書深胸襟高故識解超而觀理微論事覈至其筆力高簡醇古獨得古人行文筆勢妙處此數者北宋而後元明以來諸家所不見爲之不已雖未敢許其必能祧宋然能必與宋大家並立不朽於作者可決之此固先師平日所力追而惟恐不全如志者也吾黨二三子皆當避舍千秋大業非悠悠愛憎之口所能標榜忌疾移之者也戊子秋七月弟方東樹植之識


21101000187411

自序

曾亮總所爲詩得若干首而自箴其失曰蓋聞言不虛立古必驗今牽蹙前耶鑒茲來軫天實無家拾遺發江關之詠蜀道多難商隱標井絡之旨若乃提挺往事言成典則紃察今情虛而無徵某山某水乃周處風土之記書名書姓實班固人物之表此一蔽也且夫爲鍾則大爲鈴則小其物則是其言則非故山谷爾雅之演乃香傳之微詞元亮山經之讀亦陽秋之隱語蓋罣牢乎萬物得反覆于三隅豈徒極命蠢生叩景玩物心在一喙神厲九霄此則武王之銘同乎金石之錄離騷之經

資乎草木之書體雖沿於皮陸義難疏於毛鄭此又一
蔽也右軍蘭亭之咏不殊常語安仁金谷之詩未聞好
詞何者意非積蓄詞由豪舉且獨在之慨當抱影而彌
甚掩卷之笑非朋從所與知今則對客進牘字惟談讌
舉杯當歌聲必論感以常談爲才語謂褻虐爲高言此
又一蔽也樂府所被實錄斯存太傅長慶之集深規乎
比上水部怨女之風不失爲自鳴若夫名沿技錄情同
子虛採扶疏之春華便列子夜之曲拾參差之香草已
登房中之歌此又一蔽也語得來處拙而足珍言乃無
稽巧而必斥世有擅六藝之場累一集之富而遑孫卿

則典之戒或蹈籍氏忘祖之譏譬之鶡冠自喜弁師不存其名龍鮓多怪湯官本無其製昔人謂所作不可悉難難則不知所出此又一蔽也且夫詩者乘興而言盡意而止猶夫鳥獸叫音情竭者不復懷其響大塊噫氣怒鬱者不能收其聲而鄙淺之士好爲自文竄句有關鍵之閉安章如糾纆之合夫積土成山居然懷谷積水成淵自能回湍今必穿土以助其纚運之勢激水以增其盤渦之觀此又一蔽也疊韻之巧盛于蘇黃和韻之風流于元白意在騁捷徑之險巇示回翔之善迹夫安貼于制韻既外重之患深欲深明其本章又曲傳之患

起矜此難能競于碎義是猶削足適屨屈頭便冠此又一蔽也要津之區才俊滿前投贈之作侈言無驗或三德不振而揄揚過乎曾史或九能未諳而傅會極于屈宋此則腐毫之相如卑于掃門之魏勃陳王之八斗賤于正平之一刺此又一蔽也夫古今代興雅鄭異響凡此數端多不自拔況季緒之才作者未逮師古之失自知爲難就正有道不其懸歟顧以少好吟弄長多坎軻凡爲悲歡萃此楮墨欲使已滅之迹按履可尋不停之聲眠琴如在非此贅語曷留景光輒編以歲華都備日記云爾

栢梘山房詩集目錄

柏梘山房詩集卷一

上元梅曾亮伯言

錢塘觀潮甲子

江南客子悲秋風扁舟乘興將入東錢塘江頭秋雨過
俯仰塵土慚清空滿江大船忽掉尾漁舟拉雜竄葭葦
千人傳呼看潮來大堤鼎沸飛黃埃此時山川不改色
萬目決眥余方眙雲然江聲滿天地腳底擺闔坤靈開
神移天動不見水人言已過嚴陵臺餘波呀呷吸光景
仰視白日翻驚猜奇觀倉卒惜難挽回船晏坐爲心哀
成功不退信有此入江不化胡爲哉明朝更泊富春渚

未著羊裘心已灰

天發神讖碑舊置江甯縣學尊經閣下以其易得搨者少嘉慶乙丑年五月碑燬於火不可復得矣乙丑

炎官吐火月當午尊經一閣成焦土就中天發神讖碑皇象筆法號奇古何年剝落已三段更作劫灰無石補遂令墨刻重靈光對紙摩挲指畫肚上言靈編降吳國鬼神山川告天祉此時陰平已策勳豈畏長江限門戶平吳進取二三策前有羊公後杜父惜哉子敬先吳亡謀國無人急車輔銀書三年應天出金鼎八月歊雲吐

紛紛詔子古同轍往往墓殯羣歌舞皇矣帝謂豈天書
鬼笑靈談竟相祇六丁下取或神意野火嶧山同一怒
卻教惆悵讀碑人聊爲作歌規石鼓

贈王仲瞿丈 丙寅

早歲聲名寶劒篇論兵談槊過年年三車作伴行千里
一飯留賓破萬錢南國微詞聊寄傲東山遠志已堪憐
只今憔悴西湖上遶屋淸溪二頃田

擬隋師東

海表旌懸落日黃伏波威望久鷹揚從來馭將須推轂
何意生兵又啟行跋浪奔鯨憑窟穴依風邊馬習樓航

定知王者師無戰飛輓惟供百日糧

贈胡聖基

腹有詩書面有垢古人古人終在口揚眉欲陳策二三
低頭不知椽八九先生讀書不食肉弟子肥瓠師瘦竹
平生齒冷登封書行藏不須季主卜

官府

遙望金銀似有臺仙人官府莫徘徊會看博箭金神至
卽喚投壺玉女來

獨出丁卯

弊衣獨到瓦官寺白楊蕭蕭春無地意去翻憂事會來

此生未曉神靈意誰家好竹似隱淪最喜解扉無主人
自成來去不相管正用此時得任眞

小遊仙

舉瓢蔽日咏霓裳捲起黃河瀉羽觴杯酒乍涼還乍暖
歸花幾度又封霜

衆人

舒州之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長鑱長鑱白木柄
我生託子以爲命古人哀樂何其多衆人熙熙奈若何

爬沙謠

爬沙想像走千艘能使渾流暢怒濤何意司農惟節用

至今都水屢宣勞高郵岸影東西斷洪澤波聲日夜高
回首雲梯關外路海門沙遠不勝淘
河隄使者急分憂欲仗金隄奠一州不見尹忠嘗切責
翻疑孫禁有奇謀未妨故道朝朝改那意高門歲歲修
樵米頻聞須大使定知赤子免魚頭
京師漕事重輸將士女遊閑盛五方飛輓直須梁漢米
迢遞翻借海陵倉何曾沃野殊三輔常憶餘糧腐萬箱
强幹弱枝須要術古人何地不農桑

戊辰春冷公調之徐州余之武林作此戊辰

我已看山倦浙西彭城君又俶裝時漸除豪氣依人久

行近中年結客遲三百銅錢誰共酒五千文字且吟詩
赤松黃石多奇迹何日同參世外師

武皇

武皇廟算已休兵潤色雍容致太平豈爲樓船收建德
竟同旗幟幸昆明娛遊嘉頌臣工事供張歡謠父老聲
尙想宣房來萬福漫言此出近無名

咏史

何者非廉吏誰能隱羨緡嘗思天下富不在長官貧其
治須良守分憂憶古人由來先六計郤獻本君身

寄公調

有子才如下水船只今記室且翩翩八言耽酒宜千日天許溫經待十年白紵裁成多是女靑樓居處半疑仙憐君感慨常無盡未必能禁歲月遷

書天台石壁

窟穴靈仙信有之桃花洞口至今疑石梁獨對丹崖坐瀑布喧喧十二時

游天台

聞道層城舊有梯石梁今日步威夷湞淪野水奔川急寂寞閒雲出岫遲但許與公堪作賦惜無太乙可求師長蘿葛藟分明在欲挽飛莖轉自疑

開府

開府論兵玉帳中誰教橫海失英雄杜侯何致聲難辨楊僕多因約未同未必妖凶終續命最憐飛將竟無功監軍休仗辛毗節持重軍容有數公

漫書

冥勤其官以水死百年未遠九河疏王景水門亦人力蔚宗始廢河渠書黃河之水入中國千七百渠始成川武皇功大心轉小

惜報聞罷齋延年

我聞治河無上策兼中下策未十全涪翁老去不解事

有器不知能濬川
距川畎澮禹功美水利曾聞遍九州書仿河渠空自擾
志傳溝洫有誰修

贈王小梧

王郎胸中有三昧冒以茱根勝山膚男呻女吟不低首
沾沾自喜應時須東西八已一候尉簡書無事身馳驅
王郎利劍不在手千首詩澆一杯酒　本朝文士模貞
元往往詩篇藉人口愚山五字工一格竹垞萬言輸八
斗漢廷老吏推漁洋惜哉原本不精厚君能提律擢堅
城猶勝海表懸虹旌男兒富貴亦自有要貴能箝食言

口不然大河前横居有竹羊肉千觔酒百斛

無錫道中

澗底孤花媚晴昊含笑不知春去早獨立甯甘糞上英過時誰惜霜前草宜春殿裏眞相宜手無斧柯不可斯書生不惜被花惱三嗅馨香知我誰

龍潭夜發

見說近鄉無百里翻愁風水阻揚船獨騎瘦馬行長夜暗逐流螢過短亭但使間關常負米敢將身世嘆浮萍遥知欹枕高堂上合眼江湖夢未醒

回舟

同舟春水依然綠物態芳菲客意非竟使鷗成今日舞
誰知鶴爲故人歸撫躬尙惜懷中刺顧影終慚身上衣
欲把長鑱尋要術南山還恐豆苗稀

寄小梧

昔聞越中山水奇閒居官閣無由窺與君古歡成邂逅
如得邛璧深忘疲多君於我盡忠告行私文字不容粟
我時護前欲自伸君如受垢顏色嗔屬者經師析秋毫
孤燈照花時一遭百篇或求日本國胡盧漢書索價高
我思誤字乃一適昏溢宜嬾更成癖君才視此殊龍鰕
我如泛海得月槎邇來學射少三耦好事如君亦能否

君但勸人勤讀書豈乏高賢蹋台斗

書團扇

佳人自倚在山清賣盡明珠笑此生出入自宜懷袖裏

絕憐顏色近前頳

嘉慶七年冬宿州狂徒猝起秦君攀魁攀蓴其鄉

豪也以殺賊得勇爵為余言其兄攀元死賊事

因記之

一夫夜呼刀百口剝鼓州前門不守夫人從子不及走

健兒肘後印如斗乃兄如虎心怠亂指揮謂可鳥獸散

十盪十決槍半段有弟有弟終殺叛

無錫咏子規　己巳

春風何事上花枝惆悵花開付阿誰惟有子規心事了枝枝啼到落花時

過虎邱

釵光鬢影步風花晚向星河學泛槎燈火漸稀人漸散歸潮落月擁琵琶

武林歸舟作

歸時杏花落來時梅正開不知緣底事拋卻兩花來

遊畢墳

死後賢愚長寂寂深松茂柏又何如誰將零落山邱地

早自安排華屋居竟使峯巒皆我有何疑魂魄愛吾廬
滕公自有佳城在豈止生前未駐車

五人墓

殿上洶洶五虎守四十孫兒牽十狗五君忠義何堂堂
揮斥緹騎如驅羊殺爾好官尚如此何況覬覦作天子
逆璫聞之心半死不然助逆之人如附火何以呈秀尚
言時未可

不覺

不覺年年春帶賒戲看車馬入隣家心隨胡蝶不知遠
忽見含英蘭蕙花

贈章渠賓

錢塘章渠賓家始富而終貧佩一簫爲江湖老賓客余無時見其不自得也世有遊翰墨之囿而胸臆或束縛於窮愁今渠賓役思小物舉俗觀所挾以嫣姱一世者如風日之不能攖然則士君子之假於物以全其天者有小大乎哉有至不至耳故歌以三歎之

髯之須麋老松格千金散盡身是客顏非昔紅俗眼白短褐長歌不受憐寒簫一枝過年年九靈收身其天全君有草堂歸未得西泠橋頭好春色嗚呼行路方偪仄

桃李

遺鈿墮舄落香塵桃李蹊中不斷人誰道漫山總粗俗定知非爾不能春

寄王小梧

臨安別後多書札史論精嚴見性情俗學未堪隨計吏丈人肯與共功名此身久許靑牛句當世方期白馬生客路永嘉山色裏憐君隨處得詩聲

咏古二首

文帝好黃老武侯治申韓操術如水火夷險皆洽歡活國自有經微言斯無難仲舒不當國儒者乃哀嘆

儒者貴名實敷納言爲先晁賈二三策施行見當年推

書發嘯歌豈無時世賢大哉聖人言以爲得魚筌禽犢

取公相恩施喪其權恍惚杳冥中搜求令人憐

偶書

千艘競張帆受風亦無定遲速互相踰收帆忽相近

寒士篇

希世有高符寒士無良圖烏生八九子返哺望其雛尾

長翼短飛几几屋上竊脂更去田中將荼安知射生兒

兩丸目盱盱豈伊不魂魄飛揚阿母生烏子時得食亦

甚崎嶇寒士亦有千金軀奉承二親難走趨

題人齋中

六月火雲不到處三冬文史總相宜窻前綠滿如春水黃蝶飛來人未知

絡緯

新蟬昨日唱薰風絡緯驚心小院東先恐西風飛一葉空庭仔細看梧桐

送家庚生兄入都

小山叢桂發蕭辰惜別怱怱捧檄人家世淸卿堪念祖古來小吏易收身漫隨東郭求都尉且喜南州慰老親卻念投簪三徑日故園芳草幾經春

呈秦遠亭

公子歸來猶昔歎龍門不見涕潸焉膏粱自可擅天下
瀟洒無因常少年冠履當時恒滿座米鹽今日覺論錢
愚心亦有無窮事同是悲歡不似前

有聞

四十男兒位上卿青衫破帽忽長征引繩豈爲排朋黨
束縕偏難望友生疑行詎關和嶠癖先機終愧日磾明
可憐兒女還安樂絕域誰同萬里行

哭幼弟會誥

昔余戊辰春始東東遊裝余子方及晬余弟載弄璋五

月余始歸入門喜洋洋有兒庭前嬉娒抱過我旁客行未云久不謂弟已長呼名問是兒可能識爺娘我言未及發我妻哭在房我妹掩面嘑我母痛捶床心知子已卒呢呢不忍詳回頭抱我弟解顏慰高堂痛定始自思繆誤近不祥復念丈夫身忌諱那置腸豈知隔歲秋我弟竟為殤汝語未成音安識疾所藏悲哉軀幹小備此藥石嘗亦知阿母悲口呿淚盈眶去汝咫尺間不到汝膏肓天地不汝寬我涕空淋浪昨日嘑母側今日歸高崗高崗無人居汝嘑誰汝傷嗚乎弟兄恩不得其死亡

今夕

今夕何夕燕畫堂春燈照月花滿牀笙簧四合如垣墻
衆賓兀坐軀洋洋但願此曲如天長美人元鬢亞明璫
金搖翠羽動遺光滿捧金盃綠橙香以色授我勸我嘗
月落參橫樂未央忽然遠心墜渺茫

柏梘山房詩集卷二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方植之庚午

君才豈是飢驅者四十居然非盛顏嘗喜著書宗苦縣可能養拙在窮山地因蝸角多蠻觸人到蛾眉懼復關寄語諸公寬禮數久因潦倒歷憂患

了知

了知不是夢今夜月偏明底物爲長策深宵戀短檠途窮知有我性定覺無生未信詩書祟高吟得友聲

吾道

咄咄千金原敝帚蕭蕭萬卷伴寒菹古風未必無來軫今月還能照索居斯世何求惟一飽此生可得是三餘那堪遶屋扶疏樹作使秋聲到草廬

秋懷五首

霜威有先聲木葉日蕆儆戰風終夜鳴未肯受驅屏終然坐銷歇俄頃悼前猛黃花淡如此秋堂對疏影

榮落固同歸先後孰行籌衆綠亦未歇一葉獨知秋在樹强爲名辭柯無薰蕕階空自成語哀怨鳴其儔

吳門王惠川讀史十過了毛徵九牛富夜萃一狐贊貧賤已足驕仕宦那得巧平生功名志今日在溫飽

懷文不抱質嵬容豈能賢異之非文人餘事亦歸姸理
照無端倪廣心爲誰憐一寒今至此矢口不論錢
植之哦七字高浪駕青鯨纍纍葛一耶孤笑寒花明崎
嶇從此始送者返夷庚愁城鐵不如無使頓心兵

呈管異之

我生二十猶卻掃嘗信文章有交道吳門王渭雅所親
得一已盡天下寶姚公道我造君室愧爲邑子知不早
文章絕脈獲秦餘典型瀝耳聽周考十年抱經遍東國
歸來忍飢事幽討人生貴賤如草木水居蘊藻山檮栲
眾中駛駛祇自知天眼矇曨誰醜好君言物論底用齊

且試苦吟同絕倒

偕異之遊東城　辛未

推書出門無所之訪君深巷無人知署門七字異常語排闥直進中哦詩主人相見一撫掌作此窮讀甯非痴君言東城有佳處衆山可對盃可持行行且止雜笑語經過闤闠穿東菑荒園昔日爲誰好嘆息吾行猶古道野桃蓓縮不著花春泥棲苴斷行潦皐壤餘意兩人同踏盡空林葉如掃每思寂寞何所愛故是成虧了不早春鶯三請楊柳陌似言誰家杏花白不嫌隨處好生哀佩壺同覓晏容宅

寄外兄王惟月

舅氏門庭感昔游十年嶺嶠別悠悠爲秦贅壻誰青眼問趙孤兒已白頭竟使東南隨孔雀欲迴西北愧牽牛傳書問有相如病可向花間戒酒籌

贈馬韋伯

面長一尺自言奇二十閑居豈數奇彈鋏不須爲客早閉關甯悔讀書遲幾間畫虎成名士未必雕龍即器師富貴致身君自有貧窮惜取少年時

哭殤子鶴算

汝母夢中哭亡兒偕汝嬉爾時猶未疾我意已潸悲父

竟何年識兄眞有處隨獨憐俱兩小魂魄豈相知

避暑過管巽之齋是日小雨未成同坐者朱幹臣

吏部馬韋伯茂才侯振廷舅氏

九天烈日無雲垂肓風揚塊土坼龜皇天不雨農釋耒
敢惜藥院無苔滋我雖活國少官守哦詩正苦恒炎曦
觸熱往從二三子淸言耳飽樂不支燈闌語親各自嘆
翺翔倫黨皆天慈艱難稼穡終在口坐看雲起同伸眉
中庭欲試雨點壯翻愁舉體無淋漓雖然淅瀝漸滿聽
華月已掛東南枝頗聞黃流溢鉅野水脈難縮勤
堯杳天於尺澤何所愛哀益無術眞龍痴昨過靑溪大

堤上游閑士女巧弄姿煙霏霧集泛舟入彩雲照水推琉璃美人銜巾墮珠壓驕民籠袖銜金巵閭閻正有太平樂吾徒何事銜空悲

秋興

忽忽已忘長夏去秋來始覺有飄蕭餘花日照終難暖危葉風休亦自搖蟋蟀尚能知十月蜉蝣只欲玩三朝獨憐宋玉成寥落何處幽人可共招

寄圃述懷

梅氏千餘年宛水有家風曰余曾大父龍機邁衡工布衣謁

皇帝臺端極匪躬身有一品衣家無一畝

宮安東竟南歸曰止岩城東署門曰寄園志豈終寓公
蹉跎六十載東祖將毋同仰維文靖德保宅期無終俯
維晏嬰嗣成淸惟固窮

安居所已久生齒日已繁花間惱鵞鴨池上散雞豚四
房旣離居單門猶獨存我祖道風秀弱冠輕華軒翩翩
貴公子門舍成荒村天機樂林草扶持如兒孫土墻雖
不高折柳以爲樊醜石無結構零亂秋樹根其上施女
蘿其下自生萱好竹不論錢種柳必當門蓮亦雅所愛
紅白自繽紛辛勤十餘年垂老得負暄修竹未林立長
逝歸九原高柳今過墻攀條痛何言

先師不憂貧淵明苦年饑世變使之然恒產古所依家君困筆耕道長今未歸遙遙皖公山余季亦分飛天寒衣袖短野木霜澧澧豈無風波事謀生無是非愧彼負米賢使爾去庭闈養親固爲好安能誤儒衣

嘗觀貨殖傳亦尋野老篇高符吾豈敢致此獨無權解顏勸畦丁種菜及茲年食力覺多可豈日不論錢御冬謀旨蓄晚菘尤流涎抱甕總爲此蓄眼望冬天一朝忽凍折垂頭傷可憐童奴相怨怒采摘悔不先生理固難見卽事返自然

贈左匡叔歸桐城

方君植之能說子古貌雄情無與比偶然折券散千金
三冬無褐心不恥曚曨世事若無意要最千年看如咫
五勝新推十六家一日曾行三百里揭來爲客至江南
憔悴儒冠尙如此馬生與君意氣親得錢沽酒爲佳賓
酒酣嘆息新知樂客子逢人喜任眞當途之子多羞貧
熟視自循頭上巾不如南畝還收身青鞋布襪誰能馴
方君方君亦倜儻千言不如十斛麥等是東西南北人
送爾江頭獨歸客

放歌行示植之異之韋伯彥勤弟

既不能輕車重馬爲良賈散盡黃金佩青組又不能孝

經論語誦十通出取公卿如掇䴵世途雖寬心轉隘腐
儒自取非天窮管君學古皆時宜浮侈一篇懲漏巵昨
出長歌示方子劬篠處子云誰思人言古人亦妄耳揚
眉望天任羣嬉方子爲客更潦倒舍我二人無所之高
陽酒徒空自詫閭里未敢求書師家弟覲書但聞略能
爲大言亦不惡馬生落句新有聲財沒先居嘆家索金
陵城中十萬家我惟數子同盃杓袖短心長酒易空風
悲日瘦歌時作得飽猶須縱談笑不官且自忘溝壑君
不見利害焚和爲一身聖王不敢恃飢麟吾儕苦羨榮
期樂壯士當知原憲貧

韋伯才調蓋是庭筠長吉之流近乃云欲學曾亮
所作句律者無乃愛忘其醜耶
堂堂故智去微詞得得新功來小詩邢邵豈須貧沈約
昌黎自喜效宗師文章從古多窮者鄉里於今見異之
盜有道焉吾未善試從東郭辨公私
立春日送𢓶之酒
方子門前惟積雪吟邊尤覺不勝寒可憐掃地腰難折
尙有談天舌未乾三舍棲遲猶夏屋一年風物又春盤
髯奴爲致還書酒莫奏商歌怨伐檀
贈方長耔壬申

方子招邀三五客共尋幽絕到西城能同年少疏狂性
不逐平時徑路行吾輩自成今日樂名山應識古人情
竹樓已就君當記更有峯巒坐上生

贈吳中王南垞

與君幕府分襟後落拓揚雄分草元豈謂文詞高甲觀
郎今冠劒失丁年貧須月俸何人給病得風痱幾日痊
有約精廬終結伴讀書應道不由天

贈友人

無端自覺隔山坡昔日清神近若何示疾應勞吳客問
閑情能復越人歌春尋蘇小墳邊久秋聽滕王閣上多

每憶登臨同得句故應風景未消磨

要葉耳山同遊小盤谷偶用山谷進退格

主人隣卜盤中地我更相邀訪舊蹤今日不愁山徑古
向來誤認水源窮嘗思雲臥終何得近識天遊未厭重
餘勇惜無君共賈留看江影月明中

春日喜晴癸酉

連陰不肯放春回三月清明雪作堆今日看雲才一縷
漫天不信掃難開

苦熱

赤雲正苦蒸如火碧草偏能染似波卻念變衰容易到

翻愁熱惱等閑過

贈鈕非石

散盡黃金鬢改元獨餘翰墨得留連時追苦縣光和體不奏甘泉泰畤篇欲借方言行問字更從齊物證忘筌世途何限烏焉馬烏迹那禁有變遷

慰袁荷塘

南城秋士發幽嘆淒絕西風一葉寒壯志自因流俗激高懷終藉古人寬

贈周石生

兩人昔俱學惟金鎔一冶才智雖綿褫性情無厓岸冊

唔其呫嗶焉哉與乎也暇日蔽童昏流光不我假年來
憂患積君更合并寡魚軒侍萊衣龍山落楚艖奔車況
下走入幕誠苟且雲陽憶孤蹤泥淖悲陷踝霾風蘇臺
吹湅雨匡山洒峩峩于高冠渠渠彼大廈酬對以為囂
區蓋或嫌啞客心畏雌黃我貌空渥赭此時懷朋簪忽
如飲醎斝賤軀隔晨風德音悵胥疋休休決再計欵欵
喜一舍揚子久見嘲侯生暫辭罵時君來屐綦夜話見
燭灺豈聞蛀憐蛇各愧烏變雅昔折長者杖今出少年
跨翻思學童苗甘意受戚櫝嘗聞包菁茅厥貢遺橃椵
鯉腮又當曝雞肋倘應捨四門闢巍峩白衲扶甜閙喧

譁始亂行肅穆俄奏龎羣材信屯蜂小屋僅容馬臥疑
學弓張坐敢成箕哆偪仄窘七步昏濫誤三寫泥中冠
且挂襲下筆仍把壁蝎照可憎衣蝨歸猶惹謂硃桁與
楊是以案名榻恭惟拔賢良亦貴寄民社進途示之難
用策因非下所慮畫虎皮詎闘雕龍鮓行將游諄芒何
待夢宜樹好古頗激越獨往滯跐跔高明蹈虛空瑣碎
困撏撦師心徒自刎義肉妄思丐詩騷儕奴僕文字混
母姐誰歔悲同車奮然縱大野惟君多蘊藉去俗不綺
綮杯盤絕流宕褻底賤嬌妒餘事宜兼之多文固儒者
史林材先純子囿蘖徐槎九流紛絲麻萬緒歸籤筒路

遵迹乃遠鑿滿湍斯瀉我歌雖折楊君悟徹般若小蟲
爭鳴秋猛虡獨奏夏鳳毛騰英英鹿角拔廿廿斯言勿
詠途異趣難合瓦且當縱秋觥共醉黃華蘺

示袁荷塘

袁生學詩如射的低首涪翁竟成癖看詩近復子美魏
北征未許南山敵明月欲落天雨霜秋堂燈火共徬徨
勸君莫誦七歌曲我未聞聲已斷腸

咏史

文武衣冠拱廟堂荆軻竊發竟倉皇豈忘平日持兵法
御賞無且擲藥囊

贈小道士

偶謫人間不自知散仙來往幾多時仙家會有三珠樹不放歸華上柳絲

揚州唐文館即事二首甲戌

東郭先生不自量漫誇鼓瑟中宮商木天縹緲多仙子金地莊嚴在上方博士有時呼狗曲將軍無處覓熊光寄言年少休輕薄東壁曾留翰墨香

又

疾甚風前燕多於暑後蚉掃門收魏勃開第館荀卿呂覽千金盡劉書一紙輕未妨訛舉燭尙想佐調羹

題鈕非石採梅鄧尉圖

看花君已驚身老我正披圖愛花好一紙悲歡事不同
人間何處通懷抱斷橋幽磵獨橫枝忽憶靑鞋獨往時
請看鄧尉山中樹何似半山亭下路

贈馬斗山

問君底事行千里不爲飢軀賦壯遊未遇楊雄思訪宅
每逢蕭統輒登樓讀書似我眞嫌少掃軌何人得自由
早識文章交有道不教歸興滿滄洲

贈趙晉齋

先生不隱亦不仕坦然世路忘崎嶇古心獨抱漢陰甕

天眼能窺汲冢書嘗惜浮雲同變幻時從缺月辨模糊

青鞋布韈訪碑處試將餘意問邺墟

悼亡乙亥

痴雲抱月夜簾清燭影幢幢夢不成今日語言誰刺刺

當年離別只平平封侯竟已成虛願營奠甯堪慰此生

富貴何關兒女事九原收汝淚縱橫

寄陳師吾

奉書肯爲子公遲憔悴塵容定未知賓館秋深烏鵲樹

女牀春冷鳳凰枝人間只欲馴中散地下誰能序左思

卻憶青雲同學子池頭幾度早朝詩

題松化石圖

奇石誰能化蒼松變化神硜硜邪鑿意寂寂棟梁身已分溝中斷翻爲席上珍從來卯遇士多有息心人

贈姚春木還松江君在家數載搜葺文獻聞姬傳先生卒來會喪江甯

君從三峽赴　皇州歸擁名山早自謀東海官儀帷皋漢西河史記特宗周高風會帳今誰見他日元經待子收哭寢未終還送野把君詩卷不勝愁

擬古意

聞道河東郡川原有播遷黑風吹地轉白日與天旋城

郭過三十八民倍上六千此時樵米費信使愼哀憐

除夕

見童簫鼓歲時新翻手春盤少一人夢裏尚驚身作客

只言離別在三春

柏梘山房詩集卷三

上元梅曾亮伯言

和方植之來詩感念姬傳先生歿已逾年 丙子

君作皖公客金陵違幾春風期終勝我月旦且憑人開府脣時棟題輿首聘珍楚筵陳醴重鄭館授衣新側想溫經暇遙知得句頻魚書慚繾綣雀躍更酸辛疇昔周旋日吾師設教辰雞鳴開舊館鹿洞接芳塵名德原如鳳高懷獨援鶉學從吾輩好交許後生眞問卜皆無色談空各有神元文推子論黃語不吾瞋絲竹聲如在盃盤迹未陳萍蓬俄泛泛模楷失彬彬曳痛連朝杖傳憂

異日薪一哀千古事兩地百年身䐠爲斯人屈眉從若
個伸有時書咄咄何處走踆踆夢蝶常疑病占烏轉媿
貧願瞻思大野蓄縮任洪鈞離合緣終易存亡感詎堙
祗愁艮會日話舊益沾巾

題戈載寶士四春詞

香飛紅走幾千春惟有司勳易愴神風景若因惆悵往
陌頭應少看花人

題姚一如方伯秋山賭墅圖丁丑

未及東山侍謝公得聞令子述家風常持陸賈和調計
遂建韋皋保障功三峽雷霆籌筆壯九峯煙雨畫圖空

他年拗相休相奪千載公墩在眼中

寄姚春木

幾回書札問侯芭新斷楊雄問字車天上白榆能散莢月中丹桂豈成花徐無鬼去誰知馬戴晉人來恥辨蝸為謝鄰僧初夜磬久將身世託磨䃢

題人悼亡集 戊寅

郎君下筆驚鸚鵡望帝春心託杜鵑露冷銀床虛夢蝶風迴錦瑟怨哀蟬陌頭楊柳猶三月洞口芭蕉又一年欲把君詩情轉怯那堪驚雁復聞弦

送黃修存入都

五月吉日辰之良故人揖我神洋洋金臺峩峩路修長
曰親有命予所將東南孔雀露文章出取公卿易求皇
畱君夜闌盈一觴仰視明星正煌煌帝車北斗運中央
南極老人應壽康閣道乃抵南箕旁王良策馬牛服箱
軫車發發不可當長沙如簸風中揚羲和遺鞭匿扶桑
老蟇蛸縮走且僵使星揚輝出文昌欲空貫索開銀鐺
或言伶倫吹賁當南風一曲乖宮商無乃敖客酧瓊漿
玉女投壺流電光天孫聘錢不得償織女牽牛泣紅牆
星宮亦重修文郎守廁乃是淮南王作詩一笑誠荒唐
勉之行矣君勿忘富貴快意非所望

揚州寓寶林庵作

一水護城去僧居臨水偏幾家同菜市深院劃花用雨穴頭當閉風條腹育懸空庭絕來往除草一枯禪

爲鈕非石題片石圖

洞庭仙都丈人居紙青字赤模靈書說經字用九千正稽古言刪三萬餘近有新書發黃老道德指歸不草草袖中奇石似支機試向君平索幽討

暑甚與鈕非石顧千里夜坐

朱光積厚地晚涼不能歸空庭坐談久尙未思羅衣孤燈發光怪暗室生炎威羽蟲不知名觸熱向人飛側想

雨聲壯狂弩發萬機八垓伏塵土四壁跳珠璣蠅蚊悉
逃竄快如馬脫羈輕雷不成聲眼穿雲復稀何時見高
秋萬瓦霜澧澧客言死生速有如朝露晞寒暑有幾何
珍重尚我違況欲逃之去甚於黃金揮斯言實爲達卻
暑良庶幾回房甘我寢習習風生幃

嘲蟬

萬物皆能鳴獨爾爲激烈大聲發午晝赤日熱如血侵
晨已呼號入夜猶鳴咽兩脇鼓八風萬籟氓一吷初聞
似淸快久聽殊瑣屑我書爲之廢我寢爲之輟似欲矜
孤高似欲判流別諜諜嗇夫對刺刺婢子決甚如君子

口長乃婦人舌音多雖雜亂響厲如告訐不知何煩冤
得爲汝開說官吏喧蜂衙王侯居蟻垤蜘蛛網羅飽蜉
蝣衣裳潔在彼處脂膏於爾無齮齕映書螢何光繞筆
蠅甚劣篆出蝸牛斜字經蠹魚滅嗜好不能移種類安
得絕水蜮伺影深天蠖錄語竊一蟲誰恩仇百鬼所施
設負版行崎嶇轉丸擁机兜豈爾蔭枝柯禁彼營窟穴
灌夫怒何與臣甫憤空切雖居五德全勿侈八名列么
麽同賦予駿駴誰剖決未能絕吸飲那得自標揭惡木
還卑棲孤竹難高節挂恐來朱雲唱勿誇白雪周旨戒
期期趙武且吶吶不爲執陰捕庶免持竿掇我讀舌生

花我寢眼生纈微風稍清涼厚地失炎熱庭陰積如水
與爾共怡悅

夜起

久寢不成寐散步當庭柯殘月下孤竹暗風迴女蘿勞
生夜氣靜曠宇清光多蟲飛漸欲曙撫景將如何

即事

蜓度蝦行難走趨翻令婦女笑形模誰知露索洶洶地
未許蕭生改一途
晁董公孫迹已陳卻言花樣一時新無端樸筆成孤笑
頭上青天月一輪

移寓虹橋道院作

去城無一里宮觀久榛蕪竄瓦驚蒼鼠跳梁慣白狐樓臺寒色澹鐘磬夜聲孤等是萍蹤寄吾廬一任呼

揚州寓虹橋道院過顧峩庵丈

孤城荒荒流水隔古殿荒宮圍野色冬深花盡少行人日薄苔寒獨歸客歸來仰屋似著書陳編刺取供人奴嘗鄙喬夫對禽獸豈慣爾疋箋蟲魚有時結約思訣語出門四顧無人呼先生水南我水北一月不逢眞可惜披詩讀畫心孔開煮酒蜂房話疇昔三日於菟今畫虎青眼看余已頭白同是飢驅客子心世途那得誇胸臆

廣陵城西冬雨微先生興盡還思歸明朝予亦挂帆去水北水南鷗鷺飛

歲暮感舊用東坡聚星堂雪韻

舅氏候抑庵先生好詩冬雪後紅日射窗紙輒呵筆不自休尤好東坡聚星堂雪詩每和必屬曾亮戊寅冬寓揚州道院中微霰欲作敗葉緊塵網上獵獵作人語時先生之卒已五年念幼時足不出閭巷與先生鬬强韻爲樂聽兒童輩祀竈神歡笑作爆竹聲可復得耶慨嘆賦此以志昔時之樂事於不忘也

山風入門擁黃葉旅館陰陰欲飛雪紅燈綠酒又誰家
白塔朱樓正愁絶早年學賦心倘孩舅氏誇余角難折
紙窻竹屋坐妍暖快雪時晴記明滅索句先愁茗椀罄
催詩戲取花鈴掣土牛已報長官迎金燕還同兒輩纈
昔日葳華足歡賞祇今客夢增騷屑文章垂世易千春
笑語供人難一瞥長老風期那可繼故園景物猶堪說
明朝磬折辭主人干祿從來薄殷鐵

偶書

竹屋紙窻聊試墨日光穿漏射游塵試看野馬絪縕處
反覺勞人自在身

題馬棣園秋館聽潮圖 己卯

舟人夜眠風動榜菰蒲蕭蕭暗潮長烏絲黃卷江南客獨坐秋堂聽遥響我亦觀河皺面人途中風景畫中身濃花野館梅山下細草危橋瓜步津

題陳仰韓讀書秋樹根圖 庚辰

秋林無風花竹涼苔明石淨延疎光樹根枯坐讀書人不知落葉生微黃吾家寄園好松石付與江湖十年客更欲問君問異之讀書種樹當何時

題冏次立大母戴宜人侍疾課詩圖

燈寒欲青聞月小女宗危坐心神悄藥鼎水翻聽誦經

夫疾得瘳兒課了一經起家羽國儀又見文孫報政時每聽召伯甘棠頌忍讀周南芣苢詩

題馬韋伯湘帆圖

顧君爲予圖瀟湘萬柳一碧江天長張君筆端有雲氣班竹瀟瀟風雨至晴帆蕩漾雨空濛坐令合眼到湘中帆隨湘轉不知處渺渺平蕪背人去

題管厚庵松下科頭圖

歡華塞兩儀心息萬緣小科頭踞長松蟻垤見了了主人心安樂竹石得其與試問崔與宗何爲眘世人

苦雨

蛙聲才欲歇急雨又滂沱稍喜炎蒸解其如湫隘何池
波侵蟻穴屋漏墜蜂窩愁坐拋書卷無人踏屐過

秋日偶書

新涼天氣靜窗紗入意蕭疏戀物華籬落萬釘山藥果
牆陰一帶海棠花

旭莊伯父七十壽詩

旭莊梅先生曾亮之伯父家承萬石風書馬不訛五文
章守師法精熟及箋詁人言名公孫青紫拾芥取達者
天機精失得不仰瓶一官足自娛萬事非逆睹毋遽定
九公　賜坐見　聖祖同時應蒲車一二後無

生造物忌盛名吾宗賴天祐其祖數十人有秀不皆魯
賜書能收藏衣食任枝柱有兒能勤書有孫學官府
尚祈守家風卽是大門戶以此心陶陶常覺貌姁姁亮
昔聞雅言竊嘆斯義古斯言敢荘述一觴佐飛羽

題聯玉農龍潭話別圖

昔君欲作乘風圖萬里破浪驅天吳又作古藤一千丈
枝葉扶疎盤倔强男兒若此眞雄豪別淚無端揮莽蒼
秋江澹澹一帆卷漁市人家夕陽遠江頭揮淚誰獨多
亦有當年嵇與阮烏乎司馬一官亦何有煌煌金印須
如斗萬言不值一杯酒富貴逼人君善守

東坡定惠院月夜偶出疊韻詩汪均之得其手稿墨迹二首共二紙紙殘一角虞山錢宗伯補以細字　辛巳

黃州逐客細和詩意匠經營今得之一詩底事不草草想見簸等忘天機幾人燒燭檢蛛絲蟬翼千鈞又一時試比魯公爭坐帖何如元祐黨人碑

又疊東坡原韻二首

東坡昔作騎鯨游斯文冥冥若長夜傳流片紙萬牛迴想見揮毫一鳥下細看濃抹如眉闊肯使奇才任胸瀉

爾臣雖成蜀黨魁悲歌不作湘纍亞廟堂無地能爾容

風月在天從我借經冬山竹碧初老駐春海棠紅未謝
典竄豈因樵禊帖敖游白喜依僧舍往事頁成牛角花
餘甘幸比虎頭蔗眼前淸景過始知身後高名生可怕
作詩一笑公應聞當日好官誰復駡

蘇公手迹十四書張丑藏經幾晨夜蠟箋久作煙雲空
粉澤誰看風雨下先生頁放本精微後人僞體徒奔瀉
一寶何期得雙絶四家頓使成三亞小乙鈎疑漢女藏
大橫著向留侯借幾行補作肥鵶棲半角殘隨隙駒謝
蠅頭細跋得蒙叟驥尾附名甘避舍況余書手同芽薑
使我品題慚杖蔗催詩閑受古人忙得句喜過難韻怕

汪君汪君慎守寶富人若求君可罵

春日雜咏

愔愔小雨早春歸花落空庭自掩扉睡起小園新綠滿不知何樹認芳菲

楊花如絮撲晴絲杏子單衫得意時看到酴醾莫惆悵人間只解惜春遲

濃姿一樹粉牆遮知有春風散綺霞開落年年誰得管無端紅作過牆花

讀山谷集

鬱結復鬱結何以舒我情我讀涪翁詩明月青天行皓

憒兒女婿藕絲揮利兵丈夫貴如此一笑大江橫

悼彭廿亭

身世年年老賓客形容日日病維摩空有文章泣朋友
竟無妻子送山阿

郊行

皐天久不雨野草池中生園林亦枯槁何以慰農耕我
行出東郊澗溪無水聲村村出淘米往反十里更茲邪
阻大江蓄瀉易虧盈誰令百世後亦旱由天行

題黃修存詩稿

細馬紅裝照水濱誰知游戲兩仙眞懷中自有支機石

御解明瑞贈世人

題畫江上蘆雁

蘆花楓葉引扁舟一雁聲傳兩岸秋能與人間報寒暑迢迢不爲稻粱謀

入都寄彥勤弟

我生三十餘踽踽事幽討豈無功名志日月送飢飽長風吹雲濤萬里試魚鳥得失安可知徘徊二親老親朋念我遠文酒連昏曉稍稍行李動始覺鄉里好兩家恩愛兼門戶汝善保吾將期二載俗學自茲了

仲兄客五載獨我依庭幃念彼賢勞人家食知余非茲

游雖漫浪冀使息肩歸汝當體此意膝下勤依依

途中即事

下馬未及餐主人前致詞雙鬟十五餘喚取傳清卮手中持弦索能解客心悲揮手令之去我悲豈爾知平生高陽徒禮法非余羈顧慚么麽輩儀態爭沙泥上古無舟梁男女遂恩私功名一馳逐游媚得所資名倡跕利屣狂詞蕩紛披驅車登古道黍豆方華滋誰歟井田處一訪田中碑

過滕縣作時縣令趙毓駒貴州人

驅車過滕縣榜示懸中街上言今邑宰乃自邊鄙來賢

書遂筮仕茲邦愧非材豈無賢良輩助我策駑駘義夫
與節婦孝子及順孫孰以告邑宰邑宰敢不尊孰爲官
之蝨孰爲民之蠹願以告邑宰邑宰敢不去何弊當速
去何利當速興願以告邑宰邑宰敢不能知滕縣事趙
敬告士大夫道光元年二月某日書我讀心然疑毋
乃古人徒旅食問主人縣官竟何如主人叉手言乃是
大好官自從上任來廉潔不受錢時時審官事告期不
拖延笑問爾縣官得非急名譽主人漫不解說官但軒
渠請問官好名百姓有害歟智士好高論愚民知近恩
古人重名教今人多任眞世事有翻覆愧此逆旅人

孟廟

漢興用秦法覆轍無時休夫子說世主抱此萬古憂赫赫虎狼都視之若蚍蜉惜哉時不遇六國欺爲囚至今房杜輩制作侔伊周

中山店

紙窻竹屋靜風沙小駐奔車便是家遮莫鄉心訴明月月明猶自在天涯

題龔璱人文集

胸中結構贊普帳眼底波浪皮宗船紅袖烏絲醉年少只今誰識杜樊川

暑甚喜雨

雨來人步奔雨過市聲起探頭看歸雲踏屐試流水炎蒸積厚勢如殼出其矢頗聞僮僕歡人災今可止

康中丞刊姬傳先生文詞類纂成書此呈石士先生

陋儒編書畫成格不使鵬蝦同一澤高才之士貪多多雜進粱稻羞蒿莪先生編此心獨苦康公傳刻惠不磨我初見此喜欲旋太息流光若飛電古人百年同此身餘事猶足勞今人豈知九陌黃塵客俗學蒼茫欲問津

自都中赴欒城省視家弟仲卿

弟客四五年去家三千里聞汝貌加豐恐汝酒未止我來游京華去汝幸伊邇屈指六日後汝見一驚喜明晨當嚴裝草草夜飯急雞聲四野動轅馬負車立恍惚經村墟醒夢互相襲西南兩大星送我出京邑後車燈在河前車燈度嶺鄰鄰馬無聲默默人自警我今從親串僕從幸嚴整憶汝隻身來寒威迫朝景星月忽在地腳下積水寬驅車涉其半人馬意少安長途豈不瘁弗獲憚此難何時偕汝歸粗糲臨風餐亂水競所趨知有村居稠雖無魚蝦市芰荷媚餘秋惜哉車塵多溝洫無良謀紛然作泥潦使我登高邪

五年不汝見汝面欣已團未言色先動二親幸平安稍稍及兒姪歡笑生波瀾燈殘語斷續欲寢無由鼾

自欒城赴都作

朝作欒城炊暮至富城食驅車涉滹沱橋危水聲逼我來視仲卿一月暫休息姻親遭變故後事惟汝力汝身既淹留生計安所卽念此增旅愁起坐悵燭熄勞勞赴春官失得自迷惑我賤安足悲汝勞竟何極

欒城謠爲故邑令朱承澧作

官雞一隻民錢五百官鴨一雙民錢二千嗚呼縣官今六年至死未收雞鴨錢

官有事借民馬借馬數百家百姓無不願者官養如我自養肥民借還遲遲官借早來歸

時時捌深溝時時填官路溝深路高行人不苦溝流湯湯我黍奮張去年大雪行路絕縣官出錢民打雪

溝欲深柳欲密中間大路如繩直此法起自張桐城劫盜之馬不旁逸欒城柳長設四鄉冬栽春長皆成行行人夏日樹根坐記說沿途樹短長

朝亦空齋坐暮亦空齋宿右詩左書與案牘時有里正來叩頭鄉民僕僕直出直入閽者躑躅

獲鹿百姓來抱扁上欒城縣官我有官事十年爲我訊

服成歡獲鹿百姓羅拜起欒城縣官不能止

有鬬傷案縣官來看午時里正報未時縣官來縣官入城去父老始驚猜從縣官者何一車一騾一刑招房一仵作出官銜入村落

官獨居行次且某日判某事毋乃寃鮑覆審乃可胥吏皆齦齦官曰在我呼兩造改讞牘前哭者歌前歌者殞殊

呈葉筠潭先生

不廢文昌錄仍臨太史河牢盆春罷訟緜蕞夜當歌楚製誇珠履唐裝渺玉珂狂瀾空復爾砥柱正嵯峨

浪索長安米難裁短後衣京華一爲客湖海十年非鶡
敢知鵬化蠅終待驥飛東南瞻碣館心共片雲依

雪夜呈陳易庭

九衢一雪千聲消窻寒無風燭搖搖江南故人不可招
坐思吾子同寂寥烏絲銀管哦春宵清如挹露北斗杓
怪君得句時余邀眞率乃嗜長生瓢古人獵道如蒐苗
飲海一勺知鯨潮山膚石髮牙能調中有鷲泊腳驃驍
嗟我綿力風中藻大黃待子受以詔靑驪騠騠欲銜鑣
滕王閣前試輕橈江南三月草天喬子乘春風踏歌謠
余留獨唱誰可要天路待子歸勿遙

柏梘山房詩集卷四

上元梅曾亮伯言

方子範故園樽酒圖壬午

龍眠山色如拖藍江沙對酒人兩三故人今日別如雨何處青山結賓主長安陌上杏花春五尺車茵十丈塵相逢但說東歸好不似當年對酒人

出京自德州赴歷城泥水失路

瞢騰三十里夜半投一村家家破扉閉無地畱行人驚呼集老稚且復謀盤飧取餅就其竈嘗湯就其盆導我入空院曰此聊棲身車中得一臥萬事不敢論天明愧

奴僕汝昨何由存倉皇問前路回顧傷我神
臨路不能發平陸漫成湖舟師索高價擁檝藏菰蒲自
慚豈官長恫喝如追呼稍稍一來前解裝空我車車馬
從他道會合十里餘舟行入籬落偃臥避朽株俯窺見
車轍太息羣游魚一朝水潦退此魚將焉如馬行已滅
沒舟行更煩紆寥廓田野中日落安可居

禹城道中阻水

早歲闗河況味親而今水手更迷津年年一帶征車轍
化作風波更滯人

趵突泉

但有三峯現難消萬竅鳴泥塗聊自拔波浪已旋平估
客來歡賞兒童易震驚獨憐辭賦手爲爾費詩情

回宣城謁墓夜泊江甯鎭作 癸未

江風夜作狂於虎寂寂萬舟如伏鼠霅然一響鄰舟呼
漁人開帆折其櫓我初聞此悽心神乾坤何處著閒身
君知田舍收竿日不見風波縱棹人

銅井泊舟

孤舟多彎環近岸輒幽討山村絕人境生計亦擾擾老
翁樹根坐少者翻露草古廟門不扃靈旂掛棼橑神叢
冒藤葛想見狐祥老久立心悄然迴舟玩晴昊

雨泊朵石

飛鳥避雨入山壁雨墜復飛飛轉急縴夫冒雨疾無聲
彌望水邊如椓杙蒼茫已見翠微山我與此山多往還
遥知燈火泊船處徜隔津頭第幾灣

查家灣作

瀉水水門如潑乳想見青溪深且阻我欲俯覘舟轉疾
看水老翁猶獨立羝羊不眠齕草根田婦旁來拔牛杙

薛家渡夜泊

一東一西雨後雲半黑半白雲中星炯如秋燈隔疎櫺
推篷四顧風泠泠老魚撥剌無人聽

黃池守風

聽水聽風鎮日眠童奴默坐對長年開帆打鼓一驚看卻是來船非去船

方家衕

木複山重處吾家丙舍存衣冠瞻祖墓樽俎欵鄰村長日觀魚久深宵說虎諠焙茶人未息燈火出頹垣

苦雨作

自我來宣州兩月不開霽入村過三旬連陰倍淒淚初如空中箍細於毛髮鬈少焉勢忽壯跌落亂排擠謂宜三鼓衰餘態更婉孌有時臥見星酣寢得甘毳夢迴聲

已喧撫枕百無計恍如飄蕩身忽逐江海逝童奴默無色起臥屢攘袂嗟予更結約荼荈怯颫泄作勢出門看白水使山草鳥鳶眞有神默默久漂遥驢騾犬豕雞無地謀萧齾父老同嗟吁邂逅此惡歲問答未已云沽灑難久躕出門復入門枯坐惟俾倪

急雨歌

急風吹雨如追逃斗室噴沫生波濤黑雲無縫天周遭電光著壁飛霜刀祕怪恍惚求其曹哀鳴燕雀藏屋敖杉株敗葉爭怒號吾身嗒焉渺秋毫俄頃雨斷雲不牢出門一笑波滔滔野人赤足青天高

宣城水災行時邑令爲朱錦琮海鹽人

宣城古山郡近水爲膏腴周遭作隄防圍田只爲居一圍數千畝一畝六石餘我來坐吉村六月雨不止四鄉道路隔消息尙未起閒日雨少休相見各言水二百有八圍存一小小耳客來金保圍爲我言尤哀五月二十餘大雨如綆縻圍中一萬戸鳴鉦各乘隄拒水如拒兵立死不敢移每戸八九人人人捧土泥仰視天雨欲衍視河流低河身日夜高皇天不聞知但有雲沉沉作雨無了期忽聞人聲急萬目如死灰水波洶洶惡中有犬與雞各知圍已破號哭抛鉏犂圍破安有家猶自尋舊

蹊但聞滿耳聲知是娘與兒大呼望縣官縣官實仁慈
小船載錢帛大船施粥糜錢帛何所爲百錢拯一戶中
有十八人握手死不離斯言未及竟有客來華陽華陽
負山居有田皆膏粱豈知大水來生計同時亡覆我河
中筏百貨無一償漂我河干木拾取資強梁洗我田中
土石骨露車箱昨日出門去猶是富家郎水田有時退
石田何時磨昔年恨田少今年恨田多余將往東鄉二
客出門去東鄉四十里步步人山路高崗水已退蘋藻
粘枯枝空棺及木主顚倒埋塘池我將買舟返水鄉吏
瘡痍願得早安集客子愁孤羈

六月十五日柏梘山飛橋納涼作

柏梘山水好茲橋踞其幽追涼逐勝境父老攜我游千峯共一谷兩檻俯雙流山僧喜客話指點分林邨萬木四山靜雙泉終日喧爭先赴其壑閙媚當風軒聽滿意多懷靜觀難具言何如吾宗老煮茗汲清源輕儵引人遠澗曲迷來蹤日暮百蟲響輕衫涼歸風在山景已隱出谷意未終心期十年後收迹寄枝節

課曾圖爲外兒胡受益母方孺人作

我之祖姑君祖母君也少孤集荼苦泊君有子復有孫惟我祖姑不及暇以養以教教者誰君有節母持風規

夏石衣貽守邊幅宣文官禮傳巧質行子篤學經人師有
孫卝效光長離我讀道集金薤披大道幽邃未可測節母
後編方無涯我歸宣城拜君母一卷課會忘白首秋光潛
泚樹扶疏柿葉如鏡能寫書小者識字九千餘大者誦經
如貫珠母顧而笑容舒舒昔課爾祖督咿唔爾祖今已淪
泿鬚天倫樂事古所無爲母登歌鳳將雛再看雛鳳翔天衢

宣城歸舟書所見

大堤上昔作行人路今作居人室男女持茅登屋極龍
骨牛衣支四壁兒女恬恬日中立人與雞豬共牢涵破
甑短檠背露集回頭卻望田中居空房無人水出入

悲官圩

悲官圩官圩四十里炊煙四面絶波浪黄昏起

浮橋歎

官河浮橋截人路逢船索錢不知數錢少輒怒嗔遲遲誤行人長年觳觫如雞豚君不見官河今作長江注屋角墻頭聽船去

歸舟至江東門

野老無船踏破扉一篙欹側傍牆隈石頭城上人如海袨服新裝看水來

清明日謁外祖朝議公墓太平門外 甲申

小雨輕風二月天山容如醉水如眠東城一片風花路
落落行人散墓田

感春

春皇何事太忽忽未必分明過眼中李白桃紅渾不似
卻教同日嫁東風

花開先怕落花辰懶鬭新粧綴鬢脣刻意傷春春竟老
風光輸與拗花人

咏菜花

高低開遍野人家插槿編籬任意遮不與牡丹爭臭味
卻來峩客對黃花

甘崎人得宋都監酒印

文采當年蘇侍郎粗官可得醉千塲後人得失了無迹
一例元暉古印章

舟泊單橋

黃日下林端停舟喧晚餐野童窺近岸估客散平灘人
逕逢樵急危橋覓店難船頭聊徙倚歸臥一書攤

過方村晤外兄崔芝田

三代聯姻誼經過慰夙心田園多繞屋子弟已華簪愧
我功名薄多君意氣深兩家新舊事今昔話重尋

自郡城赴坐吉村過嶧陽橋

忽轉山橋路秋光聚一村斷藤枯絡廟懸果熟當門紅

讓楓林出青隨芋葉翻兒童休問訊茲地舊家園

雨後偶成

空山一雨便成泉疊石閒渠護水田但有波瀾終到海

那教隨處不喧闐

文峯家塾留別族中諸子

家塾依祠廟諸村抱若環四山皆我有一水去人間物

力應稍薄宗風尚可還無忘經始者辛苦闢芧菅

村中晚眺

晚來風定好山光一半青林一半黃著樹無聲柯葉滿

歸鴉如雨落斜陽

過魯王廟

隋末梅知巖據宣城納土於唐事見高祖本紀其封魯公見唐會要至宋王象之書始載魯王碑文其爲何人加封不可攷矣

隋末失鹿羣狠奔赤子魚爛相吐吞將軍提劒收鄉屯
犄角汪左盤孤根收波縮浪觀龍鯤或塞北海扱崑崙
虬髯帝子淸乾坤稽首眞王謁天閽歸釋弓刀戲兒孫
史冊闇昧如睡昏廟食光遠輝朝暾黝髯纓冠毅且溫
火田水耕報豆罇長我禾黍肥雞豚山積野靡馴以蹲

老樹夜靜形模尊如古衣冠客謨論我來過之聳心魂
誰歟墟王顏其門非神志也勿妄存作詩辯者在後昆

村中雜咏

木落遠山多歸樵帶黃葉晚來溪水深應是山中雪
暝色動叢薄寒雀未安枝忽向溪南去不知驚見誰
好樹冬不花朽株春不綠若使無冬春爾心亦已足
老物使人悲念其婀娜時如何人老至人心不相似

周編鐘歌爲甘夢六丈作　乙酉

古花繡澁岐陽土潑翠山光聚圓乳主人示客爲摩抄
想見當年奏矇瞽自從博古重宣和彝壺卣鼎紛紛多

張敞端能識奇字何人喚起辨琱戈

和孫翹生殘雪詩

無端銀海眩空清作態斜飛世眼驚羣伴已隨風力去孤光猶待日華明誰從泥絮追餘賞幸有江梅戀故情若化春波終到海牆東可得定生平

夏日雜咏

畏暑真成癖林塘事事幽小書從我嬾長策看人謀枕簟隨時具簪裾盡日抽翻愁煩暑歇苒苒欲經秋

少小諸同學飛騰各異方一鴟憐往復五馬已翺翔謦欬詩應在迂疏禮漸忘昨來書問訊尚謂我非狂

蕭公原騎射王令已文章身在誰能料時來各自强竹
書風裏坐瓜架雨前香賴有科頭客同消夏日長
吳郡顧千里儒林得大師病猶思誤字醒亦好微詞潦
倒依書卷峥嶸仗酒卮最憐文選學不解說難悲君校刻書
數十種皆有考異極精核
文選韓非子其二種也
公達輕先輩平原託後生人情隨老壯吾意豈衰榮陶
謝詩常把羲皇夢欲成更須攖拂子白鳥去營營
觸手悲遺札吳門王惠川論詩殊我苦中酒覺人賢馮
衍妻猶在宗文子最憐熟聞千古意今日倍淒然
遠客端然至呼衣正履綦意深徒有愧名晚豈堪貧烏

熱閑窺桁蟲晴喜放絲早涼歸老樹語罷暮蟬移

刺眼藤蘿久今看縱斧柯蒼雲中脫壞綠水散盤陀蟻

疌爭新路蜂忙失舊窠青青書帶草埋没歲時多

水恐方池溢渠隨淺岸開鴉翻新土去魚試小波回稚

子愁深淺畦丁健往來揮鋤休放手籬竹是親栽

題人畫百猿圖

平生空讀水經注不到猿啼三峽處誰將形狀寫丹青

飲澗攀林不知數人生富貴誰劣優是中亦有巴西侯

試問猿公得知否掉頭忽向青山走

句容舊柏庵謁文穆公石居公墓

丙舍依山寺年年句曲行門添新社約壁壞野神名瓜果慚僧意松楸慰我情爲言無斬伐亦荷歲豐成

御氣豐碑重哀榮及後生衣冠鄰叟記俎豆野童驚喬木諸山仰清渠一路行頻來幽徑熟不藉老僧迎

暫作僧房住荒寒悟道根梵音秋聽徹佛像夜觀尊月過山扉靜燈留士室昏披衣喚徒御猶戀布衾溫

殘月猶在地山行戶已開駭雞爭路擲吠犬界村迴木亞高風過萍移暗水來茲游異勞役登陟倍徘徊

題溫明叔集

夜深風雨攪林塘老屋燈昏葉半床好句忽來溫叔子

晴帆春水下瀟洲

磊落竟能箋爾雅深滋時復訓方言漸宮銘字知多少試就元卿與細論

詠水仙

寒花暖屋意相親念爾嘉名感舊因豈藉春風方得意只應秋水與爲神無端帝子遺湘浦或有佳人採洛濱且喜清香留燕寢不隨桃李落芳塵

和東坡雪詩

庭前風雪正迴斜寂寞難來問字車衆響參差傾竹葉孤懷寥落待梅花從教陶令全遮逕誰識袁安尚臥家

閒就南窗呵凍墨drip芽手拙筆生乂

風聲約住雪聲添簾幕重重未解嚴夜坐飫溫親芋火
朝餐新凍觸齏鹽衝街犬快時窺巷投屋鴉忙誤墜簷
更倚危樓招遠景題詩欲掃萬峯尖

和明叔見懷用其韻不復次　丙戌

我城君在郊頻晤如對宇大言忘蹊町小學辨門戶元
白雖殊才陳黃各矜語善謔偶示難屬對頗思苦兩字
二三萬一月四十五君舉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余大對以堯典兩字說二三萬言
笑空爾爲此言竟安處巷南時放春城北或謀野每同
王充游必學妣女數奇書氣先識脫簡手親補心知羣

見唫日笑雨土古猶勝紅袖圍但作白丁聚王春富膂

澤人日連風雨水衣生磵松石鏡冐洲杜勞勞望車塵

默默覘柱礎君方隔城闉渺若涉湘浦悚經獨拜庚攤

飯閑過午黃緗忽驚出青箬可收貯近局當能來爲君

掃寄圓

題東南坡扇

風簾官燭共宵盤號烏催花已破寒跨馬出郊猶未得

小紅如豆畫中看

九月偕明叔赴安慶過蕪湖王子卿丈招飲陶塘

園

名績黃樓著家園綠野閒忘年商近律話舊綴深盃隔牖山先到穿籬水暗來一麾休自惜居處尚蓬萊

和章琯香作用原韻

昔君曾飲雲素翁懷抱欲話羞難同蹇驢肥馬妄生意誰知愛士如林宗我今一蹶蔽泥水看君劍佩趨夔龍聊將文字縱娛戲此事管領無天公黃鐘瓦釜同一擲君乃違眾歸我工高詞焜燿發幽昧燭龍下照潛蛟宮識君五載猶不盡何況交臂乘追鋒我詩羞澀老冬蘦古牆凍砌抽春叢雖然葳葳多束筍豈如千畝羅君胸和詩一笑愧齊偶都官才盡非詩窮

和瑄香地樓看雪韻

凍吟夜半偪銀箭竹葉紙窗聲一片臥聽察察還疎疎
登樓朝失青山面行人移過喬木白棲鳥落屑驚枝旋
兒童踏破見泥水幸有迴風補能遍主人歡賞心未足
凧日遲遲莫輕現清郎忽枉瑛瓊瑤虛室白生銀海眩
問君跨馬游西山可與小園同一見

十千閣望雪

急風迴宁避炊煙屋角牆坳斷復連平野忽從迴望合
行人如雁點青天

壽汪鄰樓五十

宗雷勝地近誰居我友清風再掃除出處應參高士傳

疎狂不學絶交書堂前刺史驚投轄門外將軍喜駐車

誰信相如詞賦客古人惟慕藺相如

貧居絶少畔牢愁點綴家林意匠幽好竹移同嘉客至

奇花買似異書收穿籬水綠新通閘入座山青更起樓

笑我城南望城北累君時作佩壺游

柬補卿折梅圖 丁亥

偶上陵風臺折取江南春高枝先入手未許亂愁人

咏明妃

春風環佩夢難歸不見長安花片飛多少如花漢宮女

琵琶從此屬明妃

過當塗黃山寺

日午昏昏客停車暇暫明門收平野合殿偪暑風清吏貪閒睡山僧習世情那知倦游意勸我數經行

徐季雅蓬萊鼓枻圖

昔我淸游戲扶桑了了神山非渺茫蓬萊老仙授霓裳安期故人不在旁新宮銘成意徬徨靈妃啟齒開電光傳我六字蟠龍章吹笙年少神揚揚帝前搖筆吟靑黃濃墨作雨枯爲陽金銀宮闕煙蒼蒼下視城郭非我鄉虎瑟鸞歌斷人腸天風鏘然振明璫杭飛胡蝶驚蒙莊

翠螺山色開書堂見君圖此勿自量人生得失安有常
退鷁忽作鴻毛翔老菘肥白蟹可嘗與君共醉秋花觴

題人夢游燕子磯圖

高寒百尺有江樓燕子磯邊煙雨愁曾是阻風中酒地
怪君清夢獨來游

柏梘山房詩集卷五

上元梅曾亮伯言

王竹嶼丈黃河歸棹圖　己丑

浙江新志補河渠又見金隄報最書春水桃花民氣樂秋風蓴菜宦情疎三山故里遲驄馬九曲流波從鯉魚卻念漢廷方仄席薛公那得早懸車

竹嶼丈招飲三山二水居分韻得露字

三山二水居古洲名白鷺觀察新經營謫仙舊游泝觀從西華借墅本東山附依岸成三楹出水過七步上設宮錦仙常想瓣香灶三面池如弓四角山立柱繚白現

澄江匯黃辨遙樹廊修左垂虹亭遠中泛鶩波涵井倒茄水抱城懸瓠杳然葭菼深回見芙蓉路主人詩中豪召客席上賦題糕及良辰把酒深遙慕想見鳳臺游幾經龍劫度迹幻景自真地新意猶故興奇發嘯歌意慨忘禮數俯檻駭魚沉飛鯢驚鳥顧櫓聲緣岸曲帆影當盃住惜茲重門閉已覺輕陰暮既醉者言歸拈題各自誌長揖太白前授我老蒼句

爲人題跨牛圖

風疎疎春漠漠長坂通津帶林薄春衫短策騎烏犍草色青青送行脚沙平柳轉不知遠花氣如潮隔山落前

有兩犢載兩兒谷口先向桃源婧謂我何遲當鞭之我鞭非鞭折楊枝寄語小兒休疾走看花那用分前後

題吳伯芬遺照

野曠天清江萬里風聲泠泠鶴聲喜梅花一角孤雲裏紅出山頭壓江底人間此境難久留先生絕壁來停舟赤壁之酒陵雲游後人圖畫成佳話當日淸寒恐白頭

三峯園歌爲泰州高麓庵作

草堂對雪平如掌雪作春聲入泉響堂後泉聲上碧空上有一閣名松風俯窺衆綠不見底紅亭點破靑濛濛數魚亭下波聲小雁齒金鱗報春曉古松斜出一釵橫

十八鬟多皺雲繞洞底穿雲石徑開天容潭影萬花來
花光不動池光定碧草琅玕帖明鏡池南三石名三峯
插笏崔巍眾皺中山響草堂正相對畫師於此經營工
徘徊西上來青閣四面風光一簾箔樓臺重疊夕陽疎
水木清華秋月拓北去幽篁路轉偏綠天黃雪橫蒼煙
當時延賞故難盡畫人丹青那得全回頭卻到笙歌路
萊慶堂前燈萬樹送君出岫作霖雲他日三峯重緩步

題許心梅如意圖　庚寅

君不見長安年少家金張年十六七登玉堂從祀甘泉
獵長楊鳳凰五色開天章揮斥屈宋披班揚嚴徐東馬

歸門牆再拜稽首告聖皇臣力尚可宣一方翩然旌節
來名疆馬前韎韐嚴趨蹌百城令肅如飛霜下無墨吏
民穰穰爲君彎弓射扶桑滄海夜靜鯨鯢藏爲君傳箭
收河湟西獵崑崙墜天狼凱旋大漠樂未央明詔入輔
拜御牀天子命我提朝綱右賢左戚隨低昂帝前動笏
論虞唐山河晏淸時雨暘君恩方新力方剛懇乞骸骨
歸林塘二親未衰顏色康鵠峙鸞停侍諸郎親戚歡樂
臧獲良時時緣野傳賓觴稽經考詩奏笙簧安能詰曲
如汾陽憂讒畏譏時中傷安能委蛇如蒙莊曳尾泥中
蟄且僵君曰此說尚未詳人各有意不可量神仙富貴

世所望意去唾棄如塵糠吾有手足肝肺腸亦能與我爲參商人生如意惟難常吾以一圖召萬祥心口所至神扶將六鼇勃磎不相當問君何意亦坐忘一笑賦此非猖狂

題明月滿船聞雁聲圖 辛卯

湖滿空江月滿隄半江帆影渡遲遲雁聲一一瀟湘去正是舟人夜語時

和陶賓汀尚書登雲臺山作

觀軍臨海俯崔嵬如此登臨信壯哉萬馬雲間宣令罷六鰲水立助詩來眼中了了神山日脚底騰騰下界雷

更有鄒枚同攬勝江天不數妙高臺

陶孝女讚爲雲汀先生作 壬辰

奇哉孝女勇報母割肉爲藥醫駭走問年十三蓋始有
少性天發無疑否我母療翁藥以朋妹淑療毋失創拇
撫文感事自呫口聞鄂人對每掉首

題汪均之集園圖扇

深松茂竹是君家日搭青山屋後遮紅板遍通三徑水
綠亭高擁一園花

新城店中見吳蘭雪先生題壁因寄

壁上新題老筆妍滇南從此引征鞭二毛人去七千里

萬首詩增六十年地似成都留陸子人言太守得蘇仙
昆明池上花如海可憶西江下水船

題張淵甫圖 癸巳

穲稏數頃田茅茨兩間屋春目縱郊原惟我與黃犢

爲萬荔門題圖

老樹修篁映高閣隱囊曲几秋窗拓碧雲啜破未攤書
似欲高吟望秋作君今方直　承明廬花迎柳拂動簪
裾未可收茶問陽羨且當起草學相如

贈故高邑令范令兩

西師時節赴軍徵不慕封侯竟早歸作吏那堪頻觸

成書閒欲擬非非青燈有味聯文話綠酒多情悟道機
悵念欒城朱令尹好官何自命多違

王慈雨蘭亭橫卷

白塔朱樓禹廟邊右軍觴詠集羣賢當年經國非無手
贏得蘭亭敘一篇

寄謝鍾挹雲

入境歡謠祝令君舊姻深喜附朱陳不教害馬驚尨吠
能使哀鴻變雉馴情話依依三十載高朋落落兩三人
酒闌更出珍裘贈慚愧天寒遠道身

題容靜止詩集

先師功業爛卿雲燕許常楊接世芬萬里天山新樂府三年人海故將軍慚余西笑重投迹喜子南歸得論文終是丹青圖畫客管城休策腐儒勳

題葉潤臣風雨懷人圖

山居黃葉深風雨息輪鞅寶書佇清襟泛瑟臥虛幌景阻眷彌重情深籟逾響瀟瀟碧淵滋沿檝申獨往

贈楊至堂

當年鶴版共黔中叱馭同車偶不同似我依違眞畫虎看君談笑得憑熊風如唐魏知刑簡土雜民夷見政通更欲借詢朱季子應將教授倚文翁

朱小坡松雲采芝圖

白雲在山頭青松在山足土肪與木芝於此懷靈淑桐帽椶鞋石路斜主人行藥至山家松根若遇黃精客一問人間杜浣花

題孫秋士小照

秋士之名余得之管異之詩中來京師始得交其人然殊不意爲久居都中人退之云混混與俗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非知秋士亦不知古人之言之深也士當窮愁時訥舌癡步時俗摩畫之以爲笑及顯榮矣則曰此於法當極

貴好醜隨人翻曷足怪乎世人相愛重必以名
位利達期之非余所敢施於待秋士然以古人
慷慨懷抱者言之如秋士及異之何可不使一
吐胸中之奇而使平脇曼膚習形勢工語言者
侈然爲前師事而伸其喙也
刳心一字竟成癖行脚半生無點塵何人妙解拈髭意
如海身中寄此身

題還珠圖

閩民有女細珠字陳姓傭者貧未娶民謩之高
生爲妾傭訴官立具鼓樂送女於傭高亦以置

妾金助婚費閩士作還珠圖美其令令黃宅中

字心齋余同年友也

黃堂簫鼓到荆扉送得青廬少婦歸揮手鴛鴦三十六

從今烏鵲得雙飛

已作還珠圖詩意有未盡聊復序之以先聘後嚮之

女而判歸原夫慮貧者之無力以娶而振之以財又

慮其男女相疑畏而至於不能終官爲之平章判合

假以光寵以慰藉其慚阻而自解於里閭此仁人君

子之用心至纖至細固有如此者矣余尤以爲方民

訴官時女已登車使非侯之素行敷於人人彼傭也

以貧與富爭民與士爭寡與衆爭將度量彼己赴訴不時或胥吏奉法不謹陽拘陰寬遷延一夕爲婦者非常曖昧之疑卽致激烈之變獄情幻訟端滋矣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夫獄之多疑者其始皆起於留時久則情遁慮難則變生彼啜汁者且有暇以投其隙也若心齋其知之矣

可嘆

寒燈呵筆凍難抽擁被蕭然萬慮收炊餅聲高寒具小三更猶自徹街頭

月地開場打野呵輕衫當戶買淸歌霜風一掃天街淨

籠袖驕民奈若何

孫秋士寒窻燈影圖

溪橋斷風雪萬籟壓燈影莊粧女宗師宵課忘淒緊當年機下兒少者今素領一卷避俗詩寒花摇古井

得家書口號寄仲卿彥勤弟及淑儀妹

滿意家書至開緘又短章妹詩因病嬾兒札似支荒賴有阿甥語因知嬌女長尙疑書紙背反覆再端詳

聞說江潮漲家家避水居吾廬聊免此嘉樹定何如竹恐行鞭礙松愁偃蓋疏崩沙須壅護莫上小池魚

十月雷猶震瀟陽竟未藏女甥最驚恐婢嫗好扶將定

有雲如墨惟憂雨漏牀春秋繁露學雅不要公羊

仲弟常州客近鄉常別家人來言斷酒書至喜兼茶巡

圃吾曾慣夔藩缺未遮京華艱去住待汝補梅花

季弟近何事時應手一編長間成病體最少已中年高

適詩無敵荀卿賦可研古人多晚學期汝似前賢

嘲棊

弈者有數病我言君勿譁入座不分子黑白互紛拏兩

袖大於帚邊角被梳爬雲然墜滿地俯拾如啄鴉手持

子拍案碎落生瘢瑕復作遠勢投一擲如撒沙旁子皆

辟易累卵不可加敵子已吃卻一一收我家手持敵人

棊注枰久吝嗟一落始知誤再換仍復差莫言此小事
亦是一疵瑕我作程曉詩慢戲非揄揶

送季仙九督學山左

霜袍初換錦衣明早領星軺占月卿一賦　天題員
學士三年雨化晉諸生春迎驛館探花使秋憶官簾食
葉聲屈指登科今幾口受　恩翻覺戴山輕

陸萊莊春城夜話圖甲午

萊莊同年奉招乃辭不約時至乘魚蒜之無備
與鶯花而共來入門遣車代主折簡嘉客好事
挾冊多於衣囊主人不慚釘座疏於林薤酒溫

不至名論代之斯忘形之遊也君旣爲圖詩以

繼唱

十年花又禁城探草草盃盤酒未酣正是淸明好時節

一龕燈影話江南

題徐廉峯憶壺園圖

江城高館平如掌澹澹扁舟過書幌樓頭一抹是西山

畫永玉堂神獨往君家新安與無錫三十六峯泉第一

舊遊忽憶百花洲陽羨潁濱意誰識男兒邂逅當靑蒲

山中猿鶴誠區區淸泉白石勞相待尙有嚴安擬上書

贈徐廉峯校士浙江甲午

九龍山色朝容喜知有詩人過故里詩人淸望重蓬山灼灼皇華壯行李露細朱文指御亭天香雲裏動文星輿來欲草觀潮賦先聽春蠶食葉聲

題罌粟花圖

黃鳥翩翩下建章名花爲汝作餘糧誰知絕倒東方朔辛苦侏儒粟一囊

夜坐

客悶憑誰撥秋聲入夜高門庭容我寂筆墨引人勞李白輕千首楊朱重一毛相逢若相笑今古不同遭

贈何竹薌

嘉節慶膢臘何侯朝天京問君何爲來川沙振賢聲示
我五紙碑民功紀所程茲邦昔顓頊葭蘭紛溝浜我友
新分符下車惠民氓大開秀民館朔望羅書箏扁表四
維重廉清絶金姘先賢像設新丹白再崢嶸莫幽及冥
漠羽商列癸庚凡古循吏事一一手所營問君何能爾
圖籍腹縱橫有書八萬卷含咀割其欒上自經史腴羅
列陳時英子目分牛毛純駁析星秤居裝及宋槧溯源
遂通瀛想當爲政樂萬軸張燈槳鯨鯤共一噏徐徐製
其鯖惠術溢肝鬲民腹膏彭亨示我所錄書命我彈且
抨我多見未曾安辨莛與楹撫卷再三嘆重此學古情

題竹薌村居讀書圖

老屋溪田久未尋常披圖畫到山陰五風十雨同春手萬壑千巖感舊心花塢有書窻窈窱柴門無客路蕭森九仙勝侶休相傲玉室金堂此最深

題徐廉峯問詩圖

清溪遶籬屋四周楓青梧碧枝相樛中有兩士清天修談詩說妙快冥搜非問非答心天游兩儀高卑萬形稠聱耴各以聲相酬雷車風鼓激大幽龍虎吟嘯猩猿愁鳥歌蟲吟助春秋篁嘑木戛相推抽敗葉辭柯亦悲憂屋角挂網鳴咿嚘千聲泛泛盈四陬起滅急雨無停漚

而人其間一虛舟任耳所觸皆相謀能者乃以六鑿收
借我十指如過篝或爲雅頌爲歈謳問之其人不自由
無主可答賓詼諏道不可問别可偷安處無是此兩叟
問者莫向圖中求

桂林布衣朱小岑集咏不倒翁戲效之

刻木非居士牽絲異郭郎折腰常偃强舉首復昂藏跌
宕隨兒戲回旋不自忙此中本空洞何處著炎涼

聞兩宗人相繼殁感作並悼六友姪乙未

未死前一日猶作百年計南風吹山平草木安可恃我
本隨流人聞此感心悸偶然春明夢便歸非失意宣州

舊我家十世墓難棄吾宗上六友生儒者解生植雞豬及
葱韭料理靡不至每思柏梘下誅茅一畝地睢盱怯山
夫藉君慰孤寄痛聞耿蘭報雅志恐難遂南歸及秋水
誓墓訪君弟

范令雨來言南歸事兼喜雨有作

江南水田五歲破人家荇藻粘屋梁去年大熟米價賤
得肉未補前年瘡豈知山東去歲雨八月至此驕天陽
京師得雪雨亦少　聖皇虔禱回穹蒼跳珠急點入
牕戶車聲惶急如奔藏客來見阻話疇昔十五年事重
旁皇雨甘年豐路平樂君將理棹歸盤閶金陵山水曾

未見剪江一霎先吾鄉我違寄圃已三載夢回水閣通荷香笆籬圖樣弟新寄喜當折角栽垂楊白皮老松亦遮護旁有桐桂攙新篁清渠引水樹根過使作方罫分瓜疆牆陰蘭菊舊百本兒報遭水多瘀傷寄書補栽已得未想見天竺二垂南房凡此種種意所到君過先我詢其詳君能逍遙俟我至佩壺野寺相扶將先登鷄鳴瞰幕府西至虎踞遊清涼江光閣旁有幽徑山坳秀聚攢紅芳屈原新祠昔未有同汲井華奠菰蔣遨頭好事本自喜言此已覺神揚揚若告吾弟相問訊近八九月騰秋裝

讀東坡集偶書

東坡自言少快意惟有文字窮酣嬉如山出雲水赴壑
無有天遏與險巇黃州儋耳困欲死折除利市歸文詞
昔有尹氏富人僕勞苦百役身不支終年夜夢大富樂
以晝爲幻身忘疲東坡快意乃若此無乃尹僕同其痴
謂夢非夢堪一笑詩成弔詭誰當知

熱車行

高車峩峩明六窗車中年少神揚揚車來如風熱如火
行旅辟易觸者僵當街一叱百步過疲驢瘦馬無晶光
九門日落根倉琅千人競進如排牆停韁整轡獨不發

車夫結束繡裲襠鎖聲欲落一鞭起電掣星奔到城裏
車中意氣故安閒料有旁人誇不已車奔馬怒停不得
如飛直抵宣陽宅入門一笑蒼頭喜大錢一千賞車子

東小市行

鷄鳴月落人怱怱小市何在前門東廣場列坐似棊布
解包萬貨當人叢買者揶揄賣者衒星星偶語成雷轟
買柑得絮皮得紙馬鞭鼠朴欺愚蒙邇來此詐亦難試
周防巧密嗟民窮有時賤買方入手貴價轉賣如旋風
在旁憆眼不得詰脫手已就他人功就中置貨孰豐
男女衣服紛青紅尙書半臂錦淩亂昭侯敝袴堆籠鍾

其餘種種各殊絕亦有竊鈇藏其中金匜雜鍾狐白腋
羽化來此銀盃同此種物價廉莫比貪賈得之色然喜
咄哉賈人莫浪狂金吾方捉田膨郎

澄齋來訝久不出因作此并呈石生明叔

十日不踏興勝寺張子訝我何深藏謂疑幽憂屬末疾
豈知發興搜詩腸我初學此無檢束虞初九百忞荒唐
稍參涪翁變詩派意趣結約無飛揚十年棄置久不事
解散韜帙從儀徉含毫叩景偶一試忽覺泥井生寒漿
濃書細字急不擇螻蚓詰曲肥鴉旁到口有物當一吐
安能吶舌如周昌古人精嚴有真放下手得快天機張

六朝文士不解此散棄駿馬驅跛羊三辰分光精氣薄
語言縮韻如羸尪雖然此中有涇渭豈得蕪穢誇汪洋
句律稍悟嗟已晚嗜好多可無專場千金狐裘飾羔袖
漢冠晉製兼唐裝吾文所病亦在此自成一家今未嘗
當年猛志壓崔蔡翻恐汪魏相低昂先生不嗔後生笑
所慮唯此餘尋常誰與吾黨二三子妙解知我非猖狂

六月六日聞蟬

今日朝涼減絺衣得靜便客來談浴象人倦喜聞蟬風
露謀身易高寒應候偏故園池柳上早占數聲先

題程春海侍郎扇中美人

香霧欲生煙羅花低鏡前自緣心愛好不關人見憐

偶出

人招我飯辭不得登車欲赴猶逡巡座中有客共深語如驕似喜還疑瞋自言文字勝契戾連掇科第信有神時命忽謬乃一跌蓬山直到泥與塵如某某者詎勝我侂得侂失當何因酒酣頗逃得意事召優不至慚其賓立呼伍伯拘至席泣言喉痛方病呻不知官乃爲身怒縱極鞭辱宜加身回悲送喜敬愛客客大歡樂主意伸聞者拊手頗稱快連啖肥炙飛觴頻酒闌語罷一鬨散倉卒未暇詢何人

買書四友歌

晉魚見書口流涎到手恐有他人先索價不畏高如天
歸來障簏傾銅錢明叔愛好不求全索難得巧意氣鮮
細尋脫簡抽閒編磨丹細字書盈顛張子游肆如林泉
瓦南街東可忘年客無牀坐書相連不破一錢聽管絃
自笑買書如買田循其四角及中邊重裝自釘端不偏
未得一讀手爲胼

贈黃景濂友蓮

李公還我文一帙簡端細書子親筆規摹謂我背時好
太息乖逢意眞實此文昔謁甘亭翁君乃旁收肯藏疾

未嘗一面荷深語始信文章有膠漆京華握手各失笑

昔嘗云爾今乃必清言高韻傾末已出手新詩劍光溢

太倉詩派異西江不肯專長兼入室懷恩望古憂思集

入百萬家知者一廿翁憔悴君亦爾如我敢復論得失

宣武坊南車馬咽瘦驢兩士無一匹暑風塵坱動如海

處女嬰珠安敢出何時一笑共秋燈盤剝沙糖炒黃栗

送陳藴山作令山右

酒龍詩虎集襟裾馬異盧仝興不如入事漸生登榜後

宦途宜愼辦裝初漫隨士論尊朋甲且使民風畏大車

笑我一龕彌勒共更誰高興足開予

夜夢林秀才鎮

少年同學林第五夢示兔園文滿家魂魄已隨秋草去
記君辛苦撥燈花

贈馬生壽齡鶴船

馬生詩才疾秋隼下水船連萬艘引洶洶海市浮鵾鵬
切切風廊弔蟪蛄家三千里十年別歸輿屢爲空囊忍
光範門前書肯獻長安市上酒難準门然攣跛成怪松
欲藉文章吐蒸菌陳李二友方得路堅車非子誰來軫
浮雲富貴不可呼卦得包瓜自天隕乾愁白日坐拋去
使鬼揶揄甯俗哂我居古寺鎮得閒喜味佳句養肝腎

詩文於道一稊米炊飯今誰富倉囷秋燈旅店涼可親
想發陳編如束筍

贈李蓮舫

李君好詩兼好酒官學瘦馬時尋友靑銅三百不肯留
卻笑財虜空兩手除夕準衣苦留客客多屋小時被肘
一客煮魚踞竈觚一客哦詩拈撇帚醉呼聯吟聲達旦
債客驚咤窺返走富兒空矜飾廚傳禮卒意簡乃見厚
觀君胸次能爾容一飽鯨魚吞八九宣城詩派久湮塞
氣猛才豪仗疏剖詩聲遠度幘簪簍三韓歸裝乞瓊玖
惜哉旗亭少解事一曲黃河負楊柳天生此材用有時

著鞭未合居人後君聞此言當一笑富貴於吾復何有且學陶潛除酒巾那計劉歆擬醬瓿綠垂紅綻春又來更約屠蘇歲同守

吳笏菴以莊子語作七律見贈倣和之

公詩能消外汩侵超然軒冕與山林不笱久竹自靈氣折楊皇荂非世音將遺六骸窺要妙敢豎一指加高深世人竄句多鹵莽試與洛誦先齋心

贈李榆村

世間快事那有此萬口飢民無一死世間奇事誰肯創十萬官糧一朝放官身散米官償銀民身得活官身貧

文于談此不容口一笑忻州舊吾友忻州李侯精權奇
高馳亦厭絡頭絲鷄鳴山南鳳臺北苦欲就我誅茅茨
我家谷城名寄圃竹亞宅後花前池放春納夏計良得
歸意早決胡爲遲男兒功名許天幸衣食小事翻慳施
李侯聞此亦失笑三徑政苦歸無資

聞鄰人夜哭感作

北風淒中夜鄰哭聲正悲舉舉吳興子獻賦留京師昨
夜家書來高堂痛我遺念初別母時母色方怡怡人言
金紫好願見服歲䔧苦語不敢出恐兒行色隳日遠愛
苦深意悔歸難馳生榮他人見死別惟親知山川隔神

理草草施靈帷外人忌諱多情事難具施悲哉返哺烏

夜夜號寒枝

冬夜偶成二首

筆墨積八事鼓勇肩一釋擺落無幾時默數復林立枝

官本多暇何者常汲汲卻思逃塾時窺窗欲揮日揮日

日不去挽日日難入人情有去留天運成緩疾書燈一

再挑慼歎復掩帙

人生一日內百有二十刻計吾起滅心倍此不啻百一

刻應十念多終不給所以火馳人閱世如一息

柏梘山房詩集卷六

上元梅曾亮伯言

贈何子坤還新安丙申

提書兩載客京華梅意衝寒頓憶家莫便南山常種豆應羞東野止看花閒官推引眞何有聖處功夫想更加我念渭陽憑寄語三年塵土困奔車

節婦吟爲桂雲酬作

夫死求死曰且緩死夫死不治喪是吾夫生無婦矣上冢別母過家告大人言衰麻百日畢當從夫地下黃泉不得顧黃口小兒惟知上有滄浪天神專意精去天咫

六親悲愁坐泣不可以已明明朝夕人不得相救理一
暝歸神如脫屣烈婦誰東城住夫秀山浙民父夫姓吳
雅婦氏烏札庫

朱蘭坡先生以家瞿山翁畫松壽施愚山圖屬詩
記之

宣城宗老瞿山翁天延窠閣聽清風春明槐衙嬾不踏
輿來自寫黃山松愚山侍講同閈里參議歸來六十矣
翁以畫壽羣賢詩中有雪坪老孫子其時大科猶未開
致語已祝蒲輪來名實不謬竟如此　國初元老何遼
哉蘭坡先生重翁畫神品不謬漁洋推作詩使我附名

字燕石豈足增瓊瑰先生好古心宿親鄉里耆舊尤所敦史館把筆傳文苑吾宗二老輝千春我今金陵思柏梘飛橋流水盟終踐便當問字過琴溪讀畫一披小萬卷

贈陶薌泉

南城幽巷寂如村喜有軒車肯叩門宦海欲經三十載談天猶作五千言珊珊不礙詩仙格籍籍爭傳賈父恩卽看金狨輝五馬黃樓佳句許重論

夢硯圖

邱遲夢錦江淹筆錦耶筆耶華不實何似夢硯如得田

膏澤豐年眞可必長安四月南風麄吹我石田如草枯
因君丐我江南夢碧沙翠石割雲腴

贈賀耦庚先生

儒林與事功唐宋久異派惟公持古心儒效中褖外守
身固金隄救暍乃放臉勇如九河翻萬折胸不芥蔕條
布江甯部民幸瞻拜官齋靜抱獨深矉念民瘵閭閻賁
帚事聽徹風雨怏淳明生德威百吏不敢獪疏通上新
河定力釋疑怪海水果上潮游波得寬殺以此秉事樞
九功孰能壞　新恩慰民望秉節西南邁黔民稱瘠土
好義勉其懈雖急害馬除不擾小鮮敗自惟河內民借

寇獨咿噫短章聊頌德幸免導諛戒

送黃香鐵歸嶺南

君不如陳孟公太守起家由尺牘又不如熊安生執經埽門稱觸觸旅館蕭蕭似深谷出無驢馬炊無僕棲鴉肥字寫詩本牛腰卷作隨身軸風簾嬾就日華賦天機獨奏雲門曲闊袖寬袍老鐵生平視朱門如白屋忽然揖我歸嶺南潮陽校官新授祿廣文先生雖無田是官萬事不由天京華幾載厭羊胛盤中苜蓿肥如錢先生食飽無一事高吟突過黃初年吾家寄圃潮溝邊亦有花竹相蟬聯主人五載別猿鶴無田不退甯非錯思君

南望鐵耕樓不見吾家半千閣

贈鄒松友

洛陽令君清且敦田父說尹時開樽朝冬報政得休暇
叩門喜我如荒村談詩說筆歡未足爲君醵飲羅嘉賓
同年陶卿善轟飲君先舉白張雄軍陶卿逡巡盃縮手
君乃大笑吾已醺頹然隱几任諠鬨觥籌過眼如飛蚊
隻雞近局得常有要我排日先知聞自言久吏畏人面
坐無疏客眉方伸餘事示我琢詩律張王蘇白探淵津
流丸峻坂下千丈崎嶇突過無荆榛看君快手得佳語
始信險怪虧天眞緋魚新賜九華殿歸鬧河內爭寇恂

願君揮毫雷百斛洗我胸次消輪囷

徐廉峯家製蘿蔔鮓作詩乞之 丁酉

蘆菔生兒似芋蕨浸以甘酸供縷切翰林好客出鄉味熱酒肥腸壓冰雪腐儒不識生黃虀土銼慣煮寒菹湯宰相當食醋三斗甕鼻誰能徒快口韭齏豆粥翻勞人餽我食單亦何有君家新樣勝元修呪筍憐槐臭味投便乞餘蔬作小益從此彥深添食籍

程春海侍郎八日雪後招飲龍樹寺中

家居好遨兼愛雪每眺鍾山登掃葉長安雪少風苦多卷地追奔去飄瞥空庭積素不忍掃自摵枯條添落屑

侍郎招客集龍樹萬象一白眞奇絶混茫直接西山頭
界畫城陰肪一截行人飛鳥俱不到空宇蕭蕭見眞覺
甘醪名論未覺晚月氣寒光半空結邊搖天影倒平地
江水横鋪波不裂悄然坐我浮玉山夜聽談天答鈴舌
是日瓦南街可步愁洗靴韈因迴轍王充閲肆且異時
昌黎登高幸同節醉歸默數前車燈猶記江船火明滅

送王叔原守瓊州

聖世朱崖變畫圖風流天使傲髯蘇臺端夙望歸驄馬
海上新文徙鱷魚木酒連村知政簡金華滿地任民鋤
使君退食應何事自理劉郎閣上書

贈潘諮少伯

當年豪士客扶風會以鄉兵占首功談笑尚驚黃鵠子行藏欲問白鳧翁雨中裹飯勤深友日下繙經折鉅公莫訝元文難索解應知並世有楊雄

贈阮侯亭之任臨湘

李杜行歌處蒼梧怨未終木蘭舟縹緲花石戍空濛風月三千首天涯五十翁一官成笑傲未許古人同

試說金陵好

試說金陵好登臺記雨花千帆平綠野一塔湧朱霞佛屋新皺栗仙亭細焙茶長干燈火上歸意動昏鴉

試說金陵好棲霞古道場千峯通御路萬壑亞僧房
泉石窻窻見松杉處處香偶然值樵叟眞欲話羲皇

題蔡鏡堂探梅圖

盆梅蟠屈非吾友疏影籬邊驚別久披圖忽見高枝橫
五十年來香在手先生眞逸此花身青鞋踏遍北山春
當年草市連紗市何處梅花是喜神

北峽關晴雪圖爲蔡友石先生題

雪外青天山外日一白橫空半天赤朱轓綠耳來倭遲
萬里寒光盤馬膝掀髯一笑回春姿范寬見此眞吾師
枯條凍葦稠氷道點綴俱入皇華詩公今歸乞湖山主

已傍東田開釣渚山翁來共一杯無爲話關山行旅圖

悼故人汪平甫平甫於壬辰年得句云三徑草睎

螢有路九秋花冷蝶無家頗自喜未幾而卒友

朋皆竊怪之謂未死神已泣也

少年談笑傲滄洲未到中年意氣收危坐歡場恒自語

孤行野寺不成游文章從古供人役富貴何時勝鬼謀

今日棠棃花下臥應知得喪總虛漚

讀東坡集有感

七載黃州已似家又從儋耳度年華東坡有地聊栽竹

南海無人且看花白髮瞿塘悲劒器青衫湓浦泣琵琶

飄零詞客多哀怨學道如公信有涯

陳石士先生蘇公祠雅集圖

侍郎持節出金閶春讌蘇齋薦脯觴木介已悲終古別
花朝又作昔年芳瓊樓玉宇眞儔侶明月清風孰主張
我欲夢詢香扁子涪翁身後豈茫茫

陳石士先生韜光步竹圖

一徑入寒碧竹光在人衣風泉息塵鞅雲石生天機道
心得所便遊子如新歸五公各持節王事有程期談笑
雜黃老登臨窮翠微僧居豈知樂樂者難久羈物習慮
多變寂喧無是非當年作記翁遠想超希夷披圖感遺

墨聊和西山詩

題張白也中年聽雨圖

雲水空濛泊烏榜膀聲漸小灘聲長舟人添纜各關門萬里空江惟一響君不見瀟瀟暮曲聽吳娘青衫才子似潯陽少年醉臥金堂月那識扁舟有斷腸

正月十九日游白雲觀燕九白也未赴有詩因和之戊戌

樓觀崔巍耀彩霓此中云是上天梯撞鐘伐鼓三更涌墮珥遺簪五色迷仙語何人逢白鶴商歌有客感黃雞知君記夢詩初就嬾向神山一借棲

寄張丈虎兒

七十翁猶健勝常青山[illegible]老來滄浪飽聞攜杖穿花市
肯爲開樽過草堂客子京華思里社先人儕輩仰靈光
家傳畫手今誰付應有文孫繼阿章

寄呈青甫舅氏

抛卻閒官始覺閒不畱手板在人間重排陸氏東西屋
特對何家大小山兒課巾箱應細校集編花萼莫頻刪
他年杖屨追隨處好是青溪第幾灣

歐陽岳庵又一村夜話圖

菰首橋邊又一村紀羣兩輩接芳尊比鄰花藥常通路

負郭溪山總到門幾載騎驢思謝墅深宵擁鶴感陳根
披圖尚有東籬在鴻爪東西不可論

悼趙侍御敦詩

舊俗疲多士纖趨市小恩君爲中執法書有大臣言天
壽眞難問窮通那復論時方雄白簡君獨困飛騫

戲書

未可稱居士頹然已放翁詩惟標脚氣文不愈頭風雄
任來嘲客褒無待約僮雞毛三寸筆何事反怱怱
尊生原有術造適更無餘結嬾新知客尋貧舊見書饒
三眞落拓歐九任空疏若問窮通理吾將付散樗

為何青士題扇

美竹移新居好花憐舊屋藤陰有秋句應長春枝綠

諸城令汪封渭字竹千黃岡人葺北臺故址為蘇
公祠僚佐配食兼羅種玉盤盂郡人李方赤太
守屬詩紀之

東坡分符在東武手實新書正旁午脫畧萬事非嬉遨
吏不求功民小補鐵溝之水超然臺常山龍獵時徘徊
胸中杞菊不蔕芥芍藥正對流盃開馬耳雙尖尚突兀
北臺題壁今塵埃諸城令君眞好古手剪蒿萊闢祠宇
堂前栽遍玉盤盂太博屯田配旁廡騎鯨散髮歸一笑

想見衆賓風竹舞里居好事誰同修常州太守今李侯
風流爲政無與儔政如獨孤在常州班春他日過陽羨
吏爲東坡訪舊遊

蓼花嘆悼徐蓮峯侍御

去年我飲廉峯家歸乞四株紅蓼花蓼花今年好顏色
嗟君玉樹埋蓬沙書中檢君八行字言及程公欲揮涕
司農餘事工尺牘屬我裝池排日記豈知後浪逐前波
遺墨兩人同一笥春明六年竟何有飽見故人作陳朽
除花未忍對花愁與爾同澆一壺酒

贈姚伯山

五管賢聲第一流頭銜新拜　主恩優宣城自合羊元保下澤翻思馬少游聞到岩城將買宅時過寄圃定登樓車輪未必今生角早有梅花待嶺頭

寄姚吞木

江雲朔雪久離居病臂詩來益感余客散梁園誰置酒家臨笠澤好成書頻年漫乞長安米幾日曾忘短轂車輸與吳中高士甚小雞山下釣鱸魚

同年爲眞率會酒一壺菜五簋恐有以豐腆敗約者詩以誌之

同歲消寒共此筵相期眞率只談天棕鞋桐帽難拘禮

菰飯蓴羹豈破錢似我揚雄慚酒客幾人杜牧傲茶仙
硜硜郤笑顏光祿不許山王附七賢

閭里中宮家園頹毀可歎

淸涼山下破岡斜野飲曾過處士家獨向陰崖結茅屋
自鋤明月種梅花三春粉黛迷香蝶兩部笙歌接吹蛙
前度劉郎惆悵甚頹垣閒被夕陽遮

毛紫庭贈人參鹿茸賦謝

憐我支離太瘦生遠分珍藥故人情七星瑞氣光浮匣
五葉眞形價滿籯仙酒便同傾白墮舊山應罷採黃精
小窻一角新晴日喜試觀書眼力明

林公少穆以 欽差大臣使廣東作此呈送時兩
廣總督爲鄧公嶰筠

禁煙新斷阿芙蓉爲遣膚臣急奏功鎖鑰全收坤外紀
威儀特進漢元公三朝細馬 絲綸重萬里鋒車節制
通南海尚書方勵治 朝廷應喜協和衷

贈朱丹木之任無爲州 己亥

舒偯說予世無有能以神君兼眾母高言入座森動魄
盡掃常談等芻狗示我報神新廟碑詞嚴義深石可壽
謂神除蝗吏除暴使苗無災民不莠神勤其官吏敢惰
以此自誓心語口我聞法立民知恩吏威已輕民易狃

惜哉古有生殺權酷吏反以資毒手後賢豈無活國計
法律裹身如械杻如君所爲誠極難報最今知幾被肘
縱轡卽看泄萬里　新恩且試一州守米顛逸事置勿
道一石何須辨妍醜

偶書

一丈黃塵過一車西風吹入碧窗紗年來不解吟春雨
孤負光陰是杏花
雨少風多又一春人間無處避車塵綠陰如水裹腰路
輸與江光閣下人

贈步蘅南之任平陽

豸服連翩剖銅虎千古言官氣皆吐北門一疏　天顏開朝作嚴霜暮甘雨如君遠性復高勝不僅空言祈小補偶騎驄馬行天街桓東少年避如鼠枝官窮巷礙車轍近日已無棄灰阻風行日下豈易事早識翁歸具文武百城秉節端要渠一郡先看設施溥我生疏嬾少儕輩棋局詩囊猥相許只今去我如飛黃寂寞柴扉掩杜甫待君更作朝天行一局相期山果賭

贈湯海秋

詩筆人間湯海秋反騷應洗畔牢愁晁家樂府傳千首楚國先賢讓一頭望古自惭非世好同官今喜接風流

芳洲杜若江南路何日相從萬里鷗

贈湯子燮

我年十九君十七斫地談天氣無敵滕王閣上一杯酒萬里長江波接席十年君作五湖長行水漘災泥過滕上官動色聽引經滑吏被符如霹靂朱轓憑熊正可爾謁選今猶候幾赤風廊握笑一開口往事爭如芒角出人生得失竟安在且喜君詩早盈帙慚君記我舊時句囈語醒思殊自失祇今索寞更宜嬾游蟻逢堦玩春寂字成脈望廢攤書管長蒲盧罷拈筆君乃才氣十倍我袪服新裝照初日江南河魚今又上小姑祠前水三尺

爬梳端賴好官長晚覺文字真無益願君擺落策新功
餘事從教冷官乞

贈陳小松

有客有客端爲誰攬衣躡屨起欲窺君入一笑書帷披
吾更名耳子勿疑昔時見君未有髭白波倒捲空金巵
全椒學士甘爲雌謂此年少才不羈揚州花月春江湄
名園參差信馬騎醉歸自有笙歌隨夜吟紅袖圍烏絲
別來三十年又奇人生忽忽一世移入身 帝城今何
遊宮中 聖人撫皐伊儲精坐受三神釐甘泉上林
藻孰摛君當載筆光鴻儀君聞撫掌笑曰嘻子乃故我

以我爲雕蟲刻技昨暮見壯夫豈復隨羣嬉我今百事慵不治探丸起人聊自怡百錢閱市垂簾帷蜀莊季主皆吾師嗚呼君言夸矣君失詞處世不贏亦不虧人生此福厚不訾其次乃以富貴縻君不見馬生憔悴新豐時斗酒獨酌無人知一朝二十餘事陳天墀君不彼得此可期達者勿謂吾言痴

悼吳丈子見

利害相倚薄有怨乃知恩好名安可居怨來益多門衆口本鑠金周防況少存少有超俗夢晚逐世網奔傷哉傴仄行孰招垂老魂

悼汪均之

昔我遊京華君意頗不欲金陵好山水漁釣意已足愧無五瀉舟安得慕皮陸浮沉入海地合眼見君屋頗聞園林修名士親畚挶移樓納山青拓橋放水綠缺籬補花當疏檻藉藤束先公經國手小試橐駝術老松移每活樹客最篤服點綴山石間珍草夾美竹經營期十年招我集雅局君書常在眼把卷成一哭我文衆少可君書能疾讀此外惟異之出語中深曲臣質今已亡孤笑忍窺櫝憶君集園記佳筆柳州續惜哉雷豪芒藏者尚滿腹平生文字契深友不五六半山聽泉人未死惟余

獨君魂儻可招無忘北山麓

寄彥勤弟

聞汝沈痾去他鄉喜不禁百年門戶計千里弟兄心藥裹應長屏書篇得重尋從容期繕性不必念升沈

壽王子卿丈八十

黃樓高咏接蘇篇老福天教勝古賢同是一塵香案吏早歸三徑地行仙貞元朝士稀同輩洛社英遊讓大年萬首詩成休定集他時抑戒有新編

姚伯昂年丈以冊作瓜菜數十種遺伯山屬題

野人喫菜不解煮但喜花豬嫌筍苦城中辨味不辨形

蘿蔔乃言非蔓菁我公九能冠朝英入林觀性天機精
筆端已備四時氣芥孫瓠子騈羅生荷包蒲束各異態
如手旋摘筐可傾是中具有色香味土膏出紙光盈盈
十年夢想清涼寺草市菰橋踮游屐眼明見此鄉味多
黄瓜園中秋滿地黙中饞守臭味同淘槐覔筍千觴空
見此當飽不思肉渭川千畝蟠胸中

孔繡山奉澹如招飲於尺五莊會者十三人即事
作庚子

蘆莖淺碧蒲芽短中有方塘白水滿開軒對景弄春餠
濠梁去人今不遠往來裊屐多歡場吾輩亦復成徜徉

座中醉客兼醒客總覺尊前是故鄉

和人萬柳堂懷古

有客能高詠來尋萬柳堂蒼茫葭菼際言是草橋莊寺古猶通路陂荒不似塘當年詞賦輩辛苦慕常楊

題李唐畫

古木陰陰夏似秋參差石壁過橋頭斜陽曳杖歸何處門對長江一葉舟

七月十七日作

連朝泥滑滑小步試中庭雨脚明懸日雲頭怒壓星蟻封升砌隥蛛網散窻櫺愁極蛙偏喜聲聲入夜聽

張澄齋褺室陶谷寄贈

昔年訪陶谷遙指古梅花君讀隱居傳將移抱朴家對山樓亞竹引水座浮瓜自笑陸沈子何由駐鹿車

題張仲芝住帆圖

檣帆落落散遙天獨繫扁舟柳岸邊往者待風行者笑他時莫笑待風船

贈項几山

開徑延三益喜君移五車校書勤掃葉得意勝看花歸興龍湫引孤懷燕市賒扁舟期訪戴同看赤城霞

柏梘山房詩集卷七

上元梅曾亮伯言

宋太祖擊毬圖 辛丑

盃酒兵權釋君臣樂事多猶勝思猛士失計只悲歌

夜集偶成呈伯韓小坡藝叔魯川

盃槃草草酒微行共喜論文就短檠孤學自慚非世好
高言何意集朝英常悲師魯成先死不分公明作老生
夜久轉溫知欲雪相看飛動有詩情

書示張生端甫

我年未及十我祖授書時襟裾戒牛馬解授城南詩覆

醯悲子路讀記淚綆縻謂我有文性祖亦爲噓唏先子
留上都我母課中閨文選苦難字背誦行遲遲十九始
出游雜覽如亂絲攬取得尺寸首尾終迷離吳門遇王
渭交我顧廣圻語我六書學訓詁宜兼之凡校古八書
不以他書貪古書各義例熟玩窺其巇[illegible]非性所好貿
此良友規頗獨好文詞俳偶自娛嬉異之管君同謂此
不足爲此猶冠玉耳不見骨與皮皮骨且不見安能爲
妍媸是時文派多獨契桐城師洪鐘未殫叩閎響忽我
遺言往理稍出徐徐會其機讀書如養生薰蕕不同脾
豈食大官羊腥膻雜蟛蜞三史范已孱陳壽無華詞五

代事簡略詞義獨恢恢老莊荀管韓國策逮楚詞淮南呂春秋譎詭而倡披六經爲稻粱此亦膏與脂不可一日無使人發華滋適口莫如約拙養聊自怡劉君稱漢聖董生書玉盃謝力有未能吾知固有涯吾子天骨高古風還可追鴝卵在啄抱庚桑慚魯雞倘欲師古人爲子誦所宜

吳縣蔡母秦孺人節孝詩

死易孤難撫氷霜獨傲冬蘊心終不卷蓬髮任長封竟以秦家女能興蔡氏宗三枝朱草茁應足慰貞松

贈陳蓺叔

新城陳蓺叔宗伯有家風結友竹林上著書槐市中遺經從我好佳句喜人工窮巷肯相過惟慚尊酒空

贈朱伯韓

偶出都無薄笨車寬袍散帶一潛夫常從草市攤書買懶向花磚奉筆趨啟事擬推韓御史論兵難遇李司徒惟應杜牧堪同調蕭寺風流共一壺

贈馮魯川

淸酒一升書一握醒時即飲醉還讀吟安一字脫口難百轉千繅絲在腹西臺昔號白雲司文藻聲塵各異時偶把官書似城旦坐忘恐得大宗師

和余小坡蹇翁詩

讀君蹇翁詩甚類送窮文自譽實自責人笑不得瞋天公視世人濛濛但微塵有誰强駊騀謂我文字神責報望逾衆謂天無等倫天豈識此哉如人聽鳥喧安識所歡喜與彼所煩冤人雖不鳥知鳥鳴自軒軒三春得煙景萬物莫鳥先莽莽宙合中形晷不久全惟文司其命萬化凿貞堅鵬運所不周落筆俯仰間飛灰礙針孔掉臂如平原快意孰有此得失誠戔戔得者生貴甚失者趨階前不畏階前趨愧此見者憐豈知後世人不此爲媸妍視我所悲嘆誦讀如游仙意氣謝往貴聲名屬來

權勿愧暫所憐但懼久所揖君聞當一笑此爲孟浪言

贈余小坡

客爲貪閑少詩常倚病多古歡良不淺世態覺如何吾自甘郎省君當擬諫坡人生各情事應未效蹉跎

和魯川見贈韻

嬾作咸陽五白呼也無櫻筍學官廚同穿東郭先生履笑擬西園雅集圖書降秦人皆是隸騷如屈氏不妨奴能齊物論堪行樂且莫梨園憶北湖

追悼程春海侍郎

郎省曾掌禮數寬笑稱屈宋竟衙官西山詩和承親寫

東觀書成許借看豈爲公卿嗟命薄獨緣文字惜才難

城南一帶探花寺愁絕何心更解鞍

偶成

撫軍原自知彭澤掌武何曾困樂天富貴豈能知己助

聲名不借要人傳

贈張勸菴

巷北多煩壤幾疑馬糞王繡衣勤闢路錦里借生光道

砥知平政刑灰豈法商夜歸詩伴喜京兆信前張

偶成寄仲卿彥勤兩弟

柏梘村中有故基吾宗苦約返茅茨黃精藥好愁難遇

蒼耳林深恐見欺北阮家憐門戶改南陽阡葉子孫知
飛橋一水千峯抱記取他年謁墓時
百年寄圃冶城旁舊德猶存綠野堂祖父艱難留樹石
弟兄奔走隔壺觴極知飲啄宜山澤又恐嗚號望稻粱
空憶故園春色返半千閣下又青楊

即事呈伯韓小坡魯川

磬折方延賓三子適來慰駭此刻筵色破帽欲蔽避上
人撫掌笑作達殊未至豈開竹林人有物能敗意徑入
別室中吟嘯無所忌謂余君可出無復與君事童奴吾
自呼飲啖吾自計此不須主人安覺客爲累須臾送客

入二醒一已醉笑言有餘盃明日可見詣

悼陳仲雲

昨見除書改心悲失老成　天恩新幾日風義斷平生同榜隨年運藏舟嘆世情升沈與修短大半已分明

可嘆

李侯去供奉杜陵辭司功一官逼迫不稱意翩然逸翮超樊籠自倚結交意氣眞誰知久客無相親漫言文藻動千古終是悠悠一路人嗚乎人生快意是超俗欲求神仙當避穀君不見李侯憔悴杜陵飢投詩乞米無殊時雙魚斗酒何人送匹馬短衣空自悲

和張端甫得家書

久判歸期未有期家書欲報定遲疑只言孤館寒燈坐正似新豐逆旅時

雪後簡友人

風雪門難出巡簷定幾迴撚鬚凡語換熨眼夢吟開明月今宵滿詩星若个來應攜謝公句一就漫郎盃

讀唐詩紀事

光啟乾符事可知探花猶羨曲江池不愁王鐸方都統卻笑盧家未主司黃獸豈能殘郡縣青蟲多是誤軍師太宗應悔開科第贏得英才五字詩

和姚春木咏夏內史

草草諸賢各樹兵如君年少亦先鳴魯戈慷慨回天意庾賦淒涼感帝京竟與終軍同義死可憐王勃尙書生褚淵得壽譙周老蟬翼千鈞孰重輕

戲咏跳財神 壬寅

歌舞當門意態新乞兒翻解送財神定知廣廈推千萬只有秋風屋破人

嬾過黃羊祀竈時逐貧新賦幸能奇五窮明日應迴避三十靑錢學賣詩

悼柏雲伯父

我幼少邊幅獨翁喜見譽指夸族親言此是吾家駒吾老不自憂哀宗得持扶酒酣氣益眞不顧人揶揄我時亦自喜誓不斯言孤流光變人心往懷忽無餘妄冀寂寞名日與時榮疏身計豈云得愧翁受言誣八十方舉觴賀客亦充閭不聞示微疾忽來告終書傷哉隔千里跪奠缺嘉蔬作詩告余哀庶其鑒區區

簡何青士餽元宵未至戲促之

竈下長鬚手似薑元宵未解學廚娘燒燈風味慚佳節挈榼人情重異鄉笑我幾如名士餅知君久飫大官漿青州從事甯同索聊與東坡作和章

人日作

一雪斂冬寒春聲動市讙兒隨荒鼓聚人往美車看風物如相引經過亦未闌何因寒具小稍異故情歡

贈余小坡移居

巷南移巷北清曠果宜人側想編籬急應知掃地頻小窗深友聚高樹夜談親卻羨錞川子端居得善鄰

鷹游登岸圖為師禹門作

海州有山曰鷹游其東巨海之所浮有番舶者驚來投椎結赤足語咿嚘意說其國今琉球舟三十八一其酋有冠而職如邑侯以筆代舌能吟謳言自治所歸王州

横風一踔不可收度越萬里如一漚不自意全出大幽如金銀闕登神洲刺史曰吁遠貴柔況此恭順著海陬舍以賓館給膳羞稽首再拜風迴舟經歷閒切逹中頭說　天朝德無時休閒切中頭其國中以名其郡縣者

贈葉崑臣雲南方伯任

九華初日暎曈曨占奏頻繁　帝眷隆成賦早年識司馬作公今日見阿龍鹽筴美政三江最露冕先聲六詔從若譜蘭倉宣漢德鸞臺舊筆試從容

樓桑村昭烈祠壁刊元遺山詞宣城李紫房訪得之搨以見贈

古廟青林罷社時遺山曾此譜新詞十年來往渾無賴
贏得人間有斷碑

汪春生從舅氏許玉年至西域圖

山如火雲樹如血日白風黃沙似雪出關一笑天山來
走馬上天奇欲絕使君圖畫感西州紫蘭花間憶舊游
試問輪臺隨定遠何如身致富民侯

雨後作

雨後籬根過水斜離披寒葉伴秋瓜繞庭細數添新草
豈不知名也當花

有會而作

吾欲適己事世豈復我須落落因其宜如何嘆人愚麋鹿與牛馬受分固自殊雖言受分殊未足相謗譽咄哉嵇阮生專己何區區

巡圃作

斜陽送疎雨新月已如客圃小繞花勤人間去草適此甯足生理瓜豆亦可摘同袍何不來獨望寥天碧

也似

也似荒村獨樹家西鄰撲棗任諠譁青藤紅豆垂垂老滿意秋光放菊花

聞歌

月明如水澹星河客近中秋鄉思多悄立天街欲歸去不知何處又清歌

中秋獨坐

雲陰過盡月華流欲臥虛堂且暫留酒伴未招游伴阻等閒已過一中秋

憶故園芙蓉

客中花少每思家又得家書說種花護水笆籬三十步芙蓉開動赤城霞

爲陳蓺叔題沈石田畫

家家紅葉滿山椒石路長通到板橋無事山中不來往

看雲看水各逍遙

悼溫翰初

親朋相覩淚痕多重坐君齋痛若何前日翻書猶未掩
蠅頭文字寫東坡

題李榆村詩稿

昔君風雪走吳門我客揚州冬復春除夕殘盃愧僮僕
那知尚有路旁人

戲題畫醉鍾馗旁臥一鬼

先生眞大醉黠鬼暫安眠喚醉更無人睡者當知僞與
眞

為李寄雲題圖癸卯

先生卜築思平谷，清夢時時到雲木。興來水墨寫山樵，黃葉深深一茅屋。屋前流水舊漁磯，流作春江更不回。村村石樹山山雨，羨煞空濛一棹歸。

和張亨甫

尺五莊曾共盃酌，眾客酣讙君落落。別來江海飽軍聲，詩膽輪囷壓鮫鰐。新陪李布入關西，故人喜見翔金雞。宿心雖了莫歸去，好賦西京燕喜詩。

鄧嶰筠先生入關誌喜甲辰

玉門今日見歸輪，喜色浸淫遍搢紳。公論終由明

主定　天恩先爲老臣新從來起廢關邊計豈止生
還慰故人獨幸濤言重侍坐八箴堂裏舊丰神

和王少鶴

宦薄輿歸思交新惜勝流能借眞率會不賦畔牢愁文
字岐千品浮沉共一漚看君窺妙處熙甫定同游

題羅兩峯爲桂未谷作簪花騎象圖

先生翰墨世無倫薄宦滇南寄此身騎象插花眞醉也
雙丫胡粉又何人

種竹

江南竹價賤如土被隴連岡不問主京師買竹如買田

種竹一區錢十千我家寄圃治城北有竹千竿伴松石
僧房屢過乞美箭惜哉方竹栽頻厄京師作寓今十年
强以隙地名吾園縱横五丈一覽盡豈有三徑堪回旋
偶然種竹作豪舉頓覺平地堆蒼煙丁香畈紅柏染翠
敗墻醜石增清妍家人笑言此寓耳爲人作計毋乃顛
先生聞此不自沮雨後劚地方疏泉溝行溉竹不穿竹
使作方罫緣其邊人生萬古莫非寓衣食寸寸謀貞堅
未歸一日尙我宅那因後捨荒其前竹樓作記意不爾
試問狂屈知誰賢

又一首

長日攤書睡眼遮繞庭數竹是生涯十年作計難求木
三徑成行不藉花破壁陰森疑有路文窗窈窕似誰家
童奴早製長鑱柄只擬明春斸筍芽

冷公調話往事有感

林間一局署風收四十年前話舊游樂事何緣近消歇
幾人華屋幾山邱

代書答方植之

故人憐我久京華宦味誰知薄似紗書札閑翻如話舊
林泉偶憩當還家空庭每盼千尋竹斜印誰封七碗茶
敢擬留司作中隱此身原是託麏麚

中秋夜訪冷公調不遇

佳節歡友生良夜念孤客叩門適不遇惆悵綏歸屐天街月舒波萬戶閉一白誰家酒兵鬪豔豔燭翻隙歸來兒女譁對月學扣額祭拜未云已瓜果競分擘此樂諒無與只可近書策夜深桼明何相對惟脈脈

寄光粟園

歸田計早勝歐公箸作身閒道益隆問雁喜無疏客過觀魚時有故人同高情更錄江湖集遺老應需翰墨功安得論文一樽酒龍眠山色鳥聲中

和座主湯敦甫先生游龍杖歌乙巳

春紅已退夏綠疎黃花未來人意孤誰歟發豔回春腴
游龍作花紅扶蘇髮鬖八尺堆珊瑚蕩搖秋空如畫圖
世人但誇顏色姝豈知直榦中不枯忍使花落隨犁鋤
我師巡圃爲躑躅試以爲杖輕若無刊落枝葉除根鬚
以鐵爲距漆作膚策之穩步如安車子美桃竹能給扶
昌黎赤藤杖自娛風流文彩二子都惜哉遷謫隨江湖
豈若此杖忘崎嶇侍師緩步躡天衢七十謝政神蘧蘧
春光澹沱梨雲鋪昆明芙蓉能白朱與爾同佩花間壺
園官十客相友于乃知草木遇各殊赤藤桃竹愧不如
豈惟赤藤桃竹愧不如孔光乃使靈壽汚

讀史感作

秦川金鼓下關中司馬寒灰技已窮如此功名天吝與唐衢何用哭窮通

顧杏樓自禮部郎出守潯州相知者於其行不能詘然而無言也然以君之才之望今得一郡於詞不宜夸故爲道君所欲得於民與民所欲得於君者以效麥邛之誠以致朋友相愛之意於無已也

聲聲銅鼓迓雙旌皇化川如太守清藤峽不驚民氣樂大容山下看春耕

贈張仲遠之任武昌令

嬾賦長楊著子虛魯恭卓茂意何如即今楚國先賢地
正待齊民要術書但使境無苛政虎未妨官食武昌魚
先公遺愛傳鄒魯過聽謳吟想隹車

送客

七尺琅玕手自栽今年新筍出墻隈不知客意怱怱甚
笑問曾看竹子來

王少鶴嫠砧圖

嚴母訓孤子貌嚴心愈悲在亡恃一綫意外安可知況
乎阿姊心視母難倍之當其勤督責豈不自然疑天性

發精神恃往無險巇終然人定勝付託慰恩私撫今痛
乃釋循迹感愈滋我觀須砧圖危苦難爲詞

夜夢江行入古寺松竹甚茂得一詩醒憶松聲遠
接天五字因足成之

江行渺無際古寺忽當前竹氣深連雨松聲遠接天負
墻疑有佛開徑亦無禪乍可勞生住遲留意凜然

明陳忠愍邦彥有遺硯唐子方廉訪少嘗出游得
之是夜家中人夢神以硯相畀屬作夢硯歌

景陽贈鉛景純筆夢裏分明覺仍失先生得硯本非夢
卻有神從夢中畀孤臣昔揮魯陽戈此硯籌筆常研磨

玉帶生後誰與友流落人間伴書手忠臣艮臣志事同神物得所歆神衷訏謨碩畫一朝定膚寸雲起垂天功

李紫藩青溪煙雨圖

秦淮金粉望中迷傍晚簾櫳笑語齊獨向青溪對煙雨大中橋北竹橋西

冬夜偶成

無官不礙寄婆娑幾見飛華逐逝波識字愧從新學晚論文喜較舊游多難抛書卷因閒甚欲整冠巾柰嬾何近得小園添竹石雪前霜後自摩挱

悼張一甫

君開刖墅治城闉樓擬通明結構新隔歲纔徵盤谷序他年曾約孟家鄰仲長竟負平生志逸少空驚俯仰身應有義聲餘泣路銘哀欲爲表千春

林少穆先生奉　恩旨入關署陝甘總督作此寄呈

中外傾心望　賜環竟迴旌旆過天山邊籌久已伸清議臣節終能轉　聖顏横海尙餘心膽壯屯田未覺鬢毛班華陰曾有靈宮句絕壁重題想更攀

贈陳頌南

慰客車多似水流左遷君自百無憂祠官何意遭閽奉

直疏曾聞繼道州若訪石牛猶早計且歌金馬亦良謀
書銜從此稱光祿謝鮑詩聲讓一頭

贈邵位西移居

君別臨安山水來精廬應覺厭囂埃偶然移宅當金盌
鎮可藏書著玉盃深院無風能媚竹小窗如畫忽橫梅
漫言此是倪迂閣卻許詩人踏破苔

監利王子壽去刑部主政歸作詩寄之

君竟翩然返故居題橋應笑擬高車甯編荆楚歲時記
不讀司空城旦書詞賦飛騰聊自喜江山遼落興何如
懷人若問吳門卒尚有詩狂未掃除

贈馮魯川移居

萬間廣廈意原優容膝先爲問舍謀恰有閒庭添雪貯不教多屋被風雷漫疑晏子囂塵近且便王充市肆游東去瓦南街咫尺借書應許卜鄰不

和邵位西詠韓蘄王翠微亭磨崖

岳侯曾賦翠微詩公榜斯亭意可知息馬誰思韓白論騎驢又見踏青時湖山藉卉增幽地風雨扶筇感舊碑莫怪將軍號居士磨崖書已課佳兒

贈冷公調

長安車馬競追攀羨子蕭然絶往還中酒常醒惟適睡

把書嬾校且消閒當年俠氣嘗驚坐老去文人只閉關
默數舊游應一笑青雲黃壤與朱顏

悼張丈虎兒

贈畫書來每乞詩謂將名字託文詞聲塵似我甯堪附
期許加翁恐受嗤狂憶丈公猶昨日眞留王宰更何時
杏花村繞秦淮水腸斷金陵老畫師

楊至堂屬全錄舊稿寄之并作此寄呈

兒時筆墨原游戲應俗文章只日科遺忘已隨春夢過
掃除猶似夏雲多偶來城市鳴雙鳥那計滄溟渺一螺
卻愧故人殊嗜好大慚小怪爲收羅

寄姚春木

曾訪夷門客大梁更尋耆舊溯襄陽秋風昨已歸張翰
前輩今誰過孝章家食若爲三畝計國間曾備五車藏
陳編亦有平生志愧子逍遙一草堂

答黃修存

近得交城黃子書爲言吏職實愁余便文常覺初心負
臨事方知舊論疎孔奮脂膏原不計道州撫字豈終虛
飄飄一札來千里尚有陵雲氣未除

贈吳子敘移居

南豐翰林有吳侯廣心遠志慕古修覃思研精坼大幽

皐比擁眾環三周六十四卦如探喉上通皇墳旁箕疇
平時誦經恒低頭揚眉忽為蒼生憂翰林唐官設有由
論思左右敷王猷後沿其名職已偷如待詔者以技優
貴取賤用君所羞慨然上書借前籌十事敬陳備薪槱
人言侵官古則不敝車疲馬不自謀九衢皇皇如有求
少陵之廈香山裘謂君勞矣盍少休仲舉志大言難售
掃除一室身可收君聞此言笑合眸新居方卜西城陬
玲瓏六窻如虛舟庭撫嘉樹先人留有素心者同稽諏
淸時得遂聊優游巖吾躡鞹安吾輈倏忽一朝踏九州

寄桂丹銘時自揚州移守蘇州

悃愊無華默奏功姓名不藉要津通久應高第推黃霸

且喜蘇州繼白公財賦雄姗三楚冠賢豪雜沓五陵風

具宜文武原儒者肯使翁歸治獨隆

題戴雲帆寒齋味雪圖

自古詩人多愛雪雪裏吟詩定清絕君能味雪情獨親

無舌之人難與說差池世味日千變萬古貧清常一潔

咀嚼平淡除羶腥吐納高寒謝炎熱食單不用一錢買

百甕寒菹增玉屑知君愛雪復愛詩無味之味能兼之

空庭雪落詩成後捫腹逍遙散步時

祀竈日寄仲卿弟

糖果餈糕竈下供裝香簇炭喜兒童喧喧亦有家庭樂

卻笑家庭是客中

柏梘山房詩集卷八

上元梅曾亮伯言

題甘實菴白下瑣言丙午

君家藏卷過三萬得取圖經自討論偶爲金陵增瑣事如從石室訂方言眞長免使驚吳語介甫應難改謝墩十載鄉風如夢寐客窗喜藉一編溫

實菴遺鄉味數種詩答之

蔗糖麻餅滿春盤鄉味因君遇故歡忽憶雨花臺下路餳簫聲裏過長干

疏慵久謝五侯鯖北味難諳血蒜羹餽我荀衣作加點

冷淘香飯慰平生

六月十二山谷生日邵蕙西舍人招吳子敘編修張石舟大令朱伯韓侍御趙伯厚贊善曾滌生學士馮魯川主政龍翰臣修撰劉蕉雲學正及曾亮凡十人集於寓齋舍人有詩屬和

夏蛙陰陰四圍碧沈李浮瓜杳拍席涪翁生日是今朝七百年進吾輩客此翁翰墨如坡翁命宮磨蝎應相同春風官羊未飽喫荔支卻啖戎州紅主人詩派江西續言借古歡招近局槐花非餅雖已過黃雞作羹鵝掌熟新詩似擬鶴南飛共飲一尊歌此曲我亦低首涪翁詩

最憐作吏折腰時只今更謫人間否安得停桮一問之

爲李雲生題思耕望讀圖

黃犢青山寫放春知君作吏有天眞平生誤學雕龍技卻愛耕田識字人

記梁貞女事爲岐山令李雲生作

父梁大業女珊如石門人客岐山居明甲申亂爲賊俘父死女執要爲孥求死僞喜紿若徒得間觸壁碎其軀邑志不載或私書豈非貞烈神所扶李侯作歌要我俱詳姓名氏不敢誣

月下

乾坤清氣與秋來月下翛然絕點埃萬古奇懷生縹緲
一園疎影共徘徊江南久製思歸引冀北應逢曠世才
倦僕無言惟立寐殘書還就短檠開

中秋

秋澄玉宇滿金波瓜果家家笑語和佳節自成兒輩樂
淸光曾爲幾人多纖雲四卷長空在古汴千燈往事過
太息二公今不見中庭惟對影婆娑

與方愼之夜話寄示仲卿弟

枝官十餘載久客忘非家種竹百餘本紅紫亦紛拏君
從故鄉來家園荷君誇前園湛水木後圃鍾山遮靑蔥

松桂間竹石隨欹斜高樓俯眾景古柏撐簷牙覗此所
經營渺矣一廬蝸出門苦塵土合眼夢清華翩然起歸
心忽如赴壑蛇奔走念余弟盡室仗哺鴉何嘗少安居
秋林盼春花我歸豈不懷汝瘁恐益加念此心迴環甚
於羊腸車諒哉古人言一飢能天涯何如田舍翁聚首
依桑麻

寄陳叔和

超然榮觀覺身輕不作東坡曳杖聲想見路旁人識了
白鬚紅頰古先生

答吳笏菴 丁未

昔君巷北我巷南文字自裹如眠蠶長安冠蓋識者少
兩士相遇惟詩談君今寄家竹西寺步月往往思三潭
紅橋修禊久寂寞扶輪大雅今誰堪閉門覓句自怡悅
聖處獨與黃蘇參封題示我要加墨謂同嗜好幽能探
君詩汪洋自適己人力所至天機酣姦奇怪變亦時有
中有眞趣淸而甘我雖知君未能學愧多一好紛研覃
文章千古那可計祇覺應俗增喃喃昏昏塵土塌倦翼
南望高鳥令人慚何時廣陵一相見佩壺同話桃花菴

方植之寒崖獨往圖

野徑蕭蕭落木中先生策杖與誰同古人往矣今人遠

邀落溪山付此翁

答陳子宣

遊讌曾陪謝墅歡鳳毛重見振詩壇封題示我眞三絕伯仲如君本二難豈有文章堪寄傲自緣疏懶不宜官潛夫何意蒙書札更盼他年卸馬鞍

題陳蘊山詩集

猶記靑門送玉珂長鑱忽憶故山禾黃粱一夢休嫌短已得新詩十卷多

六月二十一日歐公生日集邵位西寓齋朱伯韓曾滌生周岷帆龍翰臣劉蕉雲孫芝房與曾亮

凡八人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分韻得乎字芝
房編修是日撫琴

元和文章逮宋初中間五代荒榛蕪已往者韓未來蘇
艱哉一手公芸耡我思其時執鞭趁或從水涯伴山砠
予美曼卿介與洙不彼棄或辱收余年徂運往不可俱
高齋見公空畫圖謂公生日不可孤主人觴客皆英儒
公有至言非自訣惟文字者無窮歟若使後人嗜好殊
今亦誰復知公乎世人之壽百歲徂公八百載猶須臾
神理無盡不可誣今日爲壽良非迂況公守滁翁自呼
其年四十未有餘一視老壯齊榮枯豈復形骸爲有無

衆賓一笑有是夫更彈醉翁之操爲公娛

答吳紅生

揚州太守有書來筆札依然手自裁想見從容開畫舫
更無塵雜到靈臺飽聞魏國花金帶曾否江都草玉杯
會與君家老西谷蕪城一爲訪詩材

癸未六月十五日柏梘山飛橋避暑追憶作此

飛橋橫跨兩崖平萬綠參天暑氣清一磵游魚常布影
四山嘑鳥不知名紅欄忽若舟中坐碧磴誰從畫裏行
記與吾宗二三老農談終日慰平生

憶宣城故居

柏梘山前坐吉村故園何日不心存山中流水時過院村外平田半遶門歲歲收茶忙婦女家家種竹長兒孫鄉居風物多眞意惜少淵明與細論

中秋夜憶昔遊

白下曾爲伴月遊三三五五作遨頭閒尋放唄衡山寺緩逐淸歌傍水樓人擬深宵長似晝天當佳節不知秋應劉已逝黃壚遠輪看兒童樂事稠

十六日作

誰使爬沙得上天彭亨蟇腹恐難塡嫦娥不解施靈藥卻笑中庭泣玉川

二十九日讀　詔書作

帝念中州困錢從少府攤　詔書眞惻怛國計正艱難
大意誠能動民情感易安迎年豐可卜鴻雁莫哀嘆

贈朱伯韓歸里

落葉蕭蕭帶雨飛驚看歸客換征衣去畱自笑無長策
漫欲畱君緩緩歸

位西要買菊

長椿寺古路三叉擔菊人多客駐車紅紫紛紛索高價
世人猶說愛黃花

平湖朱椒堂侍郎祖某代兄拘獄祖母高命其子

鴻猷赴蜀省親於獄歸遂卒不及見其父歸侍

郎爲蜀道歸裝圖述父省親事其子善旂屬曾

亮題其後

不忍兄罪弟代羈子念父羈步省之痛夫念子有婦獨

處傷伊戚省父父安在乃在蠶叢蜀道陰雲古木萬里

天西垂望夫夫竟來三十七年少出而老歸家人不識

聞者爲噓唏嗚乎孝子先逝矣其有知而無知弟友子

孝婦義天所慈侍郎起家光　國儀有圖掩淚披有詩

泣血題使我展讀心神悲嗚乎孝義獨行列傳史所司

誰載筆者徵此詩

重九日集顧亭林祠餞朱伯韓分韻得慮字

讌言古所難得喪貴無與風清皐鶴鳴霜重賓鴻去秋辰餞歸客遺老舊遊處傳經亦復佳豈在重抗疏所懷古歡別高論莫余助黃花正開林徙倚澹吾慮

劉寬夫侍御有石田像人以爲曾亮似之邵位西有詩因答之

先生林臥戲丹青想見身形似鶴形九陌黃塵一囊粟何人錯許少微星

答邵位西讀惜抱軒集見贈

記年十八謁翁時迢遞桐鄉感墓碑昔日語言追悟晚

近來文字就訂遲瓣香自愧無餘子流別爭傳有大師
定論漫期千載後喜君先已辨澠淄

位西詩言及管異之吳仲倫因復作二首

古義高文管異之桐城佚老屢稱奇二三流輩誰生伍
五十窮愁信數奇在日每煩訂敬禮他年孰可誌宗師
規隨無限山陽感故我今吾轉自疑
蕪城一遇古儒生別後聲名老更成嘗論文章歸淡泊
卻標門戶轉崢嶸並驅張惲能孤往私淑方姚待定評
聞赴道山今十載高懷惜未與時傾

和邵位西風寒懷人詩

君隨樞相趨朝參夜批邊瑣朝百函我得嬾惰百寮底
掌破畏曉頭頻探我閒君劇詩轉暇來見銜袖心先慚
大風懷人示新作萬籟出紙天聲酣今情昔歎百端集
劉郎不忍聽何戡人生離別一以甚嗟我今歲頻更諳
皇華之行朔方徙或收諫紙棲幽嵐昔當歡會輒心感
今果過眼如優曇長安凍地踏龜兆故園常憶鸞雙柑
惟文字飲足歡耳并此客與情奚堪復思子雲皆奇字
侯芭以外何人談非有先生亦安在曼倩獨語空諵諵
當時遊從想寂寞聊假筆墨驚愚憨青黃黼黻自天性
豈闖獨繭停春蠶君今與我足酬唱雙鳥定可勝孱三

東都廬空洛府聚怨哀惜盛甯非貪浮雲會合亦時有別緒已苦當同甘酒筒詩板更來往倘非周北應張南

贈劉焦雲歸里　戊申

王君已謝白雲司劉子高懷又繼之辭祿不爲中隱計養親爲及少年時襄陽耆舊增新錄館下諸生感去思我亦徘徊開徑望牀頭閒煞借書瓻

和馮展雲

敬亭長憶好山居十載京塵薄笨車留滯藉觀東閤士蕭閒時共北堂書疏慵那復訂三家詰屈聊能辨一魚卻愧明珠翰林句常談不厭肯相於

和孫芝房作

冬心索索如枯葉詩伴未招閒伴雪空庭零落不忍掃
意與春花同點纈喜君得句能見過對雪哦詩共清絕
懷人感事不能已擲地金聲霏玉屑從來高論出寒餓
年少得途誰復說古心若此真超羣不我疏慵坐相悅
經過已慣免題鳳真率相招那怒鼈平生遠志違初心
種瓜不實空成瓞時規難合重低首古學爭鳴亦藏舌
車如雞棲怯泥水坐隱聊耽棋品劣久知選理繼曹憲
直館崇賢方就列想當奏賦罷雄風肯爲訂文辨雌蜺
自慚時命同蠹蠢獨喜文交神不竭江亭雪盡春蒲肥

聯轡莫教虛冷節

張石洲煙雨歸耕圖

馬蹏倦踏槐街影早覺噉名如畫餅買田築室當何時
披圖見君意先騁煙蓑雨笠畫中身古來獨有淵明眞
荷鉏聽水信佳事誰是南村欣賞人

邵位西寓招看牡丹分韻香字

昔游棗花寺歲歲尋春忙上有楸樹林其下羅天香同
年十餘人敷坐戀晉黃自從晨星散城南息游繮何意
賢主人家花勝林糚招邀靑雲客錦帷對高張散仙不
官府淸言卻笙簧種花始何人相國留此芳朝野正殷

樂報國惟文章時作花間吟歡賞多常楊俯仰未百載吾輩來徜徉今花非昔花紅酣如故常今人非昔人懷抱各殊方合識每多變情滅故神長問花花豈言且覆手中觴

何青士四十生日詩

我初見君十四五快誦六經如墜雨我今見君四十強屈指忘年友先數我疏於世常空居獨喜辰來談過午家聲方隆意每下技能自富心常古郎今郎署暫翺翔遠志終非噲等伍昨詩示我有新意若諧若莊疑自撫君不見君家尚書今對揚當年四十猶清郎人生逢遇

那可定賓戲解嘲非所望

苦雨作

一雨連三日空階欲斷行檢書防屋漏移案就窗明倦
獨親茶盞談誰共酒鐺惟聞喧爆竹苦欲驗陰晴
常說東風雨今朝雨自西農談空測量天意總淒迷輕
燕銜難進流螢濕易低應知車馬客無計避塗泥

喜晴

夜晴猶未覺乾鵲喜先聞掃地延新日看天送斷雲車
聲初闤闠市語漸紛紛靜數蝸牛壁添成幾篆文

和邵位西游書肆詩

我昔借書常疾讀到手先愁還日促有如謁客借車馳
一日千家嫌不足只今長大愛心氣插架雖增懶過目
時得佳本亦好之毀璽玩茶同一篤邵君邀我市肆游
舊好亟教十年觸望奢持狹成一笑空手寶山徒躑躅
君詩爲我工解嘲謂此麻沙雖著錄昔與馮溫作三友
海王村中時僕僕胡盧漢史佛龕文異本妄思歸隋庵
馮君龍宦息鄉里溫子清卿惟仰屋幾人皆好今變更
俯仰始驚歲時速書貴神智益人耳昔見當非求買櫝
閱守昏濫況宜嬾山谷此言吾近服從教傳迪好輕人
老子一篇甘抱獨

送黎月樵歸里

蘇賡堂陳頌南兩給諫朱伯韓侍御先後歸里月樵侍御曾以詩贈伯韓行今又繼之作此奉贈并以懷三君子也戊申九月十四日識

高吟昨歲送歸舟偕隱知君意莫留青史漫論千載後黃花又伴一人秋湖湘落落望三友京國勞勞生四愁巖召從來多盛事可能蕭散遂林邱

贈司馬緇谷

早見相如作賦時故交久別似新知醉來自署狂司馬到處爭迎老畫師吏隱豈非吾輩願臥游應慰故鄉思

雞籠山色青溪水何日扶笻共一枝

延年益壽瓦拓文一頁有翁覃溪學士自題程漁門編修和詩翁年五十時客以此瓦爲祝令拓文爲何子貞編修得之子貞五十生日出以示客題此爲壽

延年得瓦繼覃溪同是公孫五十時前輩風流歸妙手名山事業貴期頤養生四印從今始作史三長待子追樂石吉金誠富有肯將餘論號專師

譚菊農且泊圖

蘆叢鳴艣亦何爲且坐江頭看釣絲破浪風帆君莫羨

當年曾有泊舟時

為范篠雲題圖 己酉

京兆當年同秀孝我年已壯君方少即今五十未全老
忽見詩袍披醉帽輶軒之車御史驄何不入此圖畫中
君乃大笑寒乞相政恐絕倒東坡翁

觀優

玉貌歌童金縷衣嬌嬈欲擬李師師鄙人自笑多唐突
話到菖蒲著帽時
漸民何自到頹波貨殖書成莧柰何十丐一髡同活計
齊民色目後來多

贈陳作甫

君宦涼州十五年相逢各已嘆華顛苦言案牘難行意賴有文章與作緣收迹沂思同鄭圃班春應許到吳天蓬門定掃開尊酒卻話京華一惘然

題吳仲雲輯詩圖

先生昔作湖山主補葺鄉詩繼詩社江湖臺閣豈區分不薄今人如愛古錢塘八月銀濤堆雪後孤山梅半開英聲秀色誰收取都向花南硯北來

己酉八月出都邵位西員外孔繡山舍人曾滌生侍郎邊袖石編修秦澹如明經馮魯川何願船

兩主政黃子壽庶常餞於龍樹寺因留贈

標散京華二十年英流相接喜珠聯久應舊里便衰嬾
難得奇文共討研隱几他年甯故我扶輪今日仗羣賢
青楊巷近潮溝宅書札能來自月邊

將歸里寄陸立夫

昔言白下君開府即返青溪我散人自喜笑談成左券
卻勞書札念歸輪狂瀾忽值江河會安宅眞煩柱石臣
灑潛沉災知有術入門松菊定堪巡

悼徐稚蘭

觀察纔新命承凶信已夫昨書詢我弟今札弔君孤白

下民難忘蒼天理竟誣平生相呴意一慟盡泉途

出都偶成

不須松桂悵巖阿屈指橫江一月過歸去交親耆舊少

近來文字墓銘多但期筆札傳通子莫話功名歎阿婆

一笑窮愁原故物幾人黃壤更如何

題桐城張元道詩稿

以文爲詩古有之擬經擬子斯尤奇易牙豈識燧人味

擿耳難爲壤父師我窺其藩尙茫昧世觀於隙彌驚疑

一卷冰雪不受暑避俗自擕惟自怡

光州烈婦吟

夫疾一何連連架上典衣盡藥石難痊割股請代泣告
滄浪天天公不聞知夫死魂魄無還時夫不爲我留我
能子追舉身自挂東南枝從君上太山奔車授前綏從
君下蒿里草露同沾衣豈伊不計宗支豈伊不戀庭闈
義感痛發無餘思瞑目一決甘如飴甘如飴人心悲我
述其事心亦爲之摧夫懋先父承弼河南商城人王女
嬪張室嘉慶二十五年生死乃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
五日有欲詳之覩吾筆

出都過漫河

野水平沙散漫流停車一日幾句留歸心已怕車輪緩

更爲征人作許愁

姚石甫客江甯至家喜晤

君歸謫官三千里我寄閒官十九年人世煙雲談笑過

鍾山青到小窻前

柏梘山房詩集卷九

上元梅曾亮伯言

館梅花書院和吳笏菴庚戌

京華曾擬廣陵游一笑相逢兩白頭九陌黃塵如夢寐
二分明月且句留江山點綴推鴻筆金碧傾頹感貉邛
三十年前文讌地西園何處認歌樓

厲茶心以詩集見贈答之

聞君罷官此棲遲萬卷書中酒一巵閉戶不教殘客對
好詩卻許外人知漫愁末歲疲師道信有前身是總持
讀到和陶心更遠澹然吾亦在皇羲

題王夢鷗校書圖

唐文開館昔揚州簪筆西園憶舊遊幾輩名公天祿閣
良宵高會月燈毬重來失路迷蒼耳往事逢君話白頭
書畫近知眞有益聊從逝水記浮漚

登書院中亭子

小亭虛敞得風先城外人家欲暮天籬落半開疏雨後
樓臺多傍夕陽邊北山檄免應同駕南郡碑無待索錢
徙倚忽忘身世處晚鐘聲裏上炊煙

過揚子橋作

舊河南下水如梭揚子橋頭幾度過小市人家收店早

滿川煙雨聚船多久嫌塵土喧車鐸卻住津關聽棹歌
何日東皐一舒嘯不因得喪閱驚波

瓜洲阻雨

吳江夜雨臥扁舟獨憶中朝舊輩流攀呂交嵇多樂事
談經藏酒共淸游音書莫訝魚千里聚散從來貉一邱
聖主萬年初政美諸公努力策新猷

苦雨簡陳蓺叔 辛亥

風寒連日雨如繩欲脫羊裘尙未能天意自教春澤滿
人情過慮水災仍閉門滑滑誰過院旅館陰陰早上燈
聞道東園花未謝放晴同策一枝藤

東園看梅過天甯寺

去年我到後梅開今及花開又雨催疏影尙餘林下態
高寒惜未雪中來華堂昨正棓槃舞綫步今誰杖屨陪
幽賞更尋蘭若近小闌花韻重徘徊

野人家見杏花

路近平山幽興賒尋春不覺帽簷斜偶穿水北經茅舍
久別江南見杏花萬片更無芳草藉一枝聊得短籬遮
若移京國情何限豈獨昌黎爲嘆嗟

和吳笏菴枕上偶成

昔年枕上訂文多不厭更寒細校磨近每遺忘如過夢

但期眠睡得無何荒雞渺渺聽常誤曙鵲遲遲盼未過
愧憶應官嘗待漏文書銜袖手頻呵

過玉淸宮道旁杏花甚多

杏花每惜不成林屋角牆隈偶被尋一兩便如春事了
兩株那慰客愁深偶然乘興來山館無數芳華照水潯
爲語東風須護惜閒身頻過得長吟

贈吳芴菴

京華酬唱劇縱橫自客江城少舊盟五鹿敢云摧勁敵
一夔今定屬先生閉門覓向游心遠入海求詩脫手成
昨得報章應一笑拈髭又對短燈檠

院有隙地擬種菜

伊蒲作饌豈吾儕食肉能仙計自佳常恐甘肥成腹疾
聊將貧儉學心齋萬釘覓菌何須爾百甕藏葅尙易諧
便與園官分菜把嘉蔬苦苣得安排

張生薵送月季花

張生爲我兩花移絲刺紅英娟娟枝頓使垣墻舒錦繡
絶勝荊棘作藩籬橘林待實言眞戲橙畝成陰計已遲
那似此花開月月一年常似好春時

院中桃花已開偶成

獨憑軒檻對天韶憶昔天台訪石橋絶壁已從官路合

飛泉常近市樓飄因嗟塵世多開闢那怪仙靈遠寂寥

欲問桃花定惆悵幾人採藥再山椒

東吳芴菴

坡陀曲徑上平臺城外春光四面來朝霧能將朝雨散

園花又接野花開芳時獨坐貭無事爲子聯吟卻費才

莫訝兩人疎造請詩筒相接勝銜杯

東園後野眺

行過長墻官路停人家寥落散林坰重重水氣含春白

澹澹雲光放晚青病叟獨歸如偶語先生高詠欲誰聽

昏雅已集東園樹更踏殘花上小亭

得家書作

連陰昏晝欲蹉訛時憶家園近若何昨日書從江上至今年春在雨中過泥深或可移新竹池漲先愁沒小荷病弟喜知能強步編籬應自看牽蘿

遣悶

其雨其雨來無期仰天畫地空嗟咨安得青天變成紙畫就日出扶桑時雲師未誅惜子美風伯誤訟尤昌黎故人邀我坐湖舫如麻雨腳難追隨

苦雨嘆四首

我屋東鄰辛夷花花光高出山人家粉牆朝日助光采

枝枝截玉成丫叉胡爲一雨顏色變半黑半白遥樓鴉
粘枝敗蘂不肯下如客遠別姑留家見此不忍起憎意
昨日愛玩曾驚嗟
我屋西園開夭桃就中碧桃尤豔嬌巡廊坐檻靜留玩
春光照眼紅如燒千絲楊柳散婀娜綠衣翠袖迎緋袍
揚芳弄色正瀰漫此生豈分泥塗遭胡爲一雨不知處
有人掃落堆墻坳新葉怒長競排擠餘紅不使棲堅牢
牡丹芍藥亦已好春色又借他人豪
我門南臨大方池池中荷花十百枝每登高樓瞰明鏡
紅酣綠淨相因依年年四月浮小葉三月定已潛生荑

胡爲一雨遂瀰漫野水四合高平隄水深荷小不得上
抑遏定已成汚泥無花種魚計雖得罷鱠久誦東津詩
鄰翁不語亦何意獨倚高柳看空陂

我屋之北連北鄉草樹高下迷靑蒼群烏下食上爭樹
淸晨鼓翅迎朝陽萬鴉結陣暮西去後者疾力追前行
郊居無人日玩此不俟漏表知昏黃胡爲一雨遂絶跡
寂寞終日無鳴翔深林窖𥬇定沾濕破巢不復能深藏
家家屋漏少乾處豚屋那得雙棲梁竟從何處匿形影
物理茫昧難推詳卻憐雨鳩昨得意豈知久雨爲汝傷

晤吳子敘

昔別深愁思今逢烱自如頻年窮塞客幾輩故人書歌
吹揚州寂簪裾上國疎吾方甘養性高論重開予
李生氷署肇增張生醒菴椈以上巳出游圖序乞
題
兩士扁舟上巳辰何因望古獨傷神定知寂寞揚州夢
不似聲明洛水濱浮世自能生感慨流光原未滅陽春
右軍觴詠眞高會也復興懷爲昔人
偕臧生錫文王生友竹袁生湘波至桂陸園看牡
丹過余生吉士花室
北郭幽居路不賒市廛行過踏桑麻一無四壁只編樹

十有九家同種花世外天光圍綠野坐中人影伴朱霞
秋來訪菊吾能記翁仲南邊草徑斜

謁史公祠

孤臣難挽魯陽戈傳有衣冠葬碧蘿一士存亡隨社稷
百年憑弔永江沱深林黛色虛堂肅老圃青門後裔多
舊事誰從遺老問往來都爲好花過

道中見土牆內牡丹

雨後閒行日未斜春光多在野人家疎疎籬落蕭蕭客
草草園林澹澹花

懷陳稻孫

聞自揚州赴左川渚宮郢樹幾留連新詩寄我能千里
常語多君憶十年何日徑歸雙井宅此生那付五湖船
吾今衰老君過壯話到名山共惘然

半花村看菊重過余吉士花室

翁仲南邊草徑斜又同步屧到山家平疇劃地栽菘菜
老圃當年總菊花尚喜開林留萬朵相將遶屋遍三叉
秋鴻社燕皆今我相識山亭有暮鴉

送戴雲帆歸里

諸公袞袞赴新除君獨扁舟返故居金馬碧雞歸興逸
酒龍詩虎舊游疎相看萬里成輕別誰與千秋共訂書

臨水送君情不盡出山倘得再過余

偶書

城外居如野寺淸祇勞鵶鵲報陰晴昨聞北客談朝士因憶東坡論賈生世事從來多往迹古人應已會今情陳編欲掩虛堂寂坐待西樓素月明

余生吉士送竹

平居每作此君緣買種長安過萬錢近喜門生能託贈因教園客共平鑴休遮雜蘂紅邊雨常對新篁綠處天莫笑詩成蔬筍氣欲參玉版已多年

歸里感作

歲暮歸來百慮清漫將伏臘費經營讀書養性原先德漢書梅福傳續學參微愧後生聖祖賜先定九公扁額四字稍喜梅花能補種那堪荊樹忽凋榮傷心寒木春華館無復迎門喚阿兄仲卿弟卒於五月四日

悼黃修存

兒子成童日千言筆已操才名淹洒病仕宦減詩豪倓忽瞻丹旐辛勤共白袍重來懸榻處何止痛三號

貞館留連日君家同氣親摧傷三弟酷支拄一官貧已絶飛騰意猶期老壽身只今餘第五隻影倍傷神

但雲湖雪舟籌海圖壬子

圖山門東鸞鼻矗海水上潮此一束鼈呿鯨擲不敢過
何況皮宗來轂觫使君籌海輕裘來雪湧銀山金翅開
謂此扼要宜三臺謀雖不用肯袖手開張形勢東西走
保障淮南百萬口

過汪均之石橋故宅

昔君卜築此河干剗竹移花每共看偶過便成終日坐
相期未覺古人難十年京國音書積百歲風燈笑語寒
太息集園非舊榜孤松猶在憶盤桓

辭邵蓮溪招飲新宅

使君招飲爲新居不赴嘉招獨慨余二十年前身坐客

故人辛苦自開渠

谷城

谷城山下有柴關老屋蕭然對蔣山高樹小池微雨後疎簾清簟好風開經繙貝葉機終鈍氣聚金花願已刪獨愧候蟲鳴鳥意吾生似汝不能閒

治圃偶成

池南種竹地積高如累樵北俯深柳堂廹水侵其坳常愁青苔榻書帷濕生毛攜奴共鋤舂剗土誅其芧庶幾遊波覓細渠得周遭吾廬已百年幸免近市囂喬木生遠籟修竹淸陰交何期己酉夏城市盈江潮平泉舊草

木十九爲之凋川谷久不虛奪水居民巢大哉天地間
萬化日趨消澌滅復爲土坤儀日增高安知萬年後星
斗不可招倚杵固迂念即事雖餅勞

柏梘山房詩集卷十

上元梅曾亮伯言

咏喉

仰承元首位中央底蘊深深未易量善下不爭三寸舌
虛中能達九迴腸吞來夢裏原丹篆嘔向吟邊亦錦囊
莫訝隨風咳唾落九天珠玉本包藏

咏風帽

藍關積雪灞橋風賴汝相隨逆旅中莫笑頭銜藏碌碌
喜無耳語附怱怱周遭自護吟肩冷掩映難誇背相工
脫帽入門堪一笑撲塵三日未能空

硯屏

硯如風字創坡公硯作屏風製更工磬折舊存模範古
瓦當今藉保障功池邊墨現微凹黑鏡裏燈搖返照紅
起草夜深時點筆詩成更寫御屏風

女郎詩

五紋弱線罷經營靜喜敲詩自課程新月聯吟邀阿姊
古風偷學避諸兄戲貪鬬草題終補書憶簪花句又成
卻笑遺山太唐突句拈山石作彈評

咏臭蟲

錦帳牙牀未敢窺布衾瓦枕每相隨也知荀令香難觸

那計休文瘦不支笑我形骸原土木憐渠臭味太差池
負籓亦有同名者許愼書成恐未知

咏牙刷

矗矗君牙幕府高此中容爾擅揮毫拔豪自詡經三代
𣊊口何應誤一遭漸喜交親增馬齒漫將身世感牛毛
枕流漱石原非計那便相捐等弁髦

以上七律六首安徽節署八箴堂消暑作

守歲燭

團欒守歲歡兒童華堂銀燭輝屏風呼盧舉白歡未足
爆竹聲裏光曈曨一心呪燭誰解道願爾長明天不曉

五更未曉是今年海水深深滴漏添好將幾尺光明燭
化作仙人十丈蓮

爲蔡友石先生題董羽六龍圖

一龍出海當天中五龍跋浪翻鮫宮雲蒸霧擁不得上
怪弄牙角爭威雄當其羣嬉傲天公太陰黑壓鯨波紅
萬象妖露誰敢逼畫師意想分形容宋時國能稱所翁
近人周琦亦擅工先生寶此最爲古南唐董羽畱遺蹤
墨香絹古出光彩四坐風起波溶溶嗚乎董生圖此蓋
有以十國春秋局終矣君不見火輪夾馬出眞龍南北
降王拜下風青銅碧海鮫鼉靜天水澹澹長淸空

鍾山寒燒

我家高樓拱翠峯鍾山獨占諸山宗冬寒草枯木黃落蜿蜒翠氣猶橫空兒童忽喧婦女詫有火夜燒驚山容金蛇豔豔初出穴掉尾一擊潛無蹤踰嵩跨隴隱復見起滅變態隨窪隆如雲籠月燈暎匣知有草樹遮朦朧此時天清動微風大星小星西復東忽然攏磨結大塊得勢疾走成長虹山腰横束赤玉帶枝枝斜插珊瑚紅迸光飛焰射樓角棲烏驚落蒼皮松此火非弔乃以賀燒薙正助栽培功明年春草綠如水草堂一訪滄浪翁

瓜步晚潮

扁舟昔出楊子橋瓜步寒鐘生暮潮蒲帆十尺夕陽滿
櫓聲不動波聲驕停舟忽到江南路半山紅葉栖霞樹
趁潮明日莫停橈早飯人家石頭戍

臘八粥

閨人悤悤盤簇簇小兒歡躍如黃犢臘八明朝當作粥
棗丹菱白栗子黃兒童索果喧廚娘翻匙踞竈爭先嘗
我亦清齋得飽腹竈糖春菜風光續更檢迎年歲華錄

猢猻戲

三三五五野場開兒童拍手猢猻來一人鳴鑼一人鼓
鑼聲嗾猴跳且舞紅衫小帽人衣冠以狗作馬身作官

雖然彼此共毛族揚鞭已改途人覯嗟爾猢猻亦何意爲人得錢爾作戲自從蹭蹬失山林布袋土牛非一事君不見蠅虎按節舞涼州鰤魚解作齋郎游聾蟲能爲一錢使況爾猢猻能怒亦能喜那不供人作頤指君不見戲猴子

元宵

混沌心自甘浮沈身亦潔舉俗愛其名自爾爲佳節

煙火盒子

中藏火樹與金支未許兒童掫眼窺滚雪飛花纔一過此中空洞竟無奇

送窮

送窮神東海東羣仙皆住金銀宮黃金可成玉可種雖有窮技難爲工送窮神南海南火維多怪紛趁趯天池金翅啖龍子豈汝骨相逃肥甘送窮神北海北委羽之鄉煙塞塞無波氷海斷人行蹶巫嚇覗終何得送窮神西海西彼中羣頑傲天嬉燭龍銜日不肯到循陰索隙宜汝棲使彼鄧林無薪石田坼金悲玉泣銅山摧豬喤入淵羊化石羣魚萃鬵空池飛千窮百巧盡汝技㝵頭浙米無人炊上公太白賜汝冊建汝有窮之國無遷移肥身種子信安樂胡爲紙窻竹屋與我相因依酒盃蕩

蕩祝詞畢煌火倏忽西流馳

煤車

莫笑一車石能添萬戶春從來好推轂不是附炎人

冰車

大車高如山小車積如石推車愁重又愁輕欲賣冰多

冰不釋

酒車

酒車不用牛乃用肩與手邪許者何人一滴不入口

水車

都中賣水亦生涯每到人門輒住車卻憶江南梅雨候

踏歌龍骨水翻花

廠店

風光引逐衆人行半是車聲半市聲我惜春忙人怕緩
燒燈時節賣風箏

燕九行

白雲觀中作燕九百貨駢羅喧樂部上元遨頭五日過
又見奔波集童叟貴游意氣挾賓從婦女精妍雜老醜
如山酒肉沸東廂罩地香燈禮北斗星冠道人獨何事
三尺絲章常在手皆言今日降神仙或自捫蝨牽黃狗
乞人相逢不敢慢不惜施多期報厚我見兀者欲與言

或李八百是君否長生何異長不死東坡此語誰當剖

燕昭臺

雪恥求賢將登臺見覇心收功惟一士虛費萬黃金

花兒市

已無萬紫與千紅刻葉裁花滿市中夜雨不堪深巷賣
春風惟學翦刀工像生乍可遺嬌女談往何妨聽老翁
想見看花迷路日油車驄馬誤西東

顧橫波畫蘭

得棲珠樹出風塵糚閣淸香試筆新並代奇逢柳如是
多生絕藝管夫人不粘落絮原奇女能寫名花或喜神

卻念玉京同畫手梅村題罷獨沾巾

秦淮夜泊

晨過杏花村晚來桃葉渡何處好停舟前頭邀笛步

窖花

茅屋翻從屋下編羣花於此養春妍長爲有土無風地過盡將寒未暖天人笑留芳成狡獪我從服氣悟神仙此中佳處能多耐可得飛花濺舞筵

天啟小斧歌

漢家銅丸唐羯鼓絕藝從來出驕主流傳小斧製更奇大啟七年字可數當時宮中多樂事絕喜揮斤度梁材

正用此時持事來從此奄臣鼠變虎君不見殿上紛紛五虎趍更無齊斧問姦諛天子自誇都料匠纖兒已壞好家居

以上雜體二十一首在都中消寒詩

消寒諸詩舊以題多慢戲錄之隨筆中避地時未暇攜出計此數寸書當不復在人世一時意思所至不欲自沒追憶得二十餘首多不復記憶矣乙卯春上元日錄於淸晏園之寓齋相月齋居士記

柏梘山房詩續集卷一

上元梅曾亮伯言

癸丑春避地居王墅村彭雲墀都轉許詢臣中丞何亦民方伯王容甫大令同年張子畏太守助房價薪米衣物之費感歎有作癸丑

垂暮那知遇百憂縱橫豺虎困詩囚身從間道棲同谷天許全家出汴州羞澁齏鹽愁過日頻繁縞紵義淩秋飛霞三閣能無恙何日花枝共酒籌

金陵一旦萬家空流落江村此禿翁朱雀橋荒悲舊業青龍山近想淳風買鄰幸有名卿助踏海應無義士窮

北望籬門原咫尺烽煙消息苦難通

村居無書無墨無筆無硯無紙無衣作六無歎

我家高樓向南起懸隔方山四十里大家避地王墅村
村居正著方山趾茫然四顧將安歸親戚暫保聊因依
荒居人事斷還往無書撥悶如輖飢兒童咿唔曾論半
春秋那復窺斷爛出愁入愁朝復朝出對方山入空案
我性不能書頗亦好塗抹澣衣老嫗頻有言衫袖常污
遭墨潑自經喪亂棄家具蒼璧元珪愛全割宋人始貴
墨唐人始貴茶詩人寒餓無長物饋遺獨此相矜誇我
并無一亦復佳不受墨磨消歲華小兒無事難塗鴉看

飲黃犢翻水車

乍可坐無席不可案無筆塞塞默默空面壁使我無以寫憂疾筆工昨日來解包三錢雞毛紫價高青銅三百不可得何由遠致中山豪嗚呼筆耕吾已倦尖奴張軍空自銜不如長槍大戟隨官軍橫掃千人看一戰

東坡無田耕破硯秖今破硯不可見借人作計終愧人生硬況如磨鐵面我有三硯常自奇蕉葉金星一澄泥以手運墨如晝脂無復有石相磨治倉皇萬卷盡棄卻此物豈復能提攜我無硯田勿自嘆且喜村田無水旱但願甌窶滿篝污滿車不賫盜糧民作虆

懷素芭蕉無地種鄭公柹葉難爲用會稽九萬婺州百有紙誰能與我共小紙寄書常畏嗔殘箋寫傳那堪誦聊同抱朴自娛戲反覆作行無罅縫嗚呼國家深仁邁豐芑寬租發租無時已蜂屯蟻聚胡爲起我欲作箋問天公安得靑天變作一張紙

南鄰借冠子夏小北鄰借帶休文寬西華之帔東郭屨風雪與我爲艱難道旁父老定哀嘆山鳥何日儒衣看我思閉門亦艮得送迎無很成主客倒冠落佩豈得已相呴相濡莫相責

琢句

琢句銷愁亦自痴那堪愁與筆相隨淒然閣筆胡爲者事有傷心不忍詩

悲辛

悲辛曾話少陵詩身世蒼茫每自疑豈料吾生百年內竟逢空谷七歌時龍蟠虎踞連營隔馬糞烏衣折屋炊福地洞天今在否欲從何處訪仇池

朝陽門外宿天兵京口雷塘又列營勝算何人籌狠石悲歌有客弔蕪城橫江左右分三窟開府東南統四征盡掃欃槍堪計日司農且莫憚持衡

示家人

慳應風調應雨此意應爲天所許生平長物如王恭況今飄泊傍門戶傾身欲障已無簏惟學畫叉錢自數坡言大約是慳耳我法行之非俗伍行與家人作要約謝還食經焚酒譜汰哉勿學杜翁陵紫鳳天吳作衣補

漫興

大夫夫人留後兒孰生孰死無人知猛思幾月前頭事畫戟清香客話時

村南村北如雞棲青衫破帽行步遲相逢俱是無家客同話天寒縮手時

借衣嘆

九月欲霜風驟寒夏葛可借冬裘難殘年射虎嘆衣短長夜飯牛憐布單少年豈不重然諾相看各自身淒酸式微式微歸未得已而已而歲既殫憂來如天那復醉淚灑近士何時乾

有客

有客棲圓山遺我一書紙出城初避賊凡百皆蜕委致婦褫新衣呼兒納敝履行路免人狙後計那深擬豈知春復夏薪盡米亦止典貼復何有睥睨止瓶罍鄉人自相親都士反所鄙豈惟原憲病將祈范文死鬬緘發其書惻惻不忍視語長意反復豈不會來旨那堪書所言

一一我相似同爲枯池魚濡沫復誰倚況聞難民多靡孑豈天理呵壁難問天嗒焉自隱几

偶成

天涯消息斷交親咫尺家園隔戰塵竟恐懷鉛提槧客行爲鼓筴播精人桃源路絶眞迷洞蓬島波驚孰問津只合南村閒聽水石頭雨滑已沾巾

重九作

昏昏迷節候那復計重陽兒女漫解事買餻索萸囊村童亦嬉遊紙旗剪新裝佳節過愁裏古語眞難忘客來謂無然近山聊可望登高固爲好愁見鳳塵黃緬昔陶

潛翁此日常徜徉時來送酒人欣然遂盈觴當時亦擾擾太古獨柴桑遠心豈吾難人境安所藏安能學醉遊長寄無何鄉

雲雁約重九日相過未赴

相招憐我食無魚風雨相望竟阻余早意陰侯非麥飯卻緣陶令乏籃輿鄉村淳樸輕佳節餻酒歡娛憶故居他日從公能野飲不勞桀戟擁儲胥

有感

爲子孫憂計已疎吾生早自嘆離居土車庾宅誰收拾何肉周妻盡掃除浮世原知皆大夢夢遊何不到華胥

莊生豈戀人間世化蝶蘧蘧又返初

遣興

鶴髮殘年獨慨余秋燈猶自戀三餘墨刓勿似公垂短筆退毫如叔夜疏詩不求工幾欵後書嫌索解只虞初東方囊粟非吾願那更淩雲賦子虛

天印山前溪水清此中眞可濯塵纓指囷慷慨逢皇甫（謂孫伯簪）分宅從容見郈成（謂孫潤卿塔）好話桑麻偕野老便餐杞菊號先生光陰冉冉愁中過秋燕辭歸雁有聲

王容甫饋食物誌謝

君來幕府參軍事我作山頭太瘦生混俗但思千日酒

息交敢望五侯鯖行人孰榼眞佳話客子加餐愧古情
賀勞瓊筵開卽日黃麞一曲爲君賡

村居

自入村居少出村不勞楊柳記吾門閑教奴子營雞柵
懶爲兒童課兎園萬卷已知隨逝水三號何異感陳根
世間底物爲長策落溷飄茵莫更論

欲聽

欲聽空林落葉聲登高北望意難平六門荆棘終當剪
三徑蓬蒿定已生老子婆娑如有待秋山平遠自忘情
歸來那酌牀頭酒改罷新詩夢未成

村中未見菊花憶都中看花作

邀客長椿寺重陽看菊花買都過百本裝每共三車脫手詩猶記持螯事已睽故交今在否五載去京華

與雲墀翁感揚州舊遊作

同泛平山畫舫飛春江花月夜忘歸琵琶招賦玉連瑣芍藥擬看金帶圍往事不堪談秉燭陳人那禁淚沾衣早亡嗣祖翻爲福繡戶雕梁處處非

忽聞

忽聞江上得孫歆消息雖疑喜不禁但使流傳多吉語國家恩澤見人心

二哀詩

桑先生庭標字雲柯錢塘孝廉

幼年佔畢侍先生抑我飛揚就老成塗竄精嚴徵古道
淵源疏闊愧師情久淹山右談經席無復湖西載酒罌
痛憶登堂成永訣盤飧沽酒爲經營

秦公承恩芝軒刑部尚書江甯人

昔公開府豫章城客侍嚴親一載更謂我高才宜著作
每當廣坐語公卿時臨馬射分題賦放看龍舟結伴行
五十年間一迴首翟公門巷草縱橫

讀山谷詩作

山谷嶔崎語好生煎茶佳句繞車聲若敎成語消除盡
野馬塵埃任意行

悼黃右園

昔年京邸蓋曾傾久客揚州見古情漫許文章歸我輩
不將德善託公卿孟盤永謝華堂舞弦管從無後閣聲
手著叢書十餘種可憐灰已化昆明

悲金臺山

臺山名邁淳朝鮮內閣學士道光中貢使李正
履以其集請余敘閒見甚博而好宋五子書其
詩多可愛玩記其數句云昝分一兩誰斟酌纔

作春陰不作泥五夜靑綾迴首晚百年黃卷負心多便返田園終是客若浮滄海竟安歸蓋暮年爲遷官者得余叙其晉謂不意垂老之年於中華得一知己死可無恨然旋死矣悲之誌以詩

早侍中朝晚逐臣詩辭哀怨見天眞東坡已是乘杍客瀛海誰知更有人

雜咏

蛛網結牆隅弋獲那可必胡爲翾飛蟲避空自投罥膠絲一罥挂振羽空唧唧物智殊勝人謀生獨能逸不見

信天翁那爲啄蚌鷸

飛蚊臥繞鬢屢摑不可去言爲人氣拘如魚遭網布君
看帳外蚊擾擾進謀路方無人臥時過此了不顧大患
在有身小物亦可悟

案中有食器羣蠅遽來爭邂逅一遭摑其餘了不驚死
生與飲啄昧重明其輕物性固如此安能息營營

方山以方名近視形亦彌山遠遂無坡人遠覺多可書
中賢古人把卷淚常墮能否當時人欣慕亦如我

一日成一詩未成如負債縈迴夢寐間心入大幽界是
中無不有攬取盡荒怪夢回記稍稍語幻不可詰古傳

才鬼詩李杜名浪挂夢中無力渚死後那胥派狂言吾
其藏生前吐一快

病起遣興

雨後泥深不趁墟人家日日只山蔬村前幾尺添新水
見報溪翁要捉魚
空庭無樹不知秋閒道鄰家水閣幽愧比放翁腰脚懶
因非吾土罷登樓
處處空山不見僧夜深紅出一秋燈是中果有金堂否
明日扶筇試一登
宵分猛雨水平矼問訊溪船到幾雙何日布帆安穩下

雞聲人語出橫江
朧朧無夢訴羊腔只有新詩自擊撞坐起問君何所事
靜看蜂子自投窗
病中拈筆爲誰忙不暇看題檢藥囊心坐一窗行萬里
除詩是藥更無方
惜抱軒集於江甯山亭野寺多游覽之作今聞其
地皆已灰燼感賦
莫愁湖上泛春波掃葉樓詩興多鶴髮烏絲詩版地
黃壚今日渺山河
攬勝探幽步屧輕雨花臺上俯江城當年觴詠尋常事

何意悲歌動後生

萬松古寺孝陵旁墨妙常縣老遂艮欄檻飄零已惆悵那琲歸燕更無梁

小樹

小樹空庭得我雙閑如漫叟在南淙巡簷那復徵三瓦數闔惟琪對六窗野客有時談富阮衰翁無意折窮龐祗愁永夜難成寐蝙轉簾旌鼠撲釭

送秋

雁陣驚秋四散哀已無蟋蟀傍牆隈籬邊菊酒明年約嶺上梅花計日開代謝翻憐殘暑盡羈孤又怯早寒來

故園高柳能無恙落葉堆堆滿徑苔

當晝

當晝誰哭聲姻親有鄉里問哭何其悲事從嫁女始嫁女未五月金陵城破矣有壻不知生有女不知死方其辦裝時舉債製箱履金釵銀花合事事女歡喜收債事今追無物可料理賣田三十千一錢不自使嗚呼舉債時那知女若此

移居

家具無須車借人移家寘較孟生貧難招舍北二山近且得牆東一水鄰社燕營巢終是客飛鴻踏雪豈前因

庚桑俎豆非吾願好伴漁樵作幸民

口號

喧喧人語又旋銷日聽軍聲轉寂寥鵲噪鴉鳴如有意明朝消息勝今朝

偶過人門懶復旋不堪中酒那成眠閒中一日殊難遣可耐仙家五百年

讀杜詩作

黃鵠化白凫朱鳳悲黃雀當年杜陵老身世殊寂寞我今亦何爲感嘆昔賢作斯須脫死地稻粱竟安託平時親舊書來若風送籜今如孤鳥沒遠影不可繳故人豈

異情奈此道路惡天陽亦已轉梅柳漸舒萼獨此中野民何時返城郭

柏梘山房詩續集卷二

上元梅曾亮伯言

書憤 甲寅

憂國忘身見性情房公雖跌自高名年來忍淚過千斛何日秋墳一縱聲

宅東數十步有小阜名蟬墩舊多樹蟬集之故名

地以蟬墩著佳名惜已荒小邪無一畝夏木想千章咫尺吾家宅周遭野水塘兒童登陟便高試紙鳶翔

孫伯聲貽盆梅漫成

三十青錢一樹梅故人貽我伴山盃且教兒輩添新事

就日移窗日幾回

法螺山寺憶蘇州門外笆籬石徑幽殘雪一溝花半樹

興來時復欲東游

不到孤山四十年暗香疎影定依然當年大雪人踪絕

一棹曾凌萬頃天

梅花嶺上占春風三載揚州一夢中北客若來休問訊

忍聽馬矢壓花宮

四松菴裏古梅多石甫邀余每數過天末故人今永訣

冶城猶自隔山坡

出門

沉憂難獨居散步爲我疾所向無好語惆悵悔一出傳聞豈無因不忍訊虛實歸途多逢遇問劇人不一茫如獸走野兀若烏離匹躁如游釜魚困若處褌蝨千形同一慮豈不爲家室死者固已矣生者那還必嗟我豈易情易觀應自失

苦雨

十日冥冥雨庚庚晴語未眞山容常作夜水氣欲浮春旅容思乾屋童奴怨濕薪漫言桃李汙米價已愁人

喜晴

臥聽簷聲斷搴帷屋角明天容新日喜人步好風輕晒

藥呼兒輩烹茶待友生應傳好消息一慰望歸情

撥悶

青山從北繞白水自東圍市小庖廚儉門司僕從稀養生惟寂寞避地且因依惆悵梁間燕舊巢何日歸

薄俗

薄俗吁可怪艱難不自憐向人頻乞米留客且攤錢迂叟誰來往愚公想靜便桃源竟何處古記恐虛傳

遣興

鄒豈儈珍買郊成沈約居山淸無怪鳥溪美得良魚王粲非吾土陶潛有敝廬陽春煙景至空憶繞扶疏

步屧

步屧隨春水陂塘處處通稻田都過雨花信喜當風運豈天終阨時應歲屢豐生涯復何事阡陌任西東

上巳

佳辰虛上巳好語望淸明收迹知交態居閒見物情苦紋分蟻穴花蕊聚蜂聲萬象皆如昨飄搖愧寄生

歷歷

歷歷歡娛事愁中記憶多京華富羣彥休沐每相過文倩侯生寫詩逢謝尙歌江村今寂寂隱几對山阿

水右

水右山南地吾廬暫曲肱時危驚瘈狗計拙守痴蠅老限乾坤倦歸心日月增衡陽有迴雁愧我獨難能

墟落

墟落雖耕鑿傳聞實慨余長途多鬼馬福地想神魚沈飲中山酒閒乘下澤車平生樂志論用意覺全疏

懷余小坡

成都有客返江城謫宦知君別後情向闕遲眠金雁驛晋川閒賦石犀行論文每憶今無輩避地應聞我更生回首京華多樂事酒槍茗椀話深更

閏七月十日王塈有警擕家將赴鹽城

夜駭連村急倉皇又棄家辛勤置囊篋擺撥等泥沙樂
土誰能定征途淚自懸兒童亦憔悴無復索茶瓜

未至鹽城至興化止寓

此地昭陽邑流傳亦偶然市樓多傍水河岸總平田去
住艱餬口流離暫息肩家人聊慰問魚蟹不論錢

赴淸江泊露筋祠

晨過仙女廟晚泊露筋祠自倚赤藤杖來尋黃絹碑梵
鐘淸野市森木暗靈旗弱質猶顛沛吾生漫自悲

至淸江楊至堂留寓節署

見郎開賓榻知君友意眞殘生逗優渥高興撥悲辛意

倦聊齊帙情忘任吐茵夢魂安幕府飄擨倘江津

清晏園西窻

花嶼蕭疏露石稜朱欄碧檻影層層西窻閒對成孤笑

小鹿穿籬鶴試冰

獨坐過清曉年華又欲終林昏鴉語雪枝穩鵲吟風漂

泊悲生事優閒且寓公吾廬終自好消息幾時通

早起

早起常嫌日影遲風光過眼暫神怡水邊籬落疎疎畫

雪後園林澹澹詩難得雲卿逢地主何時陸子任天隨

梅開忽憶孤山路叵耐連江鼓角悲

雜咏

垂垂天竺蠟梅斜翠羽無聲落樹椏人坐隔窗渾不覺

慢銜紅豆踏黄花

紅橋南步水亭囘御望樓臺四面開欄檻風寒人欲去

水西雙鶴踏冰來

欲學蘆芽試赫蹏不堪呵凍只低迷斜陽忽送西窗影

一片寒林過水西

古人誰與聖言親祿利與儒亦喪眞鄉壁那能無鑿空

淵源一例作經神

祀竈日作

爆竹聲隨鼓吹長紅燈綠酒祀黃羊西齋獨坐成追憶
今夕曾經幾異鄉

寄姚春木

昔讀松陵集真疑世可逃春船浮五洩秋盞薦三高墋
黷災俄遘煙波望益勞憐君得安枕詩興若爲豪

除夕作

今夕名除夕除愁卻未能客中時禮廢夢裏歲華增鄰
好遺春菜兒童鬧月燈平生歡會意追念欲宵興

聞曾滌生侍郎以鄉兵逐賊湘潭攻復武昌追賊

至九江誌喜乙卯

十萬義軍乘賊壘武昌城中賊如鬼鬼半死兵半爭水
長江戢戢生魚頭雨血風毛一千里湘漢瘡痍一戰收
侍郎威望動諸侯大別山前新幕府三周楚尾下吳頭

悼呂鶴田侍郎賢基

九十慈親在忠軀不顧生貔貅開野幕猿鶴困鄉兵京
邸同風友揚州餞月卿論文留尺牘灰燼倍傷情

悼徐晉希太守啟山與鶴田皆以鄉勇捍賊咸豐
三年冬死事舒城

文適長楊體交深孔李知休官逢水敗死賊慘金瘡民
社權非寄君親志不欺先人頻說子追憶益增悲

悼李紫藩大令標

昔君官楚令深許繼清風美譽傳神父英年病鬼雄義求銘法古情喜贈言忠痛矣斯人沒孤懷孰與同

悼曹庚甫觀察楙堅

丙午呼同歲推君酒賦雄艱難臨牧戀慷慨赴兵凶江漢招魂地乾坤落魄翁那堪才盡日悲詠酒罏空

悲張丙元吾友景堂子也

生名繼庚其姓張年少奇氣騰飛黃爲諸侯客游湖湘筆頭落紙天風長咸豐二年歸建康城破不死心膽彊欲以翻城剪貔狠詭言進執酋首旁賊喜授以黃巾裝

濟誘羽翼迴心腸汝夫攜婦汝還鄉相逢目動心深藏
縋書大帥三報章會期斬關門朝陽將心躊躇士彷徨
望門疑伏歸雁行城內氣絕失所望曠日謀洩死可傷
身雖糜爛舌不僵嗚呼此生眞國殤

晝短

晝短那攤飯迴廊伴鶴行林空雙鵲大池滿一鵝輕書
卷消更漏笙歌雜市聲那堪家具事悵觸客中情

上元

又過燒燈節游童自滿街春光籠物態客思逼詩懷樂
意慚魚獨歸程嘆雁偕綺窻梅定放何日咏高齋

懶復

懶復拈文筆消愁只賴詩平章難字定得失古人知秉燭遊誰共挑燈思獨遲童奴惟熟臥夢覺竟誰痴

不爲

不爲耽佳句交游近已慵昇徵非我好懷刺欲誰逢俗漫疲君嗣人原客敬容古賢如可作開卷欲相從

愁思

愁思忽然至陳編懶重披淸宵無一事堅坐卻三尸踖散難求飯園荒憶朶籬悲傷文靖宅會是百年遺長策那能料羇身且自如搜詩慚死句撥悶喜生書世

任評螭蚓吾甘老蠹魚試看孤嶼鶴息意步階除

正月二十三日大雪

九九消寒日寒威逼臥齋夜狂風似簸書密雪如篩落屑鴉爭樹粘泥鶴避階園丁來往捷一半濕青鞵

偶書

顏子爲大士丁寬易祖師名號同儒乞禮拜翻黃緇佛法初入中其徒同蚩蚩翻譯盛文士六朝始借披猖撫九流言助彼雄誕資其言戲劇互鬭者無乃痴

贈楊至堂

心如水精域身如萬斛舟粟私不受垢廣載包蒸猶梗

槪昔知君習熟覺彌優簿書察牛毛賓蔿無稽留休心
一把卷羣雜消浮漚故是皓首儒誰知驪八鶚眞意滿
肝鬲見人出探喉以之游無疵養虎不驚鷗則知詩書
力應俗可不偷安用文字間蟲鳥鳴春秋短章聊打見
非感故意稠

杏花嘆

前日看花花末紅今日看花枝已空昨朝一雨偶未到
含嚬想見愁東風一年惟盼三春好春到杏花與草草
勸君莫笑此花身少年歲月由來少

七十自嘲

昔我年二十洪都謁穡帥三十客揚州傭書代耘耔四十壽二親高堂奉華巵五十與六十支酒酬京師倏忽又十年歲月真如駛豈惟歲月駛乾坤亦瘡痍家園既蕩盡三載成孤羈寥寥宇宙中身外復何攜曰吾亦有攜數卷文與詩故物隨萬化獨此留肝脾千金亦可享覆瓿亦可嗤一笑問大鈞將奚以此為

寄劉星房

昔年頗暱語多難慮兒孫豈謂身親見相憐息尚存無家那喚客避地不成村牛首看雙闕春風又白門

偶書

早起常先鶴遲眠每後鵶蝶驚時惹絮蜂懶暫停花傲
擾迷天意芳菲嘆物華倘逢千日酒眞欲醉流霞

三月十日看花作

去年看花三兩叢山庭土銼茶煙烘看花那得對花語
惟聞晴雨喧村農今年看花列高宴錦帷朝卷開生面
主人愛客不知疲玉版銀刀促華饌盛莚同是客愁中
花不知愁花自紅我欲將愁寄花去飛入東風不知處

春光

春光猶未去人意惜怱怱石氣青垂雨池光綠皺風可
能花緩緩自覺樹叢叢賴有黃鸝語淸音慰此翁

赫藕香以龍井茶見餽并天露水賦謝

藕香餽我龍井茶云是新茁春雷芽罌缸兼致露盤水戒我勿以凡水加團蒲車聲聽方寂擎甌細啜清而嘉三年泥土爊腸腹濟貫一洗渾河沙南屏當年訪龍井楓林九月棲霜葩山僧拾樵煎活水石林坐想天台霞清景過眼五十載誰能光景迴奔車何時更結少游伴流水草徑尋欹斜

淮安赴清江道中作

三年飄泊作浮査暫隔江聲遠暮笳紫豆黄花三十里秋光原在野人家

秋蟲

秋燈使人親秋蟲使人惱隙光但微露紛集如見寶初猶遶燭飛遠勢未遽撩盤旋意轉急銳身漫一掃跌落不知處徐覘已顚倒受創宜知難栩栩心不槁終然一擊中附熱死相保稍喜几硯清繼者復來擾物性各有趨挽費萬牛老吾將掩書坐慚負燭呆呆

夜坐

孤燈坐久味逾清伴我空階絡緯聲盡室江湖皆寄命側身天地望銷兵漸衰惟覺憐兒輩多難方知仗友生欲向河陽問書札常流遞道正縱橫

大雷雨有作

銀河當戶盼涼生溽暑餘威尚未清老火稚金應一戰旨風怪雨竟三更早聞市米愁騰躍那計閒花嘆決明正是四郊多壘日惟祈多稼助昇平

自咏

少日聰明不可迴祗今秉燭笑摧頹書猶思誤嫌妨適詩偶參禪怯費才本自師丹成老忘無宜虛白靜徘徊絕無論課罷無餘事識字呼兒更一來

苦雨

晴雲挽不來濕雲推不去一搭如煤炱滿腹貯雷雨大

颪從北來烏竄樹掀舞頑雲僵不動堅城任强弩驕陽淩天街下徹可焦土胡爲閟光景篋鏡偶一吐勞勞時覘天散步辰過午嗒焉終自喪荷葉喧萬鼓

雨鳩

天晴纔三日雨鳩又已呼禽鳥得氣先斯言信然歟往時下河田十年九無租河魚奪人食秕貢江南逋近今六七年水縮田膏腴江南避地人十萬來此居門墻粟未貴天心固乘除今年已病雨亟止猶少痛庶此流離人不嗟米如珠亟喚晴鳩來日日鼓嚨胡

悼姚春木

君卒逾年我未知渡江猶寄贈君詩夢乖元伯真慚負
書達劉侯已悔遲伊洛淵源周士貴　國朝文獻漢官
儀一編曾爲商遺集他日訂吾更倚誰

和東坡粲字韻詩寄彭雲墀

霜風迫重九秋色又過半三年望江關僑寓屢悲嘆好
花非自種日對不成玩借書慼良朋彌痛巾箱散空階
蟲語怯雨送殘荷伴幾日銷甲兵長夜苦思旦憶昔初
避賊篋箱紛几案千金易羊皮棄取手爭亂攜持竟何
有身若出澡盥先生義薄雲振乏不忍叛南村爲買宅
亟饋粟與貫少安復驚遷柰此婦女懦臨別蒙苦雨哽

咽劇吞炭蒼茫待天心未死期舊館時當勞還役羊羔

壓酒炙寄聲因短歌　奉軍中衆

有客

有客詩卷來相投字體詰屈令人愁偏旁點畫細推合

欲讀嗒如魚中鉤邇來經師尊訓詁六書解字窮研搜

許君晚出六藝後似與蒼頡親諮諏豈惟遷固字鄙別

訂訛直到孔與周嗟我浮雲迷變化懶辨鬲鬲詳鴟㕛

科斗未令賀拔寫石鼓那訪岐陽蒐昨逢彌明呼把筆

俗書只辦劉與侯還君詩卷三太息老矣新學難推求

寄和嶲展雲

星軺知向郢城稽校士餘功自課詩旅客未歸花市宅故人勞寄草堂貲鳳凰臺上愁雲積鸚鵡洲邊冷月垂何日相逢一樽酒再如京邸論文時

至堂爲刋文集成續刋詩集駢體誌感

不計人非笑君深我自知爲刋三篋稿多愧百朋儀後息終誰勝吾生固有涯卻憐文已倦只欲細論詩

題吳平齋秋齋賞古圖

先生好古無與儔磐礴不礙心天遊秋齋疏涼靜無客獨對古器清雙眸秦權漢鼎浪誇詡此敦此罍乃出東西周齊桓柏寢舊銅器漢宮得一珍天球今此兩寶盡

殊絕又過漢後千春秋精靈自與古心會豈慕時好能
兼收況聞籌筆佐兵食法外用意知剛柔軍興不乏懼
民擾來書深厚眞訏猷吾知積善衮衮百不憂量銘啟
後鼎銘僂子孫永保清風留此器著錄當繼廬陵修

柏梘山房駢體文卷上

上元梅曾亮伯言

寄湯燮堂書

燮堂足下惟別之後越五日乃抵蠡彭蠡之口鄱陽粘天四望無縫乘舟徑入若隔人世決眥飛鳥遠影接泿沈沈白日水沒其半大孤塘之地嬌民嬉遨有似都會朱樓翠袖倚壁淩濤檣帆刺天管弦沸地亦巨目之一奇也舟次東流乃復甚雨黑風吹天江水反覆雷行波中魚鼉鼎沸開門看雨張口滿腹激電一瞥呈露鬼物咫尺以外分殊幽明霅然陽開眾響盡滅信足震耀心

目恢擴神氣者矣又五日乃抵鳩江風利不泊危檣張弓飛鳥在後晝寢反側忽聞鄉音同人相呼長干見塔自此數日遇長老述親戚之情話見流輩吐湖海之豪氣始大歡樂旋復感嘆憶與足下高談娛心浹辰之間乃在千里惟望足下時復嗜學精熟古訓驅除俗思冷君夢雲才十倍我維子之故不吝先施鯉魚東來報章勿忽

呈侯抑庵舅氏書

曾亮頓首自發江甯江神倚浪津吏設版日將三旬乃抵錢唐未止再角復瞻馬首舁篼乎西興繫舟於上虞

長河近海無風自波孤城在山不雨而晦每張燈就館隨征衣而到牀聽雞就道據瘦馬而續夢始到臨海終返會稽自浙以東風景絕殊登盤之鮮罕能知名地極卑濕每愁重膇苔錢施榮石髮隱几幕府岑寂無花表春地不生草非屈指時日不知所值在三春之間也胸臆結約或為歌詩有契下王君小梧深力此事當其得意無愧古人求之流輩未見其偶多闇所得可慰晨夕家有書至知舅氏所患近已解體跂望德音幸力餐飯

答友人書

損書及詩示曾亮以為學之道甚悉旨哉言乎尚有所

轍輒復旨明夫不停者時也無涯者心也前蹤方起後塵已滅今科報聞來歲發策彼未思夫人生百年其可以容幾次報聞幾次發策而項不槁者也時命大謬藏其臭腐之言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此最下策者矣昔曹子桓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然士有把筆頭白而長逝身銷者率是外重內拙無率性之語窮老盡年爲積字之學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不朽之盛事盡此而已且夫詩冀本於風雅史首禾於春秋使世之爲史者毛舉風月之吟弄覼縷山水之登臨世必以爲芻狗取而踐其

首脊乃謂發情之作有異於此流連光景者謂之得其感激當時者謂之出位將毋周南之妻賦王室而必刪棧車之士譏周道而非職成康之際所謂太平覽其危苦之詞惟以殷憂爲主此豈所謂無病而呻者耶君子之言也甚於水火小人之言也以爲禽犢子建曰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僕於足下亦何以異於古所云哉

寄王惠川書

小梧足下近復何似昨閱邸抄得悉浙事追惟幕府不勝傳舍之感念切吾子復會焚巢之凶食貧故態遠想

如在仲春一別歲月如流端居無賴所懷萬端曾亮行
年二十有四古人之書不能開其關鍵時人之情無以
得其要領將欲從事科舉畢命走趨則恐蹈蘇子十上
之轍徒貽沈公十年之悔欲遂古心爲質揮手世好則
竊自惟五十老親道長於外六尺壯男安坐於室曾不
能紓朱拖紫爲宗族之寵復不能乘時乾沒逐什一之
利又不能底舂負薪代臧獲之任雖復孤笑一卷之中
騖精千載之上將何以上對毛義捧檄之忱中伸子路
負米之義此僕所以展卷而思恍若有亡者也計可以
擕梁筆札邀斗食之資者惟書記職耳然此事與古異

趣久矣滑習既久手筆骫骳非愚所能恐既能之後求不能而不可得故不爲也間以暇日遊心章句但兩載所得似語無成處者差少於古人之秘思曲致未有得也昔嘗謂博聞強識則所業自勝今知此自兩事昌黎自謂於古人書但求義理不暇及名物經制此古人之善用所長耳近作數首寄覽略具近狀不宣

姚姬傳先生八十壽序

南極懸光之秋日舒化國東坡攬揆之度臘曰嘉平惟賀世之哲人錫康甯於好德五更三老斯實邦家之光校德論功尤屬弟子之事恭惟桐城姚惜抱先生文章

千古可謂在茲洪範五福蓋將咸備顓詞非所以稱盛德也小言不足以備大觀也提挈其要可得而言先生世無曠僚少有令譽祖傳韋孟之詩母授范滂之傳雖虀鮮百金家徒四壁而游思之業方新屢空之樂無改旣而受賞於武成宮中經過於曆武樓下紹金華之業與校中經收玉筍之班無非上品發聲北苑加等西臺此已極俗觀之所嫮姱而要非先生之所自見也且夫名高則迹近道直則身輕昔袁盎抵巇於申屠望塵不免賈生開隙於絳灌藏器何疏折衷兩端權衡斯得然則張季鷹命駕而去豈役志於蓴菰阮嗣宗貧薪爲詞

藉收身於黍稷世徒以三釜心樂懼失曾子之養而不知五斗腰折難屈淵明之躬此先生之出處對古人而無愧者也若夫侍天倫之樂應人師之求膳羞馨潔時牽束脩之羊桮棬奉承乃酌問字之酒雖日掛冠不忘鳴鐸非直養也尤有進焉自經師異派曲學華離綜大九流蓋有三道曰義理焉曰文章焉曰考證焉咸墨守輸攻出奴入主爲詞宗者務華絕根談樸學者忘經數典先生挺掆一元兼包三昧風來水面悟成章於自然天在山中參博物之微旨欲使輔嗣執卷不笑康成范宣宗經亦知莊子故其論思六藝彫琢百家闕疑斯慎

非坤乾而不徵圓機所流說雲漢而無礙存大體於碎義買孔不能溺其心辨古書於羣言鄒魯不能眯其目及乎微之發覆世昌子美之詩歐陽代興人學退之之步黜險怪而弗錄劉書慚其大愚恥散皺而弗珍虞初別於小說述者謂明學者宗之此即隨流平進潤色鴻業其所成就又多乎哉先生暫違龍眠之居久開雞鳴之館此邦人士尤所染擩蓋宰有懷道之士門無挾貨之賓而韜衷無方光塵大合淸言徐動濠梁之意已生眞想在中羲皇上人不遠至於夢無超俗而習斷三宗藥屏不終而靈懷兩卷雖假道於旁流言發皇其肅德

於以血氣和平子孫逢吉宜也非幸也今庚午季冬之月爲先生開袠之辰前此九月有重赴鹿鳴之喜班躋九卿服加三錫是時天下之士咸謂稽古之榮夫雖對榮觀宴處超然者達人之大觀也而雍容揄揚著於後嗣者凡衆之盈願也某等愧夏蟲之難語思春木之常芘無不含識知歸於以抒情宣德如七十子之服所愧微言以八千歲爲春此其初度云爾

答惠川書

曾亮白承足下惠書得聞緒論掎摭利病殆無遁情勝我自知艮非虛說猶復羅列前修念其安處僕雖無忝

能無概於中乎僕少無遠志業非高符徒以隨流之學不爲後人遂謂仰取金紫如拾地芥爾時性分所至豈必離溫飽出軀命哉亦云榮曜所眩而已而卒性盡智則受嗤於拙工回道易慮則見遺於大匠始知貧窮不可以力去搢紳不可以妄干竊悲夫日月方盛而劬勞未酬鶗鴂將鳴而修名不立然則刳心斧藻之中馳騁聲名於右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乎已而畧涉諸子之說旁及外家之書雖注茲甗涔一得無補然神智之益未嘗無焉竊以爲使屈原不疏於懷王而受柱國之任未必能折强秦之鋒深明不終於參軍而當大夏之

傾未必能駐典午之運然觀其冥宰之地忽然忘生名義所臨必有校然不欺其志者矣然則愛非廊廟而詆訶君公塵務攖心而嘯詠耶壑此爲大可曷足貴乎若使林草之樂得同全人猶庶幾嘯歌古人之風收拾遺老之言而治忽於千載玩倫黨於一室疇昔之論曷嘗忘之然士之科第亦有命焉况不朽之大業乎或達而有成或困而亦敗位置自天非人可謀要期之歿世是非乃定司馬子長之言不吾欺也略陳愚心以答尊旨

寄湯燮堂書

曾亮白昔懸鞍貴州奉筆幕府得展淸塵忘其固陋徒

以江海善下不恥虛襟遂得分雷陳之密契庶清談於尹班雖疏狂自昔輪翮無取然春陰秋煦高言永夕何嘗不慷慨立身之事含懷大雅之音懼古人之我先痛來者之難誣此要之白首豈率爾之談乎惟別之後歲月易得三年不見今已倍之足下振景鄉里蹁躚金臺左親戚而就道望關山而川鶩大河以北馬肥車多丈夫游戲跕屣悲歌禿襟少婦挾瑟漳河游媚貴富客舍經過或乃晨雞四動馬鳴蕭蕭回飈拂野驚沙捲芽登車臨睨來軫相望川原蔽虧道阻且長攬轡奮發忽忽故鄉猶復徘徊孟嘗之門淒惻邯鄲之道過雍門而悲

高臺臨易水而思壯士雖亦行路之艱難豈非生平之盛志哉若夫金城濟濟高門峩峩鳴鐘聯騎暮弦朝歌軼鴻附驥之倫佩玉長裾之士事魏其者如子音籍福者如弟出謁舍而懷刺臨交衢而詣馬莫不望鵠蓋而飛旆覘雀羅而返駕自非喉舌如君卿筆札如子雲車騎甚都跪拜便嬖豈有當於後車之淸塵府廷之顏色者哉今將致慇指於貴遊之前舉痴步於華屋之下翩其反矣持此安歸足下其將有顧舊草而傷懷感積薪而太息者乎僕契闊古歡寂寥舊𪊲雖筆耕爲養而饘粥靡資入東兩載而黔突未久蹑履而往彈鋏而歸重

以門戶不昌陰陽所食一弟兩男相繼夭沒貧疾交并疏嬾彌甚方今大海之氣將輯竹宮之塵已淸士之挾一藝能文章者習相如登封之書撰班固典引之論典寶籙圖琢磨玉牒案六曆而校德渺五龍於小康高者得中書次者舉孝廉便僕飾其愚心自同時人能言之流不爲後矣然則賈氏發難於漢廷阮生昌言於胥室固慷慨之士哉亦時命之故也若長此寂寂遂累而行左圖右書此焉自足先人敝廬裔木猶在北窗時啟臥見鍾阜樵蘇不爨勝友無乏方且俛仰牛衣辟睨蠐食徒磨丹於虛牝甘尚白於幽室亦各其志也嗟嗟百年

之期無以限七尺之身陶陶之生無以救汝汝之死去矣湯生天各一方親暱如子言明可忘各保神理發此景光臨風敘心能勿悵悵

弔梁武帝文

昔梁武帝以日月之姿值雲雷之運長驅樊鄧虎嘯其師遂乃乘龍馭天斷鼇立極拓百七州中原之地復三百年全吳之基金甌之固江左無斯矣若夫鄭重斧斯推尺布斗粟之愛膺惡粉黛卷帷薄袵席之情盛德之事幾乎備歟觀其長纓變俗束帛相望五館風流八儒雲會屈九重之貴吟口寒士之歌虛萬有之懷讓齒老

生之見張率未立料理以清官聘君既亡窅然其天下宜乎有君如此曠世間而叩心彼美人兮寠人於焉扼腕者矣論者謂帝棲神彼岸戢志勝幡馭豺虎以人靈遊叔世如太古信己之無詐謂人之何嫌故使壽陽肆其憑陵正德成其悲閒大盜移國職此之由然而達孝之身難回管蔡推誠之主亦有龐萌斯鬼謀之弗臧豈長算之可及夫以謳歌獄訟之身而與神怒民怨者同口實以鑿彫爲樸之君而爲窮姦極惡者所目笑隆替之迹不亦悲夫此則秦政擅場而漢臣黜之五運宋襄墜國而魯史進之三王非大遠性之士孰能回成敗而

爲議乎余辛未之秋郊居之暇東涉青溪言經朱异之宅北眺幕府悵望臺城之巔不自知其何心遂憤懣而獻弔冀使憤王之像鑑窮途而纏悲武皇之臺感下士而入夢云爾

紹江左之荒屯經三辟之鼎遷著戎衣而一怒想周禮於七年悲雄猜之繼路將毀方而爲圓開天門之蕩蕩去範衰之糾纏欲禮樂之設尊欲刀鋸之悉筌豈飾智以驚愚實道德之天穿伊振古之有君孰一眚之不愆非生民之道息終維持而安全彼茂陵之好仙告登封於上元何三寶之構禍莫收責於後賢最英君之開物

隔人存而社遷惟窮門與新莽乃暴興而疾顛痛哲王之丁躬得下愚之所便既博觀乎載籍疑天心之有歧或督責以自娛降至尊於吏師比黔首於芻靈以股肱為附枝盡上理於滑習齊萬形於一絲或陳情而被劾滑衡漏而不知廣心局於促路新知格於舊儀委大叢於小吏豈惘愊之在兹雖徒善之非政愈錐刀而爭之既仁暴之同盡亦何怪乎爾為豈興哀於無情孰使子之多悲

冷循齋墓志

先生諱宜南姓冷氏江甯人也高安舊望明季來居門

行承於百年曠僚及於五世父諱震金爲建甯縣知縣有惠政焉清節焉先生少而寒人黽勉生活有荼拇手無瓜鎮心織簾終日猶誦雲礽之書硏臛當家常握江泌之卷博習九年發聲五館受論語之學常數百人講尙書之文律四十遍大令君宦建甯往視起居歸謀屏當張載馳驅於蜀郡愧此再三袁閎徒步於彭城無其萬一及掛吏議遠赴軍臺先生緣訴道途綢繆金矢吉㒓陳情方許其宥父安國失志已卒於徙屯悲乎哉入玉門之語在耳豈忘通泉路之財刳心難得宜先生之一叫已絕五內如崩也乃散髮奔星承眶戴露出張家

口至七臺扶柩歸里風饕雪虐遼廓無睹之鄉晝號夜哭情事未伸之罪吁其悲矣心傷瘁矣昔懷順載喪徒跣千里延義負柩皸瘃數年猶是黑水之域不踰赤縣之封準以今情殆同慚德外兄黃某卒一挺乏燭三寸無棺先生慷慨營凶散贍成美叵先側牘棘人無待穜之瓜世期解衣桐子有必貸之粟卒使公乘之婦植節表閭任昉之孤懷仁分宅道經鄱陽見覆舟孤客泣路無歸淒然摧心貲之行腳折東之士得子相而辦裝奉章之吏逢叔度而贈策好行其德先生有焉乾隆甲寅舉於鄉試禮部以用後漢書語被放帷帳何典乃疑外

家之書舶趠非僻見黜內翰之語所謂富義之時者歟
令德滋丕大命不延臨終緜惙恐太孺人悲哀每來省
視猶自撐拄嚙被之痛不化於蓋棺循陔之忱常持於
入地嗚呼哀哉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嘉慶某
年月日孺人王氏長子文耀次子翰香皆有志行承其
道風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傅博黃土蕭蕭白楊
魂魄匿此白日寢光先生壤子曾亮淡交懼夫靈翳體
幽厚德掩息俾進稗詞用昭懿美南朝石誌實創始於
顏延東漢碑文獨無慚於郭太

甘節婦徵詩啟

蓋聞會稽刻石特載廉清列女成圖始標高義譽流風霜由來尚矣畧言其概區以別焉若夫顓嵩並逝目下尚有阿奴堅冰未亡身後傳其女訓幸哉有子承錫爾類者矣抑或垢衣糲飯三寶獨依夜績晝田七喪咸舉則亦事止守身沒無遺憾者焉未有天民無告不可生爲地下埋憂尚成死孝如甘門金氏者也方其敬相夫子六行載循奉承君姑四德靡忒固已言惟閫內樂比房中而乃速翩夫壻共許上頭婉孌鴛鴦忽摧左翼慷慨隨君之誓伯道無兒徘徊囑婦之言小人有母斯時也羅襦承謝止請紉針之勞聽事不過竟持門戶之祚

雖其貧郭十畝人粟一鍾羹湯不供織作未免猶分私家之田俾助宗子之祭然則居淸臺而擅富移紆里而多金同玆貞德之流勝彼義聲之暢及乎倫黨之間咸推名德兄弟之子爲續衰宗則又燥推濕就線短縫長視同麒麟之祥無懈蜾蠃之敎伶仃孤苦至於能任衣冠險阻艱難乃得宜其家室此卽魚戍同隊憐子之鱗已枯鳳轉淸聲將雛之毛先落豈知小同未孕虛說弄孫彭祖紹封又成亡子此則丁民求仁復見未亡之婦會仁既卒誰問乞活之親宜乎絕命無辭含悲猶視也論者謂招魂難返但有寓言召鬼非經虛求方士然而

阿母猶存舒姑之靈未歇佳兒竟逝長陵之女如生以悲以咽若有人兮是耶非耶吁其靈也豈非杜鵑化魄終振響於虢枝精衛離魂尚呈形於銜石乃至是哉非可詳矣茲者彰之扁表啓冊於是飛華第入軒輶周篇於焉騰茂竊以陳留高行得齊瀞而特書江南義聲待李華而作賦恭閒故事亦所庶幾爰求一字之褒用慰三泉之痛云爾

王惟月誄

王卿圖字惟月江甯人曾亮從母子也鄭小同之生已嗟孤露魏陽元之幼實養外家弱號通眉勤能焠掌番

禺廣文喻君高識士也見而器之如樂令之嘆叔寶戴侯之眷安仁焉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往贅喻氏自番禺赴江甯省試凡三至焉君秦贅之年已深越吟之思彌篤徐陵江國別無駒王之宗子厚海天長痛馬醫之鬼畱叔隗而去難擬趙衰依江氏以居不甘劉穆而干金莫贈未營陸賈之田四壁先無難返文君之駕此其所以壯心長躍垂翅猶飛也豈知羅隱無名受嗤下吏方干得第不及生前慷慨自哀幽憂成疾比冬心而盡卷痛春胏之難痊以嘉慶某年月日卒於嶺南青蠅作弔同仲翔絕命之區白馬歸來待子文成神之後泣藐

孤於繐帳雷寡婦於珠崖嗚乎哀哉曾亮少同魚隊年次雁行般浩共騎之識分定規隨荀偃不含之寃情虧盥撫況復相如一卷竟零落於家人長吉五編莫郵傳於半夜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嗟乎愧王忳之獨行何自迎喪憶任護之少歡能無作誄其辭曰

嗚呼王君少而天窮既失乾蔭亦遺母蔓渭陽垂恩淮水繼絕文經皆通小雅無缺雁飛庾嶺鳳集秦樓鴛鴦左顧鴝鵒中雷瑯邪田荒潮溝宅棄同車有懷辦裝無計長辭丙舍久客丁年秋墳號冷夏屋悲纏梅巃馳驅麻衣顛倒非馬虛談是龍莫報途窮線短憂多帶長逼

神何術罵鬼成狂歸魂白下加骨朱方嗚乎哀哉少小相從釣遊不捨舅氏謂余斯賢蓋寡學異杜鵑樂非竹馬時雖心孩閒此意下昔遊如在今病疑誣報章屢易得句猶塗嗚乎哀哉裹飯弗親寄縑何有莫與遺言誰歟死友蛟龍易得魑魅相過招魂不返傷如之何

書陳寶田男文保壙銘後

壬申七月余友陳君寶田喪其次子哭之痛焉雖術有虞氏棺之文兼援女挐壙銘之例書以示余且曰君必為文以誌吾痛余觀其詞越理表愛滿身中蓋欲使人父之痛託文章以自勝寄往之緣與天壤而相弊夫以

陳君年未登於商瞿男已大於叔夜斯之再榮本異孤根末及下殤差非碩果而乃悲殊有子痛等成人逼蔽相妨豈謂是歟然而毛髮無一節之體拔之而性傷駢枝豈十指之須斷之而心死謂夷甫孩抱之物必殊元嘆起家之子斯觀物者未深謂太尉初沒之感必存開府繼體之憂斯言哀者已薄然則東門之意西河之譏惜乎斯語未證曩賢

萬松丙舍記

鎮茅州之巨邑冠花碌之羣峯爰有葆山實爲吉壤方恪敏公以袁安訪葬之區兼杜預表營之地者也當其

力宣四岳心在一邱命種樹於京兆長阡擬誅茅於宜陽大道故其山盤如馬樹化疑龍接三茅之仙都鬱萬松之勝境固已神扶枌檟愛永櫨梨然而歸思白首早慕東坡禮備黃腸方辭 北闕趙武之九原雖從先墓謝公之一宅未傍佳城嘉慶十八年癸酉冬葆巖尚書葬吳太夫人於是山也免居廬於五月俯就前經誓守墓於三年藉伸遺令於是撥旣葬泥屏之制爲行服墓次之居雖度巨先葬母之親實猶晏子嗣先之意庶幾封樹向免迷庚即準墓田舍同居丙顏曰萬松丙舍命曾亮曰先公志也爲我志之此雖楊雄家牒已號祠塋

安世祠堂亦鄰冢地末聞以構堂之述作爲廬墓之瞻依傳爲美談靡得而議者矣抑尤有進焉當尙書廬墓之時值　朝廷軍旅之事　天子簡翰藩之重望撫首善之要區蓋壘衰發命晉子策勳金革無嫌魯侯奏績爰以直隸總督起公禮也且夫辭邊事而行喪則忠衰田況遷吏部而奪禮則孝薄山濤郎張華攝以參軍已嫌從利惟閔子經而服事不異無官公於是請赴顏行急呼門之義表辭領職伸未練之情斯時也少別松嶠儼辭子舍暫違苫寢將入軍門蓋慷慨乎今情難依同於本志矣豈知陳辭方入吉語先聞　天子念解

宏不以喪事辭軍謂富弼可以時平終制遂有　綵綸之降并寬弁冕之行然則非明公有權有節無以合變禮於折衷惟　聖主克類克明有以鑒誠願於望外彼蔡雖居埸免馴其側夏方守冢虎擾其旁雖誼篤於天親非勢兼乎家國豈有遭遇殊施克全至行如我公今日者乎此其攀雷風樹悽惻山庭益以感　盛德於無窮非徒畢先人之宿志也伏思歌雙柏之廟則知同德之君臣紀三槐之堂則思濟美之父子古有作者今實兼之曾亮輒不辭固陋略誌始終庶紫芝白雀不侈楊炎廬畔之祥孝子忠臣如讀魯峻墓前之記云爾

題陳小松緣楊城郭是揚州圖

甲戌之秋小松與曾亮同客揚州兼取阮亭之句寫放爲圖命曾亮爲之記夫以阮亭擅春華之妙譽分冬李於此邦於時江北青山濟南名士勝流咸在宏奬攸歸西園公子飛蓋追歡南郭先生吹竽願附莫不手中團扇競寫放翁頭上墊巾同傾郭泰圍烏絲於醉後吟紅豆於春來能使江城俱如畫裏每逢時節不異江南頃以奉筆名公懸鞍勝地雖愧聲華之寂寞尙懷文藻於江山況以小松早負壯遊方貧時駕一覺揚州之夢二分明月之時有不過梓澤而憶安仁憩竹林而思阮籍

者乎爰是述其遠性綴以蕪辭庶幾廣陵之散未絕於嵇生正始之音長談於叔寶云爾

上方尙書啟

曾亮少無學識長更迂疏擲牝非金薦雄無賦高軒莫過虛驚正字之難華屋難投有吠宗元之犬雁方北向何自隨陽烏久南飛自然嘑夜羸糧之思久絕負米之願方般猥蒙明公古心念舊甘內憐才後生見許於東山子弟獨親夫北海府廷榮立時俄子夏之冠驂從無聲徑入亥唐之座巳足使解嘲醫瓿增價鹽車而且馬磨難供憐其落拓龍門可送許以吹噓鹽政阿公重一

紙之劉書饋兼金之薛贐雖相如未至梁園之酒將闌乃呂覽未增秦國之金先賜德諠湛飽惠豈嫌懷學士
哭公以曾亮嘗不棄於大賢庶可觀夫小道暫延賓館俾校官書昔科居文學方通三家之訛況識愧知幾敢
任十羊之收徒以嘗懷揚槧莫致惠車藉觀未見之書粗辨當時之體庶變玆齊氣襲彼唐𧚍聊以忘慚惟玆
報稱靜言撫己敢外私恩

訓導馬先生墓誌

先生姓馬氏諱惠字秋水先世鄱陽自五世祖文達定居祁門遂號南仁別爲東脊曾祖諱承軻祖諱任侯父

諱騰皆行歸都士世秀道風先生孝聲聞於四齡易學
受於六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歲乙卯舉於鄉
先是　純皇帝重熙累洽考教燭幽白麟赤雁之
瑞岱貢川珍碧雞黃馬之才雲集霧合先生擬孟堅之
典引諷子淵之中和文屢奏於六飛帛每頒於三服於
時君苗焚硯薇禮訂文仲景題輿禰衡晉刺先生亦含
懷國論銳志朝英而十駕徒勞九關未入望神山之東
峙成狂水之西流以嘉慶壬申年授海州訓導未逾年
而卒嗚呼哀哉奇懷歿於平進長轡困於短途此則士
室歌風之士空廬抱影之徒亦獨何心蓋非無見爾矣

先生生於乾隆壬申年八月十日卒於嘉慶壬申年十二月三日所著秋水詩集若干卷娶謝氏王氏子三人泰豫兌泰豫補博士弟子以嘉慶二十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而員石未刋貞風或墜會亮交陸機而知世德遇潘岳而悉家風文非諛墓幸免議於劉乂字可生金想呈祥於賈氏云爾

嚴小秋詞序

夫詩陳小己必兼家國之流詞有別裁惟以性情爲主俯仰身世斯最優乎上元嚴君小秋示某詞集若干卷覯其探源白石別譜黃河題非香篆之盤句掃瓊壺之

酒吟成紅杏便覺春多賦就黃花不嫌秋瘦皆非得已

畧可粗言若夫一絲舊族八米清才早遇伯喈徧矜座

客偶過皇甫輒屈鄉人固已數安石之碎金沙披短李

握崑山之片玉瓦注常楊豈知相者舉肥生乎太瘦鳳

翎稀而嘆爾鵲尾禿於填河短衣杜甫未入南山長鋏

馮諼時過東國骨價豈羊皮可定風霜與馬骨俱高往

往照蝸安牀聽雞就道況乎匏瓜獨處蒲葦難移烏夜

啼於前溪雉朝飛於大道青牛帳裏蛺蝶三更朱鳥窻

前蜘蛛四屋宜乎百端交集三疊纏綿以長短句之篇

寫畔牢愁之作者焉然而魏三之集或訶古人第五之

名若無驃騎鳳毛推謝牛耳尊齊大江南北聯白社之羣賢老屋東西占青溪之舊曲每至經臺納夏笛步買春筍覓梁碑榛披陳井游童執席勝友提壺就樹哦松逃林就竹此又酒龍詩虎葛長庚之妙語可尋撫鶴聽鶯張功甫之新聲未歇者矣嗟余下走竊附三同示我高言能無一字至於聲音之道文字之工鐵綽板之高歌羽聲慷慨金縷衣之低唱眉語分明暗香疎影殘月曉風古有人焉今無對矣

書人小詞後

泥中墜絮久作禪心屋外狂花忽驚天眼遂使青衣小

賦傳遺行於中郎錦瑟餘悲愧雅懷於商隱已而馨香三嗅悟彼斷腸河滿一聲慨焉分手伎開後閣幸無忝於英流氣盡前溪終有慚於昔款嘉其通徹斷彼懊憹爲誌歲月焉耳

柏梘山房駢體文卷下

上元梅曾亮伯言

上座主李芝齡先生啟

自拜别京邸恭送旌麾不奉教言倏過寒暑伏惟老夫子大人紹絶業於金華收奇珍於玉笥匡廬秋爽擁星節而觀風彭蠡春深泛天船而掇秀明西江之月壺鑑同淸駐南浦之雲幨帷在望下風竊聽以頌以欣曾亮幸出門牆得親几杖而花如秋籜草謝春零將陸沈黄綬之間且仗立碧油之幕兹乃定分詎敢怨尤然一再以思遂以病告實以少無學術長更迂疏有責張子羽

之頭難對謝宣明之面才非曲逆問錢穀而不知德愧陽城效催科而亦拙若使黽勉下吏奔走上官閻暴直指之威則摳衣進謁奉薛太守之教則鑄職長辭桓公方喜顏峻已嗔古人云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非有慕於望空實已思之爛熟惟是受知匠石忽成櫟社之材空遇醫王莫備藥籠之物疚心無極顧影知慚前有恩言命寄撰述詩未繕寫文先錄呈將讀東觀之書行知已矣若備西齋之錄豈曰能之所冀青陽布澤雖朽壤而同膏素月流輝即汙泥而亦照或不遺凡陋賜之詁言得有據依實所感荷無任依

戀之至謹啟

與朱尚齋書

適聆尊旨具悉盛心出諭鄙宗靡不加額況某辱在部民誼同後學猥辱士安之敘寵褒沈約之詩比於餘情尤叨末契其爲感激莫可形容惟因恃愛之深轉有徑情之告承諭茲山必須按閱庶幾界址永判華離俟人證之俱齊始地形之可驗具見閣下公聽並觀之心平施稱物之意竊思前案大井之山秀發固稱巨擘後案達莊之樹德位亦屬渠魁是關兩案之重輕已有三人之現在命其隨往似可證明必俟餘人恐滋淹滯彼謂

來而就繫不若遠以逃威又在押之犯計日漸深將託
病求歸或借端請保求而不允似乖仁人之心去而復
來難測小人之腹可否先賜履勘易分曲直倘脅從并
到固有明條即首惡專懲亦昭後戒其爲通變諒具勝
裁某前至鄙村因謁先墓百年喬木一旦摧薪對殷氏
之槐自然流涕攀陶公之柳不覺傷懷仰愧先靈俯慚
宗老所冀親勞徒御立降指揮使山陰父老瞻太守之
威儀河內兒童問細侯之安否叩墟變色草木生輝謂
衆母之來臨知都官之有後庶憑光寵以警愚頑從此
査梁相繼歌召伯之甘棠松檟成行拜韓宣之嘉樹桑

田一駕欒社千年是所不圖竊爲仰望某頃因母病牘
慮身羈將陪長者之車未容擅便亟下倌人之命無任
知恩

上程問源中丞啟

前在京邸下賁高軒猥辱溫言代規私計謂王陽親老
非當叱馭之時謂蔣琬才疏宜作免官之計并欲後車
命載以代馳驅東閣留觀代謀甘旨時某急謀歸省未
得趨承每念盛心常縈鄙內伏惟明公以弼亮之資膺
保釐之任八騶擁望峻比嵩高百郡承流溫同河潤敷
薛侯之故事莫便陳留歌召伯之循行非徒汝水猶復

古心念舊甘肉憐才歎柳下之卑官惜揚雄之落拓昔裴晉公身都將相而拳拳於皇甫之疏狂李太尉勳在巖廊而款款於封敖之文筆蓋有過人之德位必兼邁俗之性情以古方今其致一也惟是某少無學術長更迂疏略涉八儒白馬先生之論粗窺百氏黃車使者之書欺或受於古人用不堪於當世而龍門初試鶴版先催黔山萬重黑水兩戒喜未形於捧檄情已結於牽衣因以內省微躬仰循尊指守君魚之戒豈慕脂膏維子馬之言實慚官次前所領照輒已繳呈范中郎落溷之花恥爭高下列禦寇隨風之葉且任東西若使晨羞夕

賸不缺於供右詩左書暫得於己樵徐君之中論述仲長之昌言略使簡篇與有名字卽如甘寢無復他懷然而著稿無復每慮兒啼轢釜有聲常遣僕愠非授經之有道實負米之無從且逆浪之魚纖鱗莫助退風之鳥鎩羽誰憐計惟明公負常楊之重望推孔李之深情玉燭流暉則溫回黍谷金輿發響則景曜萊城朝發一言夕濟千里始可使襹褷入座免笑寒人褦襶臨門不嘲熱客然伸紙自慚上書復止者緣以家弟某忝承宇下深慶時來抱關擊柝尚未附於官箴適館授餐竟登名於客籍李元禮龍門之地自古爲榮衞長平馬廄之奴

從茲可免恩施過分報稱邈難倘能體愛屋及烏之意
受寵若驚知呼曹作馬之非以勤爲慎則一尉之榮皆
從特眷九人之祿兼給全家豈敢更有私求上煩淸聽
此某所以默默未呈而區區難已者也雖其誠感非可
言宣不有蕪辭曷伸積悃外近文數篇附呈侍史伏乞
寵誨以正歧趨無任感激之至謹啟

上座主顧晴芬先生啟

前石士年丈撤闈方畢侍坐未安手示見宣心感靡旣
伏惟老夫子大人昭回降彩沆瀣融精崇天爵於八儒
敷地官之六典掄材竹箭則鵬快圖南校士金臺則駿

空冀北朝英允屬　宸眷滋隆而某自函丈睽違音塵
間隔莫與梁公之藥空慚汲黯之薪五斗米而折腰固
知免矣百尺竿而失足悔可追乎計惟眺望蓬門棲遲
蘿屋每過春晚只見狂花欲掃秋庭尙憐病葉出癡蠅
於故紙彈破屏風數野馬於虛窻坐移朝日流光自惜
抱影誰知猶蒙大子大人親揮谷札遠賁山樊賞敬禮
之小文憐宗元之大拙固當珍逾三錫貺比十朋懸置
坐間夸張儕右使知彭宣經術親受於通侯韓愈歌詩
亦徵於相國屋增烏好門藉龍高揚子逐貧之賦舊作
可刪李翺薦士之書新知或遇金華一別雖伏謁之難

期玉札十行已增榮於無既感戴之至無任下情

謝陶雲汀中丞啟

三月某日元和縣官封寄到如皐關聘一件拜領之下感愧靡既伏念某藏豹未深雕龍虛飾渾脫未傳於弟子皐比敢望於人師乃蒙年丈大人特賜劉書藉談戴席紓前勞於負米徵後效於傳薪昔秦國徵賢僅持五羖漢儒問字不過一鴟隆殺之儀今昔殊異此蓋伏遇明公淵谷爲懷帡幪同量八州作督已媲美於家詩二徑無貪亦推仁於前訓故於下走得及隆施憐其仙尉之遺將同市隱欲使都官之後免致詩窮仰惹三沐三

薰粗可一觴一詠撫躬滋愧報稱難名無任下情特申

中謝

寄陳遠雯太守書

去歲嶰筠中丞以曾亮薦主翠螺講席即蒙惠允遠賚

聘件祇領之下以感以愧伏念先生以玉局之仙人受

金莪之重寄風清廨吏水是西江詩愛宣城山連東郭

蓋太平太守多集英修撰之官况公望公才佇開府儀

同之寄蘭風遠被葵日同傾曾亮學異常楊才殊短李

米五斗而折腰久無榮願壘一升而受罰莫喻慚懷偶

逢同榜猶顧影以自慚况遇英材敢抗顏而相對此蓋

伏遇執事古心爲質甘肉憐才欲使鼓皮已敗尚附咊於參苓琴尾雖焦亦調音於匏竹幸攀交之有自實感激之難名趨詣非遙先此馳候

與王叔原札

啟者峻生舊宅曾亮儱居名四條胡同在宣武門左里多下戸地非通衢有秦人之棄灰來廉頗之遺矢自巷南巷北背半下半高暑風乍動全生逐臭之蠅微雨初過已浸障泥之馬敢祈指揮伍伯賜與廓淸冀憑五色棒之威以便雙車輪之路

江亭展禊序

道光十六年四月葉鈞潭先生暨黃樹齋兩鴻臚徐廉峰黃秬卿兩編修陳頌南汪孟慈兩戶部凡是六主各延七賓四十八人符羣賢之數四月三日爲展禊之舉遂登江亭以會而書誌逸興也於是城對北闕閣臨西山莽蒼四碧渾菰蒲之眾容崢嶸九葩納菡萏之遥景此登賞之地也三選七遷之英流九畧八儒之碩彥宮中給事走馬先來關外詩人騎驢忽至此賓客之選也仲宣抽毫相如倅色流連景光原始事物捧劍之義折挈虞之小生彈琴之敘同昌黎之太學此詞翰之美也蓋自永和癸丑之後迄茲道光丙申之前若興公南澗

于範家園庾信華林元長曲水雖觴詠聞作風流未窮
緜祀過千斯賢倍百或郊島孤賞無與謦明或川岳分
光侈言諛導豈若際潤色鴻業之盛萃雜襲魚鱗之才
城南韋杜首夏淸和追餘萌於榮葩想新波於盛流陶
陶然忘其我夏我春落落然不知視今視昔也爰總眾
製聯爲大軸作苑本新圖附臨河舊搨藏之蘭若寺曰
棗花此則元凱沉碑於峴水自喜其名太傅寫本於經
堂自賡其集古有行者今無愧焉

展東坡生日序

道光丙申年程春海侍郎擇西京祀竈之辰展東坡生

日之會三九合齡五七分製以鶴南飛一曲每字拈韻分咨賦詩招未至者別爲序焉昔先生黄州收迹赤壁探幽祥符燈火已隔於平生臘日妻孥亦難爲酬對乃即莽蒼之野爲樂壽之堂斷岸扁舟孤臣抱月空江野飯疏客如星郭古二小生蓋微者耳蘇門四君子能同之哉今則名卿襒席上客薦尊灶銀篆盤之香供玉糝羹之饌猶復設象招屈陳詩祭賈振高言於朝英歌壽人於曠世豈非今昔殊觀抑亦風流相紹乎或謂今者之會昔人無知則先生固云自不變者觀之物我皆無盡也故知凡有文字之日皆谷神不死之時豈獨丙子

之年爲張僊降生之日此南華火傳之薪卽東坡長生之學者矣是日入座者吳荷屋中丞潘芸閣祁春浦兩侍郎徐廉峰侍御凡是四客合爲五詩作序者一人上元梅曾亮也

謝林制軍啟

前榮覲之時過蒙優渥久稽肅謝愧德彌深敬稔政體康和　天寵稠疊欽誦無似昨伏聞疏陳賊首事宜具見明公深識訏謨得古大臣之幹局不辯儂智高之未獲武襄所以爲純臣不言王林卿之尙生何竝所以知大體兼前賢之長妨後事之患足以下肅民志上重

國威古大臣知經術者效蓋如此聽於下風竊自鼓舞忘其身之賤貧而無與於已也謹因肅謝輒述鄙誠

謹啟

代友人與張海珊書

違侍謦欬忽更歲月敬審旬宣就功台候增福化洽十部樊燕時開恩周百城夢澤同沛依戀彌深欽仰曷已昨來家書悉弟館事荷荆州之一紙發齡石之百函因念頻年以來獲在鎔範噓枯吹生推長覆短以十駕之馬而飼以玉山之禾憐二寸之魚而泳以東海之水德則厚矣愧何如之昨愚翳來都微幸獲舉當留春集以

便溫卷繙彌明以俗書改伯粥之澁體冀有尺寸之獲上恩裁成之心惟本擬雁臣及秋而去未謀熊館經寒始憂戴叟人之冠難望其好著齊兒之衣不中其度正字之炭成詩而未來協律之褭無書之可易又新集同榜事隨日生大錢一千難給廚娘之求青銅三百莫供車子之費無簏可障有叉難藏龍門未期鮒轍先告每客館夜靜懸懸家庭弟待一枝之借母缺三釜之養饔無冬蓄之菜架無秋懸之衣抗音方誦已誤閒篇舉燭作書皆成鄙字誠中心營營無可自主以至此也某身爲寒人交鮮熱客誠不能說君牙而西游臧守珪而北

望且以爲與其含舌擬足干求於途人不若披心見情控告於函丈伏惟明公念長安之居不易知貧賤之難爲工恕其愚蒙軫其偪仄終始前惠俾無憂生不任干冒屛營之至

普洱茶賦

客有誇於余曰君亦知普洱之茶乎大川之原孕此珍草豈惟渴羌老饕是寶觸聾飲之而思食休儒得之而消飽若有頭龔骨飯油蒸粽熬托胎抹肉孏房撲刀飽喫大啜赤舌如燒臟神踧踖五窮駭逃綏帶捧腹彭亨消搖飲此一勺寬中瀝宵余笑而言客辭誠勞罄吾腹之

所有恐不可與此遭吾將定百甕之食籍與三九爲素交公勝卻鶩朋酒捐羔食蟹嫌躁烹魚惡勞豈五千卷之撐腹乃山膚與溪毛則有瓜號東陵果名南燭平仲苔菜散人杞菊淘文先生之槐燒饞太守之竹響風露於齒牙窮青黃於水陸主人淡泊館蟲遷逐安用是茶澆我心曲客曰噫嘻子言則狂是至人之練藏豈下士之可望子不能谷口剝棗江頭種桑辨抱朴之藥性窮通明之术方方且騎曹問馬郎官牧羊監河貸粟有山乞糧三升戀酒五餽驚漿雖倔强於人間祗塵容之皇皇且夫仲子食鵝魯公乞鹿儀休嗜魚曼倩割肉此皆

標獨行與精忠違循聲與高蹈猶未能超膻腥而絕塵埃也子安逃乎人祿主人聞言恍若有亡於是屏靈龜之卦歌嘉魚之章樹吾牙頦寬吾肺腸髮繞炙而勿唾手觸羹而不僵無盤飣之悵望無杯炙之懾惶甘腩瞑於醉飽混埃𡏖而相忘客乃稱善能自求福以三百鬩去汝腊毒主人乃上手稱謝藏之篋櫝

祭李芝齡先生墓版

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江安糧儲道署江甯布政使何俊禮部員外郎赫特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謹以牲牢酒醴致祭於故禮

部尚書李公之墓惟公文昌應瑞眞府歸神久安吉於牛眠會降祥於鶴弔凡茲含識共懍樵蘇況在從遊豈忘營奠某等以守官斯土或暫寓名區當年京邸同依桃李之門今日山陽近接松楸之隧慨光風之久隔念春露之將濡竊以門人上冢事載儒林寒食禁煙時宜野祭特展九原之敬式瞻三版之封素車白馬已慙會葬之無從紫氣青牛尚冀傳經之如在尚饗